

中山全書

新式標點

中山全書

上海孫文學說研究社印行

序一

同志黃貽蓀集

中山先生近數年演說，彙刊之，凡二十餘萬言。貽蓀於此數年間，隨侍先生，未嘗離。

先生演講，貽蓀執筆記錄；

先生輒喜其所記，爲不失真，洎由粵北行，貽蓀彙稿以呈，

先生自署其端，仍批「待修改」三字。顧由粵而滬，而日本，而津，都無暇。至津以後，而先生病矣。按其中諸稿，大率經

先生闕定，而曾發表於各地報紙者，可信爲大體不悞。

先生既歿，游夏不能贊一詞。海內外慕仰

先生者，於

先生所自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之外，將由此集以窺見

先生近數年之懷抱。故同志亟謀出版，不復點竄。嗚呼！

先生從事國民革命四十年於近數載，尤爲軍警旁午，席不暇暖之日，而每有演說，皆惻惻沈詳，誨人不倦如此。嗚呼！此其所以爲

先生也歟！

先生死後一月又三日，漢民泣誌。

序二

中山先生演說詞極夥。以前演說，多隨記隨佚。本集所錄，不過就最近數年中，昌毅個人所筆記者，略加選擇，并採取各同志所記。

先生「革命主義」及方法最有關係之言詞，如：「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軍人精神教育」等篇，以成是書，聊表現

先生生前演說之精神於萬一耳。

去年秋，昌毅搜得本集各演說稿，用厚紙包裹，呈於

先生，原擬請

先生編定次序付梓。

先生諭云：「恐有錯誤，須修改。」因於包紙上親書「演說」、「待修改」五字，自行保存。後在粵忙於軍事，無暇及此。迨由粵北上，并攜此冊同行，以爲抵北京後，可以從容修正。豈料甫抵津門，卽病，一病而遂不起耶！

先生既沒，游夏不能贊一詞，此稿遂終於不及修改也。嗚呼！痛哉！
先生逝世後第三十七日，黃昌穀泣序於廣州。

孫中山先生演說集目錄

第一編 對國民黨員

- 三民主義……………對中國國民黨特設辦事處講演
- 五權憲法……………對中國國民黨特設辦事處講演
- 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對各黨員演說詞
- 革命成功在乎革命黨員有團體……………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詞
- 中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
- 組織國民政府案之說明……………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
- 關於民生主義之說明……………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
- 國民黨宣言旨趣之說明……………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
- 政黨之精神在黨員全體不在領袖一人……………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

黨員之奮鬥同於軍隊之奮鬥.....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對
 主義勝過武力.....歡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演說詞
 黨員不可存心做官.....對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訓詞

第二編 對軍政界

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對桂林軍政學七十六團體歡迎會演說詞
 軍人精神教育.....在桂林對漢粵贛軍演說詞
 和平統一化兵為工.....對潭桂軍歡迎宴會演說詞
 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歡宴各將領演說詞
 革命軍必須以一當百.....頒發劉青山衛士獎牌詞
 革命軍不可想升官發財.....對東路討賊軍演說詞
 革命在最後一定成功.....對廣州商團及警察演說詞
 救國救民之責任在革命軍.....對湘軍演說詞

革命成功始得享國民幸福.....對漢軍演說詞

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對黃梅陸軍軍官學校開學訓詞

第三編 對學工界

知難行易.....對桂林學界勸導會社演說詞

國民要以人格救國.....對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說詞

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對嶺南學生歡迎會演說詞

中國工人所受不平等條約之害.....勞動紀念日對各工團演說詞

世界道德之新潮流.....對嶺南大學黃花岡紀念會演說詞

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對廣東女子師範學校演說詞

革命成功個人不能有自由團體要有自由.....對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告別詞

第四編 對農商界

耕者要有其田 對農民運動講習所訓詞

政府所扣留的不是槍是私運軍火的丹麥船 對廣州商團代表演說詞

銀行最高的信用是「兌現」 對中央銀行開幕訓詞

第五編 對最近時局之主張

大亞洲主義 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演說詞

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 對神戶各團體歡迎會演說詞

中國內亂之因 對日本各埠國民黨歡迎會演說詞

國民會議為解決中國內亂之法 招待上海新聞記者演說詞

學生須贊成國民會議 對長崎中國留學生會演說詞

對長崎新聞記者之談話

對神戶新聞記者之談話

對門司新聞記者之談話

孫中山先生演說集

第一編 對國民黨員

三民主義

對中國國民黨特設辦事處講演 民國十年六月

列位同志：今天「中國國民黨特設辦事處」開成立會的日子，兄弟先有一個感想，就是我們中國國民黨到底是一個甚麼東西呢？迴想從前我們推翻滿清建設民國之後，便組織了一個國民黨。這個國民黨，關係中國的前途，是很大的。自從國民黨橫被解散了以後，中國就亂，且亂到不了。由此，便知歷年底禍亂，民不聊生，都是國民黨被解散底反響！我們國民黨，雖然是時時刻刻和那些國賊奮鬥；但是北方各省，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入我們的範圍；南方也祇有廣東一片乾淨土，成立了這個辦事處。諸君第一要明白中國國民黨不是「政黨」，是一種純粹的「革命黨」。（全場鼓掌）

當民國二年國民黨被解散的時候，我們同志出亡海外，便在海外集合同志組織中華革命黨，繼續來革命。所以今日這個中國國民黨，實在就是中華革命黨。無論名目上是有甚麼變更，實質上總是一樣的。

民國成立，雖然有了十年，但是基礎還沒有鞏固；這便是民國的共和政體還沒有成功。共和一天不成功，就是本黨底責任一天不能終了。我們要不放棄這個責任，還要努力來奮鬥的（鼓掌）必要等到共和政治徹底做到，民國的基礎十分鞏固，那才是本黨的革命大告成功（鼓掌）而且我們中國國民黨和其他一切政治作用的黨會，是大不相同的。譬如明末清初底時候，有些明朝遺老組織「天地會」，又叫做「洪門會」。這個會，散佈在我們南方各省的，叫做「三點會」，散佈在長江一帶的，又叫做「哥老會」。他們的宗旨，是在「反清復明」，「光復漢族」。本來也是一個「革命黨」。不過他們底主張，專是民族的革命，和我們的主張，便大不相同。我們所主張底革命，是「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革命！

甚麼叫做「三民主義」呢？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從來滿清盤據中原的時候，一般革命家祇知道致力於「民族主義」，至於「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都

沒有注意「五權憲法」關係開國的建設方針極大。在漢族沒有光復以前，一般黨人的心理，以為漢族一經光復，便可以達到國利民福底目的。到了今天，才知道是大大的不然！推究這個原因，就是由於當日同志僅僅知道注重在「民族主義」，忽略了「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過錯。這個過錯，也就是本黨底責任，還沒有終了的地方。要知道「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不能貫徹，就是「民族主義」達到了目的，終久總是不能穩固。何況「民族主義」在今日還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呢。

何以說「民族主義」還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呢？自從滿洲人到了中國之後，我們漢族被他們征服了二百多年。現在滿虜雖然是推翻，漢族是光復了；但是我們民族還沒有完全自由。此中原因，是由於本黨祇做了消極的工夫，沒有做到積極的工夫。自歐戰告終，世界局面一變，潮流所趨，各種族的人民，都注重到「民族自決」。我們中國，尤其是世界民族中底最大問題！此刻東亞底國家，嚴格的講起來，不過是一個暹羅和一個日本，可稱是完全底獨立國。中國的幅員廣大，人民衆多，比較他們那兩國何止數十倍。但是幅員雖大，人民雖衆，祇可稱是一個半獨立國罷了！這是甚麼原故呢？就是漢族光復了之後，把所有世襲底官僚，頑固底舊黨，和復辟底宗社黨，都湊合一起，叫做「民族共

和」豈知根本的錯誤，就在這個地方！講到五族底人數，藏人不過四五百萬；蒙古人不到百萬；滿人祇數百萬；回教雖衆，大多數都是漢人。講到五族底地位，滿洲是處於日本的勢力範圍之內，蒙古向來是俄國的範圍，西藏幾乎成了英國底囊中物。由此可見他們都沒有自衛底能力，我們漢族應該要幫助他們才是！漢族向來號稱是四萬萬，或者還不祇此數。用這樣多的民族，還不能夠真正獨立，組織一個完全漢族底國家，這實在是我們漢族莫大底羞恥！（掌鼓）這就是本黨底「民族主義」還沒有澈底的大成功！（鼓掌）由此可知本黨還要在「民族主義」上做工夫！（鼓掌）必要滿蒙、回、藏都同化於我們漢族，成一個大「民族主義」的國家！（鼓掌）大家都知道美國在今日世界之中，是最強最富底民族國家。他們民族的複雜，就種類來說，有黑種、白種、紅印度種，有幾十種的民族，就國界來說，最多的有英國人、荷蘭人、德國人、法國人、俄國人，也有幾十種的民族，是世界國家中民族最多底集合體。美國人口的總數，約過一萬萬。專就德國人種說，在美國的便有二千萬，實占美國人口總數五分之一。其他英、荷、法、俄各國的人數，散佈在全美國之中的，也是很多。何以美國的民族不稱英、荷、法、德、俄、美幾國的人，單稱美利堅人呢？諸君要知道美利堅底新民族，便是合英、荷、法、德、俄幾國的人，同化到美國所成底名詞，因為那些國家的人，到了美利堅之後，都合一爐而冶之，成了一

種民族所以不稱英、荷、法、德、俄、美幾國的民族，便專稱爲美利堅民族。因爲只有美利堅一種民族，所以才有今日光華燦爛底美國。大家想想民族底作用是偉大不偉大呢？像美國這樣底「民族主義」才是積極底「民族主義」！這樣積極底「民族主義」才是本黨所主張「民族主義」的好榜樣（鼓掌）我們在今日講中國的「民族主義」不能籠統講五族底「民族主義」；應該講漢族底「民族主義」。或者有人要說，五族共和，揭櫫已經許久了；此時單講漢族的「民族主義」，不怕滿、蒙、回、藏四族的人不願意嗎？說到這一層，兄弟以爲可以不必顧慮。因爲現在滿洲人附日，蒙古人附俄，西藏人附英，就是沒有自衛能力底表徵。將來提撕振拔他們，還是要依賴我們漢族！兄弟現在想，得一個調和的方法，就是拿漢族來做中心，使滿、蒙、回、藏四族都來同化于我們，並且讓那四種民族能夠加入我們，有建國底機會。做效美利堅民族底規模，把漢、滿、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個中華民族（鼓掌）組織成一個民族底國家（鼓掌）和美國在東西兩半球相映照，成兩個大「民族主義」的國家（鼓掌）

大凡成立一個「民族主義」的國家，一定是受種種影響；尤其以歷史底和地理底影響爲最大。譬如瑞士國，早成立了一個獨立「民族主義」的國家。他們的地形，是位于歐洲底中部。東邊和

奧國接壤，西邊和法國接壤，北邊和德國接壤，南邊和意大利接壤。他們的國土，無論是和那一國連界附近，人民底種族和語言文字，便與那一國相同。但是他們不淪爲法、德、意與聯合民族的國家，自己能單獨組成一個完全瑞士民族的國家，這真是很難得的事！並且瑞士是行使「直接民權」底國家，法國還是行使「間接民權」的國家。全世界中行使「直接底民權」，是以瑞士爲第一。瑞士「民權」的發達，在歐洲現在算是到了極點。國內政治的修明和民族底結合，同美國比較，總是要駕乎其上。像這樣「民族主義」底國家，真是我們一個極好底榜樣！所以說到中國將來無論是有甚麼民族參加進來，必須要他們同化于我們漢族，成立一個中華民族的國家（鼓掌）故本黨所持底「民族主義」，是積極底「民族主義！」（鼓掌）諸君切不要忘記！（鼓掌）

我們抱「三民主義」的革命黨，和各國的革命黨，都是大不相同的。各國的革命黨，不是祇抱一個主義，最多就是抱兩個主義；向來沒有抱三個主義去革命的。世界中明明白白抱三個主義來革命的，祇有我們中國國民黨是頭一個。像美國脫離英國去獨立，完全是爲「民權主義」，不是「民族主義」。法國從前的大革命，本是抱「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法國和美國的「民權革命」，可算是一部分的成功。不過法國的「民生革命」，至今還是失敗。美國底「民族主義」和「

「民權主義」本可以說是成功，但是社會問題，至今還沒有解決。因為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所以裏面便伏着將來革命底導火線。因為這種情形，所以法國美國目前還是講「民生主義」。回頭再看到我們中國底現狀，又是一個甚麼樣子呢？本黨同志革命了幾十年，祇可以說是達到了一部分的「民族主義」！別國底「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都是已經達到了目的，我們此刻還是要在「民族主義」上做工夫，這就是和美國法國大大不相同的地方。又像最近俄國底革命，有人說蘇維埃政府是注重「民生主義」，沒有「民族主義」的大意味；至於「民權主義」，不過是他們革命的附屬品罷了。這又是和本黨不同的地方！兄弟所主張底「三民主義」實在是集合古今中外底學說，順應世界底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個結晶品！這個結晶的意思，和美國大總統林肯所說底「*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的話，是相通的。這句話的中文意思，沒有適當底譯文，兄弟就把他譯作「民有，民治，民享」。（鼓掌）*of the people* 就是「民有」，*by the people* 就是「民治」，*for the people* 就是「民享」。林肯所主張的這個「民有」「民治」和「民享主義」，就是兄弟所主張底「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鼓掌）由此可知兄弟底「三民主義」在新大陸底偉人是已經先得我心的。（鼓掌）迴想兄弟從前在海外底

時候，外國人不知道甚麼是叫做「三民主義」，總拿這個意思來問我。兄弟在當時苦無適當底譯語回答，只可援引林肯底主義去告訴他們，他們才完全了解我底主義。由此更可知兄弟底「三民主義」，不但是專爲迎合現代底潮流，並且是很有來歷的！

至於講到「民權主義」，在歐美「民權」最發達底國家是瑞士，我從前已經說過了。現在應該要慎重聲明的是：「代議制度」還不是真正「民權」；「直接民權」才是真正「民權」。美國法國英國雖然都是行「民權主義」；但是他們還不是「直接民權」，是「間接民權」。兄弟底「民權主義」是採用瑞士底「民權主義」，這就是「直接民權底主義」。（鼓掌）歐美的「間接民權」已經是不容易爭得的，不知道流了多少鮮血，來做一種代價，然後能夠爭到手。從這裏看起來，那麼「直接民權」當然是更可寶貴的。我們要得這一種更可寶貴的東西，一定是要有很大的代價（鼓掌）。「直接民權」的第一個是：「選舉權」。人民得到了直接底「選舉權」，還要有「罷官權」。一切重要官吏，要人民有權可以選舉官吏不好的，人民也有權可以罷免。國家除了官吏之外，次重要的是法律，人民要有權可以自己訂定一種法律。如果法律有不便的時候，也要自己可以修改廢止。這種修改廢止法律的權，叫做「複決權」。人民訂定法律的權，叫做「創制權」。所以「直

「民權」一共是四種，叫做「選舉權」、「罷官權」、「創制權」和「複決權」。這四種權，便是具體底「民權」。像這樣具體的「民權」，才是真正底「民權主義」。（鼓掌）

「民生主義」就是時下底「社會主義」。諸君想想，兄弟提倡「民生主義」是在甚麼時候呢？國人到今日才出來講「社會主義」，已經是很遲了！但是「社會主義」底真學說，輸入中國還不甚久。兄弟把「社會主義」的原文譯成「民生主義」，在意義上似乎較爲妥當（鼓掌）。然而國人往往都是誤解「民生主義」的真諦。許多資本家，開了一個工廠，僱了幾千名工人做工，每人每日發給很少的工錢，他們便自誇於衆，說是實行「民生主義」。諸君想想，這種資本家所講底「民生主義」，同真正底「民生主義」，相差有多遠呢？資本家憑藉他的金錢魔力，牢籠許多工人，去替他個人出死力。工人出了許多血汗，只賺得少許工錢。這種工廠底組合，外國話叫做「血汗店」。真是一點都不錯！現在許多人講「民生主義」，都是離題太遠，墮入五里霧中，這也是國人不求甚解的過錯。兄弟所主張底「民生主義」，有很好的具體辦法，不是像那些好奇底人，徒託空談，取快一時的言論。我的辦法是甚麼呢？就是歸宿到「土地」和「資本」兩個問題。現在留心社會情形底人，多說中國目下沒有資本家，用不着講「社會主義」。又有許多人說：等到有資本家發生了之後，

再去講「社會主義」還不爲遲。這是太不得要領了！像這樣見解的人來講「社會主義」難怪他們看着「社會主義」還是前路茫茫，不知道從那裏下手。而且「社會主義」底真諦，如果專從書本中研究，不是專靠幾十本，幾百本書或者是幾千本書，可以看得出來的。必要有機敏底會心，確實底心得，才可以領悟得出來！我書說：「中國人讀書，越讀越糊塗。」大概就是這一類的人！（鼓掌）

「三民主義」底大旨，已經講完了。我們考察今日世界的大勢，洞觀古今的潮流，人類社會需要「三民主義」真是不可一日缺少。所以兄弟敢下一句斷言：我們中國國民黨的同志，對於「三民主義」不必要討論，祇要求實行（鼓掌）因爲「三民主義」有這樣的重要，所以不厭重複，再來詳細的講一講。我們在辛亥年推倒滿清，光復漢族。在消極一方面，可以說是達到一部分「民族主義」的目的；但是積極一方面，半點功夫都沒有做到。從今以後，應該爲漢族發揚光大，令那些和我們共同建國的各民族，都是合一爐而冶之，同化到漢族之內，在東亞大陸，建立一個中華民族底國家，使漢族的威名，震動全球！（鼓掌）至於要達到真正「民權」底目的，應該要實行四種「直接民權」。那四種「直接民權」是：「選舉權」、「罷官權」、「創制權」和「複決權」。講到「民生主

「兄弟已經定了很好的辦法。這個辦法就是實行「平均地權」。中華民國政府，從前在南京創立的時，兄弟更倡議「平均地權」，實行本黨底「民生」政策。有許多同志，都不表示贊同，兄弟便問他們說：「你們從前入同盟會來革命，對於實行「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不是發過了誓願嗎？」就來歷上講，何以有「民生主義」呢？就是由於社會上貧富不均！甚麼是貧富不均呢？古時雖然有貧富階級的分別，但是沒有今日的利害。今日貧富懸殊，不可方物，正所謂富者敵國，貧者無立錐之地！其所以養成這樣貧富不均底現象，就是由於古今底生產力不同（鼓掌）譬如古時木工所用的器械，不過是斧鑿鋸刀罷了。故古人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現在工業發達，完全用機器替代人力，費極少的工作，便得極多的出品，正所謂「事半功倍」。好像耕田，在最初底時候，僅是用手力。到了發明犁之後，便用牛馬來代手力，而速率加倍，成功也較容易。從前專靠手力的時候，費數天的工夫，才能耕一畝的田地，現在一日便可以耕一畝有餘。到歐美改用汽力電力以來，每一日更可以耕幾百畝，或者一千畝。這個千與一的比例，豈不是很驚人底奇事嗎？又像運輸，如果專用人力，一個人負一百斤，日行一百里，就是極難行的苦事。從有了火車輪船以後，可以供運輸之用，較之專用人力的速率，又何止千倍？這就是從前生產和現在不同的大概情形，不過生產的不同，還

屬有限的；至於分配的不同，更是無限的。外國人講「民生主義」，在今日還祇有資本和工人兩個問題。工人無工可做，就是無麵包可吃。有機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富；沒有機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窮。富的愈富，窮的愈窮，這種現狀，又和我們不同。中國今日的情形，是上下交困，大家都是一樣的窮。由此可見外國是患不均，中國是患貧，這就是外國社會情形的大區別！有人說：「中國沒有大資本家。」這是實在的情形！以中國之地大物博，統計全國裏頭，有一千萬以上的資本家，不過一百多人，這還有甚麼資本家可說呢？但是如果說中國沒有資本家，便可以不講「社會主義」，那便是大錯！不知道前車之覆，便是後車之鑒。歐美社會在今日之患不均，便是吾人極好底教訓（鼓掌）那種不均的病根，還是由於「土地」和「資本」兩個問題，預先沒有解決。所以兄弟提倡「民生主義」，講到歸宿，不得不解決「土地」和「資本」兩個問題！

●我們先研究「土地」問題。土地制度，在歐美各國都不相同。英國底土地，多是封建制度。美國底土地，完全由資本家出錢買來的。兄弟「民生主義」的辦法，主張「平均地權」。在中國本是杜漸防微底意思。不過時至今日，已經有了端倪了。像近來廣州市的土地，自開闢了馬路以後，長堤一帶和其他繁盛地方底地價，日貴一日，眼前已經有每畝值數萬元的。像這樣高的地價，在中國內地

的市場，洵屬罕見的。事若在倫敦、巴黎，或者是紐約，其地價之昂貴，較之中國，便不可相提並論。有一畝之地，要值數十萬元，或者數百萬元的。中國古時最好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井田制」的道理，和「平均地權」的用意，是一樣的。本黨底「民生主義」本是以國利民福爲旨歸。「平均地權」就是達到這個旨歸的方法。這個方法，從前雖然沒有實行，但是從今速圖，猶未爲晚。再像美國本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表面是很富庶的，但是美國大多數底人民，還是毫無幸福可享。那些享幸福的，只是少數的資本家，善觀人國者，不可徒觀其表面，要把一國之中的各種社會，都是看得很清楚。美國有一個哲學家，叫做軒利佐治，他說：「現代的文明，好像尖錐入社會之中。在尖錐之上的社會，却升之使高；在尖錐之下的社會，便壓之使低。因爲這個道理，故近代社會，有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趨勢。」現在國人既是要講「社會主義」，便應該要講本黨底「民生主義」本黨底「民生主義」，是有辦法的。這個辦法，就是「平均地權」。「平均地權」一部分的手續，就是「定地價」。就關於定地價的手續來說，從前英國辦這一件事，有規定地價底衙門，又有不服所規定地價的控訴衙門，這是英國規定地價的大概辦法。這種辦法，在中國是很難行得通的。因爲中國人怕打官司，怕到衙門內辦公事。如果規定一塊地價，必要到衙門內去兩次，便覺得不堪其擾；這是普通人很不

顯意的。兄弟所規定底辦法，極其簡單而又極公平，就是令人民自己報告地價。政府只限以兩種條件：一條是照原報的地價，行值百抽一的稅率。一條是照原報的地價，政府可以收買。這個辦法，便可以使人人不敢欺蒙政府，不至以多報少，或者以少報多。效用是很妙的。何以說不致以多報少，或者以少報多呢？因為人民把自己的地價報告到政府了之後，政府一面固然隨時可照價收買；但是一面可以不買，還要照價收稅。如果是以少報多的，原意是希望政府去買那塊地皮。假設政府不買那塊地皮，豈不是要照所報的原價去納稅嗎？豈不是因為要報多價，便受重稅的損失嗎？這是在以少報多的一方面，政府可以毋庸顧慮的。至於以多報少，固然希望可以減輕稅錢。假若政府即刻要照原價收買那塊地皮，豈不是因為要減稅反致虧本嗎？這是在以多報少的一方面，政府又可以毋庸顧慮的。那些地主知道了這些利害，想來想去，在報多報少兩方面，都是有危險，歸到結果，還不如報一個折中底實價（鼓掌）像如此的辦法，政府不要費力，可以坐收稅銀；地主得政府的扶助，也有大利。法則之善，是再無有復加的地價的高低，沒有一定，完全隨附近交通的方便和商務的繁盛為轉移。像現在廣州到黃埔一帶的地價是很低的，每畝不過是值兩三百元。假若黃埔開成了商埠，自廣州市築一條馬路，直達黃埔，那麼，馬路告成了之後，地價必定是抬高。將來抬高的價格，恐怕不止像

長堤此刻的地價，或者要值五萬元一畝的地價，未可知。有土地的人，便一日變富一日；沒有土地的人，便一日變窮一日；所以土地問題，實在是很大的！我們要預防這種由於土地的關係，有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惡例，便非講「民生主義」不可。要講「民生主義」，又非用從前同盟會所定「平均地權」的方法不可。此刻的革命事業，本沒有成功。要想革命完全成功，預先還要解決土地問題！

我們再研究資本問題。這問題是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問題，也是最難解決的問題。凡是資本已經發達了的國家，現在都沒有好辦法。中國此時的資本還沒有發達，我們應該未雨綢繆，趕緊設法來防備，免得再蹈歐美的覆轍。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兄弟著了一本書，叫做實業計畫。這本書的主張，是借用外資，從事生利的事業。像開闢市場，興辦工廠，建築鐵路，修治運河，開發礦產，那些大生利的事業，都歸公有。把各種新事業的利益，都歸之公家。譬如此刻北京政府，用外資修築像京奉、京漢、津浦那些鐵路，都是很賺錢的。現在中國底鐵路，總計路線不過是五六千英里，每年收入有七八千萬元，比較全國的地丁，實在是大得多的！全國底各項收入之中，以鐵路的收入為第一。如果把路線延長到五六萬英里，豈不是還要更賺多錢嗎？借用外資開礦，也是很有利底事業。開礦本來沒有虧本的道理；間有虧本的，那是由於辦理不善。講到此地，要大家注意的是：兄弟所主張的借外資，是借

外國人的機器做生利的事業（鼓掌）像京奉鐵路築成了之後，利息極厚，外人不肯贖回，便以其餘利復築京張鐵路。今且由那條鐵路，一直達了綏遠城了！總而言之，外資非不可借，借來的外資，應該辦生利的事業，不可做消耗的費用（鼓掌）

就世界各國的社會情形說：現在國內最有秩序的，莫過英國、美國。說到英國、美國的政治，雖然是很完善；但是他們國內還有許多人，常常鼓動社會革命。這是爲甚麼原故呢？就是由於「民生」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這個問題一日不解決，社會革命一日免不了的。大家更要知道社會革命的慘痛，比政治革命的流血，還要利害得多（鼓掌）本黨從前革命，自推翻滿清以後，在「民族主義」中，可算是有一部分的成功。至於「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絲毫沒有收到效果；故現在革命，不但是要實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并且要迎合現代底潮流，兼顧「民族主義」。現在底「民族主義」是怎麼潮流呢？從歐戰停止了之後，美國威爾遜總統鑒於世界民族的大勢，大倡「民族自決」的那一說。這種「民族自決」的一說，就是本黨底「民族主義」。後來，巴黎「和平會議」完結了，在歐洲中部便成立了許多新獨立底「民族國家」。像佐哥斯拉夫，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國。諸君由此便可以見得現代「民族」的思潮了。

本黨始終底最大目的，是要把「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的三種工夫，同時來做完。做完了這三種工夫，就是達到了本黨底主義（鼓掌）達到了本黨底主義，那才算是國利民福（鼓掌）到了那個時候，人民才可以享真正的幸福（鼓掌）至於做這三種工夫，還要希望諸君來努力（鼓掌）更要諸君預先做宣傳的工夫（鼓掌）我們現在要做這三種工夫，實在是一個絕好底機會。因為廣東已經在我們的手中，做我們的策源地。這省的人民，是很多的，總數有三千萬。諸君要把本黨的主義，宣傳到廣東全體底人民（鼓掌）使人人腦中都了解我們底主義（鼓掌）此時若不從速宣傳，如果將來廣西綠林有反攻底舉動，我們就沒有時機去做宣傳底工夫了（鼓掌）十幾年以前，我著了革命方略一書，在「地方自治」中，便主張縣長民選。現在廣東的縣長，已經是實行民選，積極提倡「民治」了。諸君思想，廣東人民有沒有這個程度呢？在兄弟看起來，恐怕他們還沒有這個程度。既沒有這個程度，偏要實行民選，豈不是要鬧亂子嗎？不過「民治主義」是本黨素來底主張，要見之實行，是當然不容懷疑的。想此刻實現我們的主張，將來又不鬧亂子，令一般人民都有程度來實行「民治」，這就是此刻要做的宣傳工夫了（鼓掌）

兄弟最近有一個感想，英美的政治，雖然是很發達，但是政權還不在普通人民的手裏。究竟是

在誰的手裏呢？簡直的說：就是在有知識階級的手裏。有知識階級掌握國家的政權，就叫做「政黨政治」。記得我們這次回粵東來底時候，路過香港，便有一家報紙說我們這次回粵，並不是粵人治粵，實在是黨人治粵。我想那個說這一句話的人，固然是別有用心。不過我們也是很願意承認的；並且從今以後，還要主張那黨人治粵（鼓掌）因為以黨治國，英國美國是有先例可援的（鼓掌）如果從今以後，在廣東真是能夠實行本黨底主義，也是我們粵人莫大的幸福（鼓掌）我們要達到以黨治國的目的，此刻便應該趕快下手，結合團體，訓練本黨的黨員（鼓掌）宣傳本黨主義（鼓掌）諸君對於「三民主義」如果還有未明瞭的地方，儘可隨時來問兄弟，兄弟必定是詳細的答覆。因為諸君要去做普遍的宣傳，教人民了解「三民主義」，必要自己了解「三民主義」。所謂先知先覺者，必自己先覺，然後才能夠覺人（鼓掌）決沒有自己不覺，而能夠覺人的（鼓掌）現在廣州已經成立了中國國民黨的「特設辦事處」，這就是我們在廣東訓練黨員和宣傳主義底總機關。從此擴充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將來廣東全省，便為本黨實行主義底試驗場，「民治主義」底發源地（鼓掌）還要由廣東擴充到全國（鼓掌）要長江黃河一帶的省分，都受本黨主義的灌溉（鼓掌）諸君要知道本黨主義，何以要急於宣傳的原故：因為民國雖然是成立了十年，但是一般人民，並沒

有了解共和是一個甚麼東西，他們自己看待，還不是國民，完全是遺民（鼓掌）因為他們自己還是以遺民自待，所以總是待真命天子出現，預備好做太平臣子和奴隸的百姓（鼓掌）諸君想想，這個樣子怎麼能夠縣長民選呢？我們要想將來不致於債事，惟有積極宣傳「三民主義」，實行以「黨人治粵」（鼓掌）凡事都要我們黨人努力去做（鼓掌）「三民主義」普遍實行了，其次就是要實行「五權憲法」（鼓掌）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才是本黨底真精神（鼓掌）希望諸君把本黨的真精神從此發揚光大，播傳到全中國（鼓掌）

五權憲法

對中國國民黨特設辦事處講演 民國十年七月

今天的講題是「五權憲法」。「五權憲法」是兄弟所獨創，古今中外各國從來沒有講過的。諸君知道近來一二百年，世界上的政治潮流，都是趨重「立憲」。「立憲」兩個字，在近來二三十年內，我們都聽慣了。到底甚麼叫做「憲法」呢？簡單的說：「憲法」就是把一國的政權分作幾部份，每部份都是各自獨立，各有專司的。各國的「憲法」，祇有把國家的政權分作三部，叫做「三權

「從來沒有分作「五權」的。「五權憲法」是兄弟創造出來的。兄弟創出這個「五權憲法」大家都有點不明白，以為這個「五權憲法」有甚麼根據呢？「五權憲法」的根據，老實說起來，就是我研究各國憲法，獨自思想出來的！至於講到「五權憲法」的演講，十數年前，祇有在東京同盟會慶祝民報週年紀念的時候，演講過了一次。但是那個時候，大家對於這個道理，都沒有十分留心。在當時大家的意思，以為世界各國，祇有「三權憲法」，並沒有聽見過甚麼「五權憲法」的。兄弟所創出的「五權憲法」，便覺得很奇怪；以為是兄弟憑空杜撰的。不知道兄弟創這個「五權憲法」，實在是有根據的。兄弟提倡革命三十多年，從廣東舉事失敗以後，便出亡海外。兄弟革命雖然是遭過了一次失敗，但是並不灰心，把革命底事情還是向前做去。在全球奔走之餘，便把各國政治的得失源流，拿來詳細考究，預備日後革命成功，好做我們建設的張本。故兄弟當亡命各國的時候，便很注意研究各國的「憲法」，研究所得的結果，見得各國「憲法」祇有「三權」，還是很不完備；所以創出這個「五權憲法」，補救從前的不完備。所以「五權憲法」就可說是兄弟所獨創的！

世界各國成立「憲法」最先的，就算是美國。當美國革命脫離英國，成立共和之後，便創立一種「三權憲法」，世人都叫他做「成文憲法」。把各種國民福利的條文，在「憲法」之內訂得非

常嚴密。以後各國的「憲法」都是效法他這種「憲法」來作立國底根本大法。因為美國的「憲法」有這樣的重要，所以兄弟也去詳細研究過了。美國的人民自從「憲法」頒行之後，幾乎衆口一詞，說美國的「憲法」是世界中最好的。就是英國政治家也說自有世界以來，祇有美國的「三權憲法」是一種很完全的「憲法」。但是依兄弟詳細的研究，和從「憲法」史乘及政治學理種種方面比較起來，美國的「三權憲法」到底是怎麼樣呢？由兄弟研究底結果，覺得美國「憲法」裏頭，不完備的地方還是很多，而且流弊也很不少。以後歐美學者研究美國「憲法」所得的感想，也有許多是和我相同的。兄弟以最高上的眼光，同最崇拜的心理去研究美國「憲法」，到底美國「憲法」還是有不完備的地方。就是近來關於美國「憲法」裏頭，所有不完備和運用不靈敏的地方，世人也是漸漸的知道了。由此可見無論甚麼東西，在一二百年之前，以為是很好的，過了多少時候，以至於現在，便覺得不好了。兄弟研究美國「憲法」之後，便想要補救他的缺點。當時美國學者也有這種心理，想要設法補救的。但是講到補救的事，談何容易！到底要用甚麼方法才能補救呢？理論上固然是沒有這樣書籍可以作補救，事實上又沒有甚麼先例可以供參考。研究到這裏，兄弟想起從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有一位教授叫做喜斯羅，他著了一本書，叫做「自由」。他說「憲法

「的「三權」是不夠用的，要主張「四權」。那「四權」的意思，就是要把國會中的「彈劾權」拿出來獨立，用「彈劾權」同「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作爲四權分立。他的用意，以爲國會有了「彈劾權」，那些狡猾的議員，往往利用這個權來壓制政府，弄到政府一舉一動，都不自由；所謂動輒得咎。他的這個用意，雖然不能說是十分完善，但是他能夠著這本書，發表他的意見，便可見在美國裏頭，已經是有人先覺悟了。

美國的「憲法」不完全，他們便有人要想法去補救。不過那種補救的方法，還是不完備；因爲在美國各州之內，有許多官吏，都是民選出來的。至於民選是一件很繁難的事，流弊很多。因爲要防範那些流弊，便想出限制人民選舉的方法。定了「選舉權」的資格，要有若干財產，才有「選舉權」。沒有財產的就沒有「選舉權」。這種限制選舉，和現代平等的潮流是相反的。而且這種選舉，更是容易作弊，對於被選的人民，也沒有方法可以知道誰是適當。所以單是限制選舉人，也不是一種補救的好方法。最好的補救方法，祇有限制被選舉人，要人民個個都有「選舉權」。這種選舉，就是近日各國人民要力爭的選舉。這就是叫做「普通選舉」。「普通選舉」雖然很好，究竟要選甚麼人才好呢？如果沒有一個標準，單行「普通選舉」，也可以生出流弊。那些被選的人，當然

擁有若干財產，才算是合格。依兄弟想來，當議員或官吏的人，必定是要有才，有德，或者有甚麼能幹，才是勝任愉快的。如果沒有才，沒有德，又沒有甚麼能幹，單靠有錢來作議員或官吏，那末，將來所做的成績，便不問可知了。但是有這種才德和能幹的資格之人，只有五十人，便要照這種資格的人來選舉，我們又是怎樣可以去斷定他們是合格呢？我們中國有個古法，那個古法就是考試。從前中國的官吏，凡是經過考試出身的人，便算是正途；不是考試出身的人，不能算是正途。講到這個古法，在中國從前專制時代，用的時候尚少；因為那個時候，做君主的人，在吃飯睡覺的時候，都念念不忘心全國的人材，誰是人材好，才叫誰去做官。君主以用人為專責，所以他能夠搜羅天下的人材。到了今日的時代，人民沒有工夫去辦這件事。所以任用官吏，在君主時代，可以不用考試；共和時代，考試是萬不可少的。故兄弟想於「三權」之外，加多一個「考試權」。考試本是一個很好的制度，兄弟亡命海外的時候，考察各國的政治憲法，見得考試就是一件補救的好方法。這個方法，可算是兄弟個人獨創出來的，並不是從外國學者抄襲出來的。憲法中能夠加入這個制度，我想是一定很完備，可以通行無礙的！

我們從前在東京同盟會時代，本是拿「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來做黨綱，預計革命成

功了，我們就拿來實行。不料光復以後，大家並不注意。多數人的心理，以為推翻了滿清，便算是革命成功。所以民國雖然成立了十年，不但沒有看見甚麼成績，反比前清覺得更腐敗。這個緣故，不必用兄弟來說，大家都可以知道了。我們要除去這種腐敗，重新來革命，一定是要用「五權憲法」來做建設國家的基礎。我們要有良好的「憲法」，才能夠建立一個真正的共和國家（鼓掌）不過兄弟發明了「五權憲法」之後，一班人對於這個道理，都很不明瞭。就是專門學者，也有不以為然的。記得二十年以前，有一位中國學生，他本來是大學法科畢業，在美國大學，也得了法學士的學位。後來他還想深造，又到美國東方一個大學去讀書。有一次，兄弟在紐約城和他相遇，大家談起來，兄弟便問他說：「你這次入美國東方大學，預備去研究甚麼學問呢？」他說：「我想專門學「憲法」。」我就把我所主張的「五權憲法」說與他聽，足足的和他討論了兩個星期，他便說：「這個「五權憲法」比較甚麼「憲法」都要好。」極端贊成我的主張。兄弟在當時便很歡喜，見得他既是贊成了這個「憲法」，就請他進了學校之後，把這個「五權憲法」的道理，詳細去研究。過了三年之後，他便在耶路大學畢業，得了一個法律博士學位。耶路大學是美國東方很有名譽的大學，他能夠在這個學校畢業，得了博士學位，學問自然是很好的。他從耶路大學畢業之後，後來又到英國、法國、德國

去考察各國的政治憲法。到辛亥革命成功的那一年，他剛回到中國。兄弟見了他，就問他說：「你從前很贊成我的『五權憲法』，近來研究了各國的憲法，有一些甚麼心得呢？」他回覆我說：「『五權憲法』這個東西，在各國都沒有見過，恐怕是不能行的！」兄弟聽了這話之後，就很以為奇怪，很不以為然。不料我們那班同志聽了他的話之後，都以為這位法律博士，且說各國都沒有這個東西，總是有些不妥當；所以對於『五權憲法』便漸漸不大注意了。還有一位日本的法律博士，兄弟在南京政府的時候，請他做法律顧問，有許多關於法律的事情，都是和他商量。後來討袁之後，兄弟亡命到東京，又遇見了這位博士。他還問兄弟說：「甚麼是叫做『五權憲法』呢？」兄弟就和他詳細講解，談了兩三個月的工夫，合計起來，總有二三十小時，後來他才明白了。在那個時候，兄弟便覺得這位法律博士，還要我講這些時候，才能夠明白；若是和一般普通人民討論，更是不知道怎麼困難，難怪他們都是不懂了。剛才所說的那兩位博士，一位是美國的博士，一位是東洋的博士。我在紐約遇着美國博士的時候，討論了兩個星期，他很贊成這個『五權憲法』。當時他不過是一個學士，祇算是半通的時候。後來他在美國耶路大學畢業，得了博士學位之後，可算大通的時候了。他反說各國沒有這個東西。那位日本博士，兄弟與他研究了好幾個月的工夫，他才明白。可見『五權憲法

「這個東西，想拿來實行，實在是很難的。現在雖然沒有人懂得，年深月久，數百年或數千年以後，將來總有實行的時候。我們要想把中國弄成一個富強的國家，有甚麼方法可以實現呢？這個方法，就是實行「五權憲法」。兄弟在東京慶祝民報週年，講演「五權憲法」之後，現在相隔差不多有二十年了。但是贊成「五權憲法」的人，還是寥寥無幾，可見一般人都不大明白。所以今天我還要拿來和大家說明。但是要把「五權憲法」來詳細說明，我想用幾天的功夫還是不夠，而且恐怕越說越不明白；所以現在想出一個法子，要想在「五權憲法」範圍之外來講。因為一個問題，從側面來講，每每要比從正面來講是容易明白些。中國有句成語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句成語的意思，就是說看廬山的人，要離開廬山一二百里以外，才能夠看到他的真面目。如果在廬山裏頭，便看不出他的所以然了。兄弟今天來講「五權憲法」所用的方法，就是根據這個意思。我們爲甚麼要實行「五權憲法」呢？要知道這個原因，便應該把幾千年以來政治拿來看。政治裏頭，有兩個力量：一個是自由的力量，一個是維持秩序的力量。政治中有這兩個力量，好比物理學裏頭有離心力和向心力一樣。離心力是要把物體裏頭的分子離開向外的；向心力是要把物體裏頭的分子吸收向內的。如果離心力過大，物體便到處飛散，沒有歸宿。向心力過大，物體便愈縮愈

小擁擠不堪。總要兩力平衡，物體才能夠保持平常的狀態。政治裏頭的自由太過，便成了無政府；束縛太過，便成了專制。中外數千年來的政府變化，總不外乎這兩個力量之往來的衝動。中國的和外國的政府，古今是不同的。中國的政府，是從自由入於專制；外國的政府，是從專制入於自由。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唐虞的時候，堯舜日極太平之盛治，人民享極大平等自由的安樂。到了後來，政府一天敗壞一天，這是甚麼緣故呢？就是人民在從前太平時代，享受自由太多，不知道怎麼樣寶貴，不知道不覺的漸漸放棄了。野心君主，便乘機利用這個機會，所以釀成秦漢以後的專制。至於外國的政治，是從專制趨於自由。因為外國古代君主專制太過，人民不堪其苦，於是大家提倡自由。故外國有句話說：「不自由，毋寧死！」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人民不能自由，甯可死去，不必貪生。可見外國政治專制，在當時是甚麼樣子了。

中外政治不同的地方，我們還可以再來比較一比較：中國的政治，是從自由入於專制。因為中國古時有堯舜的好皇帝，政治修明，人民得安居樂業，所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向來是很自由的。老子說：「無爲而治」，也是表示當時人民極端自由的狀況。當時人民因為有了充分的自由，所以不知自由的寶貴。普通外國人不知道這些詳細情形，便以為中國人民不知道自由的好處，不講

究自由。不知道中國人民自堯舜以來，已經享受過了很充分的自由。到了周末以後，人民才放棄自由。秦始皇才變成專制。當中國周末的時候，就是和歐洲羅馬同時。歐洲自羅馬滅亡了之後，羅馬的土地，被各國割據。當時各國用兵力，佔據一塊地方，大者稱王，小者稱侯，都是很專制的。人民受不過那種專制的痛苦，所以要發生革命，拚命去爭自由。好像晚近幾世紀，發生許多戰爭，都是爲爭自由一樣。兄弟從前主張革命，對於爭自由一層，沒有甚麼特別提倡。當中原因，就是因爲看到了中國人民，祇曉得講改革政治，不曉得甚麼叫做自由。中國歷代的皇帝，他們的目的，專是要保守自己的皇位，永遠家天下，子子孫孫可以萬世安享。所以他們祇要人民完糧納稅，不侵犯皇位，不妨礙他們的祖傳帝統，無論人民做甚麼事，都不去理會。人民祇要納糧，便算了事，不管誰來做皇帝，也都是可以的。所以人民並沒有受過極大專制的痛苦。外國人不明白這個緣故，故常批評中國人不曉得自由。近年以來，有許多青年學者，稍爲得了一點新思想，知道了自由兩個字，說到政府上的改革，便以爲要爭自由。不知道中國人民，老早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須去爭的。因爲不須去爭，所以不知道寶貴。比方我們呼吸空氣，是生活上最重要的一件事。人類在空氣裏頭生活，好比魚在水裏頭生活一樣。魚離了水，不久就要死；人沒有空氣，不久也是要死的。我們現在這個房子裏頭，因爲空氣很充足，呼吸

很容易，所以不曉得空氣的寶貴。但是把一個人閉在不通空氣的小房子裏頭，呼吸不靈，他便覺得很辛苦。一到放出來的時候，得了很好呼吸，便覺得舒服，便知道空氣的寶貴。歐洲人從前受不自由的痛苦，所以要爭自由；中國人向來很自由，所以不知自由（鼓掌）這就是中國政治和歐洲政治大不相同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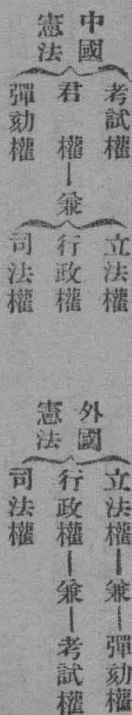
政治裏頭又有兩種人物：一種是治人的，一種是治於人的。孟子說：『有勞心者，有勞力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就是這兩種人。治人者是有知識的，治於人者是有沒有知識的。從前的人民，知識不開，好比是小孩子一樣，祇曉得受治於人。現在的人民，知識大開，已經是很覺悟了，便要治人和治於人的兩個階級，澈底來打破。歐洲人民，在這個二十世紀，才打破治人的皇帝之階級，才有今日比較上的自由。兄弟這種「五權憲法」，更是打破這種階級的工具，實行民治的根本辦法。（鼓掌）

現在再把「憲法」的來源講一講：「憲法」是從英國創始的。英國自經過了革命之後，把皇帝的權力，漸漸分開，成了一種政治的習慣，好像「三權」分立一樣。當時英國人並不知道「三權分立」，不過為政治上利便起見，才把政權分開罷了。後來有位法國學者孟德斯鳩，著了一部書，叫

做法意，有人把他叫做「萬法精義」。這本書是根據英國政治的習慣，發明「三權獨立」的學說，主張把國家的政權分開成「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所以「三權分立」是由於孟德斯鳩所發明的。當時英國雖然是把政權分開了，好像三權分立一樣；但是後來因為政黨發達，漸漸變化，到了現在並不是行「三權」政治，實在是「一權」政治。英國現在的政治制度，是國會獨裁，實行議會政治，所謂以黨治國的政黨政治。孟德斯鳩發明了「三權分立」的學說之後，不久就發生美國的革命。美國革命成功，訂立「憲法」，是根據於孟氏「三權分立」的學說，用很嚴密底文字，成立一種「成文憲法」。後來日本維新和歐洲各國革命，差不多是拿美國的「憲法」做底本，去訂立「憲法」。英國的「憲法」並沒有甚麼條文；美國的「憲法」有很嚴密底條文。所以英國的「憲法」可以說是活動的憲法；美國的「憲法」是呆板的憲法。此中因為是由於英國是以人為治，美國是以法為治的。英國雖然是立憲的鼻祖，但是沒有「成文憲法」；英國所用的是「不成文憲法」。拿英國的「不成文憲法」和我們中國專制時代的情形來比較，我們中國也有「三權憲法」像下面的第一圖：

第一圖

比較憲法



照這樣圖看起來，可見中國也有「憲法」；一個是「君權」，一個是「考試權」，一個是「彈劾權」。不過中國的「君權」兼有「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這三個權裏頭的「考試權」原來是中國一個很好的制度，也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從前各省舉行試考的時候，把試場的門都關上，監試看卷的人，都要很認真，不能夠通關節，講人情。大家想想，是何等鄭重！到後來，有些不好，便漸漸發生弊病了。說到「彈劾權」，在中國君主時代，有專管彈劾的官，像唐朝諫議大夫和清朝御史之類，就是遇到了君主有過，也可冒死直諫。這種御史，都是梗直得很，風骨凜然。譬如廣州廣雅書局裏頭，有一間十先生祠，那就是祭祀清朝諫臣的。有張之洞的題額「抗風軒」三個字；這三個字的意思，就是說諫臣有風骨能抗君主，可見從前設御史臺諫的官，原來是一種很好的制度。從前美國有一位學者叫做巴直氏，他是很有名望的，著過了一本書，叫做自由與政府，說明中國的「

彈劾權，」是自由與政府中間的一種最良善的調和方法。由此可見中國從前的「考試權」和「彈劾權」都是很好的制度。「憲法」裏頭是決不可少的！

兄弟剛才所講的政治裏頭，有兩個力量，一個力量是自由。自由這個東西，從前的人民，都不大講究。極端的自由，就是「無政府主義」，是一種很新的學說。提倡這種學說的，最初是法國人布魯東、俄國人巴枯寧，和近來已經逝世的俄國人克魯泡特金。在他們要講這種主義，不過是把這種理論，看得很新，便去研究研究罷了。近來，中國的學生們，對於這種理論，並沒有深切研究，便學人去講「無政府主義」，以為是趨時；這真是好笑。講到「無政府主義」，我們中國在三代以上，便有人講過了。像黃老的學理，是不是「無政府主義」呢？（鼓掌）列子內篇所說的華胥氏之國，其人民無君長，無法律，自然而已。這又是不是「無政府主義」呢？（鼓掌）我們中國講「無政府主義」，已經有了幾千年了！（鼓掌）不過現在的青年，不來過細研究，反去拾取外國的牙慧罷了！（鼓掌）殊不知他們現在所講的「無政府主義」，就是我們幾千年前講過了的舊東西，現在已經拋却不顧了！（鼓掌）兄弟所講的自由同專制這兩個力量，是主張雙方平衡，不要各走極端；像物體的離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樣。如果物體是單有離心力，或者是單有向心力，都是不能保持常態的。總

要兩力相等，兩方調和，才能夠令萬物均得其平，成現在宇宙的安全現象。

「憲法」在政府中的作用，好比是一架機器。兄弟說政府是一架機器，不明白道理的人，以爲這個譬喻，真是比方得很奇怪。其實物質裏頭有機器，人事裏頭，又何嘗沒有機器呢？法律就是人事裏頭的一種機器！就人情同物理來講，支配物質是很容易的，支配人事是很艱難的。這個緣故，就是因爲近來科學的發明很進步，管理物質的方法很完全，要怎麼樣便可以怎麼樣，飛天潛水的機器，都可以做得到；所以支配物質，便是很容易。至於人事裏頭的結構，是很複雜的。近來所發明管理人事的方法，又不完全，故支配人事便很不容易。政治上的「憲法」就是支配人事的大機器，也是調和自由和專制的大機器（鼓掌）我們最初革命的時候，便主張「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和美國總統林肯所說的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是相通的。兄弟從前把他這個主張譯作「民有」、「民治」、「民享」。他這個「民有」、「民治」、「民享」主義，就是兄弟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人民必要能夠治，才能夠享；不能夠治，便不能夠享。如果不能夠享，就是「民有」都是假的。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要打破這種階級，未嘗沒有方法。古語說：「人力可以勝天。」動

物裏頭有千里馬，一日能夠走一千里。鳥能夠飛天，魚能夠潛海。假如我們要學千里馬，一日可以行千里；要學鳥可以飛天；魚可以潛海；試問我們能不能夠做得到呢？因為我們人類發明了科學，能夠製造機器，祇要用機器便能夠一日行一千里，便能夠飛上天，便能夠潛入海。譬如我們坐自動車，更不止是日行千里；我們坐飛行機，就可以飛上天；坐潛水艇，就可以潛入海；這統是人事可以補天功（鼓掌）古書說：從前希臘有一個人，一日能夠行千里，這是天賦的特能，不是可以常有的。今日人類有了機器，便不必要有天賦的特能，也可以日行千里，也可以飛天潛海，隨意所欲。我們現在來講「民治」，就是要把機器給予人民，讓他們自己去駕駛，隨心所欲，去馳騁翱翔。這種機器是甚麼呢？就是「憲法」！上面所列的圖，就是「五權憲法」。

第二圖

五權憲法

立法權
司法權
行政權
彈劾權
考試權

這個「五權憲法」就是我們近世的汽車、飛機和潛水艇。把全國的「憲法」分作「立法」、「司法」、「行政」、「彈劾」、「考試」五個權，每個權都是獨立的。從前君主時代，有句俗話叫做「造反」、「造反」的意思，就是把上頭反到下頭，或者是把下頭反到上頭。在君主時代，造反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這個「五權憲法」不過是上

下反一反，去掉君權，把其中所包括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提出來做三個獨立的權，來施行政治。在行政人員一方面，另外立一個執行職務的大總統。「立法」機關就是國會，「司法」人員就是裁判官，和「彈劾」與「考試」兩個機關，同是一樣獨立的。

如果實行了「五權憲法」以後，國家用人行政都要照「憲法」去做。凡是我們人民的公僕，都要經過考試，不能隨便亂用。兄弟記得剛到廣州的時候，求差事的人很多，兄弟也不知道那個有才幹，那個沒有才幹。這個時候，政府正要用人，又苦於不知道那個是好，那個是不好，反受沒有人用的困難。這個緣故，就是沒有考試的弊病。沒有考試，就是有本領的人，我們也沒有方法可以知道，暗中便埋沒了許多人材。並且因為沒有考試制度，一班不懂政治的人，都想去當官，弄到弊端百出。在政府一方面，是烏烟瘴氣；在人民一方面，更是非常的怨恨。又像前幾天兄弟家裏，想雇一個廚子，一時想不到要從甚麼地方去雇，就到酒菜館裏託他們替我去雇一個。諸君想想，爲甚麼不到木匠店內或者是到打鐵店內託他們那些人去雇呢？爲甚麼一定要到菜館裏去雇呢？因爲菜館就是廚子的專門學堂，那裏就是廚子出身的地方。諸君再想想，雇一個廚子，是一件很小的事情，還要跑到專門的地方去雇；何況是國家用人的大事呢？（鼓掌）由此便可知「考試」真是一件很要緊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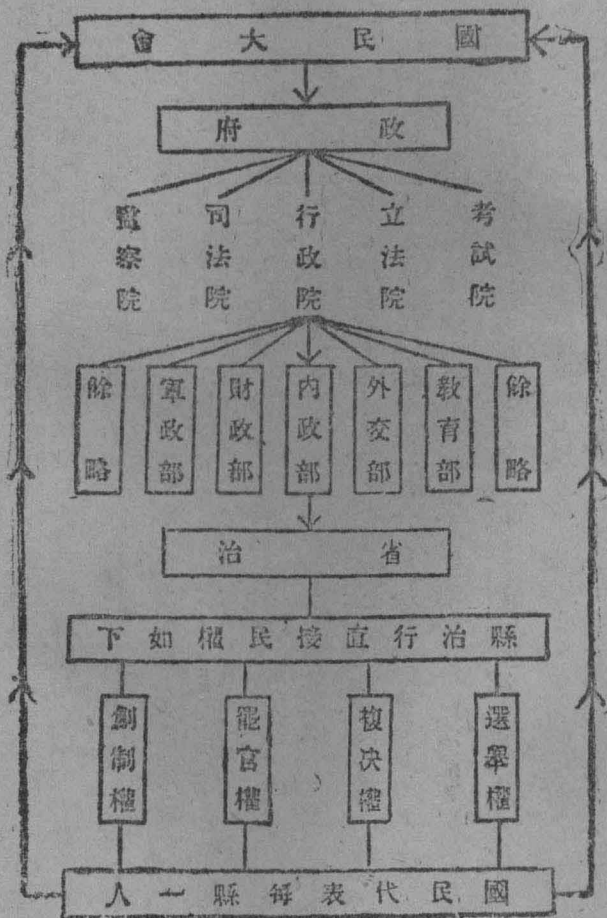
沒有考試，我們差不多是無所適從。好比舉行省議會選舉，要選八十個議員，如果定了三百個人是有候補議員資格的，我們要選八十個議員，就在這三百個人中來選舉。若是專靠選舉，就有點靠不住。因為這個原因，美國選舉的時候，常常鬧笑話。我記得有一次，美國有兩個人爭選舉，一個是大學畢業出身的博士，一個是拉車子出身的苦力。到了選舉投票的時候，兩個人便向人民演說，運動選舉。那個博士的學問很高深，所講的話總是些天文、地理、政治、哲學，但是他講的高深道理，一般人民聽了，都不大明白。這個車夫，隨後跟上去演說，便對人民講：你們不要以為他是一個博士，是很有學問的，他實在是一個書獃子！他是靠父兄的力量，才能夠進學校裏去讀書；我因為沒有父兄的幫助，不能夠進學校內去讀書。他是靠父兄，我是靠自己的，大家想想，是那一個有本領呢？用這一番話說得那班選舉人，個個都是拍掌。都說那位博士的演說不好，一點都不明白；這個車夫的演說很好，真是入情入理。選舉結果，果然是車夫勝利。諸君想想：這兩個運動選舉的人，一個是博士，一個是車夫。說到學問，當然是那位博士要比車夫好得多；但是那位博士不能夠當選，這就是祇有選舉沒有「考試」的弊病。所以美國的選舉，常常鬧笑話。如果有了「考試」，那末必要有才能有學問的人，才能夠做官，當我們的公僕。「考試」制度，在英國實行最早。美國實行「考試」，不過是二三十年。現

在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是還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所以中國的「考試」制度，就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

我剛才講到了「五權憲法」的立法人員，就是國會議員。行政首領，就是大總統。司法人員，就是裁判官。其餘行使「彈劾權」的，有監察官。行使「考試權」的，有考試官。兄弟在南京政府的時，原想要參議院訂出一種「五權憲法」。不料他們那些議員，都不曉得甚麼叫做「五權憲法」。後來立了一個約法，兄弟也不去理他。因為我以為這個執行約法，祇是一年半載的事情，不甚要緊。等到後來再鼓吹我的「五權憲法」，也未為晚。後來那些議員，搬到北京，訂出來的天壇憲法草案，不料他們還是不顧「五權憲法」，還是要把自己的好東西去丟掉，這真是可惜！大家要曉得「五權憲法」是兄弟創造的。「五權憲法」就好像是一部大機器。大家想日行千里路，就要坐自動車；想飛上天，要想駕飛機；想潛入海，就要乘潛水艇。如果要治一個新國家，就不能不用這個新機器的「五權憲法」。下面的圖，便是「憲法」裏頭構造的制度，好像機器裏分配成各部分一樣。

第三圖

治國機關



孫山先生演說集 第一編

上面這個圖，就是治國的機器。除了憲法上規定「五權分立」之外，最要的就是縣自治，行使「直接民權」能夠有「直接民權」，才算是真正「民權」。「直接民權」共有四個：一個是「選舉權」，二個是「罷官權」，三個是「創制權」，四個是「複決權」。「五權憲法」好像是一架大機器；「直接民權」便是這架大機器中的掣扣。人民要有「直接民權」的「選舉權」，更要有「罷官權」。行政的官吏，人民固然是要有權可以選舉。如果不好的官吏，人民更要有權可以罷免。甚麼是叫做「創制權」呢？人民要做一種事業，要有公意可以創訂一種法律。或者是立法院立了一種法律，人民覺得不方便，也要有公意可以廢除。這個創法廢法的權，便是「創制權」。甚麼是叫做「複決權」呢？立法院若是立了好法律，在立法院中的大多數議員通不過，人民可以用公意贊成來通過。這個「通過權」不叫做「創制權」，是叫做「複決權」。因為這個法律，是立法院立的，不過是要人民加以複決，這個法律才是能夠通過罷了。至於我們民國的約法，沒有規定具體的「民權」。在南京訂出來的民國約法裏頭，祇有「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的那一條，是兄弟所主張的。其餘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負那個責任。我前天在省議會演講，已經把「五權憲法」的大旨講過了。很希望省議會諸君議決通過，要求在廣州的開會，制定「五權憲法」做一個治國

的根本方法。今天兄弟的這種講法，是從「五權憲法」的側面來觀察。因為時間短促，所有的意思沒有充分發揮，還要希望諸君細心來研究「五權憲法」贊成「五權憲法」(鼓掌)

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

對各黨員演說詞 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諸君：這次國民黨改組，變更奮鬥的方法，注重宣傳，不注重軍事。今日提出這一個問題來，為甚麼奮鬥的方法，要注重宣傳，不要注重軍事呢？大家知道我們革命的方法，自推倒滿清以後，都是注重軍事；以前是注重宣傳。這個原因，是在後來組織的軍隊機會，比從前多。說起功效來，是那一樣大呢？自然是宣傳奮鬥的效力大，軍事奮鬥的效力小。譬如就武昌起義說：表面上雖然是軍事奮鬥的成功；但當時在武昌的軍隊，是清朝訓練的，不是本黨訓練的。因為沒有起義之先，他們受過了我們的宣傳，明白了我們的主義，才為主義去革命。所以這種成功，完全是由於宣傳奮鬥的成功。假若當時武昌的軍隊，毫沒有受過宣傳，不明白革命的道理，專由本黨另外起一支兵，去打那些清兵，想把他們盡數消滅，他們一定拚命來和我們反抗。那麼，我們的革命，恐未必能夠成功。或者我們有了一

支兵，對於我們的兵士，絕不注重宣傳，兵士絲毫不知爲甚麼要革命的道理。拿這一種軍隊來和清兵奮鬥，那麼勝負之數，也未可必。至於武昌起義，當時能夠達到目的的道理，完全是由於滿清軍隊的自動，一經發起，便馬到成功。那些清兵有自動力的根本原因，全是由於我們宣傳的效果。他們受了宣傳，都贊成我們的主義，所以便不來和我們反抗。像這樣用敵人的軍隊來做我們的事業，所收的效果，該是何等大呢！自清朝推倒了以後，我們便以爲軍事得勝，不必注重宣傳，甚至有把宣傳，看做是無關緊要的事。所以弄到全國，沒有是非，引起軍閥的專橫，這是我們不能不負責任的。現在我們要再圖進步，希望我們的革命主義，完全成功，便要恢復武昌起義以前的革命方法，注重宣傳。所以這次改組以後，便要請大家向宣傳一方面去奮鬥！

我們用已往的歷史證明起來，世界上的文明進步，多半是由於宣傳。譬如中國的文化，自何而來呢？完全是由於宣傳！大家都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遊列國，是做甚麼事呢？是注重當時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他刪詩書，作春秋，是爲甚麼事呢？是注重後世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所以傳播到全國，以至於現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國的舊文化，能夠和歐美的新文化並駕齊驅的原因，都是由於孔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所做的宣傳工夫。再像佛教，自印度流行到亞洲全部，

信仰的人數，比那一種教要多些，都是由於「釋迦牟尼」善於宣傳的效果。再像耶穌教，從前自歐洲傳到美洲，近代傳到亞洲，流行於中國，世界上到處都有他們的教堂，這樣普遍的道理，也是由於耶穌教徒善於宣傳。宗教之所以能夠感化人的道理，是在他們有一種主義，令人信仰。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義，便深入刻骨，便能夠為主義去死。因為這個原因，傳教的人，往往爲本教奮鬥，犧牲生命，亦所不辭。所以宗教的勢力，比政治的勢力，還要偉大。我們國民黨要革命的道理，是要改革中國政治，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我們的這種主義，比宗教的主義，還要切實。因爲宗教的主義，是講將來的事，和在世界以外的事。我們的政治主義，是講現在的事，和人類有切膚之痛的事。宗教是爲將來靈魂謀幸福的，政治是爲眼前肉體謀幸福的。說到將來的靈魂，自然是近於空虛；講到眼前的肉體，自然有憑有據。那麼，宗教徒宣傳空虛的道理，尙可收到無量的效果；我們政黨宣傳有可憑據的道理，還怕不能成功嗎？要政治上切實的道理，實行出來，統共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用武力，壓逼羣衆，強迫去行。中國古時政治變更，大多數都是用這種方法。一種是靠宣傳，使人心悅誠服，情願奉命去行。這種方法，在中國歷史上不多見。中國實行改革政治的人，最大的毛病，都是自私自利。許多英雄豪傑，都想要做皇帝。從前創成獨裁制，不專用武力的，只有湯武革命。他們起初用七十

里和百里的地盤做根本，造成良政府，讓全國人都佩服。所以後來用兵，一經發動，便車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全國人都是很歡迎的。不專用兵力，便統一中國。他們當初要造成良政府，讓人佩服的事業，便是注重宣傳。後來全國人歡迎，不和他們反抗，便是因為受過了宣傳。所以當時中國人民，便享幾百年幸福。後人都說他們的革命，是「順乎天，應乎人」。到了現在，人類的政治思想極發達，「民權」的學說極普遍，更不可專用兵力。必要人人心悅誠服，都歡迎我們的主義，那才容易成功。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宣傳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我們國民黨這幾年用武力的奮鬥太多，宣傳的奮鬥太少。此次改組，注重宣傳的奮鬥，便是挽救從前的弊端！

諸君擔負宣傳的任務，應該有恆心，不可虎頭蛇尾。今日熱心奮鬥，明日便心灰意冷。因為要人心悅誠服，不是一朝一夕，一言一動，能夠收效果的。必要把我們的主義，潛移默化，深入人心，那才算有效果。我們要能夠收到這種效果，便非請諸君對於宣傳，做繼續的工夫不可。如果不能繼續做去，便是不明白革命的道理。假若真明白了革命道理，便有恆心。因為革命是有目的的，要達到一定的目的，便不至中途廢止。我們一定要達到這種目的，那就是我們的志氣。無論甚麼人做事，都有一種志氣。古人說「有志者，事竟成」。用這一句話對個人說，大概在市井之上，熙熙攘攘，往來不絕的

人都是志在發財。他們究竟能不能夠得志呢？有的能夠做富翁，是得志的。但是這種志氣過於自私，自利和別人的利害相衝突，就容易被人消滅。所以大多數的人，都是不能得志！有一種志氣，是大家公共的志，衆人都向此做去，便容易成功。所謂「衆志成城」。像革命黨從前想推翻滿清，到後來果然建設民國，那才算是一有志者，事竟成！就推翻滿清而論，從前太平天國也有這種志願，當時何以不成功呢？原因是在甚麼地方呢？洪秀全自廣西金田村起義，打過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他們的革命本來可以成功的，因為後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那一班人出來破壞，所以失敗。滿清因為能夠利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那一班人，所以他們的天下還能夠維持。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都是漢人，洪秀全也是漢人。洪秀全所反對的本是滿人，不是漢人；但是當時漢人知道要反對滿人的很少，所以漢人便自相殘殺，弄到結果，滿人坐收漁人之利。自明朝漢人亡國之後，排滿的舉動，不知道有多少次；失敗的原因，都是漢人自相反對。如果漢人不反對，太平天國的革命，便老早成功了！辛亥年武昌起義，全國戰事不過兩三個月，便大功告成。太平天國打了十幾年仗，還是不能成功。當中的原因，全是由於漢人自己維持不維持！辛亥年，漢人知道自相維持，所以滿清的江山一推便倒。太平天國時，漢人不知道自相維持，所以終洪秀全之身，總是推翻滿清不倒。漢人知不知道自相維持的

道理是由於全國漢人明白不明白滿漢的界限。辛亥年，全國漢人明白了滿漢的界限，所以武昌的漢人一經起義，便沒有漢人再來反對漢人，去維持滿人的天下。國人明白不明白滿漢的界限，是由於主持革命的人有沒有普遍的宣傳！當辛亥年武昌沒有起義之先，我們革命黨老早發明了「民族主義」。一般有思想的人，都拿這種主義對全國宣傳，一傳十，十傳百，大眾一心，向前奮鬥，弄得後來人人都知道要光復漢族，非排去滿人不可。故武昌起義之後，便沒有漢人再去幫助滿人。滿人沒有漢人的幫助，他們的江山，怎麼能夠保守呢？像辛亥年漢人排滿，這種人人要做一件事的力，叫做「羣力」。這種「羣力」是很大的。因為中國的事業太大，要用四萬萬人的力，才容易做成功，不是一兩個人的力，可以做得到的。因為一兩個人的力有限。譬如一個人，可出力一百斤，搬運貨物到十里路遠，每日可搬運十次。那麼，用十個人的力，每日可以搬運一千斤；用一百人的力，每日便可以搬運十萬斤。如果用四萬萬人，一日可以搬運多少斤呢？四萬萬人在一百日內，又可以搬運多少斤呢？因為沒有四萬萬人，可以同時搬運貨物的事實，所以這種「羣力」是怎麼樣偉大，諸君還不容易明白。我們可用動物的羣力來證明。一證明各種動物用力，可分作兩種：一種是用孤力的，像一虎在山，羣獸空谷，虎是不能合羣的，他所用的力是孤力。他項走獸，如獅如豹，都是一樣。一種是用羣力的，

動物中天性最合羣的是螞蟻，他們合居的有時可到幾千萬。蜜蜂合居的也是極多，並且很有條理，他們住在一窩之中，都是分職任事，有做窩的，有覓食的，有採花的，有看門的，有釀蜜的，并有做首領的，叫做蜂王。好像國家一樣，有行政，立法，司法，種種人員，毫不紊亂，做起事來，既不侵越權限，又能夠互相幫助。至於螞蟻所用的「羣力」，更容易看出。譬如我們在郊外步行，遇到風雨的時候，常見無數螞蟻，用泥做成一條極長的隧道，以遮風雨而便出入。如果那樣的工作，是一個螞蟻去做，那麼用他極微的力，搬運極微的塵泥，要做成一樣長隧道，應該要多少時間，才可以成功呢？但是用無數的螞蟻，都去搬運塵泥，同力合作，積少成多，便可以在短時間之內，做成很長的隧道。人的天性和動物的天性不同，多數人能合羣，但是羣性的程度，不及蜜蜂和螞蟻。譬如許多蜜蜂，同住一處，他們在一羣之中，各司其事，彼此對於職務，不互相侵犯，亦不互相規避，總是各盡各的職務，始終去做。好像守門的蜂，尾上藏有蜂蠶，知道他的職務，是保護全羣安全的。如果遇到強暴來侵犯同羣的安全，他便用尾刺激，拚命抵抗，就是犧牲生命，也是不辭。這種奮鬥精神，真是視死如歸。這種視死如歸的特長，不是教成的，是他生成自然而然的，可以說是天性。人便沒有這種天性，像當兵的人，必要受過了許久的教練，然後才能應戰。到了臨陣的時候，還有計及生死利害，違反他的職守的。近來文明國的兵

士，雖有死守職務，不計利害的，但是他們的天性純厚，還是不及蜜蜂。至於中國的兵士，更是比不上。俗話常說：「好鐵不打釘，好子不當兵。」要他們成好兵士，必須經過許久的教訓，才勉強有用。如果說到忠心一層，和蜜蜂比較，更是差得遠。蜜蜂賦有天生合羣的性質，一羣之中，各司其學，不必加以訓練，是自然而然的。人亦賦有多少天生合羣的性質，但須加以訓練，然後合羣的性質才有進步。進步到極點，還是不及蜜蜂。蜜蜂實行天賦的特性，勇往向前，毫無顧慮。人便每每因後天的訓練，沒有嫻熟，容易喪失先天的特性。因為這個原故，人類中常發生許多亂臣賊子，自相殘殺。螞蟻和蜜蜂之中，便沒有這種現象！

我們要求中國進步，造成一個極合「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國家，非用「羣力」不可。要用「羣力」便是在合羣策羣力，大家去奮鬥，不可依賴一人一部分，用孤力去做。用孤力去做，所收效果，是很小很慢的。民國成立以後，生出了袁世凱趙秉鈞那一般官僚來。那般官僚在滿清的時候，本來是很聽話的；初降到民國來，也是忠於共和，奉命維謹，不敢犯法。到了後來犯法，這個原因是在甚麼地方呢？因為推倒滿清之後，成立民國，那般舊官僚還不知道民國是甚麼東西。人民又不知道怎麼樣做主人，去監督他們。而在專制的時候，有皇帝做主人，可以管理他們，他們怕皇帝的威權，

革他們的官，所以他們便甘伏於奴隸之下。到了民國，人民本是主人，應該有權可以監督他們的。但是初次脫去奴隸的地位，忽然升到主人的地位，還不知道怎麼樣做主人的方法，實行「民權」，所以他們便目無主人，胡行亂爲。革命成功，創造民國，原是先覺先知奮鬥出來的，普通人民還不知其所以然！當民國初成立的時候，他們還怕那般先覺先知來干涉，有時還是不敢亂爲。到了後來，官僚和軍閥連成一氣，他們便更有胆量來把持政權，違法亂紀，無所不爲。不是袁世凱做皇帝，張勳復辟，便是曹錕拿錢買總統做，用武力反叛民國。所以弄到今天，不是人民的國家，完全是官僚和軍閥的國家！人民的天性，本來沒有蜜蜂和螞蟻的天生長處，所以能夠變好的原故，多半是由於學習。普通人要學習，便是不知先覺先知的人要他們知，便應該去教。教便是宣傳。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而久之，便可傳到四萬萬。如果四萬萬人都明白了我們的主義，他們便歡迎我們去建設中華民國。要做到這樣的偉大事業，只有本黨才有這個力量！因爲本黨是有主義的，別黨沒有主義，所以他們便做不到。造成一個國家，是從何而起呢？何爲國家呢？國家是人人生死所在的地方！國家的基礎，是建築在人民思想之上！世界上現在何以多是「民國」呢？從前何以都成「帝國」呢？因爲人民的政治思想，各有不同，改革國家，并不是要把所有的江山都要改變。好像改革廣東，并不是要把白雲山

搬到河，把東江、西江、北江，都要改變河道的方向。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舊思想，另外換成一種新思想，這便是國家的基礎革新！國家有了新基礎，那麼好像做新屋一樣，只要屋基築成，以後做牆上樑還有甚麼大困難呢？本黨的「三民主義」便是無形中改造人民思想的。何謂「三民主義」呢？簡單的說，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詳細的說，便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三項主義的意思，是要把全國的主權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內。一國的政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所得的國家利益，由人民共享。這三項意思，便可用「民有」、「民治」、「民享」六個字包括起來。「五權憲法」是根據於「三民主義」的思想，用來組織國家的好像一個蜂窩一樣，全窩的覓食採花看門等任務，都要所有的蜜蜂，分別担任，各司其事。總而言之：「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都是建國的方略！建設一個國家，好像是做成一個蜂窩。在窩內的蜜蜂，不許有損人利己的事，必要整整有條，彼此毫無衝突。我們將來的國家，做到了「民有」、「民治」、「民享」，便是世界上最安樂的國家。在此國家之內的人民，便是世界上最安樂的人民！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不是現在廣東少數的國民黨員，可以做得成功的。必要應用「羣力」，請全國人都同心協力去做，那才容易成功。要全國人都同我們去做，便要他們明白我們做事的主義。如果不然，他們不但不同我們

去做，並且還要反對我們。像做外國人的奴隸，本來沒有人甘心情願的；但是從前的漢人，不知道做中國皇帝的是從外國來的滿人，所以曾國藩、左宗棠那一般漢人，便情願去做滿人的奴隸，來反對漢人。因為他們在那個時候，只知道忠君大義，清朝深仁厚澤，我們是不能反對的；不知道有滿漢的界限，「民族」的思想，滿人來做漢人的皇帝，是不能不反對的。所以他們一生做外國人的奴隸，反以為榮耀。到了辛亥年，全國漢人的思想，便和從前大不相同，所以武昌革命一經發起，便全國響應。我們見到此地，所以從事革命，便要宣傳我們何以要革命的主義。從前宣傳「民族主義」，推翻滿清，很有功效。我們現在從事宣傳，必要把「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同「民族主義」一樣的注重。不過從前宣傳「民族主義」的時候，有漢人同滿人的比較，很容易教人明白。現在宣傳「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難找到一個簡單的比較，很不容易教人明白；因為環境可以束縛人的。譬如老監犯，在牢內住了十幾年，如果一時把他放到外邊，教他回去，他仍然是回到老監牢。因為他在監牢住久了，習慣成自然，如果回到老監牢內去，便覺得很自然；若是到別的地方，便覺得不自然。再者，大家都知道美國最著名的「南北戰爭」，是由於黑奴制。當時美國南方有幾百萬黑奴，北方是工商業的省分，南方是農業的省分，因為有了許多黑奴，便可以替他們去耕種。戰爭的原因，是北方

主張人道主義，要求人人平等，不可有奴隸的制度，想用政府籌一大宗款，去贖那些黑奴。南方主張人民有財產保護權，黑奴是他們的財產，政府不能干涉，反對北方的主張。因為這項爭端，便發生南北之戰。後來，北方勝利，南方失敗，實行放奴，讓那幾百萬黑人自由。那些黑奴初放出之後，便一時無所措手足，覺得諸事都不方便，以為自己從前做奴的時候，所有的衣食居，都有主人辦到，非常完備。那個時候的生活，是很安樂的。一旦脫離了主人，自己便不知道怎麼樣可以謀衣食居，一時的生活，便覺得痛苦。諸君都知道美國有兩個大偉人：一個是華盛頓，一個是林肯。林肯之所以出名，是由於放黑奴。黑奴到現在，才知道要感謝他。但當初放出來的時候，不但不感謝他，並且還要謾罵他。當時有許多黑奴常對林肯痛罵說：我們從前是很安樂的，為甚麼你要來害我們呢？我們革命黨推翻滿清，把人民由奴隸的地位，超渡到主人的地位。現在做了主人，不但不來感激，因為暫受目前的痛苦，反要來謾罵。常有人說：我們從前是很安樂的，自革命之後，國亂民窮，要有真命天子出世，或者清朝復辟才好，民國真是沒有用呵！試問從前的人見了官要打屁股，現在不受這種刑罰，只就這一件事說來，民國到底是好不好呢？我們要人明白民國的好處，必要用普遍的宣傳去感化人，萬不可專用兵力去壓制人。如果專用兵力，就是一時成功，還不能根本改革人的思想，變更人的習慣。好像現在

陳炯明的軍隊投北，陸榮廷的軍隊也投北。他們爲甚麼要投北呢？因爲他們的思想，以爲北京從前出真命天子，那才是真的；民國是假的。再像民國六年陸榮廷到北京，還要去向宣統叩頭。這種改不了的奴性，和美國的黑奴當初放出之後，一時還失不了奴性的道理，是一樣的！我們要根本上改變他，便要想法子去感化他。感化就是宣傳！大家担負這種任務，所用的方法，必須隨機應變。好像現在因爲「關餘問題」，外國人用兵船來示威，我們要和他們反抗，便要應用「民族主義」。要說明「民族主義」，是很容易的。說明「民權主義」，那便困難。至於要說明「民生主義」，那更困難。許多人從前只知道「民族主義」，現在才知道「民權主義」。講到「民生主義」，現在還有許多人不知道的。我們担任宣傳的，自己先要明白他才好！如果不然，便是以盲導盲，都不知道是從那一條路走！

革命沒有成功以前，廣東人有一句俗話，可以包括「民生主義」。這句話是歡迎「民生主義」的，「很可以用來做羣衆宣傳的材料。因爲普遍的宣傳，是要對極無知識的羣衆去演講。普通人極歡迎的心理，是在甚麼地方呢？拿他們心理上極歡迎的話去演講，便可感動許多人；不必費很大的力量，便收很大的效果。這句話不是我們革命黨說的，是普通人民自己造出來的。這是一句甚麼話？

就是：「革命成功，我們大家有平米吃。」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因為革命成功了，如果實行「民生主義」，國民真是有平米吃！現在的米比從前的還要貴，大家不要以為這就是革命成功之後，實行了「民生主義」的效果。這個米貴的道理，是因工價抬高的原故。我們廣東工人，從前沒有團體；近來因為知道了被東家壓制，便組織種種工會，去反抗他們。遇到和東家衝突的時候，便罷工，要求加工價，減時間。這種方法，是從外國傳來的。外國工人要求加工價，是因為他們的工業發達，工廠極大，普通一個工廠，一年可以得幾百萬利息。像上海前幾年的工廠，一百萬資本，每年可以得兩三萬萬利息。外國像這一樣大的工廠，每年也可以得幾十萬利息。外國的工人因為生活太高，便結起團體來，和廠主商量，只許廠主賺若干，其餘都要分到工人。這項情形，宣傳到中國來，我們的工人，不管工業情形是怎麼樣，也是一樣照行。不知道中國沒有極大的工廠，只有做散工的勞動，他們還要求加工價，所以百物昂貴，也隨之而貴。這是我們革命黨提倡人民自由的結果。要補救他，有甚麼方法呢？歐美補救的方法，在資本家一方面的，是工價加高，貨價也抬高；這不是根本的解決。他們現在所想的根本解決，是社會革命。中國的工業還沒有發達，罷工的事，在外國可行，在中國不可行。我們革命成功之後，要有平米吃，究竟用甚麼方法可以做到呢？外國人想做的，方法是工人同農民合作，

不要商家做經紀，賺個錢，便可省。却許多消耗費。這件事，是要大家去做，政府加以提倡，便容易成功。廣州此刻米貴，最大原因是商家壟斷，有中飽的弊端。要除去這項弊端，便要工人同農民合作。要工人和農民知道怎麼樣合作，便要去宣傳這個道理。現在我們的工人，大多數都是有知識的，很容易宣傳。難處是在要農民知道。米出於農民，原價一元，直接可以買二十斤；間接向商家去買，用銀一元，只可買米十斤，中間被商家賺了一半。要米價平，便要工人同農民辦一合作社，用工人所做的器具，交換農民所出的米，省去商家的中飽。那樣，米價便可以平。外國實行這種方法，最有成績的是英俄兩國。他們所辦的合作社，大約有幾千萬人。我們如果做照英俄兩國的方法去行，便有平米吃；工人和農民也可以多得錢。要達到這種目的，必要有團體去行。要有團體，便要勸他們入黨。入了黨之後，才可以請師父來教！我們把這個方法怎麼樣去行，實行了以後，做成一個甚麼國家，並不是難事。難處是由於不知，不是不能行，是由於不知道怎麼樣去行！孟子說：「挾泰山以超北海，非不行也，是不能也。爲長者折枝，非不能也，是不行也。」我們如果澈底的知了，再又去行，那就是爲長者折枝，不是挾泰山以超北海。

我們想要造成一個有條理的國家，就是像蟻巢和蜂窩一樣。螞蟻和蜜蜂還有這種組織能力，

人爲甚麼沒有這種能力呢？人爲萬物之靈，所有的智識，比較甚麼動物都要高一點，是應該有這項能力的呀！我們現在擔任國事的人，把國家應該做的大事，一概不理，只知道爭權奪利，自相殘殺，爲甚麼還不如蜜蜂呢？如果不知道國家是甚麼東西，只要去看蟻巢和蜂窩！古人說：「人饑己饑，人溺己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國家之內，一物不得其所，便是我們的責任！大家都是國民黨員，應該擔負這個責任，用宣傳去奮鬥。從前所以不能行的原故，是由於不知。蜜蜂和螞蟻，本來也是不知，但是他們有天生的長處。不過他們的長處，各個的蟻與蜂，只限於一件事，我們人類是甚麼事，都可以做得到的。譬如從前以爲人總不能像鳥雀一樣，飛到上天。現在的人坐在飛機中，直達雲霄，不是飛上天呢？飛上天都可以做得到，別事還不能做嗎？古人說：「知易行難。」我的學說是一「知難行易。」從前中國百事都腐敗的原因，是由於思想錯了。自我的學說發明以後，中國人的思想便要大改革。拿我的學說去做事，無論甚麼事都可以做得到的！

中國現在是最貧弱的國家，像葡萄牙那樣小的國，尚且派兵船來示威。連葡萄牙那樣小的國，我們還要怕他！講到我們從前的時候，本來是很富強的。像唐朝各國都派人來留學，萬國來朝。日本從前是很貧弱的，也受過了像我們白鴉潭一樣的大恥辱；到了近來才富強。所以能夠富強的原因，

是由於維新，如果我們立志要國家富強，方法是有的。就是方法一時想不通，只要百折不回，一往向前去做，總是可以做得成的。像飛機不是一次做成了，便可以飛的，是經過了好幾次的改良，才完全成功。不過首先要立一個志願，照那個志願去做，總是不改，將來的結果，一定是有希望的。今天我希望國民黨員的，是要諸君立志，於十年之內，把中國變成世界上頂富強的國家。只要諸君有了志願，方法是很多的。中國從前是富強的，英法現在是富強的，學一國富強的方法便夠了。如果自己真沒有方法，便可以請師父。像大沙頭的那般青年飛機師，從前本不知道怎麼樣飛，但是請外國技師來教，所以學到現在，便飛得很好。但諸君須先有這項志願，自己有了這項志願，還要去宣傳自己的志願，推到四萬萬人都有這項志願。如果人人都有了相同的志願，便能夠學螞蟻和蜜蜂，合羣策羣力去行。

我們這次革命，一定是能夠成功的；不過要大家先有這項志願，立定恆心去做。如果弄到成功，把中國建設好了，大家便有平米吃。到了有平米吃，中國便是世界上頂安樂的國家！諸君便是世界上頂享幸福的人民！我們要做到這個地步，不可專用兵力。因為兵力只可以用來做破壞的事，不可用來做建設的事。要做建設的事，便要有主義和方法。要全國人都明白建設的主義，便要有宣傳。

以從今天以後，要請大家注重宣傳的奮鬥，不要注重兵力的奮鬥！

革命成功在乎革命黨員有團體

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詞 民國十三年一月廿日

各位同志代表諸君：今天在此開中國國民黨全國大會，這是本黨自有民國以來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黨以來的第一次！我們革命黨用了三十年工夫，流了許多熱烈的心血，犧牲了無數的聰明才力，才推翻滿清，變更國體。但在這三十年中，我們在國內從沒有機會開全國國民黨大會，所以今天這個盛會，是本黨開大會的第一次，也是中華民國的新紀元！

革命黨推翻滿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期是雙十日。今天是民國十三年的一月雙十日，所以這個會期，同武昌起義的日期，都是民國很大的紀念。從前革命黨雖然推翻滿清，變更國體，但是十三年以來，革命主義還沒有實行，這就是革命還沒有成功。此中最大的原因，是當時革命黨外面見到外國富強，中國衰弱，被人凌辱；內面又受滿清專制，做人奴隸，幾幾乎有亡國滅種之憂。一時發於天良，要想救國保種，只知道非革命不可，但不知道革命何時可以成功，並不想到成功以

後，究竟用一個甚麼通盤計畫去建設國家，只由各人的良心所驅使，不管成敗，各憑各的力量去爲國奮鬥，推翻滿清。這種奮鬥，所謂各自爲戰，沒有集合，沒有紀律，故滿清雖然推翻，到了十三年以來還沒有結果，這就是我們的革命，仍然是算失敗！

我們現在得了廣州一片乾淨土，集合各省同志，聚會一堂，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從前我們沒有想到要開這種大會，沒有想到我們的黨務究竟是如何進行，是因爲受了滿清官僚的欺騙。我們受了滿清官僚甚麼欺騙呢？因爲一般同志頭腦太簡單，見得武昌起義以後，各省一致贊成革命，從前反對革命的官僚也贊成革命，由此少數革命黨，就被多數的官僚包圍。那般官僚說：「革命軍起，革命黨銷。」當時的革命黨，也贊成這種言論，於是大家同聲附和。弄到現在，只有軍閥的世界，沒有革命黨的成績，所以革命黨至今仍失敗，這就是我們失敗的大原因。今天大家都覺悟了，知道這話不對，應該要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成。」所以從今天起，要把以前革命精神恢復起來，把國民黨改組。這都是由於我們知道要改造國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黨，是做不成功的。非有很正確共同的目的，不能夠改造得好的。我從前見得中國太紛亂，民智太幼稚，國民沒有正確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張「以黨治國」。但到今天想想，我覺得這句話還是太早。此刻的國家，還是大亂，社會還是退步。所

以現在革命黨的責任，還是要先建國，尙未到治國。從前革命黨推翻滿清，不過推倒了清朝的大皇帝。但大皇帝推倒之後，便生出了無數小皇帝。這些小皇帝仍舊專制，比較從前的大皇帝還要暴虐無道。故中國現在還不能像英國、美國以黨治國，今日民國的國基還沒有鞏固。我們必要另做一番工夫，把國家再造一次，然後民國的國基才能鞏固。這個要國基鞏固的事，便是我們今天的任務。此次各位同志來此開這個大會，和尋常的集會不同。今天這個大會，不是普通懇親會，不是平常討論會，也不是採集各地問題的會。這是一個甚麼會呢？我們自十三年以來，在政治上得了種種經驗，發明了種種方法。看到中國國家雖然不好，國勢雖然比從前退步，但知道中國還有辦法，還可以建設得好。革命黨三十年來爲良心所驅使，不論成敗去革命，革命成功了，對於國家不知道用甚麼方法去建設。至於現在，我們已經得到了辦法。所以此次召集各省的同志來廣州開這個大會，就是把這個方法公諸大家來採納。在沒有開這個大會之先，已經組織了一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那個委員會上，籌備了許久的時候。自今日起，要把這個籌備的方法，逐日提出來，請大家來研究，要大家贊成這些方法。諸君得了這些新方法，要帶回各地方去實行。至於這些新方法的來源，是本總理把先進的革命國家，和後進的革命國家，在革命未成功之前，已經成功之後，所得的種種革命方

法，用來參考比較，細心斟酌，才定出來的。當中不完備的地方，在所不免。所以還要開這個大會，請大家來研究研究。以後便要請大家贊成，到各地方去實行，同心協力，建設國家。此次國民黨改組，有兩件事：第一件是改組國民黨，要把國民黨再來組織成一個有力量有具體的政黨。第二件就是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所以這次國民黨改組，第一件是改組國民黨的問題，第二件是改造國家的問題。這次大會，只有十天。十天的時期很短少，我希望大家要愛惜光陰，明白這個大會的宗旨。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意見，當討論之時，便貢獻出來，參加在內。但是大家要知道會期是很短的，必須愛惜光陰。當研究問題之時，必須各人虛心，不可以無意識的問題來挑撥意見。如果生出無謂的爭論，會中的大問題就恐怕十天解決不了；我們這個會的成績，便不好。所以我們要提防，要警戒！

我們對於改組黨和改造國家兩件事以外，另外有一件事，要大家注意。就是從前本黨不能鞏固的地方，不是有甚麼敵人，用大力量來打破我們。完全是由於我們自己破壞自己，是由於我們同志的思想見識過於幼稚，常生出無謂的誤解；所以全黨的團結力便非常渙散，革命常因此失敗。我們以後，便要團結一致，都要把自己的聰明才力貢獻到黨內來。自己的聰明才力不可歸個人所用，要歸黨內所用。大家團結起來，為黨為國，同一目標，同一步驟。像這樣做去，才可以成功。政黨中最要

緊的事，是各位黨員有一種精神結合。要各位黨員能夠精神上結合，第一要犧牲自由，第二要貢獻能力。如果個人能夠犧牲自由，然後全黨方能得自由。如果個人能貢獻能力，然後全黨才能有力量。等到全黨有了自由，有了能力，然後才能擔負革命的大事業，才能夠改造國家。本黨以前的失敗，是各位黨員有自由，全黨無自由；各位黨員有能力，全黨無能力。中國國民黨之所以失敗，就是這個原因！我們今日改組，便先要除去這個毛病。

本黨今日開全國代表大會，我希望各位代表，要把自己的能力和各地方的能力都貢獻到黨內來，合成一個大力量去改造國家，那是一定可以成功；一定在今年之內可以成功。今天這個大會，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的第一次，這是中華民國將來國史中的大光榮！我希望諸君努力，在這十天之內，把應該要做的事，完全達到目的！

中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

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

現在的問題，是國民黨改組問題。我們自辦同盟會以來，有很大的力量表現出來，就是把滿洲

政府推倒。但推倒之後，官僚之流毒日益加甚。破壞雖成功，建設上却一點沒有盡力。這十三年來，政治上，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故多數反革命派，即以此爲口實，而攻擊革命黨，謂只有破壞能力，而無建設能力。此種話，我們革命黨雖不肯承認，然事實上確是如此。這都是因爲我們破壞後沒有機會來建設。我們秉政時的南京政府，只得三個月，到了北京政府的時，政權都歸於反革命黨手內。此後，革命黨在政治上就沒有建設的機會。不僅如此，且至於逃亡海外，在自己領土之內不能立足。自民國成立後，政權皆操之反革命派手內，故雖革命黨對於政治上社會上做了種種的破壞，而苦於無機會以建設。故從各方面看來，中國自革命後並無進步，反爲退步。但此並非革命黨之初心，今人民皆以此歸咎於革命黨，我黨亦不能不受。在滿洲未倒，革命未成功以前，革命黨之奮鬥，重在宣傳其主義於全國之人民。故人民均急希望革命之能成功，視革命二字爲神聖。成功後，不能如其所期，頓使失望。此種事實，誰負其責？革命黨不能不負其責！人民以各種痛苦歸咎於我們，我們實難辭其責，要皆由於所用方法不對！

今回想革命未成功以前，黨人犧牲性命爲國効力，艱難冒險，努力奮鬥，故能成功。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民國以成；而反對革命之人，均變爲贊成革命之人。此輩之數目，多於革命黨，何啻數十倍。故

其力量大於革命黨。乃此輩反革命派——即舊官僚——一方參加革命黨，一方反破壞革命黨，故把革命事業弄壞。實因我們方法不善！若有辦法，有團體來防範之，用對待滿清之方法對待之，則反革命派當無所施其伎倆。俄國有個革命同志曾對我言，謂：中國反革命派之聰明本事，俄國反革命派實望塵莫及。俄之反革命派，爲官僚與智識階級，當革命黨發難時，均相率逃諸外國，故俄國革命黨能成功。而中國的反革命派，聰明絕頂，不僅不逃避，反來加入，卒至破壞革命事業。而革命黨人，流離轉徙，幾至消滅。到了今日，只西南數省爲一片乾淨土，餘均爲反革命派所得。由此觀之，革命黨有力量推倒滿清，使反對者役於革命黨的旗幟下，然何以革命不能成功？皆由於方法不善之過，使反革命派能乘隙以入，施其破壞而不覺。雖至失敗，尙不知其所以失敗的緣由。若當時有辦法，有團體，先事防範，繼續努力奮鬥下去，建設起來，則祇需三年之時期，其效果已頗有可觀，決不至如今日之一無成績。中國革命六年後，俄國才有革命。俄國革命黨不僅把世界最大威權之帝國主義推翻，且進而解決世界經濟政治諸問題。這種革命，真是澈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方才俄國朋友對我所說的話，乃是旁觀者清，當局的人，尙設想不到。但俄之反革命派，並非真正不如中國反革命派之聰明利害，且百倍過之；特俄國之革命黨之聰明利害，又百倍過於彼輩耳。中國之革命黨經驗

不多，遂令反對派得盡其技，沒有俄國那種好方法以防範反革命派，使其不能從中破壞。故俄國雖遲我六年，革命而已成功；我雖早六年，革命而仍失敗。

此次改組，就是從今天起，重新做過。古人有言：「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由今日起，將十三年前種種可寶貴最難得的教訓和經驗，來辦以後的事。以前有種種力量來創設民國，以後便有種種力量改造政府。由今天起，按照辦法條理，合全國而爲一羣策羣力，努力而行；則將來成功，必定更大。此卽爲今後之第一大希望！此次改組，卽本此意。改組之能成功與否，全憑各同志之能否負責聯絡與努力奮鬥而定之。若能如此，則中國事業，大有可爲。我國人民，身受十三年之痛苦，吾黨此次應在最短時期內解放之；將國家障礙，完全銷滅。此次改組，各種辦法，已由「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籌備許久。今提出中國國民黨宣言案，請秘書長將原文朗讀。

這個宣言，係此次大會之精神生命。此宣言發表後，應大家同負責任。諸君係本黨各省代表，宣言通過後須要負責，回各省報告宣傳。此宣言將國民黨之精神主義政綱，完全發表，并應使之實現。此宣言今後卽可管束吾人之一切舉動，故須詳細審慎研究。大家通過後，不能隨意改變，都應遵守，完全達到目的，才算大功告成。

組織國民政府案之說明

對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

現在此處已經是政府，不過不是如前年之護法政府。因前護法政府成立時，出師北伐，已至江西，進行極稱勝利；忽遇後方陳炯明叛變，將護法政府推倒。當日南方無政府，而北方軍閥，忽贊成護法，聲言恢復國會。今年所謂國會，却在北京選舉曹錕爲總統，這便是護法的結果。

今次本總理再回廣州，不是再拿護法問題來做工夫。現在的政府，爲革命政府，爲軍事時期的政府。對於發展，很有希望；廣東地盤亦很鞏固；北伐亦已籌備，尅日前進。近忽發生一關餘問題，一各國派兵艦二十艘來粵示威；因其有如此大力量來示威，故決心以一種大力量去抵抗。有一時候，幾瀕危險，要同他們即刻開仗；但我們總堅持到底。近各國見武力沒有什麼效果，乃用文字來戰爭。日前公使團由領事團轉來一牒文，謂地方政府與公使團來往文書，須由領事團轉達。我政府通牒駁之，謂此處非地方政府，乃北京之對敵政府，最少亦有交戰團資格。但雖如此說去，而各國之外交政策，其對於人國，總視於其己國有利益時，則承認之爲政府，無利益時則否認爲政府，今日之事，實緣

我們沒有正式組織，沒有明明白白與北京脫離關係，故組織國民政府，爲目前第一問題。當公使團牒文未來以前，我本來即想組織政府。曾派財政部長葉恭綽赴奉浙兩處，徵來組織政府方法。但現在被公使團輕視，皆因我們無政治地位之故。有了地位，始有政治行動可言；否則反抗政府的舉動甚多。例如地方暴動等事，都是反抗政府的舉動。但他們的反抗政府，就是土匪，爲法律上所不容。現在有一種反抗政府的舉動，不是土匪，也不犯法；就是革命。何以言之？因爲我們已經宣布脫離不承認彼爲政府，我們是政治上的行爲，和他是對抗的；但此必要有一地位。中國歷史有一習慣，所謂成則爲王，敗則爲寇。但近代文明國家，不是如此。若有一種政治上行動，即敗後也不爲寇。中國近來對世界上普通習慣尚不熟悉，做事總是避開名義，成後始來定稱謂。但文明各國並不如此。如愛爾蘭當歐戰時，忽對英宣告獨立。此事，英政府雖於二點鐘內即平定之；但愛爾蘭在此二點鐘內之舉動，各國均認爲政治上舉動，不是犯法舉動。因彼於起事時，即佔有一郵政局。在此處即宣布組織一完全政府。各部官員，都經任命。雖其文告黏在壁上漿糊未乾，即已失敗。黨人均逃亡於美國軍艦，而美艦亦即收留之。其後，雖英政府要求引渡，亦遭拒絕。蓋即因其曾有正式組織，爲政治上的行動之故。否則即爲土匪，爲暴動，安望美人之如此保護。

現我們有廣東、四川數省，土地之大，人民之多，四倍於日本。決不致兩點鐘內卽至滅亡。爲什麼尚不敢有所表示，以組織一政府？故本總理之意，以爲此次大會之目的有二：一、改組本黨，一、建設國家。而於建設國家，尚有應研究之問題二：一、立卽將大元帥政府變爲國民黨政府。二、先將建國大綱表決後，四出宣傳，使人民了解其內容，結合團體，要求政府之實現。一省如是，各省如是，合全國民意，以與軍閥奮鬥，其效果必大。從前我們沒有具體條理，今則有之。若以之宣傳於士農工商各界，則必表同情。由全國團結成爲一體，爲一大示威運動，則軍閥安有不倒，革命安有不成？以上二問題，隨大會擇定其一，皆無不可。現尚有一事，可爲我們模範，卽俄國完全以黨治國，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我們現在并無國可治，祇可說以黨建國，待國建好，再去治他。當俄革命時，用獨裁政治，諸事均一切不顧，只求革命成功。其最危險時期，爲十八面受敵，各國均派兵到俄國。其國內之反革命派，亦深受各國援助。故俄國六年前之奮鬥，均爲「民族主義」的奮鬥。當時我們尙不知道其爲「民族主義」。奮鬥，今回顧起來，的確如此。故現在俄國對於贊成「民族主義」諸國，皆引爲同調。常對波斯、阿富汗、土耳其諸國，勸其不可放棄「民族主義」。其最初之「共產主義」，亦由六年間之經驗，漸與「民生主義」相暗合。可見俄之革命，事實上實是「三民主義」。其能成功，卽因其將黨放

在國上。我以為今日是一大紀念日，應重新組織，把黨放在國上。

但此說初聽之似甚駭人聽聞，其實現在我們何常有國？應該先由黨造出一個國來，以後再去愛之。如今日上海廣州常見之青草地上起洋樓，必先經過一棚寮時代。此棚寮即用以儲置建築材料與工人聚居之所，由此乃可以建築洋樓。中國現有好多人不明革命黨之用意，即如羨慕洋樓者，見棚寮而厭之，不知無此棚寮，以儲工具材料等物，則所羨慕之洋樓，只是空中樓閣，永不能實現。故當洋樓尚未造成之前，此棚寮實為至可寶貴之物。革命黨之於國家，即如棚寮之於洋樓，黨有力量，可以建國。故大家應有此思想與力量，以黨建國。茲請進而研究建國的方略。

關於民生主義之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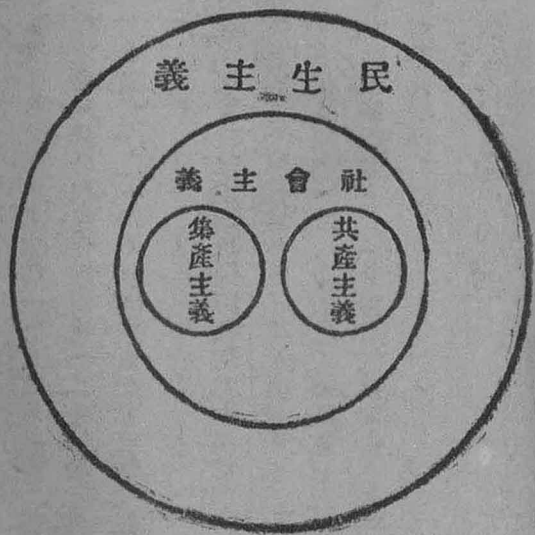
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

此次開會，所定本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關係於本黨改組前途者至為重要。由宣言審查委員會所審查之結果，對於「民生主義」一項，尚有問題，故今日不能即時討論，即付表決。在未表決宣言之前，尚有一重大問題，為本黨之基礎問題。必須澈底了解，然後宣言便易表決。此重大問題，即為

「民生主義。」本黨多數同志對於此主義，向不甚留心研究，故近日因此主義而生誤會，因誤會而生懷疑，因懷疑而生暗潮。刻既有此現象，恐兆將來分裂，發生不良結果。故本總理對於此主張，必須再行剖解，庶幾本黨同志，因此主張所發生之誤會，懷疑暗潮，可以完全打破，而成一最有力量之國民黨。本總理現在十分信任本黨黨員，每百人中決無一人不服從本總理者。惟知各位黨員，對於本黨主張，尚不無多少懷疑。須知政黨以主張而成立，黨中主義，無論是總理與黨員，均須絕對服從，不能稍有一點懷疑。本黨全體同志，現在思想可分兩種：一屬於老同志，一屬於新同志。老同志為穩健思想，新同志為猛進思想。穩健者可說是不及，猛進者可說是太過。其實過與不及之兩種思想，均未明白「民生主義」之真諦！

本總理前聞北京一般新青年，非常崇拜新思想。及聞俄國「共產主義」，便以此為世界極新鮮之主義，遂派代表往俄，擬與之聯合，并代俄宣傳主義，認定「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為不同之二種主義。我們老同志亦認定「民生」與「共產」為絕對不同之二種主義，於是羣起排斥暗潮，便因之而生。然揆諸「民生主義」之真諦，雙方均屬誤解。譬如在新青年一方面者，各代表抵俄後，俄人對之，便極力稱讚國民黨所主張之「三民主義」，故彼黨遂悉心研究「三民主義」，認

定救國大計，非此不可。於是誠心悅服本黨「三民主義」，改共產黨員爲國民黨員。本黨舊同志，驟聞共產黨員紛紛加入本黨消息，頓起懷疑，蓋恐本黨名義被彼利用也。對於此事，懷疑尤甚者，爲海外同志。本總理曾接到海外華僑數次緘電，詢問此次改組，是否爲改國民黨爲共產黨？如爲改共產黨，則華僑同志，決不贊成。蓋華僑處於帝國主義政府管轄之下，深受帝國主義國家宣傳破壞俄國革命論調之毒，故發生種種懷疑，不能自釋。世界上從前對於俄國革命之懷疑，本不獨華僑爲然；卽各國人士亦莫不皆然。不過彼一時也，此又一時也。多數華僑，不諳外國文字，不能依外國輿論之進步爲轉移。三四年前，傳聞於外國人士者，至今猶以爲是。不知外國人士之輿論，亦依俄國內政之進步而變遷。近來俄國內政進步之神速，與前大不相同，故英法美日等國之國會，均欲提議承認新俄羅斯。至於意大利，則已承認。其他各國，在此一二年後，亦必相率承認。俄國已爲各國所承認，故就利害而言，本黨與之聯合，將來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決無大害。此爲我海外同志所卽宜放心者也。就是非而言，本黨既服從「民生主義」，則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集產主義」，均包括其中。茲將各主義之連帶關係與範圍，用圖示之如左：



「民生」二字，爲數千年已有之名詞。至用之於政治經濟上，則自本總理始。非獨中國向無所

聞，即在外國，亦屬罕見。數年前，有一服從「馬克思主義」之學者，研究社會問題，發現社會上之生計問題，與馬克思學說有不符合之點。於是提出疑義，逐條並舉，徵求同黨解答。歷時一年之久，而應徵者無一人，乃將其著作公之於世，名之曰「歷史之社會觀」。其要點之大意，有云：「在今日社會進化中，其經濟問題之生產與分配，悉當以解決「民生問題」為依歸。」云云。由此可見本總理所創「民生主義」之名詞，至今已有學者贊同矣。由此亦可知「民生」二字，實已包括一切經濟主義。

至「共產主義」之實行，並非創自俄國。我國數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國已經實行；且其功效較俄國尤大。後為英國戈登所破壞，故今日無從考證。若俄國今日所行之政策，實非純粹「共產主義」，不過為解決「民生問題」之政策而已。本黨同志於此，便可十分了解。「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毫無衝突，不過範圍有大小耳！諸君既能明白「民生主義」之真義，則新舊同志，因誤會懷疑而生之暗潮，從此便可打消。

國民黨宣言旨趣之說明

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

現在本黨大會宣言已經表決，這是本黨成立以來破天荒的舉動。但是我們表決宣言之後，大家必須依宣言而進行，負擔此項實行責任。此次宣言，不祇在場代表共同負責，就是各省及海外的同志，均有負擔此項革命的責任。我們從前革命，均未收到好結果，就是因為革命沒有澈底成功。其原因，大都是我們同志負擔責任沒有始終如一，所以不能貫徹革命主義。現在本黨召集此次代表大會，發表此項宣言，就是表示以後革命，與從前不同。前幾次革命，均因半路上與軍閥官僚相妥協，相調和，以致革命成功之後，仍不免於失敗。當袁世凱做皇帝的時候，本黨的同志，在山東，在廣東，在四川，在福建，在長江一帶的，紛紛起事，用種種力量來抵抗袁氏的帝制，那時候并不用鮮明的革命旗幟。以後，袁世凱自斃，總算我們反對袁世凱的成功，但是按之革命的眞精神，仍是失敗。後來護法之役，也沒把革命旗幟豎起，做了五六年的護法工夫。最後，曹錕、吳佩孚也贊成護法，弄得護法的問題，又歸調和妥協。大抵我們革命，在起初的時候，奮鬥均極猛烈，到後結果，無一次不是妥協。即舉排滿、倒袁、護法三役而言，我們做革命都是有頭無尾，都是有始無終，所以終歸失敗。

此次我們通過宣言，就是從新擔負革命的責任，就是計劃澈底的革命。終要把軍閥來推倒，把

受壓的人民完全來解放，這是關於對內的責任。至對外的責任，有要反抗帝國侵略主義，將世界受帝國主義所壓迫的人民，來聯絡一致，共同動作，互相扶助，將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也來解放。我們有此宣言，決不能又蹈從前之覆轍，做到中間，又來妥協。以後應當把妥協調和的手段一概打銷，并且要知道妥協是我們做澈底革命的大錯。所以今天通過宣言之後，必須大家努力前進，有始有終，來做澈底成功的革命！

政黨之精神在黨員全體不在領袖一人

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

方才得俄代表報告，俄國行政首領列甯先生，已於前日去世。國民黨的同志們，當然非常哀悼。應該乘此次大會時，正式表決去一電報，以表哀忱！未表決之前，有幾句話與諸君先說一下：大家都知道俄國革命，在中國之後，而成功却在中國之前。其奇功偉績，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緣故，實全由其首領列甯先生個人之奮鬥及條理與組織之完善。故其為人，由革命觀察點看起來，是一個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個革命中之聖人！是一個革命中最好的模範！彼今已逝

世，我們對之有何種感想，和何種教訓？我覺得於中國的革命黨有很大的教訓！什麼教訓呢？就是大家應把黨基鞏固起來，成爲一有組織的有力量機關，和俄國的革命黨一樣。此次大會之目的，也是在此！現在俄國的首領列寧先生去世了，於俄國和國際上會生出什麼影響來？我相信是決沒有的！因爲列寧先生之思想、魄力、奮鬥精神，一生的工夫，全結晶在黨中。他的身體雖不在，他的精神却仍在，此卽爲我們最大之教訓！

本總理爲「三民主義」之首創人，亦卽中國革命黨之發起人。我們的革命，雖有幾次成功，但均是軍事奮鬥的成功，革命事業，並沒有完成，就是因爲黨之本身不鞏固的緣故。所以黨中的黨員，均不守黨中的命令，各自爲政。既沒有盲從一致信服的舊道德，又沒有活潑於自由中的新思想。二次先敗，逃亡至日本的時候，我就想設法改組，但未成功。因爲那時，各同志均極灰心，以爲我們已得政權，尙且歸於失敗。此後中國實不能再講革命。我費了很多的時間和唇舌，其結果亦只是中國卽要革命，亦應在二十年以後。那時我沒有法子，只得我一個人肩起這革命的担子，從新組織一個中華革命黨。凡入黨的人，須完全服從我一個人。其理由卽是鑒於前次失敗，也是因爲當時國內的新思想尙未發達，非由我一人督率起來，不易爲力。到現在已經十年了，諸同志都已慣習了。有人以此

次由總理制改爲委員制，覺得不大妥當。但須知彼一時，此一時。當前回大家灰心的時候，我沒有法子，只得一人起來，擔負革命的責任。現在有很多有新思想的青年出來了，人民的程度也增高起來了，沒有人覺得中國的革命應在二十年以後了，我們從事革命的事業，國民只以爲太慢，不以爲太快了。故此次改組，即把本黨團結起來，使力量加大，使革命容易成功，以迎合全國國民的心理。

從前在日本，雖想改組，未能成功，就是因爲沒有辦法。現在有俄國的方法，以爲模範，雖不能完全做效其辦法，也應做效其精神，才能學得其成功。本黨此次改組，就是本總理把個人負擔的革命重大責任，分之衆人，希望大家起來奮鬥，使本黨不要因爲本總理個人而有所興廢，如列甯先生之於俄國革命黨一樣，這是本總理的最大希望。

現在提出用本大會名義致電莫斯科，對列寧先生之死，表示哀忱案，請大家表決。至於各行政機關，已由政府通令下旗三日，本會亦應休會三日。此三日內，每日下午，本總理均在此演述「民族主義」。此講題，從前曾對高師學生演過一次，再有兩三次，即可從大體講之。若詳細的講演，非長久時間不可。今乘此機會，儘三天之內，摘要把他講完。諸位回去後，即可以之爲宣傳的資料。其餘「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目前沒有時間來講。將來講後，再刊爲單行本寄與諸位。現在請俄國代

表鮑爾登先生講列寧先生之爲人，請伍朝樞君翻譯。俟講完後，我們再來表決本問題。

黨員之奮鬥同於軍隊之奮鬥

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閉會詞

同志諸君：今天我們國民黨代表大會開會的第十天，也是這次大會閉會的一天。這次開會以來，所辦的重要事項，秘書長剛才已經報告了。至於會中所辦重要的事，即刻要拿去做宣傳材料的，是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言全體分作三段：第一段是講中國國內的現狀。第二段是解釋本黨的「三民主義」。這一段，在宣言中尤其重要。因爲我們所主張的「三民主義」是永遠不變的，要大家自始至終去實行這個主義。在同盟會沒有成立以前，已經是確定了。成立同盟會，就是要實行這個主義。後來，推翻滿清以至於建立民國，也是爲實行這個主義。但是自民國成立以至於今日，已經有了十三年，還沒有完全達到這主義的目的，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一是由於我們的辦法不完全，二是由於各位同志不能同心協力，一致行動。我們這次開全國代表大會，訂一個完全辦法，劃一同志的步驟，並議定黨中的紀律，就是要大家能夠實行「三民主義」。把這個主

義的言論，一定做成事實。推究這個主義的來源，是我從前和各位同志經過了許久的討論與研究，然後才確定出來的。在革命黨沒有成立以前，便有少數同志很贊同去實行。後來，革命黨成立了，就有多數同志贊同去實行。到了今日，便有極多的先覺先知贊同去實行。由此，便可見本黨的「三民主義」是始終都不改變的。大家對於「三民主義」以後要心悅誠服，完全擔負責任的責任！

宣言中的第三段，是本黨的政綱，是實行「三民主義」的節目。我們因為要實行「三民主義」，所以不得不照中國的現狀，依人民的要求，來規定這個政綱。人民所做不到的，我們要替他們去做；人民沒有權利的，我們要替他們去爭。所以「三民主義」是為人民而設的，是為人民求幸福的！我們從前革命，為「三民主義」去犧牲，就是為人民求幸福而犧牲！政綱既是依人民的要求來規定的，人民今年有甚麼要求，我們便規定一種什麼政綱。如果為人民明年有別種要求，我們的政綱便要依他們的新要求，重新去規定。但是人民的要求，在短時期中，決無大變動，所以我們訂定的政綱，至少也要維持一年。在這一年之中，便要大家遵守，一致行動，照所訂定的條件去實行。我們在這次大會所訂定的政綱，或者有見不到的地方，諸君以後對於自己定的政綱以外，不能說沒有新見解；所以這次所定出來的，不能說是完全周到，沒有遺漏。但是諸君如果有了新見解，必須等到明年

開第二次大會的時候才去修改在沒有開第二次大會之先，我們對於這次大會所定的政綱，就萬不可違背。如果有了違背，便是亂大眾的步驟。而且此次大會所定的政綱，是從前經過了「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許多的研究，又再經過大會中諸君的聰明才力，才訂定出來。訂定的條件，是預算在今年之內要實行的辦法。我們在這一年中的言論行動，便要與這個辦法相符合。如果不然，便是這個辦法沒有效力。這個辦法沒有效力，便是枉費了這次大會的工夫。政綱和主義的性質，本來是不同的。主義是永遠不能更改的，政綱是隨時可以修正的。但是修改的時期，最少都要一年。除非遇了很重大事情，對於政綱是發生根本變動的，我們臨時才可以召集特別大會去修改。由此，便可知政綱的修改，是有一定時間。因為預定了一定時期，大家進行的步驟，才有秩序，不致紛亂。本黨黨員，從前看見政綱有不對的地方，做事就立刻和政府相矛盾，這是本黨自亂的大毛病。此後大家必須要除去這個毛病。各位同志，以後縱然看見政綱有不對的地方，或者中途得了新見解，或者有特別聰明的人，一時發見政綱中有不合理的地方，都不可以自作自爲。如果一二人自作自爲，便是亂了全黨的一致行動！

黨員的奮鬥，是和軍隊的奮鬥一樣。軍隊在奮鬥的時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時不對，當兵士

的都要服從，照原命令去共同前進。若是都能前進，或者將錯就錯，也能打勝仗。如果一部的軍隊，看出了命令不對，便單獨行動，以致牽動全軍，不能一致前進。弄到結果，不是首尾不能相顧，自亂陣線，便要被敵人各個擊破，全軍就要覆沒了。本黨黨員從前常有自以為是的，便要獨斷獨行，所以弄到全黨的精神，非常渙散，革命事業，不能成功。以後要我們革命事業完全成功，便要大家一致行動，固結精神。自根本上講起來，革命事業，是大家的事，不是一個人的事。既是大家的事，必要大家同心協力，才可以實行；如果不能同心協力，便永遠不能實行。所以這次所定的政綱，是本黨臨時的號令，至少要行一年。在此一年之中，不是要一兩位黨員去實行的，是要大家共同去實行的。大家共同去實行，便是一致行動。一致行動，就是黨員的好道德！我們這次在廣州開會，是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重新來改組國民黨的全體。從此以後，大家分散到各地方，便要希望一致奮鬥。奮鬥的方法，在中央有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各地方的，大家要組織區委員會，或各地方委員會，把我們國民黨佈滿到全國。諸君此次不遠千里萬里而來，在此開了十日大會，議決了許多議案，是已經受了奮鬥的任務，得了奮鬥的材料。散會之後，帶回到本地地方去，應該分給本地各位的同志，教各位同志都要拿這種材料，分途去奮鬥。所以這次的大會，好像是一個大軍事會議，定了種種作

戰計劃下了許多攻擊命令，交各將領帶回去實行作戰一樣。又好像是一個大兵工廠，製了許多槍炮，出了很多子彈，諸君在此領了很多槍炮子彈，回到本地地方去，便要分給到各位同志去補充他們。各位同志得了補充，便要他們實行攻擊，不可空耗了這些補充。到了實行攻擊的時候，必須審察敵情，臨機應變，對於敵人，要能夠收效。那才算是冤枉費了這些補充！

這次的大會，是頭一次試辦，只決定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去辦理中央的事務。各地方委員會和地方的事務，就要大家分途去辦理。至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單，是由多數同志推舉，再交本總理向今日大會中通過了的。大家不能說只有「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便能夠做事。也不能說只有本總理所提出來的人，便能夠做事。各位同志中，有很能夠做事，在此次委員名單中，沒有提出來的，自然很多。大家如果知道了是很能夠做事的，在下次大會中，還可以推舉出來。我們不能說做了委員的才可以做事，不做委員的便不能做事。只要大家各盡各的責任去實行，各盡各的能力去奮鬥，都可以說是做事。至於講到做事的結果，此時更不能預定誰是能夠做事，誰是不能夠做事。必要各位有了成績，貢獻到黨內，到來年再開大會的時候，才可以決定。各位要將來的成績如何，散會之後，便要努力去奮鬥。到了來年開大會的時候，把自己奮鬥的成績，都報告到大會，讓大

家去比較。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才知道是誰的成績頂好。因為成績是由於奮鬥而來的！如果多數人不奮鬥，當然不能有成績。若是一個人盡力去奮鬥，也可以得一個大成績。能奮鬥不能奮鬥，是在有沒有武器。諸君從這次大會，已經補充了很多的武器，回到各地方上盡力去奮鬥，將來的成績，一定是很好。在來年大會中，拿諸君的成績去比較，知道了誰的成績是頂好的，自然可以知道是誰的奮鬥頂多。我們要本黨的成績都好，就要從今以後，大家一齊去奮鬥！現在已經是民國十三年，就是國民黨在各地方公開奮鬥了十三年。因為見到從前的奮鬥尚不充分，所以這次要開大會，把全黨來改組。從前奮鬥不充分的原因，是由於沒有辦法。從此以後，有了辦法，就要諸君擔負責任，拿這個辦法去替國人發生一個新希望。我們從前革命，因為沒有好辦法，所以成功與失敗各有一半。從今以後，拿了好辦法去革命，便可一往直前，有勝無敗，天天成功。把「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宣佈到全國的民衆，在今年之內，一定可把革命事業做到澈底的大成功！

主義勝過武力

歡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演說詞 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晚

蒙古巴先生和國民黨各省代表諸君。今晚是本總理來歡迎諸君。本總理又來同諸君共同歡迎巴先生諸君。此次到廣東來，開國民黨全國大會，本總理覺得諸君振作的精神，興旺的氣魄，是向來沒有的！（鼓掌）諸君有這樣好的精神和氣魄，本黨前途有無窮的希望。這是本黨應該慶祝的，也是中國前途應該慶祝的！（鼓掌）

我們這次革命，是先講方法，然後才去實行。從前革命，因為沒有好方法，所以不能大功告成。這次開全國代表大會，便是要定一個好方法。諸君在沒有得到方法之先，有一件事要諸君留心的，是本總理的學說，和古人的學說不同。古人所信仰的是：「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我所信仰的是：「知難，行易！」我們從前革命，本來沒有詳細方法。但是因為有諸先烈的犧牲，和諸君的努力，前仆後起，繼續進行，便做成了兩件很大的事：一件是把滿清兩百多年的政府，完全推翻。一件是把中國數千年的專制國體，根本改變。這兩件大事，沒有詳細方法的時候，何且可以做成。我們在那個時候，因為沒有很詳細的方法，所以我常常和人談革命，總有人問我說：「滿清有二十二行省的土地，四萬萬人民，內有海陸軍的鎮服，外有列強的幫助，請問你有甚麼方法可以推翻滿清呢？就令能夠推翻滿清，又有甚麼方法可以對付列強呢？」並且常用難題來對我說：「滿清對外不足，對內有餘。」又說：

「我們不可革命呵！如果我們起了革命，列強必要把中國瓜分。」我們在那個時候，對付滿清推翻，對付列強不致瓜分，沒有別的長處，方法是在不問成敗利鈍（鼓掌）只問良心要做，便立志去奮鬥！（鼓掌）我從前在英國的時候，有一次在圖書館內看書，遇到幾位俄國人，交談之後，知道彼此都是革命同志。俄國人便問起我來說：「中國的革命，何時可以成功呢？」我當時得了這句問話之後，便不能不答。但是我那一次亡命到英國，雖是初失敗之後，沒有辦法；然捲土重來之氣正高，心中希望一二年內就要再舉，再舉又必期成功。不過對那些俄國人，又不敢輕於答覆，故為最穩健之回覆說：「大約三十年可以成功。」俄國人便驚訝起來說：「你們在那樣大的國家發起革命，只要三十年便可成功嗎？」我當時又問俄國人：「你們俄國的革命，何時可以成功呢？」他們答覆說：「大概一百年後能夠成功，我們便大滿足。此刻正是在奮鬥成功雖然在一百年之後，但是現在不能不奮鬥。如果現在不奮鬥，就是百年之後也不能成功。因為要希望一百年可以成功，所以我們現在便努力奮鬥。」我當時聽了他們這番話之後，回想到我的答話，便覺得無以自容。因為我在初失敗之後，本希望中國的革命，急於成功。不過為對外國人說話穩健起見，故多說三十年。及聽到他們的答話，知道他們的計畫穩健，氣魄雄大，加我好幾倍；所以我在當時便非常抱愧。我自那個時候以後，便環

繞地球周遊列國，一面考察各國的政治得失，和古今國勢強弱的道理；一面做我的革命運動，約計每二年繞地球一週。到武昌起義以前，大概繞過了地球六七週，每次到一個地方，總是遇到許多熟人。那些人總是來問我說：『我們看到了你這位先生，不知道失敗多少次了；爲甚麼還不喪氣，總是這樣熱心呢？這是甚麼理由呢？』我每次都沒有甚麼好話，可以答覆，只有用我在英國圖書館內和俄國人的談話，來答覆他們說：『我不管革命失敗了有多少次，但是我總要希望中國的革命成功，所以便不能不總是這樣奮鬥！』

俄國人立志革命，希望一百年成功，現在不過二十多年，便完全達到成功的目的。我從前希望數年成功，現在已經到了三十年，還沒有大功告成。這是因爲中國人革命的方法和氣魄，不及俄國人。俄國人因爲有了這種氣魄和方法，所以革命一經發動，得到機會，便大告成功。俄國革命的成功，爲甚麼那樣大而且快呢？因爲俄國人立志穩健，眼光遠大，把國家大事算到一百年，甚麼方法都計畫到了；這就是經驗多而成功快。無論做甚麼事成功，都是在有好方法。方法是自何而得呢？是自學問智識而得！先有了學問，便有智識；有了智識，便有了方法。有了好方法來革命，一經發動，就馬到成功。我們從前受良心上的命令去革命，講到結果，沒有俄國那樣大而快的原因，就是在沒有好學

問，好方法。至於實行革命，大家都是各自爲戰去幹，實在是不知而行。做到後來，能夠推翻滿清，且免去列強瓜分，都是無意中做出來的，預先毫無料。到十三年以來，我們革命的智識進步，有了許多方法，旁邊又有俄國的好榜樣，此後革命，應該要先求知，然後才去行。本總理發明的學說，「知難，行易。」如果知得到，便行得到。（鼓掌）從前的革命，不知還能行，此後的革命，能知當更能行。（鼓掌）知了才去行，那種成功，當然像俄國一樣。這就是我們今晚可以大大慶祝的。

我們今晚來歡迎巴先生，巴先生是外蒙古人。外蒙古到民國以來，脫離中國，內政是很修明的。在陸軍一方面，也練了很多的騎兵。所以他們現在便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次巴先生到廣東的來意，還是想蒙古再同中國聯合。（鼓掌）造成一個大中華民國。（鼓掌）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大民族。（鼓掌）全國人口的總數是四萬萬，漢族人是多數，蒙古人是少數。中國在帝制時代，總是想壓制蒙古。在民國時代，北京政府也有徐樹錚練邊防軍去打蒙古。現在又想派馮玉祥帶兵去征服蒙古。但是蒙古總不怕北京政府的兵力，總是要脫離中國去獨立。我們南方政府向來沒有用過兵力去征服蒙古的。今晚巴先生尚且不遠萬里而來，想聯合成一個大中華民國。（鼓掌）就是因爲我們有主義。（鼓掌）由此，便可見主義大過武力。（鼓掌）用主義來建國，萬萬里都是來朝的。（鼓掌）用武力去征

服人近在咫尺都是反叛的（鼓掌）由此便可知主義勝過武力（鼓掌）這便可以大大的慶祝（鼓掌）所以要諸君來公祝巴先生一杯；本總理也來公祝諸君一杯。

黨員不可存心做官

對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訓詞 民國十二年十月

同志諸君：今天本黨懇親大會繼續開會的日期。諸君這次到廣東來開懇親大會，是要做一些甚麼事呢？諸君要知道應該做些甚麼事，便先要知道本黨是甚麼性質。本黨自成立以來，始終都是革命黨。辛亥年革命，推翻滿清，創造民國，一直到今日，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關於民國的幸福，人民絲毫都沒有享到。今年是民國十二年；在這十二年之中，人民不但是沒有享民國的幸福，並且各省發生戰事，到處都有兵變，年年都是受痛苦。這是甚麼原故呢？就是由於革命沒有成功，因為革命沒有成功，所以真正的民國，無從建設。我們從此要建設民國，所以還要來革命！民國一天沒有建設好，本黨就要奮鬥一天。諸君都是本黨的黨員，便要擔負這個奮鬥的責任！

本黨最發達的地方，是海外各埠。海外華僑很多的地方，都有中國國民黨華僑的思想，開通較

早，明白本黨的主義在先；所以他們革命也是在先。每次起革命，都是得海外同志的力量。但是本黨在辛亥年革命，能夠推翻滿清，創造民國！何以十二年以來，不能一氣呵成，建設民國呢？就是因為國內大多數人民，還不明白民國的道理，不了解本黨的主義。因為大多數人民，不了解本黨的主義，所以本黨在中國革命，從前的破壞成功，現在的建設不能成功。我們要本黨的革命，自破壞以至建設，澈底做成功，還要國內外同志，大多數都担負這個責任，更行努力去奮鬥！

本黨政府，此刻建設在廣東。在這個政府所管轄之地，國內人民，加入本黨者，寥寥無幾。回想南京政府成立之時，本黨的黨務，該是何等發達；本黨的氣象，該是何等蓬勃！何以本黨在南京政府之時，便那樣興盛；此刻在廣東，反不如前呢？原因就是在本黨份子，此刻過於複雜，黨內的人格太不齊，令外人看不起，所以外人都不情願加入，幫助本黨來奮鬥。譬如許多黨員，總是想做大官。如果是得志的，做了大官，便心滿意足。這些黨員的心理，以為達到了做官的目的，革命事業，便算了結一樣。若是不得志的，不能做大官，便反對本黨，去贊成敵黨。至於熱心黨務，真正為本黨主義去奮鬥的，固然是很不少；但是大多數黨員，都是以加入本黨為做官的終南捷徑。因為加入本黨的目的，都是在做官；所以黨員的人格，便非常卑劣。本黨的分，便非常複雜！諸君現在這地開懇親大會，要想振興黨

務討論的事件，當然是很多。照本總理看起來，最要緊的事，是應該乘此機會，把那些不良的份子，設法去淘汰。那些不良的份子都淘汰完了，留下來的份子，自然是很優秀的。大家從此便可以振作精神，一致爲主義去奮鬥。做黨員的精神，是在甚麼地方呢？就是能夠爲主義去犧牲，大家爲黨做事，無大小，必須持以毅力，澈底做成功。平日立志，應該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如果存心做大官，便失去黨員的真精神！

本總理向來主張以黨治國。以黨治國的這一說，是甚麼意思呢？是不是所有的黨員，都要做官，才算是治國呢？如果黨員的存心，都以爲要用黨人做官，才算是以黨治國，那種思想，便是大錯！大家都知道滿洲人滅了中國之後，就是以滿清治中國。試問當滿清的時候，全國所有的大官，是不是都用滿洲人去做，才算是滿清治中國呢？完全不是的！最初滿清入關的時候，便用洪承疇治中國。洪承疇是甚麼人呢？洪承疇就是漢人！到了後來，滿清更用許多漢人來治中國。推到春秋戰國的時候，有很多國家，都是聘用客卿治國。像李斯、相秦、楚材、晉用，都是用外來的人治國家。因爲要某人做某官，就是要那一個人去做那一件事。如果那個人的才能，可以做那件事，才可以使他做那個官。若是他的才能不能做那件事，他一定要去做那個官，便是不勝任，便沒有好結果。好像諸君在家內要有好菜

吃，便要專請一個好廚子。要做好衣穿，便要專請一個好裁縫。要做好屋住，便要專請一個好建築工程師。這些廚子，裁縫，和建築工程師的任務，在諸君自己家內的人，不能夠說都可以做得到。諸君自己家內的人，不能夠說都要做廚子，裁縫，和建築工程師。諸君要請廚子，裁縫，和建築工程師，家內的人，便不能一定要反對。國就是大眾的一個大家庭，國事就是和家事一樣。如果說要黨員做官，才算是以黨治國。那麼，本黨的黨員，現在有三十多萬。廣東的知縣，只有九十多個，其餘的大官，更是很少。用這樣少的官，怎麼能夠分配到這樣多的黨員呢？所謂以黨治國，并不是要黨員都做官，然後中國才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中國然後才可以治。簡而言之，以黨治國，并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諸君要辨別得很清楚！至於本黨黨員，若是確爲人才，能勝大任的，自當優先任用，以便實行本黨的主義。倘若有一件事發生，在一個時機或者一個地方，於本黨中求不出相當人才，自非借才於黨外不可。

本黨自成立以來，在國內進步很慢，在海外進步很快。但是到民國以後，就是海外進步也不很快，這是甚麼原故呢？就是由於一般華僑黨員，自以爲革命成功，我是黨員，應該得官做。如果得不到官做，便心灰意懶，失却原來奮鬥的精神。所以弄到海外各處黨務，至今都沒有朝氣，各處都是暮氣。

很深，前途是很危險的。我們要除去現在的暮氣，恢復朝氣，便要諸君恢復從前爲黨奮鬥之精神。要存心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然後本黨才可望蒸蒸日上，不致失敗。若長此以往，本黨前途，便很危險，便要失敗。本黨革命在十二年以前，過去的失敗，不知道有了多少次。譬如在辛亥年，假若有好方法，能實行以黨治國。我相信從南京政府以後，決不致弄到今日，像這樣的大失敗！但是「失之東隅，「還可以「收之桑榆。」「亡羊補牢，還未爲晚。」諸君在廣東開懇親大會，能夠研究從前的錯誤，趕快改良。所謂「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從今日以後，便消滅以往的錯誤，從新振作精神，發奮有爲。本黨前途，還是有無窮的大希望！

本黨自成立以來，成功的次數少，失敗的次數多。現在得到廣東這片乾淨土，做我們的策源地，可算是一個小小的成功。諸君這次到此地來開懇親大會，也是一個不易得的機會。試問這個地盤，今天歸我們所有，將來能不能夠保守呢？諸君今年在此地開懇親大會，明年還可不可以再在此地開懇親大會呢？以後可不可以永遠在此地開懇親大會呢？這個可不可以，沒有別的問題，只問我們自己能不能夠盡心盡力，求一個保守這個地盤的方法？如果能夠求得保守這個地盤的方法，并且把那個方法，能夠發揚光大，諸君此後，不但是年年可以在廣東開懇親大會，并且可以把這個懇親

大會，移到南京北京去開。這個保守地盤的方法，是甚麼呢？就是在得人心！人心一得，這個地盤便永遠歸我們所有，別人便爭奪不去。人心一失，這個地盤，便要歸別人所有。不但是諸君不能再來開懇親大會，就是本黨的無論甚麼事業，都不能在此地做！人心就是立國的大根本！辛亥年滿清之所以亡，是亡於他們失去了這個根本。民國之所以成，就是成於我們得到了這個根本。我們現在要保守這個地盤，便要得廣東的人心。以後要擴充這個地盤，吸收各省統一全國，便要得各省的人心，得全國的人心。得人心的方法很多，第一是要本黨現在的黨員，人格高尚，行爲正大，不可居心發財，想做大官。要立志犧牲，想做大事，使全國佩服，全國人都信仰。然後本黨的基礎，才能夠鞏固。本黨的地盤，才能夠保守。我每次要諸君革命，總是勸諸君犧牲。今日說要犧牲，明日也說要犧牲，究竟要犧牲到甚麼時候爲止境呢？民國一天沒有建設成功，「三民主義」一天沒有完全實行，我們的犧牲，便沒有一天的止境。要「三民主義」完全實行，我們革命澈底成功，那才是我們犧牲的止境。那才是我們犧牲的報酬！第二是要諸君注重宣傳，教本黨以外的人，都明白本黨的主義，歡迎本黨的主義。然後本黨施行主義，便無阻力，便無反抗。本黨在辛亥年革命成功的道理，就是由於一般先烈，自己能夠犧牲，爲主義去奮鬥。并且把本黨的主義，宣傳到全國人民，令全國人心都贊成革命。所以武昌起

義，一經發動，便全國響應。當時武昌的革命軍，沒有離開武昌一步，沒有打到各省，各省便同時響應來革命。就是由各省人民，受過了本黨主義的宣傳。現在本黨放棄宣傳，這是一個大錯誤！至於不肖黨員，行爲不正，或假本黨黨員名義，在外招搖，更是失全國人心的大原因。本總理知道本黨黨員，固然不能說是人人都好，但是相信本黨的主義，的確是適合中國國情，順應世界潮流，建設新國家一個最完全的主義。諸君把這個主義，宣傳到全國，使全國人民都贊成，全國人民都歡迎，便是用這個主義，去統一全國人民的心理。到了全國人民的心理，都被本黨統一了，本黨自然可以統一全國，實行「三民主義」。建設一個駕乎歐美之上的真民國。要達這個目的，便要諸君實行普通之宣傳。宣傳就是勸人。要勸世人都明白本黨主義，都來傾向本黨，便要諸君自己先明白「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知道怎麼樣去宣傳。到了知道怎麼樣去宣傳，那便是宣傳人才。要有很多的宣傳人才，非要先辦一個宣傳學校，慢慢的養成不可。依我看：諸君今天開這樣的盛會，要有好成績，最要緊的事，是先辦一個宣傳學校，養成這種人才。如果這種學校辦成了，我在每星期之中，也可以抽出多少時間，到學校來演講，擔負教師的責任！

我從前提倡革命，常常遇到很多的反對人。過細考察那些反對人的心理，大概都是挾持成見，

不肯改變。我總是用盡方法去開導，反覆規勸，以至於了解而後已。並且把那些最反對的心理，變成最贊成的心理，熱心爲本黨盡力，替本黨的主義去奮鬥。由這樣看起來，此刻想實行本黨主義，要從這個懇親會閉會以後，本黨的黨務，便能夠進步；還是非從宣傳上做工夫不可。宣傳工夫，就是以黨治國的第一步工夫。現在廣東的人民，號稱三千萬，本黨黨員有三十萬。如果一個人能夠宣傳十個人，在一年之後，便可以得三百萬人的同志。在三年之後，便可以得一千五百萬人的同志。有了一千五百萬人的同志，就是廣東的人心，有了一半來歸化本黨。到了廣東的人心，有一半歸化本黨，本黨便可實行以黨治國。再用一千五百萬做基本，推廣到各省去宣傳。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不到三五年，便可以傳到四萬萬。到了四萬萬人都受過了本黨的宣傳，四萬萬人的心理，便要歸化本黨。到了四萬萬人的心理，都歸化本黨，本黨便可實行以黨治國！現在廣東的三千萬人之中，真正明白本黨主義的人，幾幾乎不及三萬，只有三千分之一；力量實在是太薄弱。但是能夠利用這三萬人做基本，到處去宣傳，還是很有效力，前途還是很有希望。譬如本黨從前在日本組織同盟會，所得的會員，不過一萬多學生。他們回國之後，到各省去宣傳，便收辛亥年武昌起義，登高一呼，全國響應，不到半年，全國有統一的大效果。由這樣看起來，革命的發起人不怕少，只要大家負起責任來，到各處去宣傳，

前途總是很有希望的！

我們從前去革命，不但是自己的性命難保，並且還有抄家滅族的危險。我們從前有那樣的大危險，還能夠去革命，那是甚麼原故呢？就是由於我們富於犧牲的精神！因為我們有很大的犧牲精神，所以後來革命能夠成功。我們現在革命，要像以前的一樣成功，那麼今天的懇親會，不但是形式上要振作精神，並且要大家從今天起，把從前的犧牲精神，再恢復起來。如果大家再恢復了從前的犧牲精神，便不怕有甚麼難事，便不愁現在的革命做不成功。我們無論做甚麼事，只要問心無愧，憑真理去做，就是犧牲了，還是很榮耀！像黃花岡的七十二烈士，打死孚琦的溫生財，爲主義去革命，成仁取義，留名千古，至今誰人不敬仰他們呢？就是千載之後，誰人又不去紀念他們呢？他們那些人的犧牲，真是雖死猶生，死在九泉之下，都是很瞑目的！古人說：「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蓋人類犧牲的價值，有比生命還要貴重的，就是「真理」和「名譽」！七十二烈士和溫生財，爲真理和名譽而死！他們死後的酬報，不只是立紀念的石碑。革命成功，中國富強，全國人民都可以享幸福，那就是他們的大酬報！我們要得將來的大酬報，眼前便不能不犧牲。那種大酬報，不是一年兩年就可以得到的，或者要十年八年二十年，才可以得到。凡百事業，收效愈速，利益愈小；收效愈遲，利益愈大。我

們革命，要收國強民富的大利益，眼光便要遠大。要爲十年百年之後來打算，不要爲眼前打算！我們國民黨，就是革命黨。革命的方法：有軍事的奮鬥，有宣傳的奮鬥。軍事的奮鬥，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趕走一般軍閥官僚。宣傳的奮鬥，是改變不良的社會，感化人羣，要銷滅那一般軍閥。軍事的奮鬥，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改造國家，還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羣的奮鬥，更重要！因爲這個原因，諸君從今以後，便要盡力去宣傳，介紹國人，加入本黨。在一年之中，不要做很多的事，只要一個人感化十個人，介紹十個人入黨。我想一個人介紹十個人，不是難事。再過一年二年以後，便是以十傳百，百傳千，推廣到全國，那就是全國的人心，完全被本黨所感化。到了全國的人心，都歸化於本黨，就是本黨的革命大告成功！

第二編 對軍政界

三民主義爲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對桂林軍政學七十六團體歡迎會演說詞 十年十二月七日

桂林軍政學各界諸君：諸君今天開這個盛會來歡迎本大總統，本大總統是很感謝的！本大總

統這次督師北伐，經過桂林，借這個機會，能夠和諸君會面，可算是一段大姻緣。本大總統以為諸君今天的歡迎，不可單為歡迎本大總統的個人，還希望諸君歡迎本大總統的「革命主義」。（鼓掌）

就中華民國的來源說：大家都曉得中國近十年來的大變動，是從古沒有的。這個大變動是甚麼呢？就是把中國有史以來的政治制度，根本推翻，另外造成了一個新組織。這個新組織，簡單的說：便是把數千年來的專制，變成了共和。共和成立以來，雖然有了十年，但是還沒有真正實行，這是甚麼原故呢？因為共和是由革命而來的，現在全國人民，大多數還不明白革命的道理是甚麼東西，所以還不知道把共和怎麼樣去實行！至於國家，表面上雖然掛了共和招牌，但是行政上依然沒有進步。試看這十年以來，全國之內，建設事業有多少呢？簡直一件也沒有！譬如用廣西一省來說，全省人民雖然知道滿清已經推翻了，却又生出一個游勇出身的陸榮廷來，用一夥強盜把持政權。不但是把廣西一省弄得一團糟，並且盤據廣東，賣烟開賭；以至兩廣人民，生計日促。都想攔路搶劫，過眼前的日子。所以弄到兩廣都變成了土匪世界！現在并有許多廣西人，不但不知道共和的好處，反有希望真命天子出現，或者滿清復辟，把民國再變成帝國的心理，這項心理，不但廣西人是這樣，就是全國大多數的普通心理，差不多都是這一樣。本大總統也常常聽見鄉下人說：「國亂民窮，真命天

子何時出現呢？現在全國抱這種舊思想的人，還是很多！如果四萬萬人都抱這種舊思想，那麼共和的基礎，怎麼能夠穩固呢？

諸君要曉得「共和」與「專制」有甚麼分別，「民國」與「帝國」有甚麼不同，我們可用現在「民國」和從前「帝國」兩個名詞比較來說一說。從前「帝國」的天下，是皇帝一個人的天下，人民都是皇帝的奴隸；現在「民國」的天下，是人民公有的天下，國家是人民公有的國家。（鼓掌）「帝國」是皇帝一個人作主的，「民國」是人民大家作主的。（鼓掌）諸君今天來歡迎本大總統，絕不可抱那種舊思想。本大總統受國會的付託，總攬全國政權，雖然說是全國的行政首長，實在是全國人民的公僕。（鼓掌）本大總統這次是來做你們奴隸的，就是其餘文武百官，也都是你們的奴隸！（鼓掌）從前「帝國」時代，四萬萬人都是奴隸；現在「民國」時代，大家都是主人翁。（鼓掌）這就是「民國」和「帝國」不同的地方，這就是中國從古沒有的大變動。（鼓掌）普通人民還不知道這個變動，十年以來，一般舊官僚和軍閥，又死死的壓制他們，弄到人民至今還不能居於主人翁的地位。諸君要曉得從前的人民，本是皇帝的奴隸。我們革命黨用「革命主義」把專制皇帝推翻，才把人民由奴隸的地位超度到主人翁的地位。（鼓掌）諸君現在都是居於主人翁的地

位。今天來歡迎本大總統，本大總統更希望諸君來歡迎民國的主義，革命的道理（鼓掌）中國革命的道理，就是革命黨平日主張的「三民主義」（鼓掌）革命黨同志，從前主張「三民主義」從事革命，十多年，才把滿清推翻，創造民國。本大總統便是主張「三民主義」的發起人（鼓掌）諸君今天來歡迎本大總統，還要希望諸君來歡迎本大總統所主張的「三民主義」（鼓掌）「三民主義」能夠實行，民國才可以建設得好。如果人民不了解「三民主義」，民國前途，還是毫無希望（鼓掌）「三民主義」便是民國的精神（鼓掌）諸君歡迎民國的精神，那才算是真正的歡迎（鼓掌）

「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這三個主義，和美國大總統林肯所說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層意思，完全是相通的。「民有」的意思，就是「民族主義」。我們革命黨爲甚麼要提倡「民族主義」呢？因爲滿清專制二百多年，我們漢族受過亡國的痛苦，後來又受世界潮流的壓迫，恐怕還要滅種；所以有少數人出來提倡鼓吹，要除去專制的異族。到後來全國覺悟，便把征服中國的滿清根本推翻，把中國的統治權，收回到漢人手裏，中國領土完全爲漢族所有。十年前革命的成功，就是「民族主義」成功；所以「民族主義」就是和「民有」的意思一樣。革命成功以後，中國的土地和主權，已經由滿清皇帝的手裏，奪回到中國人民的手

裏來了。但是我們人民，徒有政治上主權之名，沒有政治上主權之實，還是不能治國。必須把政治上的主權，實在拿到人民手裏來，才可以治國，才叫做「民治」。這個達到「民治」的道理，就叫做「民權主義」。至於「民生主義」，是由人類思想覺悟出來的。因為我們既有了土地和主權，自然要想一個完全方法來享受，才能夠達到生活上圓滿的幸福。怎麼樣享受生活上幸福的道理，便叫做「民生主義」。所以說：「民有」「民治」「民享」就是本大總統生平所提倡的「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的道理，原來是一貫的。如果要考究他們發生的次序，世界各國，都是先由「民族主義」進到「民權主義」，再由「民權主義」進到「民生主義」。如果要考究他們發生的原因，這三項東西，都是從不平等裏頭的反動生出來的。換句話說：「三民主義」就是「平等」和「自由」的主義！（鼓掌）就民族的情形來說，有甚麼不平等呢？簡單的說，就是政治上的不平等。這一國壓制那一國，這種民族壓制那種民族，壓制愈利害，反動也愈利害。用我門中國來講：古來華夏之界極嚴，自古及今，都是我們漢人自己來治中國。祇有當中遭過了兩次亡國之痛：一次是受蒙古的亡國，變成元朝。一次是受滿清的亡國，變成清朝。革命黨把二百餘年的滿清專制皇帝推翻，就是提倡「民族主義」的效果。至於歐美各國所主張的「民族主義」，大概也是和我們的一樣的。

「民族主義」在人類思想上本來發達最早。到了後來，覺得自己民族，雖然不受他種民族的壓制，但是在本國之內，還要受特別階級的壓制。像皇帝和貴族，高高在上，人民處在他們壓力之下，動也動不得。因為受壓制的痛苦，便生出反動，便提倡「民權」來反對「君權」。所以由歷史上看來，「民權主義」常在「民族主義」之後。近二百多年來，「民權」思想極發達，「君權」退步，世界上的國家，許多已經變了共和。其中沒有改變共和的國家，也把君主專制改爲立憲，限制君主權力的範圍。所以現在全世界的國家，不是共和，就是君主立憲。專制政府，差不多要絕跡了。共和國家在歐美最著名的，從前有法蘭西、瑞士的共和國，現在有俄羅斯、德意志和其他戰後所建設的諸共和國，在美洲之北的，有美利堅的共和國。美洲之南，所有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是共和國。由此，便可知近年來的「民權主義」是怎麼樣發達了！

由「民權主義」更進一步，便是「民生主義」。現在歐美兩洲，像法國、美國，既沒有皇帝的專制，人民很可以說是極「平等」、「自由」，「民權」可算是極發達。但是只能說到「民有」、「民治」，還說不到「民享」。試看他們國內的平民，受資本家的壓制，窮人受富人的壓制。甚麼煤油大王，鋼鐵大王，鐵路大王，一人之富，可以敵國？那般平民和勞動者，連麵包都找不到手，這是何等不平

等的現象呢？所以歐美現在，便生出貧富不均的大問題來了！這項問題，便是社會問題。解決這項問題的道理，就是「民生主義」。「民生主義」就是平民反對資本家，窮人反對富人的反動（鼓掌）。

歐美各國的「民族」和「民權」兩個問題，可說是早已解決了。現在所受的痛苦，純是「民生」問題。中國向來沒有這個問題，爲甚麼本大總統在三十年前，研究建設新中國的道理，一定要在「民族」「民權」兩個主義之外，并主張「民生主義」呢？因爲這「民生主義」是建設二十世紀以後新國家的完全方法，這三種主義並行，真正共和的基礎才能夠鞏固（鼓掌）。本大總統這種主張，可以說是取法乎上，不是因陋就簡的（鼓掌）。因爲要把中國製成一個新局面，非用新組織不可。要用新組織，非實行極完全的「三民主義」不成功（鼓掌）。

歐美各國二百餘年以來，祇曉得解決「民族」「民權」兩件事，却忘記了最要緊的「民生」問題。到現在全國的權力，都操在少數資本家的手裏，祇有少數人享幸福，大多數人還是痛苦。因爲大多數人不甘受這種痛苦，所有現在才有「經濟革命」——「社會革命」——的事情，時常發生。我們中華民國如果把「民生主義」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同時解決，用一個一勞永逸的方法，一定可以把現在的中國，變成莊嚴燦爛的中華民國（鼓掌）。我們如果不把這三種問

題同時解決，縱使將來國富民強，不出數十年，一定要受歐美今日這樣相同的痛苦。歐美人當時以爲政治平等，人民自由，工業發達，便是黃金世界；甚麼問題都沒有了。不料到了工商業發達之後，便生出大資本家來，他們用金錢勢力，操縱全國政權。遇事都是居於優勝地位。試看那一國的法律政治制度，不是爲資本家而設的？所以世界到了現在，「經濟革命」的潮流，便一天高過一天，這就是平民和勞動者對着富豪及資本家的反動！報紙上所載的同盟罷工，破壞工廠，焚燒公司，種種新聞，都是窮人反對資本家的舉動，弄到全國總是不安。他們所受這不安的煩惱，實在不是別的事情，純是由於「民生」問題沒有解決的緣故。所以才生出貧富的衝突，釀成「經濟革命」。法國在數十年前，曾發生過一次「經濟革命」；但是不久便失敗了。俄國近來實行政治革命，同時又實行「經濟革命」；一而把皇帝和貴族推翻，同時又把資本家推翻。現在俄國人民所受的痛苦，非常的利害。結果到底如何，今天還預料不到。本大總統觀察世界的大勢，默想本國的情形，以爲實行「民族革命」，「民權革命」，必須兼顧「民生主義」，才可以免將來的「經濟革命」。這便是防患於未然！

諸君要曉得革命是不得已而爲的事（鼓掌）革命是破壞的事業，好比拆房子一樣；我們在相同的地方，想改造一所新房子，便不得不把舊房子拆去；想建設一個新國家，便不得不把舊國家破

壞。這個破壞，就叫做革命！（鼓掌）建設國家，要用三十年工夫；好像造房子要用三個月工夫一樣。拆房子祇須一天，造房子就要三個月。人家造成一所新房子，都很想安樂樂住過一世，不是今天造好了明天便把他拆掉；又不是明天再造好了，後天又把他拆掉。我們革命也是一樣的道理，不是今年革命，明年又來革命。革命要用澈底的方法，才可以永久享幸福。如果不然，破壞的事業，是永無窮期的！（鼓掌）所以要解決「民族」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鼓掌）要解決「民權」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鼓掌）這「三民主義」就是救種種痛苦的藥方。這三個問題，如果同時解決了，我們才可以永久享幸福！（鼓掌）如果達到了「民有」「民治」的目的，不管「民享」的問題，二三十年後，必定再有一種痛苦發生，現在俄國就是我們的好榜樣。我們要應該注意的，不可說我們的國情和歐美各國不同。我們如果把國家建設好了，也可以像歐美那樣的國富民強。我們如果把「民生」問題，現在能夠同時來解決，就可以免將來「經濟革命」的痛苦！（鼓掌）如果「民生」問題不能同時解決，將來人民富足，純是少數人的富，不是多數人的富。（鼓掌）那種少數人的富，是假富；多數人的富，才算是真富！（鼓掌）所以我們要國家永遠富強，是有道理的；這個道理，便是「三民主義」！（鼓掌）

現在再把桂林的現狀來說：如果要想把桂林來改良，必需的方法，像辦學校，治河道，修馬路，發展農工商業，種種計畫，是很多的，一時也說不完。假如把這各種大計畫實行出來，桂林便另外變成一個新景象。桂林本來的好處說不盡，別的不講，單就周圍的風景來說：真是山清水秀，甲於天下，好的了不得！但是因為街道太窄，汽車馬車不能通行，所以還不見十分美麗。如果開了馬路和廣州一樣，東西南北可以四通八達，那不是更好的景象嗎？假使自今年起，改良街道，便利交通，到明年之後，一定會影響到土地問題——土地問題，就是經濟問題中的大要素——因為馬路一開，沿馬路兩旁的地價，便漲高起來。在馬路未開之先，一畝地價值一千元的，在馬路已開之後，因為交通便利，兩旁生意繁盛，人人都想要買那近邊的地皮，建築大洋樓來做生意，那畝地皮的價錢，一定可以漲到一萬元或數萬元不等。有這種地皮十畝，或數百畝的人，一到馬路開闢之後，便立刻變成大富翁。那些有地皮的人，在沒有開路之先，或者有反對拆舊房子來開新路的。但是馬路一開之後，當時反對的人，便可以不動手，不勞心，只靠交通便利，便把他所有的地皮高抬價格。如果窮人想用低價錢來買一塊地皮做住家的房子，便很不容易買到手。像廣州長堤一帶的地皮，從前沒有馬路的時候，一畝地的價錢不過數百元或一二千元，現在因為全城馬路都築好了，地價就漲得非常昂貴，每畝有

值五萬元或十萬元不等的。在座諸君總有到過上海的，上海馬路兩旁的地價，現在一畝也有值十幾萬元的！

以上所舉的例，影響到土地問題，都是靠着馬路開闢交通便利的原故，這不過略說一個原因罷了。如果說到別的原因，像農業改良，工業發達，礦山開採，商業繁盛之後，那更生出許多極大的資本家來了。到那個時候，大資本家還能吞併小資本家，好像大魚吃小魚一樣。弄到結果，社會上只有大資本家和勞動者兩種人。換句話說：就是工商業極發達之後，祇有大富人和窮人兩種。到那個時候，窮人因為生活的關係，便不得不去做富人的牛馬奴隸。如果不去做他們的牛馬奴隸，便沒有飯吃，便不能夠生活。所以富人的勢力便非常的強大，窮人的勞動便非常的痛苦，這就是富人壓制窮人的暴虐情形。從前的皇帝貴族壓制百姓，他們有時候還負些責任；這種大資本家壓制小百姓，他們是毫不負責任的呀！我們因為看到了這種弊病，要想一個方法來預防他，所以在解決政治問題的時候，同時也要解決人民生計問題。歐美從前解決的方法還是不澈底，所以便有今天的痛苦。我們想造成一個完完全全的新世界，一定要用「三民主義」來做建設這個新世界的工具（鼓掌）

大概的講，就是要把「民有」「民治」「民享」三個主義，一齊實行，人民的生計權利才有真正

的「自由」「平等」才能夠免去資本家的壓制，才能夠享永久的幸福（鼓掌）。「民生」問題不解決，社會上的貧富總是不平均。從前孟子說：「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果有了不均，三十年之後不革命，五十年一百年之後，一定是要革命的。我們要防止永遠不再革命，一定要實行「三民主義」！那末才可以替子子孫孫謀永久的幸福（鼓掌）！本大總統這次的來意，是要把中國造成一個新世界（鼓掌）！「三民主義」就是本大總統拿來造成新世界的工具（鼓掌）！諸君今天歡迎本大總統，本大總統所要求諸君的是望諸君提起精神來，一齊同心協力，建設這個新世界的「新中國」（鼓掌）！

軍人精神教育

民國十一年一月在桂林對演粵贛軍講演

第一課 精神教育

今日集諸君於一堂，講授「軍人精神教育」，乃欲使諸君得有充分之軍人精神，而共任前途非常之大業也。諸君本屬軍人，固曾受軍人之教育，亦曾受軍人之精神教育。惟諸君前此所受者，不

過尋常軍人之教育，非非常軍人之教育也。今在諸君之目前，有非常之事業，必待非常之軍人以成之。諸君欲身任非常之事業，則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此非常之教育爲何？即軍人之「革命精神教育」是也。此次諸君遠涉桂林，渡長江而北，直搗幽燕，所爲者何事？率直言之：革命而已。革命云者，掃除中國一切政治上社會上舊染之污，而再造一莊嚴華麗之新民國，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者也。此爲今日順天應人之事，志士仁人不可不勉。吾輩生在中國，丁此時艱，種族存亡，人人有責，亟應同負革命責任，以成此非常大業。惟負此責任，非有革命精神，不爲功。革命事業，在十年以前，雖已推倒滿清，成立中華民國，然以言成功，則猶未也。武昌革命而後，所謂中華民國者，僅有其名，而無其實。一切政權，仍在腐敗官僚專橫武人之手，益以兵災水旱，迄無甯歲，人民痛苦，且加甚焉。此即革命未竟全功，因而難收良果也。此次革命，將以輔足前此未完成之事業，繼續爲之。故才總統此行，即與諸將士同心協力，應革命時機，建革命事業。聲威所至，無不爭先響應，裹糧景從，洵不待兩方交綏，已可決勝。此必然之勢，無可懷疑者也。諸君不信，可觀各國歷史，及現今時勢，則知革命爲世界潮流，亦即爲順天應人事業，其成功之左券，有可預操者。各國中如美、如法，皆爲革命先河；最近如俄，其一勞農政府，亦由革命造成，是其例也。

我國革命已及十年。雖未著成效，然風氣日開，民智日進，而時下之奸雄強暴，亦必假託民意，始得生存於國中。此足見潮流之猛烈，非人力可以當之者。故此時有順天應人之必要，則當以革命事業爲己任。質言之：卽能負責任與否之問題也。解決此問題，先問有無革命精神；有革命精神，成功必矣！但革命精神，何自來耶？是在精神教育！諸君之所以爲軍人，非爲有軍人資格乎？非爲曾受軍事教育乎？否則執途人而目之曰「軍人，軍人」，如何其可！今茲所述之精神教育，卽欲論君灌輸此精神於腦中，須臾弗離；雖至造次顛沛之間，守而勿失。夫然後可以爲軍人，可以言革命，可以下成功！反是則否。

今日之革命，與古代之革命不同。在中國古代，固已有行之者，如湯武革命，爲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則爲人民革命。此種革命，乃三十年前所提倡者，此革命主義，卽「三民主義」：（一）「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三）「民生主義」。第一之主義，爲種族革命，謂排除他種民族，發揚自己民族，組織一完全獨立之民族國家也。第二之主義，爲政治革命，謂人民直接參與政權。簡言之：卽如「選舉權」、「罷官權」、「複決權」、「創制權」等，由人民直接行之，非「代議制度」下之民權也。（參看本總統所著之三民主義及五權憲法）第二之主義，爲社會革命，亦卽經濟革命，謂社會上

之財產，須平均分配，不爲一般資本家所壟斷也。三種主義，大要如此。若論種族革命，前此滿清專制時代，四萬萬人民，受其壓抑，莫敢誰何。苟且偷安者流，復不知「民族主義」，甘心俯首，樂爲臣僕，而不辭。自經本總統提倡革命以後，稍有知識者，雖亦知漢族不宜受治於滿人，然終不免遲疑却顧，以爲滿人已佔居優勝地位，根深蒂固，論土地則有二十行省，論兵力則有海陸各軍，以身無尺土，手無寸鐵之一人，縱使鼓吹革命，將操何術以勝之？是直螳臂當車，多見其不知自量。故當時有笑余爲瘋漢者，謂此事絕對不可能。余則深信革命乃順天應人事業，其不成功者不爲也，非不能也。彼滿清之於中國，以少數人壓制多數人，以野蠻人壓制文明人，在理在勢，均所不可，吾何憚焉。因有此決心，遂能貫徹主張，使革命思潮，漸次膨脹。終乃有武昌起義之事，民族革命，始能實現。此則由革命黨人以革命精神鑄成之所惜者，推翻滿清之後，革命黨人，以爲已奏凱歌，躊躇滿志，不於政治上社會上同時加意改良，故直至今日，建設事業尙未完成也。

今所述者，爲精神教育。欲知精神教育，當先知精神爲何物？欲知精神之爲何，當先下定義。定義云者，就於一種事物，以簡單之說明，能確知其爲何事物之謂也。譬如人在世界，究爲何物？從哲學上解釋，要確知人之所以爲人，真義若何，始爲圓滿答覆。若云人卽是人，不得謂之定義。依余所見，古

人固已有言「人爲萬物之靈」然則萬物之靈，卽爲人之定義。至於精神定義若何？欲求精確之界限，固亦非易。然簡括言之，第知凡非物質者，卽爲精神可矣。

精神之爲何？須從哲學上研究之。曠觀六合之內，一切現象，釐然畢陳，種類至爲繁夥。今先就其近者小者言之：一室之內，一案之上，茶杯也，花瓶也，手袋也，奔起吾之眼中者，吾皆能僂指其名，以其有實象可求也。再由一室一案，推而至於桂林一省，地大物博，種類更多，或有爲吾所不能知，所不能名者。再由桂林推而至於各省，或全國，或世界，則形形色色，雖集多數博物家，不得考求其萬一物類之繁，概可知已。然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雖爲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爲用。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爲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爲一。在中國學者亦恆言有體有用。何謂體？卽物質。何謂用？卽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爲體，屬於物質。其能言語動作者，卽爲用，由人之精神爲之。二者相輔，不可分離。若猝然喪失精神，官骸雖具，不能言語，不能動作，用既失，而體亦卽成爲死物矣。由是觀之，世界上僅有物質之體，而無精神之用者，必非人類。人類而失精神，則必非完全獨立之人。雖現今科學進步，機器發明，或亦有製造之人，比生成之人，毫髮無異者。然人之精神不能創造，終不得直謂之爲人。人者有精神之用，非專恃物質之體也。我既爲人，則當發揚

我之精神，亦即所以發揚爲人之精神。故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業之所由產出也！

精神與物質相輔爲用，既如前述。故全無物質，亦不能表現精神；但專恃物質，則不可也。今人心理，往往偏重物質方面。若言北伐，非曰槍枝務求一律，則曰子彈必須補充，此外種種武器，亦宜精良完備。一若不如是，則不能作戰者。自余觀之：武器爲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何以知其然也？誠以武昌革命爲例：當日滿清之武器，與革命黨人之武器，以物質能力論，何啻千與一之比較！革命黨人獨不慮以卵敵石，乃敢毅然爲之者，因其時漢口革命機關業已破露，黨人名冊亦被搜獲，兵士之入黨者，均爲查悉，悉數調往四川，僅有砲兵工兵兩營留駐武漢。其中同志尙多，有熊秉坤者，新軍中一排長耳。見事機已迫，正在大索黨人，若不先發制人，終必爲人所制，置於死地而後生，等死耳，不如速發難。因將此意告諸同志，僉以無子彈對，後由熊秉坤向其友之已退伍者，借得兩盒子彈，分授同志。革命之武器所恃者，僅有此數槍聲一起，砲兵營首先響應，瑞徵張彪相繼逃竄，武昌遂入革命黨人之手。彼滿清方面軍隊非不多也，槍彈非不備也；當革命風聲傳播之時，瑞徵且商諸某國領事，謂若湖北有事，請其撥兵艦相助，布置如此周密，兵力如此雄厚，乃被革命黨人以兩盒子彈打破之。諸君試思：兩盒子彈，至多不過五十顆，即

使一命中，殺敵不過五十人，能打破武昌乎？余以爲打破武昌者，革命黨人之精神爲之。兵法云：「先聲奪人。」所謂先聲，卽精神也。準是以觀，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可於武昌一役決之。此第就本國而言，已有此先例。試再言外國：前此意大利人，有加利波利地者，爲一有名之革命家，彼亦非有如何武器能力。當其渡海攻城也，以一千人與三萬人敵，相持四五日，卒由他路抄襲入城。此在戰略上，戰術上，無論如何，均不能取勝；而事實之相懸若此，將謂以少勝衆乎？直乃精神勝物質耳！又如日俄戰爭，俄國兵力多於日本數倍，未戰之先，咸以爲日本之於俄國，不啻驅羊豕以膏虎吻，必無幸也。何以戰爭結果，卒至俄敗而日勝？此無他，俄之敗，敗於無精神；日之勝，勝在有精神而已！

諸君不觀夫牛與童子乎？牛之力量大於童子，人皆知之。而童子能以一繩引牛，東則東，西則西，牛乃不能奮其一角一蹄，以與童子抗，且甘心俯首，惟命是聽者，是則何耶？童子有精神，牛無精神，故童子之力量雖不如牛，而能以精神制馭之，此尤顯而易見之例也！

依上面各例，則知此次北伐，亦惟恃有精神，卽能制勝。可勿問敵人子彈多少，我之子彈多少；但問我之精神如何。若無精神，子彈雖多，適以資敵。一旦臨戰，委而棄之，非爲敵人運輸戰利品乎？故兩國交戰，能撲滅敵國之戰鬥力者，卽在撲滅敵人之精神，而使失其戰鬥能力。兵法有言：「攻心爲上，

攻城次之。攻心者，務先打破敵人之精神；取得城池，猶其後也。去年粵軍回粵，既下惠州，桂軍聞風破膽，先自逃竄；我乃兵不血刃，長歌而入廣州城矣。此足見物質之不可恃。所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者，其道何在？精神爲之也。

諸君皆曾受軍事教育者，自必富於軍人之精神。惟現今之爲軍人，與前不同，須具有特別之精神，造成革命軍人，方能出國家於危險。以現勢論，瓜分中國之說，表面上似甚冷靜，實則不然。其在前，此種論調頗高，吾國人士，尙抱有亡國亡種之痛，思所以挽救之。自武昌革命而後，乃漸歸沈寂，以爲外國不復言瓜分，中國遂亦相與忘之，此乃大誤。現時之中國，前途險象，較前尤甚。南北分立之局，擾攘數年，未能統一。北方內部，且復各樹私幟，如張作霖、曹錕、吳佩孚等，割據地盤，擁兵自衛。政治之壞，過於滿清。人民轉徙流離，如在水深火熱之中，待援孔亟。援之之法，維何？須用革命之手段。用革命之手段，則須負革命之責任。革命之責任者，救國救民之責任也。諸君既爲軍人，又爲革命時代之軍人，倘不能負此責任，坐視國家之因內擾而召外患，馴至於國亡種滅，其咎將誰尸耶？

諸君在此聽講，有爲滇軍者，滇人必知滇事，且必願聞滇事。夫與滇省接壤者，非有緬甸乎？非有安南乎？緬甸則征服於英國矣，安南則併吞於法國矣。試以安南言之：法國對於安南，專用一種愚民

政策。諸君試思安南人所讀何書？則猶是從前之八股文也！凡關於新教育之知識，毫不使之聞知，且禁絕之前，此有三十餘人，自安南潛渡日本留學，事爲法國政府所聞，向日本政府要求，將其悉數解回日本，礙於邦交，遂允其請，送回之後，卽不知此三十餘人之生命如何矣。英國對於緬甸，亦用此種政策。蓋恐其知識增進，思想發達，將脫離而獨立也。如緬甸安南者，實爲吾國前車之鑒，倘不及時振奮，仍復自私自利，釀成四分五裂之局，中國前途，何堪設想！諸君再觀英國所用政策，便當覺悟。彼非以西藏之兵來攻打箭爐耶？西藏爲中華民國五族之一，固明明中國人也。中國人而可以攻中國中國人而可以爲外國人効力來攻中國，此其例卽如滿清咸豐時代，英法聯軍因鴉片事件與中國構釁，英國卽招中國廣東潮州人爲兵，號稱潮勇者，使之攻大沽，攻天津，攻北京，焚圓明園，凡此諸役，皆潮勇爲之。以中國人攻中國人，以中國人爲外國人効力攻中國，可痛孰甚！現時國勢至此，民窮財盡，已達極點，凡爲中國人，而又爲此時之中國軍人，倘尙不思救國救民，縱使外國不復瓜分，中國亦將束手待斃。諸君固皆曾受軍事教育者，當知軍人之職志，在防禦外患，在保衛國家。今先問中華民國是否爲完全獨立之國家，不受外國之箝制？以余觀之，固猶未完全成立也！國會雖選出本總統，而內亂尙未戡定，各省之在北方勢力範圍者，尙居多數。北方已喪失對外之資格，而正式政府又未經各

國承認。當此危亡絕續之交，非先平內亂，而以革命救國，不可以革命救國，非有革命精神，不可無革命精神。則為法屬之安南，終受勢力屈伏。有革命精神，則為英屬之愛爾倫，終得崛起自治。此外再徵諸印度及高麗，益知革命精神之必要。印度久受英國壓迫，近亦引起反動，其革命思想，與前不同。觀最近英文報所載印度人之革命，而被英國政府逮捕者，為數達六百餘人。可見印度之革命精神，頗有進步，未必終為英國所屈也。高麗亦然。日本之待高麗，異常苛酷。高麗人本富有革命精神，不甘受制，處心積慮，為獨立之運動者已久。日本雖防之甚嚴，然若高麗人始終堅持，則必有能達目的之一日也。若論中國領土，如安南，如高麗，如緬甸，如西藏，如臺灣等，或為中國屬國，或為中國屬地。要而言之：前此皆中國領土也。今乃已入外國版圖，中國對於各土地之主權，亦同時隨之喪失矣。諸君經過各通商口岸地方，最目擊傷心者，為外國人管理海關一事。海關乃中國政治機關，實言之：中國之金庫也。金庫鎖鑰，操諸外國人手，國安得而不危！救危之法，禦外侮先自平內亂始。故在今日而言救國救民，必要革命！革命須有精神，此精神即為現在軍人之精神！但所謂精神，非泛泛言之。智、仁、勇三者，即為軍人精神之要素！能發揚此三種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國。以下試再分別述之：

軍人之精神，爲智、仁、勇三者。今先言智。智之云者，有聰明，有見識之謂。是卽爲智之定義。凡遇事，以我之聰明，我之見識，能明白了解，卽時有應付方法，而根本上又須合乎道義，非以爾詐我虞爲智也。智之範圍甚廣，宇宙之範圍皆爲智之範圍。故能知過去未來者，亦謂之智。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識要隨事物之增加，而同時進步。否則漸卽於老朽頹唐，靈明日蝕。是以智之反面，則爲蠢爲愚。

智何自生，有其來源。約言之，厥有三種：（一）由於天生者，（二）由於力學者，（三）由於經驗者。中國古時學者，亦有「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之說，與此略同。凡人之聰明，惟各因其得天之厚薄不同，稍生差別。得多者爲大聰明，得少者爲小聰明，其爲智則一。此由於天生也。若由學問上致力，則能集合多數人之聰明，以爲聰明。不特取法現代，抑且尙友古人，有時較天生之智爲勝。例如甲乙二人，甲聰明而不好學，乙聰明雖不如甲，而好學過之。其結果，乙之所得，必多於甲，此則由於力學也。此外亦有不由天生，不由力學，而由經驗得來者。諺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故所歷之事既多，智識遂亦增長。所謂增益其所不能者，此由於經驗也。要而言之：智之來源，不外此三者而已。

軍人之智

（一）別是非。

(一) 明利害。

(二) 識時勢。

(三) 知彼己。

諸君皆爲軍人，須知軍人之智，爲軍人精神之一種。尤須知軍人之智，在乎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試再分述於左：

何言乎別是非也？凡爲軍人，要先知自己所處之地位，與所負之責任如何。軍人者，爲社會分功，有保衛國家及人民之責任也。何謂分功？社會上之事業，非一人所能獨任。如農業，如工業，如商業等，在乎吾人自審所長，各執其業，此之謂分功。試再舉例以明之：若使以吾一人漂流孤島，造飯也，打魚也，摘果也，既無他人可以分任，非若住居城市，惟意所適，造飯則有司農，卽至打魚摘果，亦皆有各司其事者。故一人之世界，與有社會之世界不同。欲求一飽，須兼數役，其困難可知。又不獨飲食爲然，如欲避風雨，禦寒暑，則須自造房屋，自爲木工，非若在市鎮地方，欲建高樓大廈，但解囊出資，便可築事，不須自執工人之役也。由此觀之，一人之單獨生活，較衆人之共同生活，難易有別。倘同時漂流孤島者，其數能及十人，則舉凡造飯，打魚，摘果，建屋諸事，不必集於一身，可以分功爲之。如此，則勞苦減少。

而所得效果亦多。社會者，即分功之。大場所也。合農工商等之各種組織而成。一夫社會於社會之事業，愈分愈多，則愈形活動。諸君之爲軍人，亦不過爲社會分功之一而已。彼爲農，爲工，爲商者，因各有所事，不能躬執干戈，故有待於軍人之保護。而軍人之生活，則皆取給於彼。衣食住行四者，皆不須自爲，而有人代爲之。然則軍人所爲何事？對於社會所担任之職務何在？是在乎保護人民，與保衛國家。凡軍人分所應爲之事，亦卽在此。但是如何而始能盡此衛國衛民之職務乎？其最先最要者，爲別是非。是非於何別之？軍人所以衛民，利於民則爲是，不利於民則爲非。軍人所以衛國，利於國則爲是，不利於國則爲非。是非不明，則已無軍人之精神。何能衛民？何能衛國？以余觀之：現時軍人，雖非無能明是非者，但亦有利令智昏之輩，往往只顧目前，以爲我有槍在，對於人民何求不得？於是軍人之名譽掃地。應盡之軍人責任，亦全然拋棄。不能保民，反以害民！社會何貴有此軍人？國家亦何賴有此軍人？諸君既爲軍人，則當思爲社會分功，爲人民爲國家負責。而所以能分功能負責者，卽在別是非！是非之別，卽在合乎道，不合乎道。惟諸君自擇之！

何言乎明利害也？利害之與是非，本相因而至。譬如軍隊所過地方，真能秋毫無犯，則民必爭先恐後，壺漿箪食以迎之。故利民者，民亦有利於我。其恃強騷擾，則民皆望望然去之，如避虎狼。觀去年

桂軍與粵軍開戰時，往往桂軍正在前方攻擊，而後方人民出其不意，用種種方法破壞之；或截留械彈，或不供食品。此則因桂軍平日虐待人民，故人民以此報之。可見害人者，適以自害。利害之間，在乎自審。但以利害務求其遠者大者，勿貪其近者小者。何謂遠者大者？軍人以衛國衛民爲己責，其利亦即在此。但因吾國現時之國勢，故曰利害之與是非，相因而至。是則爲利，利可爲也；非則爲害，害不可爲也。明乎此，始可謂智，始可爲軍人，始可爲革命之軍人。

何言乎識時勢也？諸君此次遠來桂林，更須渡長江而搗北京，志在統一中國，造成完全獨立之新國家。試問此事爲何等事業？爲此事者，果有如何把握乎？是在審時度勢而已。古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則知識時勢之必要，固非獨軍人爲然；而在軍人尤甚。何謂時？卽時機成熟與否之問題。成熟則可爲，且爲之也易；不成熟則不可爲，且爲之也難。例如種果，果已熟矣，摘而食之，味必甘美；反是則否。種稻亦然，未至收成之期，雖欲助長，不可得也。何謂勢？卽勢力之順逆，與難易之比較是也。如同一石也，推之下山，則勢順而用力易；若欲移石於山上，則勢逆而用力難。時勢之宜審度若此。此次北伐，以義師而推倒北方之軍閥官僚，直如摘已熟之果，穫已熟之稻。既至其時，應手而落。又如由高山推石，使之下墜，乘勢利便，毫不費力也。現時北方人民對於北方之腐敗政

府，厭惡已極。日望南方之援手，俾得早出陷阱之中。大軍一臨，勢如破竹，此卽若推石下山之例，順而且易。只問推之與否，推則未有不下者。或以爲北方之軍隊，槍械較我完備，北伐豈能必勝？而不知時勢既已至此，事半功倍，取之甚易。我則得道多助，彼則衆叛親離。軍隊雖多，猶市人也。槍械雖足，猶外府也。故曰：乘時與勢，無不成功。諸君猶以爲國家尙未完全造成，故軍人之希望甚爲微薄，且渺不可知。造成此完全之國家，卽全在軍人！有完全之國家，斯有遠大之利益。請以英美各國待遇軍人之方法，與諸君言之：英美之待軍人，凡服役至一定之年限而退伍者，給以全糧，國家且爲擇相當之業務所生子女，由國家給養。又有其子方服役，而父母無以爲養者，亦由國家扶助之。其在陣戰死亡者，子女扶養，須至一定之年限，卽子能成立，女已出嫁之謂。父母則給養終身，妻不嫁者，亦如之。彼英美各國優待軍人如此，故軍人亦爭出死力以衛國家。吾國軍人，則以未有完全國家，前途如何，希望如何，皆難預揣。或者今日入伍，明日解散，亦不可知。以滇軍論，不特無完全國家，且遠離本省，轉戰多年，其苦尤甚。此後欲求自己之遠大利益，則當乘此革命時機，用革命手段，造出新國家。亦如英美各國之軍人，退伍則給予全糧，卽父母妻子，亦皆有所資以爲養，斯則爲軍人之利之遠且大者。若不此之爲，徒貪近利小利，今日搶一商店，明日掠一富家，甚至借拉夫之名，施行劫之實，所獲無幾，而怨謗

之積，乃如邱也；此不特無利可言，且爲大害！所以觀去年桂軍受廣東人民後方之擾，卒至一敗而不可收拾者，是其例也。軍人者有救國救民之責任，宜思建設新國家，以爲吾終身及子孫之倚賴。且其利不獨在軍人，四萬萬人民感受其賜，其遠大爲何如耶？倘僅貪目前之近利小利，實則害也，非利也。利害不明，已不能自衛其身，又安能衛國？又安能衛民？時機未至耶？實則十年以前，已早成熟。倘武昌革命之時，乘勢打破北京，摧陷而廓清之，北伐之事，不必遲至今日。此即若種果種稻，已至成熟之期，不摘不穫，終亦腐爛而已！時不可失，一誤豈容再誤，願諸君勉之！

何言乎知彼己也？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彼」即敵人也。現在北方軍隊，其內容極形複雜，約可分爲三大部分：一爲奉系之張作霖，二爲直系之曹錕及吳佩孚，三爲皖系之段派軍隊；如浙、廬、閩、李、陝、陳，皆是。此三派者，兵力相等，同床異夢，相爭而莫敢先動，則成相持之勢。獨吳佩孚跳梁其間，而爲奉皖所同忌。吳一窮酸秀才耳！既爲旅長之後，騙取南方金錢，擴張軍隊，屢發通電，以贊成共和，建設民治爲言。一時人士，受其欺蒙，北方僞政府，亦倚之如長城。彼固宣言不爲督軍者，今則已受僞命之兩湖巡閱使。彼固矢口擁護民治者，此次入寇湖南，乃有決堤淹軍之舉。湘鄂人民，慘遭荼毒，爭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其名譽已掃地矣！即彼之內部，亦頗不穩固。如某某舊部之某某等，亦傾

向我軍，派人前來接洽。吳佩孚自知天怒人怨，恐不能當北伐之師，近且派遣代表來粵，其用意如何，殊不可測。將來能倒戈以抗徐世昌與否，亦尙難知。以現勢言，彼與張作霖尤爲勢不兩立，故時有後顧之憂。更握要言之：則此三派之人，固已無一願效忠盡力於北庭者。以上所述爲彼方之情形。至若自己之情形，則如何耶？兩粵固無問題，雲南、貴州、四川均屬一致，湘南亦準備對鄂反攻。此外，散布北方軍隊，其中同情於我者尙多，只須同負革命責任，發揚革命精神，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此則由於南方有主義，北方無主義；南方爲公，北方爲私故也。以有主義與無主義戰，以爲公者與爲私者戰，勝敗之數，奚待著龜！但觀此次本大總統來桂，人民歡迎之誠意，即可窺見一斑矣！

軍人之智，如前述之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四者固無疑義。但望諸君之爲軍人者，無論官長士兵，對於人民宜以仁義爲重。須知人民與我爲一體，利害與共，不過分功任事而已。

我爲軍人，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彼乃爲農，爲工，爲商，以供我之衣食者，卽有待於我之保護。倘不能保護，而反殘害之，彼若相率裹足，無復敢爲農，爲工，爲商者，軍事之衣食將誰供乎？是其受害，仍在自己。故軍人之智，須以合於道義爲準。諸君既各有天生之聰明，曾受軍事教育，而滇軍又皆身經百戰，富有軍事上之經驗，於智之來源，固已兼備。誠能發奮其精神，而光大之，何患夫北伐，又何患夫北

伐之不成功耶？

第三課 仁

仁與智不同，於何見之？所貴乎智者：在能明利害；故明哲保身，謂之智。仁則不問利害如何：「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求仁得仁，斯無怨矣。」仁與智之差別若此，定義即由之而生。中國古來學者，言仁者不一而足。據余所見：仁之定義，誠如唐韓愈所云：「博愛之謂仁。」敢云適當！博愛云者：爲公愛而非私愛。即如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與夫愛父母妻子者有別。以其所愛在大，非婦人之仁可比，故謂之博愛。能博愛，即可謂之仁。

仁之種類：

(一) 救世之仁、

(二) 救人之仁、

(三) 救國之仁、

人之種類，有救世、救人、救國三者；其性質則皆爲博愛。何謂救世？即宗教家之仁。如佛家、如耶穌教，皆以犧牲爲主義，救濟衆生。當佛教初來中國時，闢佛教者頗多，而佛教教徒，乃能始終堅持，以宣

傳其主義，占有強大勢力。耶教亦然；不獨前在中國傳教者，教堂被毀，教士被害，時有所聞。即在外國，新教亦迭遭反對。然其信徒，則皆置而不顧，仍復毅然爲之，到處宣傳，不稍退縮。蓋其心以爲感化衆人，乃其本職；因此而死，乃至光榮。此所謂捨身以救世，宗教家之仁也。何謂救人？卽慈善家之仁。此乃以樂善好施爲事，如寒者解衣衣之，飢者推食食之，抱定濟衆宗旨，無所吝惜。居於鄉，而鄉稱仁；居於邑，而邑稱仁。此謂捨財以救人，慈善家之仁也。何謂救國？卽志士愛國之仁。與宗教家、慈善家同其心術，而異其目的。專爲國家出死力，犧牲生命，在所不計。故愛國心重者，其國必強；反是則弱。試以日本爲例：初本弱小，自戰勝俄後，乃一躍而與列強並峙。其故安在？卽在於日本人之愛國心。愛國心於何見之？當旅順之役，日本欲封鎖海口，阻遏俄兵出路，須炸沉多少船艙。然此爲九死一生之事，故日本之司令官不欲以命令行之，而欲徵求諸將士之志願。有敢死之士數百人，卽可。而其結果報名者，竟達數千。乃用拈籌之法，以定取捨。傳聞當時有籌數雷同之甲乙二人，互爭前往，其不得往，竟至蹈海而死，以表決心。由是軍心大爲感動，日終勝俄。此所謂捨生以救國，志士之仁也。

軍人之仁，果如何耶？其目的在於救國。故自有軍人以來，無不曰爲國盡力。但專制國之軍人，與共和國之軍人，又有不同。專制國家乃君主個人之私產，認定君主卽爲國家；故在此專制國之軍人，

只可謂忠於一人一姓，爲君主出死力，非爲人民而犧牲也。若在共和國，則國家屬於全體人民，而犧牲者，即同時爲國家盡力也。專制國與共和國之軍人，相異之點若此。然國家之本質如何？爲軍人者，亦不可不知。據德國政治學者之說，彼則謂國家以三種之要素而成立：第一爲領土。國無論大小，必有一定之土地，爲其根據。此土地，即爲領土。領土云者，謂在此土地之範圍，爲國家之權力所能及也。第二爲人民。國家者，一最大之團體也。人民即爲其團體員。無人民而僅有土地，則國家亦不能構成。第三爲主權。有土地矣，有人民矣，無統治之權力，仍不能成國。此統治權力在專制國，則屬於君主一人；在共和國，則屬於國民全體也。

現今之中華民國，雖爲共和國，尙非完全真正之民主國。因武昌革命以後，仍爲官僚政治，武人政治；一切政權，悉操其手。彼固不知共和主義爲何物，國利民福爲何事，救國救民爲何等責任也！我南方軍人，不思救國救民則已，不負此救國救民之責任則已。負此責任，則非徒託空言，須有一定之主義，始可以成仁，始可以成功。觀前此革命先烈，前仆後起，視死如歸，即爲主義而犧牲也。主義維何？「三民主義」是也！「三民主義」已於第一講略述，茲再分析說明如下：

「三民主義」中，第一爲「民族主義」。欲言此主義，當回溯武昌革命以前，其時漢族受治於

滿人土地全被占據，二百餘年中，尊韃子爲皇帝。韃子者，卽滿洲人也；或亦稱爲韃虜。初入關時，亦多有起而與抗者，卒以絀於實力，遂致失敗。揚州十日之慘殺，真痛史也！自是而後，滿人日施其壓制手段，愚民政策，人民乃漸忘亡國之痛，甘心服從。自余提倡革命以來，人心稍稍感動，「民族主義」漸次膨脹。一般志士，遇害頗多。殺一人復生十人，殺十人復生百人，由是革命思潮，震盪全國。直至武昌起義，始將滿人推翻，光復漢族。然則時至今日，「民族主義」可以不言乎？未也！前者滿人以他民族入主中國，僭稱帝號，故吾人羣起革命。今則清族雖去，而中華民國國家，尙不免成爲半獨立國。所謂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語。蓋藏蒙回滿，皆無自衛能力，發揚光大「民族主義」，而使藏蒙回滿同化於我漢族，建設一最大之民族國家者，是在漢人之自決。若不及今振拔，將來恐將流爲他國奴隸。而振拔之責任，尤爲軍人是賴。軍人者，擁護國家者，故須將中華民國國家，臻進於獨立之地位，然後「民族主義」始爲圓滿解決。否則滿族雖已排斥，代滿族而起者，虎視眈眈，正復繁多，其結果將如緬甸之征服於英國，安南之吞併於法國，是則大可憂也！

吾國今日所以墮落於半獨立國之地位者，追原禍首，其咎在滿人。彼滿人固最富於「民族」思想者，種種政策，無非壓抑漢人。因漢人之文明智識，皆在其上，深恐漢人果佔優勝，必爲其害。滿人

中有端方者，常言「甯可送與朋友，不可給與家奴。」彼蓋以朋友比外國，以家奴比漢人。故在滿清時代，凡割讓土地，喪失國權之事，甘心爲之，絕無顧忌。直至革命以後，滿清雖已推倒，而已失之國權與土地，仍操諸外國，未能收回，以言國權：如海關，則歸其掌握。條約則受其束縛。領事裁判，則猶未撤銷。以言土地：威海衛入於英，旅順入於日，青島入於德。德國敗後，而山東問題，尙復受制於日本，至今不能歸還。由此現象觀之：中華民國，固未可謂爲完全獨立國家也！吾人若以救國爲己任，則仍當堅持「民族主義」，實行收回已失之土地與國權，始能與日本暹羅同爲東亞之獨立國。勿謂滿清已倒，種族革命已告成功。「民族主義」，即可束諸高閣也。

次言「民權主義」。前此帝制時代，以天下奉一人，皇帝之於國家，直視爲自己之私產。且謂皇帝爲天生者，如天子受命於天，及天容聰明諸說，皆假此欺人，以證皇帝之至尊無上。甚或託諸神話鬼語，堅人民之信仰，中國歷史上，固多有之。現今民智發達，「君權」國已難存。在且受革命思潮之影響，大多數傾向「民權」政治，敢斷言將來世界上，無君主立足之地。其在歐洲各國中，則以英國爲先覺，革命最早，造成立憲國家。一切政權，在於國會；君主權力須受法律上之制限。此外如法國，亦幾經革命而始成今日之「民權」國。歐戰以後，德國、俄國，乃亦一變而成爲「民權」國。天德國固

素以德意志「帝國主義」自雄者，不圖反對帝制之革命，一鼓成功。俄國亦號稱極端專制，而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乃竟同時並舉，遂有「勞農政府」之建設。此徵諸外國「民權主義」之發達與傾向，已有明證。即言吾國滿清既倒而後，或尙以爲帝制死灰，可以復燃，故袁世凱稱帝時代，上勸進之表者，頗不乏人。然前後八十日間，終歸泡影。此後，張勳復辟，率兵入京，乃亦不旋踵而敗。是見「君權」之不能戰勝「民權」，爲世界潮流，爲古今公例，不可強而致也。

「君權」國者，爲君主獨治之國家，故亦曰「獨頭政治」。「民權」國者，爲人民共治之國家，故亦曰「衆民政治」。（但如代議制之「民權」國，非由人民直接參與政權者，尙不得謂純粹之衆民政治。）試以經營商業爲例：有東家生意，與公司生意二種。東家生意者，由東家一人主持之。公司生意者，由股東多數人主持之。「君權」國即如東家生意，權在君主一人。「民權」國，即如公司生意，權在股東多數人。今日之中華民國國家，固一「民權」國也。既曰「民權」國，則宜爲四萬萬人民共治之國家。治之法，卽在于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權力，可分爲四：（一）「選舉權」，凡爲中華民國人民，皆有此選舉權，亦曰被選權。由人民選出官吏，擔任國家或地方之立法行政機關各事務；此官吏卽爲公僕。（二）「罷官權」，人民對於官吏有選舉之權，亦須有罷免之權。如公司中之監

事，由股東選任，亦可由股東廢除也。(三)「創制權」由人民以公意創制一種法律。此則異於專制時代，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也。(四)「複決權」此即廢法權。法律有不便者，人民以公意廢止，或修改之。以上四種爲「直接民權」。有此「直接民權」始可謂之行「民治」。彼北方之吳佩孚，亦嘗云贊成「民治」矣。而近來行爲，適得其反。彼固非真知「民治」者，不過假冒名義，以資號召，爲自己保勢力固地盤之兌換券耳。夫「民權」者，謂政治上之權力完全在民，非操諸少數武人或官僚之手。吾國久受專制餘毒，武昌革命以後，由帝治而移於官治，民氣仍遭抑壓。現雖高揭「民治」標幟，而一般人民，尙不知「直接民權」爲何物。是在吾人竭力提倡，務使「民權」日益發達，然後「民治」乃可實行也。

「民族」與「民權主義」，既如前述。茲再就「民生主義」言之。此三種主義，皆爲「平等」「自由」主義，其效力本屬相通。故主義雖各分立，仍須同時提倡。「民族主義」者，打破重族上，不平等之階級也。如滿清專政，彼爲主而我爲奴，以他民族壓制我民族，不平孰甚。故種族革命因之而起。「民權主義」者，打破政治上不平等之階級也。此爲對內而非對外。與「民族主義」不同之點，卽在乎是。如君主政治，貴族政治，皆爲獨裁政治，人民無與焉。是則以一人（君主）或少數人（貴

族）壓制多數人故常因反動之發生，遂成政治革命。若夫「民生主義」則為打破社會上不平等之階級也。此階級為貧富階級，如大富豪，大資本家，在社會上壟斷權利，一般人民日受其束縛馳驟，陷於痛苦。故常有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地無立錫之歎。社會革命，勢不能免！以中國論：現時雖尚無大資本家專制之弊，然將來實業發達，則亦必有社會革命問題發生。或謂中國既無資本家，何必提倡「民生主義」？豈非無病呻吟歟？不知其於中國「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皆因治病而求艾。「民生主義」則為思患而豫防。及今不圖，後將為患！故衛生之與療病，自亦不同。一則防之於未然，一則治之於已發也。中國今日雖無大資本家，然其見端固已有之。試以上海廣州二處為例：上海之黃浦灘，前是一畝之地，不過價錢二十兩，現時地價則不知漲高幾倍。廣州之長堤，當未開馬路以前，每一畝地僅值五六百元，今則有一畝而索價三四萬元者矣。將來此種土地，盡入資本家之手，一般貧民之痛苦，即因之以生。蓋資本家必先以賤價收買貧民之土地，迨全行收買之後，復以高價租賃於一般貧民，貧民無如何也。衣食亦然，若俱為資本家所壟斷，生活與工價不能相應，遂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如美國人工錢雖多，而生活仍難維持，已陷於此種之困境，即其明證。再舉一例，以桂林論：固素稱山水甲天下者，然非獨千巖競秀，徒為美觀而已。實則桂林之大富源，即藏於此。誠觀桂

林邊圍之石山，即洋灰之好元料也。將來實業發達，對此石頭造成洋灰，即所謂「士敏土」。洋灰之銷路甚多，用途甚廣；開發此石山之資本家，其所得利益，將不可以數量計。猶如美國之煤油大王，亦可稱為石頭大王矣。由是觀之：中國實業發達以後，資本家之以資本能力壓制人民，固必然之勢。若不豫防，則必蹈英美之覆轍也。歐洲當二百年前，為種族革命時期。近一百年以來，為政治革命時期。現今則為社會革命時期。此三者，一線相承。故須同時唱導「三民主義」。但觀英美今日之社會問題，便當自覺。因彼於政治革命成功後，不復計及社會革命，故有此弊。若俄國現時之新政府，則有鑒於此，乃以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同時並舉。所謂「勞農政府」者，直乃農工兵政府，即以為農為工為兵者組織而成之政府也。彼之新政府，不獨推翻君主專制，且實行打破資本家專制。是即所謂社會革命，亦即所謂「民生」問題。各國深恐此主義傳播其國內，人民受此影響，勢將起而效尤。故互相聯合，以與俄國戰。迄今四年，仍不能戰勝俄國，此則俄國之以主義勝也！

中國今日民窮財盡，所患在貧；而各國之所患，則在不均。以余觀之：貧富問題，即分配不均問題。欲謀救貧之法，同時須先將不均問題，詳加研究。故「民生主義」，必不容緩。否則三十年後，產出多數資本家，其害殊非淺鮮！第就吾國現勢而論，此「民生主義」為預防政策。但須研究對於將來之

資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而不必遑學各國將資本家悉數掃除。因吾國現時尙鮮大富豪，將來縱或有之，果使先事預防其弊，亦不如歐美之甚。豫防之法維何？依余所見：不外土地問題，與資本問題。對於土地，宜先平均地權，此與中國古時之「井田」同其意而異其法。法之大要有二：一爲照價納稅，一爲照價收買。照價納稅者，卽爲值百抽一法。例如每畝值二十元，納稅二毫；累進以至於每畝值二十萬元者，納稅二千元。如是，則地稅之輸納，胥得其平矣。但照價納稅，必先自規定地價始。英國嘗有估價局之設，且尙虛估計不平，人民有不服者，許其申訴；因復有控訴衙門。然此法勢不能行於中國，恐徒滋擾，不如由人人自行估價呈報，卽照其呈報之價抽稅，較爲簡便可行。所慮者，卽爲希圖少納地稅，抑價朦報之一點。實則可勿慮也，苟同時規定照價收買之法，卽可免此弊。例如有地一畝，價值千元，年應納稅十元；若彼以圖減稅額之故，只報每畝值百元，而每年稅額僅納一元已足，是誠於彼有利。然一經照價收買，則原報價值百元者，國家得以百元收買之；其受損不益甚乎？如是，則地主以豫防他日之收買故，必不敢抑價朦報；此土地問題之解決方法也。至若解決資本問題，必先振興實業。中國現正患貧，豈有資力興辦？余則主張借外債，以從事生利事業，不可以供消耗之用，如北庭剝肉醫瘡之所爲。宜以之開闢市場、工廠及一切礦山、鐵路，定爲國有。中華民國國家者，爲四萬萬人民

共有之國家。此種事業，既爲國家所有，卽爲四萬萬人民所共有，不至操縱於少數資本家之手。始可謂之國利民福也！

以上三種主義，爲軍人之精神所由表現，亦卽爲軍人之仁所由表現。軍人者，以救國救民爲目的，有救國救民之責任！國與民弱且貧矣，不思有以救之，不可也。救之而不得其道，仍不可也。道何在？卽實行「三民主義」，以成救國救民之仁而已！

第四課 勇

軍人之精神，爲智仁勇三者。既有智與仁矣，無勇以濟之，仍未完備。茲述軍人之勇，須先知勇之定義如何。古來之言勇者，不一其說。一往無前，謂之勇。臨事不避，謂之勇。余以爲最流通之用語，「不怕」二字，實卽勇之定義，最簡括而最確切者。孔子有言：「勇者不懼。」可見不懼卽爲勇之特徵。孟施舍古之勇士，其言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由是以觀，「不怕」卽勇之定義，決無可疑。但軍人之勇，須爲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之勇，始可。否則逞一時之濇氣，勇於私鬥，而怯於公戰，誤用其勇，害乃滋甚。今再就勇之種類，分別言之：

勇之種類不一，有發狂之勇，所謂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者是也。有血氣之勇，所謂思以一

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者是也。有無知之勇，所謂奮螳臂以當車輪者是也。凡此數者，皆爲小勇，而非大勇。而軍人之勇，是在夫成仁取義，爲世界上之大勇。古人有言：「遇小敵怯，遇大敵勇。」卽恐輕用其勇，誤用其勇，徒成爲游勇之勇。彼桂軍多係游勇出身，此次粵軍援桂，桂軍一進粵軍，輒卽潰敗，其故何耶？則以無主義、無目的、無智識故。雖有小勇，於事奚濟！諸君試觀沈鴻英軍隊，在桂軍中頗以善戰名。自去年自廣東敗竄回桂，復由桂敗竄而走湖南，轉入江西。殘部僅二三千人，所過地方，如入無人之境，似具勇氣者。然終係強盜性質，不得爲真正軍人之勇。以贛軍與沈軍比，贛軍固真正軍人也。乃沈軍先至江西，而贛軍尙在桂林。江西宜爲贛軍範圍，竟被沈軍侵入。此時爲贛軍者，正當發憤爲雄，實行回贛，以雪此恥！且贛軍回贛，與滇軍回滇，情勢不同。因贛省尙屬北方地盤，滇省已爲西南團體。故滇軍不必回滇，贛軍必要回贛！明乎此，則爲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之大勇，所以異乎遊勇之勇，而爲真正軍人之勇也！

軍人之勇：

(一) 長技能。

(二) 明生死。

軍人之勇，第一必要者爲技能。諸君皆曾受軍事教育，於現今各國之新戰術，新武器，自必耳熟能詳，無庸贅述。但武器與戰術，固有關係者。以中國論，昔用弓箭，而今用槍砲。武器不同，戰術亦隨之而異。自海禁既開之後，與英戰，與法戰，與日戰，與聯軍戰，未有不敗者，非無槍砲，不諳戰術故也。苟諳戰術，則昔日安南中之黑旗，法國患之。南非洲杜國之農民，英國患之。彼之所用戰術，皆爲游勇戰術，最能制勝。余亦主張此戰術，頗適用於中國。若與北方交戰，尤爲相宜。約言之：有五種技能，爲游勇戰術中最可採取者：一曰命中，二曰隱伏，三曰耐勞，四曰走路，五曰吃齋。以下試再分別述之。

何謂能命中軍隊之有無戰鬥力，以能殺敵與否爲斷。故命中爲第一要件。但以命中論，卽外國軍隊亦未必擅長。此次歐戰發生，每一日中所用子彈，實不知其幾萬萬也。其在激烈戰鬥時，每日所用，有至十數萬萬者。然以其效力計之，則非萬彈以上，不能中一人也。因彼之戰術，乃以子彈遮攔敵人，使不得前進，故多在二千密達以外用之。若在八千密達以外，至幾萬密達時，則須用重砲，亦如用步槍。然多在以彈遮攔敵人之前進。此外空中以飛機戰，水底以潛艇戰，類皆愈出愈奇。尙有露天地洞，與閉天地洞，爲砲彈所不能及者。兩方兵士相遇，則以徒手搏擊。甚有開戰時，闕若無人，不知其戰鬥地點，在於何處者。推其所耗子彈極多，以噸數計，總在幾千幾百噸以上。（每一噸合中國十六擔

八)此種戰術，中國決不能學。因彼之製造子彈有加無已，且發彈係以機器，不費人力。現有最新式機關槍，一分鐘可發一千五百顆子彈者。以一百顆為一盒，計算每一分鐘可發十五盒。彼固不求一命中，務在多發子彈，堵截敵人而已。若游勇戰術，則與之相反。彼視子彈如生命，非必中者不輕施放；而以五十顆子彈，便已十分滿足。以現在軍隊論：每一兵士，至少有二百顆以上子彈。何以一言北伐，猶以為少？豈命中之技，尚不及游勇耶？諸君須知子彈之接濟與補充，有在後方者，有在前方者。游勇之重視子彈，因其子彈只有此數，非遇敵人，則無補充之機會；故不在後方接濟，而在取諸前方。此不獨游勇為然，即如粵軍自援閩，以至回粵，其子彈皆取自敵人為多，而不專恃後方接濟，其明徵也。若在無槍砲，而用弓箭之時代，射箭比放槍更難。而古時有百步穿楊者，即在於能命中。否則臨陣之際，最多隨帶三四十枝箭矢，若無命中能力，即不啻無的而發矢，只須數分鐘間，矢盡而已。亦就擒，又焉能戰？槍砲亦然，不能命中，則子彈之消耗多，而殺敵之效力微。前者北京天壇之戰，段祺瑞軍隊耗去三百萬子彈，而張勳之兵死傷，合計不過一百七十餘人，此則由於不能命中之故。由是觀之，子彈之有效，在能命中。若不能命中者，子彈雖多，皆為贅物。近時兵士，往往輕於放槍，不問命中與否。放槍時，甚有高抬兩手，或緊閉眼睛者，此何異於無的而發矢？須知子彈至為寶貴，中國既無若干大兵工

廠，不宜學歐洲戰術，以子彈爲遮障，宜學遊勇戰術，視子彈如生命！但平時須練習射擊，務求命中，不使虛發。此爲軍人之勇，有恃無恐之第一要件也。

何謂能隱伏？卽避彈方法。但此種避彈，非如義和團之用符咒，乃係利用地形，爲人身之屏蔽。余在安南時，常以此詢諸一般游勇。彼云：「人立地上，靶子頗大，敵人一望卽知，故須藉地形以爲埋伏之所，或藏在石頭後，僅露其首，以使靶子縮小，敵人無標的可尋，我尙可從容窺探其舉動。卽在子彈如雨之際，尤宜深自閉藏，勿庸驚竄。因此時前後左右必無敵人蹤跡也。」游勇之所述者如此。彼蓋得諸經驗，而與操典中所謂利用地形或他物者，却相暗合。（地形屬於天然的，如石頭是地物屬於人工的，如一切建築物是。）故隱伏亦爲技能之一！

何謂能耐勞？此與隱伏相關聯者。嘗聞諸游勇，彼謂：隱伏秘訣，只是「不動」二字。至少須能耐十二小時之勞，直至夜深始可潛行。因子彈之速力，異常快捷，人雖有追風之絕足，必不能過於子彈，走避易爲所中，不如耐心隱伏，較爲安全也。此尙有實例可證：前此黃克強在欽廉起事時，有一次僅剩四人，逃在山上。敵之圍攻者，約六百人，然彼實不知僅有四人也。來攻時，皆用三十人爲前鋒。而此四人者，如何抵禦？據其事後所述，敵人未來時，則隱伏不動；俟彼來襲近，在五十步左右，始行開槍。每開一

排，必死敵二三人。連開三四排，敵人之死者十餘人，卒以脫險。此即全在命中隱伏與耐勞之技能。何謂能走路？現時中國尚未有完全鐵道，行軍之際，專恃走路。練習之法，只須日行二十里，十日以後，每日遞加五里，如此則不覺勞頓，而脚力自健。彼游勇戰術，亦即以善走稱。尚有實例可徵：北軍一到南方，每以山嶺崎嶇爲苦，南軍則如履平地，快捷異常。是爲我之所長，敵之所短。故曰走路一端，亦爲技能之必要，不可不注意也。

何謂能吃？游勇所恃之糧食，卽此炒米一種。每人攜帶十觔，可支六七日，不至苦餓。遇有作戰時，且無須費造飯時間。此亦爲游勇之特長，勝於正式軍隊者。去年湖南援鄂之役，其始佔據地方不少，卒因後路補充缺乏，乃至於敗。糧食亦爲補充之一，倘能如游勇之吃麩，則於行軍極爲簡便，既免飛芻輓粟之苦，而給養亦不患煩難也。

軍人之勇，於技能以外，更有明生死之必要。不明生死，則不能發揚勇氣。所謂勇卽「不怕」二字！然暴虎馮河，人之所能，獨至於死，則未有不怕者。以欲生惡死，人之常情也。研究此問題，爲哲學上問題。人生不過百年，百年而後，尙能生存否耶？無論如何，莫不有一死。死既終不可避，則當乘此時機，建設革命事業。若僅貪圖俄頃之富貴，苟且偷活，於世何裨？故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死得其

所則重，不得其所則輕！吾人生今日之世界，爲革命世界。可謂生得其時，予我以建功立名之良好機會！夫湯武革命，孔子且豔稱之。彼不過帝王革命，英雄革命；而我則爲人民革命，平民革命，乃前不及見，後不再來之神聖事業！先我而生者，既不及見；後我而生者，亦必深自恨晚，且不知若何羨慕。故今日之我，其生也爲革命而生我；其死也爲革命而死我；死得其所，未有善於此時者！諸君試觀黃花崗烈士，從容就義，殺身以成其仁。當日雖爲革命而犧牲，至今浩氣常存，極歷史上之光榮，名且不朽，然猶曰爲革命失敗而死也。若此次革命乃必成之功業，又何憚而不爲，又何死之可怕？今日集此一堂者，大半皆在二十歲以上，至多更有八十年之壽命，終不免一死。死於牖下，與死於疆場，孰爲榮譽？是在明生死之辨！如孟子所謂：『所欲有於生者，舍生而取義也。』故爲革命而死者，爲成志，爲取義，非若庸庸碌碌之輩，終日醉生夢死，無所表見。又非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湍瀆，而莫知之也。諸君既爲軍人，不宜畏死；畏死則勿爲軍人，須知軍人之爲國家効死，死重於泰山！我死則國生，我生則國死。生死之間，在乎自擇！明生死，則能鼓其勇氣，以從事於革命事業，爲革命軍人。革命成功，可立而待；將來之幸福，且無窮極！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其價值之重可知！諸君幸共勉之！

第五課 決心

(一) 成功

(二) 成仁

軍人生在今日，有改造國家之責任。改造國家者，質言之：即造成新世界於破壞之後，加以建設之謂。負此責任，全在吾人之決心。決心於何見之？在夫精神！精神者，革命成功之證券及擔保也。軍人精神，前已言之。第一之要素，爲智能。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然後左右逢源，無不如志。第二之要素爲仁。而所以行仁之方法，則在實行「三民主義」。此「三民主義」亦即與美國總統林肯所言「民有」「民治」「民享」之說相通。第三之要素爲勇。軍人須具有技能，始足應敵。而又須明於生死之辨，乃不至臨事依違，有所顧忌。此三者爲軍人精神之要素。欲使之發揚光大，非有決心，不能實現！但所決心者：須多數人決心，合羣力羣策而爲之；非少數人所能集事。諸君要知此次出發桂林，尚須奮勇前進。雖曰桂林山水甲天下，非以此爲安居樂業之地，將欲改造新世界，以求一勞永逸始可。因此所生之結果有二：一曰成功，二曰成仁。所謂成功成仁者，乃驚天動地之革命事業！吾人何爲而革命？務在造成安樂之新世界，期其成功。不成功，毋甯死，死即成仁之謂。古之志士，有求之而不

可得者。此次諸君，隨本總統出發，從事革命事業，非成功，卽成仁。二者而已。成功則造出莊嚴華麗之國家，共享幸福。不成功，則同拚一死，以殉吾黨之光輝主義，亦不失爲殺身成仁之士。雖然，均一死也。有泰山鴻毛之別。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則爲死重於泰山，其價值乃無量之價值，其光榮乃無上之光榮。惟諸君圖之。吾人生在惡濁世界中，欲打破此舊世界，剷除一切煩惱，以求新世界之出現，則必有高尚思想，與強毅能力以爲之先。在吾國數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如此，則人人不獨親其親，人人不獨子其子，是爲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卽所謂天下爲公，要使老者有所養，壯者有所營，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實現，然後不見可欲，則民不爭，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國新創設之政府，頗與此相似。凡有老者、幼者、廢疾者，皆由政府給養，故謂之「勞農政府」。其主義在打破貴族及資本家之專制。因而俄國革命黨，乃被各國合攻。然迄今數年，仍不能勝。此卽因俄國新政府具有決心，始能貫徹其主義。否則爲俄國之敵者，王黨勢極強大，哥薩克兵力亦不薄弱。此外尙有歐美諸國，恐其新主義傳播，將不利於己，因之羣起與抗。有此種種阻力，俄國若稍有顧忌，則必不能成功。其卒能成功者，決心而已。

吾人若欲建設新世界，則亦必思如何始能建設，非可託諸空談也。今日之世界，乃自私自利之

惡濁世界。在此世界中之人類，既有保障，又無希望，且陷於極端痛苦；於是有生厭世思想者。若論軍人地位，吾國常有「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之俗諺。意若其人必爲身無職業，以當兵爲生活之末路者。此說由中國輕視軍人之故，亦以實際上無何等希望，故有此語。以余觀之，不特軍人爲然，卽一般社會前途，亦復非常慘澹。在諸君之爲軍人者，無論爲官爲兵，雖有薪水火食，僅足自活。而父母妻子，尙不能無所資以爲扶養。故在此舊世界，實無一人能脫煩惱者。

今日國人，多羨慕僑商矣。諸君必以爲彼有多金，宜可高枕無憂；而抑知不然。華僑之初往外洋也，實乃被賣爲奴。廣東語謂之「豬仔」。從前有「古巴招工」，「南洋招工」，在澳門等處，以此買賣爲業者，謂之「豬仔館」。其被賣出洋之輩，率皆中國人之窮無聊賴者，始肯出此。諸君但觀其今日之富，而不知其當日之苦。且總計一年中，出洋者不下數十萬人，其能致富回國者，爲數復極寥寥。余因此憶及余友嘗爲余言：彼前在南洋時，一日與外國人同行路，經華僑所開設之礦場及樹膠園。彼外國人者，指以告余友曰：此皆爾中國人之鴻圖，而收吸吾歐人領土精華之成績也。余友無以應之。適復前行，過一大墳場，余友乃以問外國人：此纍纍者何耶？外國人曰：墳場耳。余友曰：爾謂中國人出洋致富，爾尙未知中國人之因出洋而死於此間，如此塚中之髑髏者，不知凡幾也。由是以觀南洋華僑之狀況，大

略如此。尚有美洲華僑，其生計雖較南洋華僑稍勝，然一生幸福，亦復有限。大率美洲華僑二十五歲出洋，爲人傭工，在外十年，稍有餘資，至三十五歲時，回國娶妻。娶妻之後，不及半載，餘資已罄矣。又須出洋十年，直至四十五歲回國，稍得餘資，乃建家宅。宅成而金又盡，仍不克甯居。迨第三次出洋以後，始能得資，以略置田畝。然至此已五十五歲矣！遠適異國，昔人所悲。彼美洲華僑者，三十年中，家居之日，不及二載，亦未見其能安樂也！

余於此，尚有實例爲諸君言之。諸君今日未有一千萬財產，必以爲果有一千萬者，其愉快何若！以余所眼見之例證，則適相反！余前此由香港赴南洋時，同舟者有一華僑富翁，家產約二千萬。余與彼同在一等客艙，常相晤談。彼乃日日訴苦，似欲余爲之分憂者。余始甚詫異，迨舟行日久，頗厭惡之。因自往大艙中，視彼出洋之工人。（即被賣出洋之豬仔。）私自忖度，彼工人之愁苦，定較富人爲甚；而抑知不然！工人雜坐一團，其狀至樂。有閒談者，有唱歌者。此時余又大詫，何以富翁之多財而憂，尚不若工人之能樂其樂也？迨折回自己艙位時，所謂富翁者，訴苦仍復如前。余因告以適往大艙，彼出洋之工人，却甚歡樂；而子已積產二千萬，似重有愛者，抑何不近人情之甚耶？富翁聆余言，蹶然而起曰：「我在卅年前，亦工人也，亦如彼出洋之工人，固至樂也。今雖有二千萬財產，不惟不樂，且憂甚！試

思兒女成行，娶者嫁者，皆仰給於我。我子復多不肖，長者耗我數百萬，次者所耗亦百餘萬。此後子復生孫，孫復生子，僅恃此二十萬財產，何以維持？又安得而不憂耶！』準是以觀，財產雖多，仍不免於愁苦。諸君試於一身之外，計及妻兒，則亦不能不作此感想也。尙有一例：香港澳門，從前恆有積產之家，恐其子孫浪費，而以家產托之善堂管理，將其入息半數，捐入善堂，留其半以遺子孫。以爲如此，可以長久可存。不知此法，初尙可行，今則善堂中人，亦多半假慈善名目，騙取金錢。故廣東善堂，人有目之爲善棍者。依以上二例，可見在現今世界，不論有無財產，幾無一人不在痛苦之中。非獨軍人爲然，即以軍人論，能如李純王占元者，有幾人乎？以彼之刻剝人民，積產至數千萬，亦云位尊金多矣。乃一則不得其死，一則不安於位。下此者，更無論。蓋在現世界之社會，生活必無良果，須決心改造新世界，始有安樂可言也。安樂之新世界，果如何改造耶？此時中國人皆自以爲民窮財盡，其患在貧。而外國人乃垂涎中國之富源，且欲瓜分之。則中國之不貧可知。以桂林言，所有石山皆可製成洋灰，卽所謂「士敏土」。將來科學進步，機器發明，名爲石山，實乃黃金。只此一端，已足致富。此外，廣西之礦產甚多，各省亦皆如是。外國人常有欲開採者。中國產煤，爲各國冠，倘完全開發，可供全世界數千年之用。不過中國不自開發，貨棄於地，猶如珍寶藏在鐵櫃，若無鑰匙，終亦死藏而已。廣東俗語，有所謂「失匙

夾萬」者（夾萬卽鐵櫃之類）中國之貧，正坐此病！倘能用其聰明智識，從事開發，則吾人自身之幸福，與子孫之幸福，實無涯涘。改造安樂之新世界，卽在乎此！

新世界國家，與以前國家不同。通常國家僅能保民，而不能教民養民。真能教民養民者，莫如三代。其時井田學校，皆有定制，教養之責，在於國家。後世則不然，所謂國家，無論政治若何修明，如漢之文景，唐之貞觀，能保民斯爲善矣。今日所抱改造新世界之希望，則非徒保民而已；舉凡教民養民，亦當引爲國家之責任。試觀俄國新政府：彼之革命發生，尙在我後；其成績較我爲優。因其目的不在謀一人生活，與一家生活，而在謀公衆生活！如牛乳等之精良食品，先給幼者，老病者次之，軍人又次之，再後始及於普通人。又如貧民之無力入學者，國家須設法扶助，使得入學。此卽所謂：人人不獨親其親，人人不獨子其子，以教以養，責在國家。大同世界，所以異於小康者：俄國新政府之計畫，庶幾近之！由俄國而反觀吾國，其情況之比較如何耶？俄國之革命，爲打破政治之不平等，同時打破資產之不平等，而吾國今日則尙無大資本家產出，只須用預防政策，較俄國更易爲力！彼俄國之新政府，名爲「勞農政府」，實卽農工兵政府。其軍人皆有主義，有目的，故能與農工聯合而改造新國家。吾國今日之軍人，倘亦具有主義及目的決心，改造新中國，其效果必在俄國上！何以知其然也？俄國在寒帶，

而中國在溫帶。俄國有資本家，而中國無資本家。無論天然的方面，人爲的方面，均較俄國爲勝。將來倘能成立新國家，另有新組織，則必不似舊世界之痛苦！預料此次革命成功後，將我祖宗數千年遺留之寶藏，次第開發。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國家皆有一定之經營，爲公衆謀幸福。至於此時，幼者有所教，壯者有所用，老者有所養，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實現。造成莊嚴華麗之新中華民國，且將駕歐美而上之！諸君思此無量幸福，視彼南洋之富翁何若？視彼李純王占元又何若耶？而所以博此幸福者，則全在此次之革命，與此次之革命軍人！此次革命，爲順天應人之事業，必能成功。前已言之，設若不成功，則如何耶？古人有云：「濟則國家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死者，卽成仁是也！成仁而死，極有偉大之價值；縱使前仆後繼，犧牲多數人之生命，而能博得真正共和，卽亦無所吝惜。是在立定決心，從事革命！成功而後，匪獨公衆之福，抑亦私人之利！試舉一例：舟在大洋，觸石將沉。乘舟者，若不協力救助，猶自點檢行李，試問舟果沉，行李尙能獨存乎？吾人對於國家，亦卽如是。坐視其亡，將無立身之地！救亡之責，端賴軍人！今者諸君，將由桂林出發，其所取之途徑，卽不外成功與成仁二者。一言以蔽之曰：決心而已！決心則能發揚軍人之精神，造成光輝之革命，中華民國國家實利賴之。諸君勉乎哉！

和平統一化兵爲工

對滇桂軍歡迎宴會演說詞 十二年二月廿一日

楊總司令，劉總司令，各將領，和同志諸君：今天蒙楊總司令，劉總司令來歡迎，本大總統是很感謝的！本大總統向來是在廣東的，爲甚麼今天再回廣東呢？因爲去年六月陳炯明造反，粵軍叛亂，本大總統在廣東不能行使職權，至八月離開亂地，北往上海。到了今年正月，得滇桂聯軍和各附義諸軍隊的力量，趕走了叛賊陳炯明，所以今天再回廣東。滇桂聯軍爲大義討賊，剛才恢復廣州，但是各軍隊進城之後，非常複雜，不幸而有主軍和客軍的猜疑。惟現在大敵當前，如今日報紙已載陳家軍曾和東路討賊軍宣戰，這項猜疑是萬不可有的！本來各軍同爲大義討賊，原來是沒有主客之分的！（鼓掌）如果說到主客之分，粵軍是主，滇桂軍是客。去年威迫本大總統走的，就是主軍（鼓掌）今日歡迎本大總統來的，還是客軍（鼓掌）現在東江叛亂的粵軍，一定是要討伐的（鼓掌）萬不能說革命的軍隊，可以任意叛亂；如果有叛亂的便要誅滅！不但是叛亂的粵軍要誅滅，就是各省的反叛軍隊，都是要誅滅的（鼓掌）本大總統是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要中華民國成統一的國家，從此就要打

破各省的界限（鼓掌）本大總統這次回廣東來，是要統一滇桂粵諸軍，造成統一的中華民國的（鼓掌）

我們中國本來是統一的；但是自辛亥年革命以來，革命的事業還沒有成功，這個病根便在於調和調和的意思，本來是大公無私，求和平統一的。無奈一般腐敗的官僚和軍閥，發起反對共和，譬如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督軍團造反，同割據的聯省自治，把一個國家弄到四分五裂，所以中華民國使不統一。這個不統一，便是革命沒有成功。這回滇桂諸軍收復廣州，功勞是很大的，責任是很重的；但是以後的責任還要更重大！這個重大的責人，便是在整頓內部，以廣東為模範，統一西南，以西南為模範，統一中國（鼓掌）至於統一的方法，有輿論和武力兩種。本大總統這次回粵，是主張和平統一的。因為現在全國人心實在厭亂，是有輿論做我們的後援，又有諸君的武力做基礎。有了武力和輿論，這次革命是一定成功的。原來革命本是發源於南方，但是北方的共和程度，也是很高的。譬如辛亥年武昌發起革命，北方有許多省分贊成，不久便成了一個統一的中華民國。我們現在如果果要再創造一個統一的共和國家，只要先除去西南的盜賊和反叛，再用武力和輿論，北方一定是贊成的。就中國現在情形而論，最有力量的東北方有奉天的張雨亭，東方有浙江的盧子嘉，其次有

段祺瑞的皖系和西南革命發源的各省。但是盧子嘉屬於皖系，所以可簡單分之爲奉、皖和西南三系。這三系已經攜手了！但是北方還有一系，表面似乎是很強的，就是盤據直隸、山東、河南、湖北幾省的直系。這一系管轄北方政府，無惡不作，好像古人說：「挾天子以令諸侯」一樣。主張純用武力，統一中國。反對這項主張的，有三派，就是剛才所說的奉、皖和西南三系。這三派都已聯合，主張和平統一。直系主張武力統一，譬如調孫傳芳征閩，利用楊森征川，他若兩廣和雲貴，也被他們干涉。他們武力雖然很大，然而只能及於北方，不能及於南方。譬如去年吳佩孚想干涉南方，便用計謀聯絡陳炯明造反，所以滇軍這次打敗陳炯明，便是打敗吳佩孚（鼓掌）。便是吳佩孚已經失敗（鼓掌）。本大總統這次回來，專在整理廣東。近來西南爲甚麼打仗？因爲反對共和的叛徒，沒有除盡。這次已經除去陳炯明，但是他的餘毒，尙盤據潮梅惠州一帶。這一帶地方是很大的，幾乎佔廣東全省之半，如果不掃清這個餘毒，便不能安享太平。這個餘毒尙存，便是大患當前，所以還要請諸君擔負責任，除清這個大患，方可稍事休息，再來整理民事，爲人民謀幸福，發展西南富源，從前沒有機會的原故，因爲有明爲革命而暗爲叛逆的，所以不能成功（鼓掌）。其他各省也是如此，不過力量不如陳炯明之大罷了。現在陳炯明已經趕走了，如果用廣東的大力量做根本，掃清內亂，成功的機會，當較大於前。譬如

本大總統這次經過香港，覺得的一個很大的機會。香港政府的態度，從前是很贊成吳佩孚的；譬如香港報紙，便極力代吳佩孚宣傳。到了陳炯明造反之後，數月內，中國不但不能統一，并且廣東的軍隊，恣淫搶劫，無所不爲，政治腐敗，日甚一日。香港的外人看見，知道吳佩孚真不能有爲，覺悟他們從前的主張大錯；所以這次便根本改變方針，竭力和真正民黨親善。我們現得了一個和門戶極接近的幫助，便是成功的大機關（鼓掌）

革命的成功與否，就古今中外的歷史看起來：一靠武力，一靠外交力。外交力幫助武力，好像左手幫助右手一樣。從前美國獨立，革英國的命，所以成功的原因：一半固然由於本國武力的血戰，但一半可說是由於法國外交力的幫助。如果專靠武力，決計是難於成功的！譬如洪秀全革命，由廣西打過湖南、湖北，以至建都南京，而終不能成功的原因：大半是由於外交失敗！——沒有外交力的幫助。——所以革命的成功與否，外交的關係是很重大的。我們現在既得了香港外交力的幫助，又有諸君武力的基礎；以後要想革命成功，統一很快，便要取和平的態度，以取得輿論的後援。所以本大總統這次回粵，便主張第一和平統一，第二掃清叛亂軍隊，第三化兵爲工，第四精練一部分軍隊。如果不想法則，安插過量的軍隊，便和四川一樣，兵士太多，長年的打仗。從前有主軍與客軍相打，現在

內部相打。目前兩廣兵多爲患，真是和四川相同。要消滅這個禍患，應該趕快設法，安插不良之兵！

本大總統前在上海宣言：主張化兵爲工，奉皖兩系是很贊成的；只有直系不贊成。我們主張是先裁兵，後統一；直系主張先統一，後裁兵。諸君要曉得裁兵便是統一的方法！先裁兵，後統一，那才算是真統一。如果先統一，後裁兵，便是假統一！（鼓掌）譬如袁世凱從前不裁兵，借統一的招牌，便借了很多的外債，打敗我們民黨。又如兩個民家械鬥，要想和平解決，便先要停止器械的戰爭。佛家所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們要想成佛，必先要放下屠刀才好呀！這個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至於本大總統主張裁兵，是在化兵爲工，并不是把所有的兵完全裁去。就現在兵士的情形而論：在廣東的餉項，每月只發六七元，有時伙食都領不到手；另外每日還有早操，午操，晚操，總共約有七八小時之多。一旦有了戰事，還要去拚死命。這項情形，是很苦的，是很可憐的！不但廣東的兵士是如此，就是各省也是一樣。到了化兵爲工之後，每日做工不過六小時，在勞動一方面是很舒服的餉項。除原餉之外，另加工錢一倍；簡言之，便是可以得雙餉。至於做工的種類，或是開闢道路，或是辦極大工廠，所做的工是永遠的，不是臨時的。像這樣講來，在沒有化兵爲工之先，兵士的餉項既少，操練又辛苦，生命又危險。在已經化兵爲工之後，兵士的餉項加倍，勞動合度，生命又安全，他們一定是情願去做工。

的。所以這次歐洲大戰之後，歐美聯軍一共有幾千萬的兵，不到一二年之後，大半可以裁去的道理，便是用這個安插的方法。本大總統這次回粵，化兵爲工，便是利用歐戰後各國裁兵的方法，整頓西南的交通，發展一切的實業。諸君要曉得我們革命，是要做甚麼事呢？是替人民謀幸福的！（鼓掌）革命的責任，是愛民的！（鼓掌）不是害民的！（鼓掌）本大總統自明日起，就想一個辦法，整理內部，令西南可以成一個模範！（鼓掌）讓東北各省看見了誠心向我，自可不用武力，統一全國。如果各省明白了西南的革命，是爲大義的，就是到不得已的時候，要用武力，自然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所謂「仁者無敵於天下」，不必要用大武力，各省是很歡迎的。到了各省歡迎，所用的武力是很小的。（鼓掌）我們自今晚起，要把這個責任擔負起來，大家向前奮鬥，另外造成一個新局面！（鼓掌）這次得滇桂諸軍的援助，趕走叛賊陳炯明，本大總統是很感謝的。特爲公敬一杯！

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

歡宴各將領演說詞 十二年十二月二日

湘軍總司令，豫軍總司令，和滇桂粵及中央直轄諸軍各將領：今晚在此開這個歡迎宴會，和大

家相見，飲酒慶祝，有兩層用意：一層是慶祝這次在廣州近郊打仗，大獲勝利。這次大獲勝利的原由，都是諸將士的功勞，所以要來感謝滇軍、桂軍、粵軍和中央直轄諸軍與夫這次新到的湘軍、豫軍。二層是我們同志，以至誠的盛意，來歡迎湘軍、豫軍參加我方，共同向前去奮鬥。

今晚這個盛會，不是偶然的！廣州自從今年春季沈鴻英作亂以來，大家都沒有機會同飲。今晚同飲，是沈鴻英作亂後的第一次宴會。這個機會是很難得的。因為自沈鴻英作亂以來，北軍兩次自北江來攻，陳軍數次自東江來攻，廣州的局面總是風雨飄搖，大家無一天不是在恐慌之中。這次陳軍來攻，可算是最後一次，我們已經獲了勝利。這幾天，北江又有北軍來寇。據今晚消息，湘軍已經打到了始興、水南以北，從此大敵已無，廣州的局面已到穩固地位。我們革命黨可說拿廣州來做個好策源地，以此向前奮鬥，是大有希望的！

廣州現在的局面，和從前大不相同了。譬如從前滇、粵、桂諸聯軍在東江，和陳炯明的叛軍打仗，一敗到博羅，再敗到石龍；到了上月十七日，陳家叛軍打到石牌，廣州人心便非常搖動，幾乎有不能保守的現象。那天豫軍湊巧，已趕到廣州，便由黃沙步行，經過長堤到廣九車站，當時趕上前線增援，把敵人打退。人民見過了豫軍軍容之盛，便異常鎮定。後來湘軍到了北江，又把始興的北軍打退。所

以現在廣州的局面，完全到了安穩地位。我們合十幾省同志，在這個安穩的廣州，負些甚麼責任呢？以後應該做些甚麼事呢？大家要知道這個責任是很重大的！因為我們革命黨從前創造這個民國，雖然有了十二年。但是從前不是袁世凱做皇帝，便是張勳復辟；現在又有曹錕拿錢買總統做，想用武力反叛民國。所以民國的基礎，還是沒有鞏固。以後要保守我們從前創造的民國，鞏固國基，就是我們的責任！擔負這個責任，更進一步，發揚光大，建設一個新民國，便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我們負起這種責任去做這些事，萬不可延遲。便要從自今晚起，立一個決心，大家向前去奮鬥！

從中國歷史看來：每次新舊朝代更替之際，總有幾十年的變亂。民國成立到今日，已經過了十二年。這十二年中，沒有一天沒有變亂。這個變亂不已的原因，在甚麼地方呢？簡單的說，便是因為新舊潮流的衝突！詳細的說，便是因為舊思想要消滅新思想，新思想也要消滅舊思想！新舊思想迭相攻擊，所以禍亂便循環不已。但就人羣進化的道理說：舊思想總是妨礙進步的，總是束縛人羣的。我們要求人羣自由，打破進步的障礙，所以不能不打破舊思想。今天要請諸君來打破舊思想，究竟用甚麼做標準呢？大略的講，便是拿一種主義做標準。我們如果信仰一種主義，服從一種主義，總是照那種主義向前做去；那麼，打破舊思想的事業，便可成功。如果不然，便沒有希望。今天我們對於中國

政治上所負的責任，是打破舊專制，提倡共和，來建設一個新民國。這個建設新民國的任務，便是我們的事業。要把這個事業實行出來，無論當中遇到甚麼困難，總是百折不回，向前做去，以求最後的成功。那就是信仰！信仰中的道理，用簡單的話說出來，便是主義。我們做標準的主義，究竟是甚麼呢？便是大家所知道的「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之中的頭一項，是「民族主義」。從前革命黨在辛亥年，把滿清政府推翻，趕走異族，便是「民族主義」的事。這樣相同的事，從前中國行過了的是：明朝朱元璋。他推翻元朝異族的政府，把政權拿到自己手內，改國號為明朝，還是自己做皇帝，政體還是專制。把天下的政權，由父子傳孫，一家之人，代代相傳，正像古人所說的家天下。我們這次把滿清推翻，改革專制政體，變成共和，四萬萬人都有主權來管國家的大事，這便是古人所說的公天下。這項公天下的道理，便是「三民主義」中第二項的「民權主義」。從前的人，以為天子是天生的，原來便賦有一種特權。到後來人類覺悟了，不相信只有天子一個人有這項特權；推到百姓，人人都有這項特權，就是把政權公之天下。我們中國二千多年以前，孔子便有這項思想。他曾說過：「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不過當孔子那個時代，只有思想，沒有事實。到了現在，世界上有了這個思想，也有了這個事實。大家都要

做主人翁，承認用這項主義的政體，才算是無上的政體。所以「民權主義」到了現在，便發達到極點。「三民主義」中的第三項，是「民生主義」；世界上行這項主義最新的國家，只有俄國。他像英國、美國、日本，國家雖然富強，但是還沒有行到「民生主義」。二三十年前，革命同志要排去滿清的思想，是由於甚麼而起呢？因為看到了外國富強，是由於有良政府；我們要想國家富強，也不能不要良政府。要有良政府，便不能不革命，去推倒滿清的不良政府。但是英美雖然富強，社會內部還有問題。從前許多革命同志，以為政府改良，弄到國家富強之後，便沒有別的問題了。殊不知英美內部，還有很大的問題！他們全國的政權，表面雖說是都在人民手內；但人民彼此之間，把政權分得還不均勻。原因是由於他們社會，有兩種絕大階級：一級是極大的富人，一級是極苦的窮人。富人的財產過多，總是用資本的勢力，操縱全國政權，來壓制窮人。多數窮人不情願受少數富人的壓制，便想種種方法來反抗富人；那種窮人反抗富人的舉動，便叫做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的原因，便是由於社會上貧富太不均。極富的人雖然安樂，但多數人還是痛苦；所以他們生活上的幸福還是不平等！多數窮人要求平等，因之便結合起來，共同去推翻富人，釀成社會革命的結果。他們社會有今日這種結果的道理，便是由於從前不講究「民生主義」的原因。預防這種社會革命，以達到生活上幸福平

等的道理，便是「民生主義」。

我們革命黨提倡改良中國，何以要行「三民主義」的革命呢？就中國政治倫理的學說講：古人說到忠君愛國，便以為很好。近來人類思想改革，對於這種倫理觀念，還不甚以為然；必要人類得到極端的平等，才算是正當。如果不然，像滿清征服中國，英國征服印度，法國征服安南，日本征服高麗，發生本族和異族政權上的不平等。那種不平等的民族，要求平等，使用武力來反抗異族。那種對於異族的反抗，便是「民族革命」。至於政權都掌在一種民族的手內，如果執政的人威權過甚，小百姓太沒有能力，便發生有權勢的人和平民之分，政權上還是人人不平等。平民想要平等，便要反抗有權勢的人。那平民對於有權勢的人的反抗，便是「民權革命」。至於近來人類要求社會上機會平均，貧富相等，便是「民生革命」。明朝朱元璋推翻元朝，可以說是做到了「民族革命」。但以後各代專制太過，所以滿清入關，政治寬大，中國人民還是歡迎他。由此可見本國人專制，也是不對的。但本國人政權上不專制，社會上的貧富，還要平均，才能相安無事；否則還免不了革命。世界上起了這項革命，現在已經成功的，只有俄國。我們觀察古今中外大勢，默想本國將來的情形，要改良成一個完全的中華民國，行一個一勞永逸的方法，所以行了「民族主義」的革命，「民權主義」

「的革命，必須兼顧「民生主義」的革命！」

諸君或者還有不明白「民生主義」是甚麼東西的？不知道中國幾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行過了這項主義的。像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漢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義」的事實。就是幾十年以前，洪秀全在廣西起義之後，打十幾年仗，無形中便行了一種制度；那種制度和俄國的「共產制度」是一樣。他得了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幾省，人民受過兵災之後，許多財產無人管理，他便集中於國家，用政府去管理。所以他打了十幾年仗，沒有借外債，人民也豐衣足食。等到曾國荃破南京之後，搬運南京財產，有幾個月之久；諸君看他的政府是何等富足呢？從前我在南京的時候，有一個替洪秀全當過差的老人，報告政府說：「有一塊地方，藏有許多金銀，金銀之上蓋有石頭，四圍做成屋形，如果挖到幾十丈深，當見所藏的金銀」云云。政府便派人如法去挖，後來果然挖到石頭；但見石頭之後，更向下挖，還不見金銀。大概金子過重，經過年日太久，沉到地底，亦未可知。據老人說：此處洪秀全所藏之金銀極多，預算如果挖得了，可以還當時中國的外債！由這樣看來：洪秀全的政府，又是何等富足呢？就是左宗棠、戈登打破蘇州之後，所得的金銀財物，也不計其數。單就蓋藏一項，燒了多日，尚燒不完。太平天國此等制度，便和俄國所行的「共產制

度」一樣。現在俄國所行的「共產制度」是由於先有了思想知識，然後才去實行。洪秀全實行到了，但是沒有知識，不過爲勢所迫，不得不要政府去維持農工耕作，作軍隊的給養。後來供給軍隊，漸漸有餘，政府便以所餘的糧食，接濟民間。於是由農工政府，漸變成商賈政府。所以洪秀全的政府，便異常豐足。像那樣把社會上無論大小財產，都集中到政府手內的制度，只有洪秀全能夠實行。俄國現在還行不通，所以他們改行一種國家資本制度，把極大的財產收到政府手內來，像大鑛山、鐵路、銀行等，都收歸國有。他們行了這種制度，所組織的一個國家，叫做俄國蘇維埃社會共和國。因爲他們組織政府的原理，是反對資本家，所以世界各國便調兵去打他們。打了數年之後，俄國已經大獲勝利。前幾天，有一個俄國代表說：我們俄國從前經濟上事事受英國人、法國人的束縛，所有的大實業，都被他們管理。現在我們覺悟了，戰勝之後，把從前外國人管理的大實業，都收回來。我們把這六年中革命的事，回頭來一看，所得到奮鬥最大的道理，便是實行「民族主義」。所以中國主張「三民主義」，革命的道理，是很對的！

就我們革命的實情講，是怎麼樣呢？現在廣東的軍隊，都是各軍佔駐一兩縣，賣煙開賭，搜括錢財，以飽私囊。我以爲這樣，不過是眼前的行動，馬上當要改良的。講到軍隊的種類，更是複雜。從前有

滇軍桂軍和中央直轄各軍，後來又由福建來了一批粵軍，現在新加入的又有湘軍豫軍。如果這些軍隊都想霸佔幾縣，各自圖謀，廣東的局面是不能永久的。我們要想把這個用鐵血換來的局面永久保存，作革命的策源地，便不能不把前途想清楚。如果把前途想得清楚，籌得一個好辦法，廣東的局面還是很可有爲。如果不然，便很悲觀！像我們的同志許總司令，他得回了石灘之後，便不顧而去，跑到上海。推究他跑的原因，或者以爲是他從前打敗仗，被我責備了，不知道我責備同志是常事，我想他不以爲奇怪的，真原因是在發表他的粵軍總司令。他也不以爲打過了敗仗，還來做總司令，覺得有些不安，所以跑到遠遠的。內容是受了總司令之後，財政沒有辦法，所以不能不走。但是他沒有辦法，我有了辦法，所以已經派人去請他回來。我希望大家忍耐眼前的困難，專向「三民主義」去奮鬥。用廣州做策源地，拿現在的十幾萬兵，去得江西，將來收回湖南、湖北、福建，是很容易的。只要大家是爲主義而奮鬥，辦法是有的。因爲廣東財政向來收入，每年有三千多萬。我們現在的辦法，只要恢復從前的財政狀況，便可養十幾萬兵。現在更有新計畫，可再增加三千萬。舊有三千萬，又新加三千萬，合起來便有六千萬。所以廣東這個省分，是很富的，是很可有爲的。這項新財源，弄成了功，甚麼事都不准挪用，專拿來做北伐的軍餉。將來得了江西、湖南、湖北、江蘇，十幾萬兵還不夠用，還要多擴

充。如果不能發展，就是這十幾萬兵還不得了；不要三年，便要消滅。所以現在的局，便是我們生死的關頭。再就廣東局面說：東江殘敵，很容易肅清；北江又打勝仗。此後外部，完全不成問題；所有的還是內部問題。這個內部問題，簡單的說，就是財政問題。我們要解決這個財政問題，表面雖說是難；但是只要諸君放大眼界，忍耐目前的困難，也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我們生在此時，拿到一萬或幾千兵在手內，當新國家將成未成之際，對於國家，都要負一種特別責任。這種責任，便是救國救民！大家擔負這個責任，向前奮鬥，如果遇到困難，總是百折不回，讓後人知道我們是為救國救民的主義來犧牲的，不是為金錢來做強盜的；那麼，就是千年百年的大事業，還容易成功，便不是眼前廣州的小局面！如果不然，就是這個小局面，也不能長久。像滇軍有一位師長，因為金錢驕，便被部下的小兵押起來。此風一開，如果我們還不另籌良法，作長久之計，那麼，所有現在的軍長、師長、旅長，以後都是很危險的！講起道理來，那位師長是應該押，是不應該押呢？照軍法說：長官如有吞食士兵的軍餉，須要我把他押起來，那才算是正當。而現在他偏做自己部下士兵的囚徒，這是成甚麼體統呢？現在世界上士兵敢殺長官的，只有俄國。他們的兵士，當起革命的時候，去殺皇帝和保皇黨的長官，推究他們的原因，是在要行「革命主義」。如果滇軍士兵，把長官押起來，也是為行主義；那麼我是很佩服

的。但是只爲金錢問題，便弄得士兵目無軍紀，是實在不對的。我去年冬季到廣東來，在上海動身的時候，有許許多人都替我擔憂，以爲到了廣東，恐怕受亂兵意外的危險，我却以爲不要緊。因爲知道滇軍官長，是很多明白「革命主義」的；所以單騎來粵。到了廣州之後，數月以來，各軍將士待我果然不錯。因之我天天所憂慮的，只有外來敵人的危險；內部總是平安。等到今天，外部敵人已經打退了，廣州可算是完全穩固了；所以我來公宴諸君，和諸君過細談話，這就是我對於廣東還是很樂觀的。廣東的軍事，不久便可收束。但是敵人退却之後，軍事上雖然沒有危險，內部還有財政的危險。要解除這個危險，我已經有了辦法；所希望的，不過是要來大家將來和我幫忙，共同實行那個辦法便了。

現在敵人已經打退了，我們還要注意的是些甚麼事呢？第一是要精神上不可有暮氣，還要把朝氣恢復起來。推究民國成立的原因，完全是革命黨的力量造成的。但是革命黨在自己造成的國家之內，十二年以來，從沒有在別的地方，同聚一堂，暢快的談話過一次，只有今晚，我們在廣州可以談話。此外，別的地方，僅有四川一省。但是四川和廣東相離幾千里，當中隔了湖南，還不能交通。我們推究革命黨在辛亥年能夠創造民國，十二年以來不能維持民國的原因，自然不能不歸咎於我們。

在民國成立以後，朝氣便已消滅，所以到處都是失敗。現在要革命黨在各省之內，都可以聚會；便是恢復我們從前革命的朝氣。從前革命黨朝氣最盛的人，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這七十二烈士死難的故事，我很可以對諸君談一談。當他們沒有起事之先，計畫是很周全的；如果完全實行，很可以成功。後來實行的時候，因為同志做事不好，所以失敗。同志做事不好的很多。譬如有一位同志，由黃克強派到日本去買一百枝駁槍。假如廣州的同志，得到這些槍，是很可以成功的。後來他們起事，打到制台衙門之內，各處都已成功，最後失敗的原因，全是由於武器不足。那位買槍的同志，在日本把槍買好了，已經運到船上。正在其崎嶇船的時候，忽然接到黃克強的一封信，說香港戒嚴，要他小心。他沿途便把那些槍枝，三枝一次，五枝一次，密密的運到船邊，投入海內。到香港之後，黃克強問他買的槍呢？他說：你要找過細，香港是戒嚴的，所以我不帶到香港來，在路上便已經投入海內了。諸君想想：他這個人是願命重於願責任，全無革命黨人格，安得不誤了革命事業呢？拿這件故事來講的意思：一來也是證明我們從前的革命同志，在廣東、浙江、湖北、湖南，都是沒有一百枝槍；如果有了一百枝槍，便老早可以成功！再者諸君都曉得黃克強的威名，是從欽廉革命起的。他在欽廉革命，是用甚麼武器呢？那個時候，我們在安南，到處和他買槍，今日買三五枝「沙維治」，明日買了幾枝「曼

里雷一東湊西湊，然後才得了雜槍二百多枝。每枝所配的子彈最多也不過二百發。他帶了這點武器到欽廉，便和龍濟光陸榮廷打了幾個月仗。後來雖然失敗，但是他奮鬥的精神很大，實在令人佩服。所以他的威名使大震諸君這次有的在石龍石灘打仗，手內的槍枝最少也過萬多枝；爲甚麼不去和敵人拚一死命呢？爲甚麼不戰而退呢？像這樣說來，革命沒有成功以前，我們同志的膽量是很大的；革命成功以後，同志的膽量便退步。這個有膽量沒有膽量的原因，不是在槍數的多少，實在是由於我們同志的精神振作不振作！精神能振作不能振作的道理，便是在於信仰主義的眞確不眞確。如果信仰一種主義很眞確，像從前溫生才在南洋聽過我的演說之後，便深信用「民族主義」去排滿，非多殺滿人不可。所以他回到廣州來革命，總是打聽滿洲將軍孚琦的行動。有一天，孚琦自瘦狗嶺看操回來，他便從街上阻住孚琦的轎子，把手槍連發幾響，打死孚琦。後來，孚琦的轎夫衛兵都嚇到魂飛天外，向四處跑散了，他還不跑，讓清兵拿去，視死如歸。像這樣視死如歸的原因，便是由於溫生才信道篤，所以舍身成仁；七十二烈士敢於成仁取義的原因，也是一樣的道理。後來參加了許多假革命黨，所以弄到全黨的精神，便很渙散。本來革命的力量，是和通常的力量不同的，用極小力量，很可以打破極大力量的。現在曹錕吳佩孚的力量，總比不了滿清的力量呀！辛亥年的革命黨，

沒有幾萬兵，爲甚麼可以打破滿清？現在廣州有十幾萬兵，爲甚麼沒有用呢？從前要去革命，現在有了洋槍大砲，爲甚麼還畏縮不前呢？這個原因，全是由於同志之不知道革命主義。如果知道主義，信仰主義，便可以爲主義去犧牲。能夠犧牲，便可打破曹錕吳佩孚，另外創造一個新中國。現在要我們十幾萬兵的精神，都恢復起來，同七十二烈士與溫生才一樣，須要他們都明白革命的主義，要他們都明白主義，信仰主義，能夠替主義去犧牲，造成一個完全人格，便要請諸君自今晚起，自己先明白革命的主義，能夠替主義去犧牲，然後才擴充到兵士。所謂「己立立人，己達達人」。

俄國革命成功快的原因，全是由於他們革命黨都信道篤，拿主義來感化全國。所以沒有打甚麼仗，便把政府根本改造。從前孔子的晚年，周游列國，他是爲着甚麼事呢？完全是宣傳他的主義。如果我們的兵士，都知道了革命主義，便變成革命軍。如果變成了革命軍，便可替革命主義去犧牲。以一當百，百當萬，同心協力去定中國。否則都成滇軍某師長的兵士，只知道押長官來要錢。我們革命的軍人，如果能夠把革命做成功，便是美國的華盛頓，否則便是滇軍的某師長，那位填軍師長，平日聽得說也是很有能幹的。這次做兵士的囚犯，完全是由於他對兵士，平日沒有很好的宣傳。我這次到廣州來，每日總是爲軍事忙得不得了，沒有工夫和兵士見面。以後要請諸君讓我和他們在省議會，

或者高等師範的大講堂，直接談話，用精神教育來感化他們，和俄國的士兵一樣。俄國革命的兵士，都是明白革命主義的，所以他們不徒是打走俄皇，並且打敗英國、美國、法國、日本諸聯軍。那些英國、美國、法國、日本的兵士，到俄國去打仗的時候，總是被俄國的兵士所感化，受俄國革命主義的宣傳，不情願和他們打。所以弄到後來，英國、法國、美國、日本的政府，也沒有辦法，只好和俄國講和，自己退兵。俄國這樣用主義來打勝仗的道理，和我們孟子所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的道理，是差不多相同的。用武力去征服人，完全是假的；用主義去征服人，那才是真的。我們中國的歷史，還有幾件好證明：從前楚漢相爭的時候，項羽的武力，該時何等強大。每次交鋒，劉邦總是打敗仗。到後來，漢何以勝，楚何以敗呢？原因就是在於劉邦入關之後，與民約法三章，政治寬大，有道理，有主義，再拿文王百里而王天下的歷史說：王天下，便是統一中國。百里是很小的地方，用很小的地方做策源地，還能統一中國，他是用甚麼力量呢？是在他造成了一個良政府，令人信仰。現在俄國也是一樣。廣東以後把四境肅清了，或者要休息兩三個月。在這兩三個月中，我們必要做宣傳的功夫，讓這十幾萬兵，都明白我們何以要革命的主義。他們明白了主義之後，他們的精神，自然圖七十二烈士一樣。他們的能力，必定同俄國的兵士一樣。出去打仗，便有勝無敗，便可征服吳佩孚！

否則同吳佩孚的兵便沒有分別！吳佩孚的錢多彈多，我們怎麼可以征服他呢？兵家說：「攻心爲上，攻城爲下。」能攻敵人之心，就是沒有錢沒有彈，也可以打勝仗，也可以統一中國。所以我們要把這毀軍，看造成一種革命軍，讓到處人民都歡迎。像古人所說的：「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仁者無敵於天下。」那才算是不枉費了這十幾萬兵！

現在我們同志在廣東，是個千古難得的機會。要做千古有名譽的事業，成千古有名譽的軍人，讓千萬年以後的人都崇拜，那才算是不錯過了這個機會！這就是我今晚開這個歡迎宴會，所希望於諸君的。今晚歡迎諸君到此，舉杯敬祝諸君前途的事業成功！

革命軍必須以一當百

頒發觀音山衛士獎牌訓詞 十三年元旦日

今天執行獎賞，頒發從前在觀音山打仗有功諸衛士的獎牌，這是本大元帥親自行賞的第一次。本大元帥自執政以來，從沒有親賞過將士的。因見推翻滿清之後，我們軍士的奮鬥，和從前大不相同。像黃花崗、武昌、鎮南關、河口幾次起義，我們的人數都是很少，打起仗來，沒有那一次不是以幾

百人，去打幾千人或幾萬人的；以後便不能像那一樣繼續奮鬥。近來，像那樣繼續奮鬥的軍隊，只有前年觀音山的衛士，所以今天便來論功行賞。實在來說：觀音山的衛士，值不值得一賞呢？當陳炯明造反的那一夜，我們觀音山的衛士，只有五十多人。所有的武器，只有三十枝手機關，子彈不過一萬多發。叛軍局初來攻的有一千多人，不久加入楊坤如一千多人，後來又到他項叛軍一千多人，統共有四千餘人，圍攻觀音山。自頭晚起到第二日止，攻了十幾點鐘，毫沒有間斷，總是攻不下。到後來我們子彈打完了，才安全退出。像這樣奮鬥的精神，真是近來沒有的！今以此次東江的戰事比較：兩個月以前，我們有三萬多人，在惠州博羅，打不過敵軍二萬餘人。現在敵人的殘軍，散在東江的不過幾千人，我們有三四萬人，還是不敢前進。像這樣說起來，比較觀音山的衛士，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我從前常常對人說：「革命軍」的力量，是和別種軍隊不同的，必要能以一當十，才算合格。用幾百人可以敵幾千人，那才算是本事！如果不能，便是大恥辱，便不算得是「革命軍」。前年觀音山的衛士，便是一以當百的「革命軍」，所以值得本大元帥來獎賞。民國成立以來，我理想上的「革命軍」，只有這次觀音山的衛士，足以當之！這種奮鬥的精神，實在不可磨滅。所以乘今天民國十三年元旦，來獎賞各位勇士，做一個大紀念。希望我們全體軍人，從今天起，都應該恢復吾黨從前革命的精神，以

一當百，去同國賊奮鬥，決計在今年之內，掃除軍閥，統一民國！

革命軍不可想升官發財

對東路討賊軍演說詞 民國十三年三月十日

東路將領兵士諸君：諸君是許總司令和張旅長的部下。許崇智同張民達都是我們革命黨很熱心的同志，你們各將領大多數也是革命黨，所以東路討賊軍的長官，都是革命黨。大家當兵士的，今天到這裏來聽本大元帥講話，試問諸君是不是「革命軍」呢？許崇智是革命黨，照道理講，所帶的部下，自然該是「革命軍」。且許崇智向來很聽本大元帥的話，絕對服從本大元帥的命令。譬如民國十年本大元帥說起北伐，他便同到桂林。民國十一年改道北伐，他便先到韶關南雄，攻破贛州。後來得了贛州，聽到說陳炯明在廣州造反，便回師來討陳炯明，在韶關打了一個多月仗。因為沒有接濟，不幸而失敗，退回江西，又打到福建，得了福州。去年本大元帥要肅清東江，消滅陳炯明的餘毒，調他回廣東來，他便不要福州地盤，打回廣東。後來到潮汕，打了一次敗仗，便退回廣州，和廣州各友軍會合。所以許總司令在這兩三年之中，打到江西，退回廣東，又折回江西，打到福建，再打回廣東，轉

戰三省，走路有了幾千里。疲倦勞瘁，艱難辛苦，是許多人都做不到的。你們的許總司令總是忍耐奮鬥，所以許總司令是很能夠耐勞吃苦的，是一個很好的革命黨。諸君都是受許總司令指揮的，許總司令既是很好的革命黨，諸君當然可以叫做「革命軍」！但是本大元帥今天來同諸君講話，還不敢心把「革命軍」的名號，加在諸君身上，就是諸君將來可不可以說是「革命軍」，還要看以後的成績！

此刻在廣東的軍隊，有滇軍、湘軍、豫軍、粵軍、桂軍、贛軍、山陝軍，總共有六七省的軍隊，都來爲革命出力。但是依我看起來，沒有那一種軍隊可以居「革命軍」的地位。本大元帥有一天對湘軍講話，希望湘軍變成「革命軍」。今天來同很好革命黨的部下講話，也是希望變成「革命軍」。以前爲革命奮鬥，雖然不能叫做是「革命軍」，但是希望從今天聽過這番話之後，便要變成「革命軍」。要怎麼樣才可以成「革命軍」呢？甚麼是叫做「革命軍」呢？「革命軍」是用一個能打得十個，一百個能打得一千個，一千個打一萬個，一萬打十萬。像這樣用一倍去打十倍的軍隊，才叫做「革命軍」。你們東路討賊軍打的仗本多，但是過細考察起來，是不是用一千人去打一萬人呢？打仗的時候，或者是用五百人去打一千人，或者是一千人去打一千人，好像在福建水口打仗，東路討

賊軍是用一千人去打北兵兩千人；但是總沒有用一千人去打一萬人的。我提倡革命，是革命黨的領袖，很想造成一種「革命軍」。現在的軍隊都不是「革命軍」；只有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廣州起義的軍隊，才可以說是「革命軍」。當他們起義的時候，在廣州的清兵，有滿州的駐防軍，有李準的水師，有張鳴岐的陸師，總計算起來：不下五六萬人。「革命軍」的人數，不過兩三百人；那裏有今日這樣多的軍隊呢？當時的武器不過是手槍、炸彈，那裏有今日這樣好的長槍、大砲呢？那樣少的人數，只用手槍炸彈，一經發動，便攻進水師行台和總督衙門。後來因為約定的外援，沒有趕到，便完全失敗，死了七十二人，葬在黃花崗。所以黃花崗所葬的七十二人，就是那一天打死了的「革命軍」。就是舍身成仁的烈士！所以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才不愧稱為「革命軍」。假若當時我們的「革命軍」有三千人，或者敵人祇有三千人，那一次革命，便可以成功。但是當時廣州的清兵不只三千人，有了五六萬人；我們的「革命軍」又沒有三千人，只有兩三千人；衆寡太相懸殊，所以結果歸於失敗。至於以戰論戰，當時城內之戰，可算是成功。那次革命黨只有手槍炸彈，便用一個人去打兩百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軍」。所以我們今天要紀念他！我現在所希望的：不能說是用一個人去打兩百人的軍隊，總要希望革命黨的部下，有革命的精神。最小的程度，要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如果

不能便不能當「革命軍」的名義。我在戰場常常教兵士前進。官長總是說前面的敵人有好幾百。呵！我們的隊伍只有一二百人，怎麼能夠前進呢？我就對他們說：你們拿一點奮鬥的精神出來，教兵士開槍衝鋒，把敵人打死他一些，他們就要寒膽，到了敵人寒膽，就是他們的人多，又有甚麼用呢？官長又說：難道敵人沒有槍嗎？難道敵人的槍不打人嗎？因為他們都不是「革命軍」，所以我就不責備諸君。今天知道了甚麼是叫做「革命軍」之後，就要常思想：到底有沒有這種道理？如果是有這種道理，便要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你們就是被敵人打死了，也可以陪葬黃花崗，留名千古。如果不然，你們將來死了之後，不但是不能陪葬黃花崗，萬古留名，就是現在活在世上，也沒有人知道。大家都是兵士，是有槍階級。有槍的「革命軍」用一個人至少可以打死十個敵人。有槍怎麼可以打死人呢？諸君是軍人，當然是知道的：要放槍可以打死人，便要命中。如果不能命中，便不能不死人。通常有了槍，上了子彈，便可以打死人；這是諸君知道的，可以不必多講。但是在戰場上，有了槍上了子彈，雖然可以打死人，還要放槍的人，有很好的膽量。如果沒有好膽量，便手顫腳亂，在平時雖然可以打死人，在戰時便不能命中，不能打死人。所以當「革命軍」的人，第一要有膽量。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當起義的時候，沒有長槍，只有手槍炸彈。專用手槍炸彈，便打進制台衙門，他們是靠甚麼呢？就是靠

膽量，有勇氣，有革命的精神，所以能用一個人，去打兩百個敵人，不是用一千人，去打一千敵人。若是用一千人，去打一千敵人，那是尋常軍，不是非常的「革命軍」。所以當「革命軍」的，第一要有膽量。有了膽量，才可以打死人。膽量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爲甚麼原因便有膽量呢？膽量是從革命精神來的！革命精神是爲甚麼原因發生的呢？明白了革命道理，才有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是由於革命道理發生的。甚麼是革命的道理呢？「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就是革命的道理！你們的官長都是革命黨，平常把「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話，大概對你們講得很多，諸君大該也很明白那些道理。我今天再把「三民主義」的道禮，來同大家講一講：

「三民主義」是甚麼呢？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種「三民主義」是甚麼用法呢？「民族主義」是用來對外國人打不平的。從前中國人做滿洲人的奴隸，滿清壓迫中國，有了兩百多年，那是很不平的。因爲那種不年，所以本族便打異族。本族去打異族，便要提倡「民族主義」，要四萬萬人結成一個大民族團體。十三年前的排滿成功，就是一部分的「民族主義」。成功！滿清推翻之後，還要受外國人的壓迫。因爲滿人從前把我們的權利，都送到外國人手內，立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至今還沒有修改。這好像是主人沒有錢用，借別人的錢，便把他的奴隸

轉押到別人寫過了雙重的身契一樣。所以現在脫離了滿人的奴隸，還要做外國人的奴隸。從前在滿清的時候，是做二重的奴隸；現在脫離了滿清，還要做一重的奴隸。我們現在要廢除不平等的條約，好比是要收回賣身的契約一樣，是要中國同外國成一個平等的地位。如果那些條約不廢去，中外便不平等，我們無論有甚麼話都不能講。諸君是在廣東，知道廣東的海關稅，我們不能收用。爲甚麼中國不能收自己的關稅呢？因爲有外國人管理！譬如諸君坐船到香港，在廣州上船，就有外國人查關。如果到日本，無論在日本的甚麼地方上岸，查關的都是日本人。爲甚麼中國要用外國人查關呢？就是因爲外國人佔了我們海關！外國人佔住中國海關，便是一件不平的事。這件不平的事，是諸君已見已知的。尙有許多不平的事，諸君還沒有看見，還不知道！我們要除去一切不平的事，脫離做外國人奴隸的地位，所以還要提倡「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是甚麼用法呢？是用來對本國人打不平的。我們中國幾千年以來，總是一個專制國家，祇有皇帝一個是主人，人民都是奴隸。人民是皇帝一個人的私產，所以古人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人民爲甚麼對於皇帝要稱臣呢？大家都是人，做皇帝的不過是一個管公事的人，爲甚麼單獨他一個人要做主人呢？國家是人人都有份的，好像一個大公司，人民便是股東。中華民國是四萬萬人的大公司，大家都是股

東。你我也是股東，那才是真民國。專制帝國是東家生意；共和民國是公司生意。從前的專制，在辛亥年已經推倒了。從那個時候以後，人人都是股東；國家有了利益，大家可以共享。要成這樣的真民國，便要有「民權」。有了「民權」，才能夠把國家變成大公司，讓大家都可以說話。所以說「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甚麼用法呢？是用來對大富人打不平的！一國之內，若是有了大富人，國家大事就被他們壟斷。窮人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就不得不做富人奴隸。這也是一種很不平等的事。要把全國的貧富都打到平等，便要應用「民生主義」。所以「民生主義」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都是一樣的道理，都是用來把不平等的事，打到平等的！

諸君要知道怎麼樣應用「三民主義」，必要把「三民主義」的事實，澈底明白，然後才能夠完全實行。譬如就「民族主義」講，假若能夠實行這種主義，便可以挽回許多利權。我們現在有種種的錢，每日都是在無形之中，奉送到外國人。總算起來，每年有十二萬萬，就是每月要奉送一萬萬。像這樣大的損失，是在甚麼地方送去，我想大家必不知道！現在舉一個例來對大家說明：像外國人到中國來，總說是通商。通商是做甚麼事呢？就是把中國的土貨運出去賣，把他們的洋貨運進來賣。考查最近的海關報告：進口貨超過出口貨的數目，每年有五萬萬。就是由於中外通商的關係，除了

我們出口土貨和他們進口洋貨相抵以外，每年要多買洋貨五萬萬。這就是我們中國每年要損失五萬萬，每年要把五萬萬錢奉送到外國！外國進口的是些甚麼洋貨呢？大家都知道，我們從前穿土布，現在穿洋布。爲甚麼現在要穿洋布呢？因爲土布價貴，洋布價賤，大家愛便宜，所以穿洋布。洋布是那裏來的呢？就是由外國進口的！因爲大家都愛便宜，所以土布和洋布競爭，土布便失敗。由於土布失敗，中國鄉下人便不織布；到了不織布，窮人那裏有工做呢？由於不織布，全國就受不生利的害。愛穿洋布，就受利權外溢的害。由此，便弄到中國現在民窮財盡！平心而論：既然是土布價貴，洋布價賤；我們當然不願多花錢，不穿土布來穿洋布。若是全國的稅關，我們自己有權管理，那麼還有辦法。就是多收洋布的稅，不收土布的稅，便可以變成土布價賤，洋布價貴。大家自然不穿洋布，來穿土布。大家都穿土布，那麼窮人都可以有工錢。但是現在的稅關，我們自己沒有權管，都是歸外國人管。他們所定的稅率，恰恰相反。土布要同洋布一樣納稅；土布價貴，洋布價賤，他們的洋貨便暢銷於中國。中國由於暢銷洋貨，每年便有五萬萬的損失。其他各種通商的損失，還有七萬萬。如果把這樣大的損失，完全挽回，四萬萬人平分，每人可以分得三元。但是現在不能挽回，四萬萬人公攤，每人便要擔負三元。我們說四萬萬人，是把老幼大小都包括在內。一家之中可以謀生的，普通不過一兩個人。一家

的人數，普通總有十多人，一個人要損失三元，十個人便要損失三十元。這三十元的損失，在一家之中，普通都是由一兩個人擔負；所以中國人民每年所擔負的損失很重的。我們要免去這種負擔，不送錢到外國人，并且要擴充我們的實業，多運土貨到外國去賣，賺外國人的錢，就要應用「民族主義」。大家同心協力，提倡土貨，抵制洋貨，這是關於「民族主義」的事實！說到「民權主義」的事實，一個國家好像是一個大公司。在一個公司之內，要大家各司其事，各人所得的薪俸，總辦或者有一十萬，股東或只一百。薪俸雖然有多少的不平等，但是地位必須要平等。不能說受十萬的總辦，便要壓迫受一百的股東。皇帝和人民，都是要一樣。到了民國，實行「民權」，連皇帝也不要，人人都是主人，大家都是一樣的。可以管國事，這便是關於「民權主義」的事實！說到「民生主義」的事實，最要緊的是均貧富。在一國之中，不可說富人總是坐在家內收利錢，每日遊手好閑；窮人便勞動無度，每日總是做苦工。要大家都做事，大家才有飯吃。人人都可以優遊度日，享人生的幸福。所以說：「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三民主義」都是一貫的一貫的道理，便是在打不平。「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對誰打不平的呢？是對富人打不平的。如果「三民主義」能夠真實行，中國便是極公平的世界，大家便是很安

樂的國民！但是現在民窮財盡，沒有那一件事是公平的；所以大家便受非常的痛苦。我們要把這種痛苦世界，超度到安樂世界；所以大家還要奮鬥，去打不平！現在全國贊成「三民主義」的少，反對「三民主義」的多。我們要革命成功，把「三民主義」推行於全國，便要大家奮鬥，全體變成「革命軍」！

「革命軍」打仗，不能用一個人祇打一個人，必要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一個人怎麼能夠打十個人呢？有膽量，便能夠打十個人；有膽量又有槍，更能夠打十個人。諸君在通常打仗的時候，挑敢死隊，做先鋒，就是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但是像這樣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必要用多錢，懸大賞。軍隊打仗要多錢，便不能算是「革命軍」！要有多錢才打仗，那便是爲錢去拚命，不是爲「三民主義」去奮鬥。要大家爲「三民主義」去奮鬥，變成「革命軍」，便是要大家爲「三民主義」變成「敢死隊」。爲甚麼要大家爲「三民主義」變成「敢死隊」呢？因爲爲「三民主義」去奮鬥，就是死了，也是成仁取義，所謂「仁義之師」！這種死法，是爲主義而死，不是爲金錢而死。像從前沈鴻英造反，打到瘦狗嶺來，死了很多的兵士。但是那些兵士是爲金錢而死的，至今誰去紀念他呢？如果是爲主義而死的，像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就是千載之下，都要來紀念！大家以後去拚命，用一個人去打

十個人，必須爲主義去犧牲，不要爲金錢去犧牲，才叫做「革命軍」！中國革命，至今有了十三年。這十三年之中，革命黨爲國家去奮鬥，爲主義去犧牲，年年都是有的。但是旁觀的人常常說：「革命黨不要性命，不要身家，這種犧牲的行爲，真是令人崇拜，令人敬仰！」同時又有很冷眼的批評說：「爲甚麼那些人不要性命，身家去犧牲呢？如果爲主義去犧牲，有甚麼利益呢？那些犧牲的人，真是笨得很呢？」由於這種冷眼批評，便深入一般革命黨的心理。革命黨都受這種批評的毒，所以從前的真革命黨，現在都變成假革命黨。就是有很好的革命黨，現在也半信半疑，不能夠完全是革命黨。他們所以有這種變更的原因，就是因爲主義去犧牲性命，究竟有甚麼利益呢？爲甚麼那樣笨，連性命都去犧牲呢？若是這種問題都沒有想清楚，諸君今天聽了話之後，能不能發生效力呢？能不能變成「革命軍」呢？本是一個大問題！如果把那幾種問題看不清楚，就不發生效力。若是看得很清楚，像從前溫生才在南洋做生意，有一次聽了我講話之後，便不做生意，回到廣州。當時駐防廣州的清兵，年在瘦狗嶺會操一次。溫生才有一天在東門外，遇見滿洲將軍孚琦，在瘦狗嶺看操回來。他看見了孚琦的轎，便問是誰？旁人說是滿洲將軍孚琦。他便攔住孚琦的轎，用手槍把孚琦打死。溫生才因爲要排滿，殺了滿人孚琦，目的已經達到，便非常的高興。所以巡警把他拿到了之後，他還是大笑，并說：

我的本事，只能夠拚一個滿人，現在達到了目的，萬事都已完結，你們要怎麼樣便怎麼樣，從此以後許多滿人都不敢到廣東來做將軍。等到最後，只有鳳山說：我不怕革命黨，我到廣東去，一定要把他們消滅。在鳳山沒有到廣東之先，革命黨便知道他要到廣東來，預備對付他。所以鳳山一到，革命黨便用炸彈把他炸死。從此以後，滿人便不敢再到廣東來做將軍。推究那個原因，還是由於溫生才聽了我一次的講話，明白革命的道理。諸君今天聽了講話之後，如果人人能成溫生才，當日溫生才一人可以打死敵人的，一個將軍，諸君一人便可以打死敵人的，一個總司令。若是諸君人人都是視死如歸，和敵人去拚命，便是無敵於天下。我們的「革命軍」便有勝無敗！

從前的革命成功，是由於我在南洋演說，發生了溫生才的効力。現在的革命能不能成功，便要問諸君今天聽了我的演說之後，能不能發生効力？要問諸君能不能發生効力，更要問諸君關於革命成功，和自己有甚麼利益？如果大家能夠答覆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的革命，便能夠成功。若是大家都明白這個問題，變成用一個人打十個人的「革命軍」，你們東路討賊軍現在有一萬人，便可以打十萬敵人。現在霸佔中國的，有多少敵人呢？此刻反對民國的，只有曹錕、吳佩孚，他們的親部下，不過兩三萬人；其餘都是勢利結合的。譬如在廣東就利用陳炯明，在廣西就利用陸榮廷。敵人不過兩

三萬，要銷滅他，不必要東路軍的全部，只要諸君的這兩三千人，把他們那些反對民國的敵人銷滅了，中國便可以太平，子子孫孫便可以享幸福。在諸君看起來，或者以為這是後來的事，和自己有甚麼利益呢？本來世界上的事，都是利益的問題。有利益的事，才人人願做；沒有利益，自然不情願做。我們今天做革命黨，和一個人有甚麼好處？本來是一個難明白的問題！但是不能以為難明白，便不講清楚；因為不講清楚，便不能做「革命軍」。諸君現在當兵士，有甚麼希望呢？普通當兵士的人，都是想升官發財。如果另外有方法，可以發財，連官也不情願做，所以大多數本是想升官發財。若是把升官發財兩件事，更比較起來，尤其以發財為最要緊。假若有人發了財，就是升他的官，他也不願去做。他以為發財的人，便很享福。因為這個原因，許多做官的人，還要去逢迎發財的人。因為發財的人有這樣好，所以來當兵士的人想發財，去殺人放火的也想發財，攔路劫搶的也想發財，做官刮地皮的也想發財，到南洋做豬仔的也想發財，往外國做生意也想發財。就是在今天半夜，要人挑一百斤重的東西，上到白雲山頂，就是每人給一萬元，一定有很多的人去挑。就令氣力不足的人，挑到半山之中，至於死掉了，也是甘心情願的。像這樣講，就是世界上的人，許多都是望發財。再說到現在打仗的人，都是望打到一塊地方，可以搶很多的金銀財寶，也無非是望發財。我今天和諸君講話，要諸君

革命！如果諸君問我，革命有甚麼益處呢？我便要反問諸君：發財有甚麼益處呢？我想諸君一定可以答覆我的，我也可以答覆諸君。就是革命成功，勝過發一千萬元的財，一千萬元的財，是很難得到的；革命成功，便好過於發千萬元的財。諸君想發一千萬元的財，不過是圖安樂，想好衣食，想傳到子孫。若是革命沒有成功，國家便要亡。到國家亡了之後，像緬甸、安南、高麗的亡國奴，那一個能夠保存他們的錢財，去圖安樂，謀好衣食，傳到後代子孫呢？如果革命成功，國家自然強盛，外國的經濟壓迫，自然無從侵入，本國生出來的財富，又好好的分配，那麼，凡是中國的人民，都得安樂，有好衣食，可以永傳子孫。這豈不是革命成功，還要好過發一千萬元的財嗎？諸君現在沒有一千萬元的財，以為發了這樣大的財，便有大益處。但是真正有沒有益處，必到發了這樣大財之後，才可以知道。諸君現在沒有錢，不知道有錢的人究竟是怎麼樣。在沒有錢的時候，想到有了錢之後，便是無憂無慮。因為沒有到過這個地步，所以便起這種玄想。我今把一位富人的思想，對諸君講一講。我在二十年前，有一次自香港到新加坡，在船上遇到一位財主。聞得他當時已有千餘萬家產，後來竟達到七八千萬。在二十年前，海船是很慢的，要走十多天，自香港才可以到新加坡。那次坐在頭等艙內的，只有我和他兩個人，船上沒有別的路走，每日兩個人總是坐在一處。開船兩三天之後，殊覺無聊，每日早晚，只有和

他在一處談天。初見面時，一問便知他是一位南洋的大富翁。聞當時他的家當，已經有了一千多萬。以爲他能夠發這樣大的財，一定是很有本領，很有見識的人，所以也樂得和他細談，想由他探聽得多少南洋華僑狀況，爲革命宣傳之預備。殊不知他除了發財之外，一無所知！每天同我所談的話，都是訴他個人的苦。我以爲他是假裝成這樣的；後來過細探問，才知道他真是受一種人生的憂愁痛苦，不是裝成的。我從種種方面，爲他指導解釋，他總不能夠開懷，變成樂觀。弄得我無聊上再加無聊，實在討厭不堪。後來特地避開他，走到大艙內，去看看那些大艙客人，是如何度日。那次坐的船，是一隻豬仔船，是運豬仔客往南洋去做工的。我當時因爲取他的船費便宜，才去搭那隻船；別的客商，都不願意坐這種船。這位南洋富翁，想也是和我的心理一樣，因爲貪便宜，才去搭那隻船。同船的豬仔客，約有一千多人。我未到大艙之先，以爲那些豬仔客，賣身去做苦工，其愁苦必比富翁尤甚。不知我一到大艙之內，便看見那些豬仔客，有唱戲的，有拉胡琴彈三絃的，有打紙牌的，有說笑話的。熙熙融融，其樂無極！較之富翁之感，真有天壤之別。我經過此番景象之後，便回來對那位富翁說：「你看那些豬仔客，是何等快樂呢？他們一點家產都沒有，反爲不憂不慮。人生真要學得他們，那樣隨遇而安，樂天度日才好！何必自生許多煩惱，徒然自苦呢？」那位富翁就答應說：「唉！你真有預知。我從

前到南洋，也是一個豬仔客呀！當時我也是同他們這一樣的快樂呀！後來辛辛苦苦，一生勞碌，才有今日。現在滿堂兒孫，個個都是靠我這個家當來吃飯。我看到我的大兒子，已經跟人學壞了，在外狂嫖亂賭，聽到說已經負債一百幾十萬，他所應得的家當，已經花完了。現在第二個兒子，不過是初成年，已經被大兒子教壞了，又跟他一樣。其餘未成年的兒孫，將來長大，我想都要學成一樣。這真是無法可設！像這樣想來，你叫我愁苦不愁苦呢？我一生艱難辛苦，積銖累寸，節衣縮食，像這次我搭船到南洋，我的香港辦事人員，要同我買公司船票，我都不允許，還要他買這隻豬仔船的船票。我是這樣慳吝，他們便是那樣浪費。一場牌九，就可以輸去一萬多元！過細想起來，我一死之後，不要幾年，他們必定把我的家當，完全花散了。由這樣想起來，你說我應該愁苦不應該愁苦呢？「照這段故事看：便可知發了大財，反是更加愁苦！這是甚麼緣故呢？就是因為世界不好，我們的環境不好，我們的國家不好！我們要改造這些不好的環境，就先要把我們的國家改造。國家改造好了，大家才可以得安樂，我們的子子孫孫才可以長享幸福。如果不然，就是發了大財，像那位南洋富翁，也是空的！」

諸君有許多是廣東人，都知道廣東從前有「十三行」。現在西關有一條街，叫做十三行，就是從前做洋商住的。在「十三行」中發財過一千萬的，有潘、盧、伍、葉四大家。潘、盧、伍、葉四姓的人，在當

日發財的時候，宮室宏大，各家都有花園。子孫驕奢淫逸，安富尊榮。潘、盧、伍、葉的家產，到現在是怎麼樣呢？他們的財產，不過幾十年，便化爲烏有！用這一段故事講，就是說：發了幾千萬財，傳到子孫，還是靠不住的！照頭一段故事講，南洋發大財的人，我們以爲他是很安樂，但是心理上還不及坐大艙的豬仔那麼快樂！因爲發財的人總是憂慮多，覺得自己的日子，雖然可以過去，子子孫孫還是過不去。諸君將來發了財，一定也是像他們那一樣！

說到我們的革命，對外要用「民族主義」，挽回每年十二萬萬的損失。對內要用「民權主義」，把國家變成大公司；在這個公司內的人，都可以分紅利。「民生主義」就是用國家的大力量去開鑛，好像南洋鑛商，把各種鑛產開出來之後，大家都可以發財一樣。此外還有開關交通，振興工業，發展商業，提倡農業，把中華民國變成一個黃金世界。達到這個目的之後，大家便可以享人生的真幸福，子子孫孫便不怕窮！從前南洋的富人，他的財產不到兩代，便化爲烏有。廣東十三行的潘、盧、伍、葉四家，子孫到三代，便有做叫化子的。我們的革命成功，把中國變成了黃金世界，不但是一個人的子孫可以享幸福，就是衆人的子子孫孫，都是永遠的享幸福！像用這樣兩種情形比較起來，諸君想想：是發財好呀？是革命成功好呢？依我看起來，革命成功是好得多！說到此地，如果諸君問我：革命成

功有沒有利呢？我便要說：革命成功有大利，比較發財的利益要大得多！大家明白這個道理，便應該做敢死隊，去拚死命。從前溫生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能夠打死孚琦。諸君現在明白這個道理，便能夠推翻曹錕、吳佩孚，推翻了曹錕、吳佩孚，中華民國便是四萬萬人的大公司，我們都是這個公司內的股東；比較發了千萬元的財，還要好得多！從前到南洋做豬仔的，有多少人發過了一千萬元的財呢？大概在一萬人之中，難得出一個人。諸君現在此地聽話的人有多少呢？要發一千萬元的財，是不是難呢？這是很難的！此刻廣東有這些軍隊，要革命成功，是不是容易呢？這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今天來和大家講話，勸諸君不要做難事，去想發財，要做容易的事，把想發財的力量拿來革命。革命成功，便是爲自己造幸福！你們的長官都是革命黨，從前或者也聽過了這種講話。這次在東江打仗，雖然一時失敗，但是從此以後，大家都變成「革命軍」，去做敢死隊，同心協力推翻曹錕、吳佩孚，我們的革命便永遠成功，中國便可以造成黃金世界！諸君的子子孫孫，在這個世界之內，便永遠可以享幸福！

革命在最後一定成功

對廣州商團及警察演說詞 十三年一月十四日

諸君：今日商團和警察在此聯歡，這是一個很好的盛會！本來商團和警察的責任，是維持治安的，是維持廣州市的治安的。商團和警察都住廣州市，廣州市的治安怎麼樣可以維持呢？商團和警察用甚麼方法去維持呢？商團和警察所能維持的治安，是一部分的治安，是防備宵小的治安。如果國家全體，不能太平，不能治安，商團和警察又有甚麼方法，可以去維持一部分的地方治安呢？商團和警察既然有維持廣州市地方治安的責任，就要知道廣州市處在中華民國之內，是甚麼地位？我們要希望全國的治安，可以維持；然後一部分的地方治安，才可以維持。如果全國的治安不能維持；那麼，一部分的地方治安，也是不能維持。廣州市在中華民國之內，從前不過是廿二行省的一個省會；但今日廣州市的地位，便和從前大不相同。我們要知道是怎樣不同，便要知道現在是中華民國的甚麼時候，和中華民國是怎麼樣成立？中華民國之成立，是由於十三年前武昌起義，武昌之所以起義，是為革命，是要推倒滿清，創造中華民國！但是中華民國成立至今，雖然有了十三年，全國還是四分五裂，大亂不已；這便是中華民國還沒有創造成功！

大家自己都承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總沒有一個人肯表示是大清帝國的遺民。我可以說：大

家有九成九都不承認是大清帝國的人，都肯承認是中華民國的人。大家既然承認是民國的人，便要知道甚麼是民國，便要知道中華民國和大清帝國有甚麼分別？諸君的年歲，大概都在二十歲以上；十三年以前的事，自然記得很清楚。用中華民國和大清帝國來比較：中華民國是怎樣造成的？大家自然記得是用革命手段，把清朝推翻，滿帝消滅來造成的。今日既是民國，顧名思義，大家便應該知道何以叫做民國呢？民國是和帝國不同的。帝國是由皇帝一個人專制，民國是由全國的人民作主。帝國是家天下，民國是公天下。好比做生意：帝國是東家生意，民國是公司生意。公司生意賺了錢，股東都有份；東家生意賺了錢，只有一個人享受。所以從前清朝是家天下，現在民國是公天下，這便是民國和帝國的分別。國民已經過了十三年，大家應該明白這種分別！

現在民國的景象，還是在分裂之中，到處都有戰事。這十三年以來，沒有一年可以得太平。爲甚麼到了民國不能太平呢？是不是民國不如帝國呢？如果民國真是不如帝國，大家又何以要承認是民國的人，以做民國的國民爲光榮，以做帝國的遺民爲恥辱呢？論起道理來：民國比帝國公道得多；民國的國民，比帝國的遺民光榮得多。我們中華民國是否成立了呢？本來滿清帝國已經推翻，中華民國的招牌已經掛了十三年。在這十三年中，人民有沒有享到民國的幸福呢？實在的說：人民簡直

還沒有享到民國的幸福，國家還是在變亂的時代，人民還是在水深火熱之中，日日受苦痛，何以到了民國，反有變亂，人民反受痛苦呢？反對民國的人，心理上以為民國不如帝國，現在不如清朝，所以人民在民國所受的痛苦，便要比清朝多。殊不知人民在民國，無形中的地位很高，民國是大家都有份的，我們是中華民國的人民，便是中華民國的主人翁，再不和清朝一樣，要做官吏的奴隸。中華民國是一個大公司，我們都是這個公司內的股東，都是應該有權力來管理公司事務的，所以大家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很高的，但是因為國家沒有方法可以統一，所以全國便大亂不已，災害頻至，禍患沒有止境。是否人民應該要受這種痛苦呢？諸君想想：大凡一種災害，一種痛苦，當中必有一個原因。現在民國災患禍害的原因，是在甚麼地方呢？第一個是大清帝國留下來的老官僚武人，還沒有肅清。從前革命黨推倒滿清，只推翻清朝的一個皇帝，但是推翻那個大皇帝之後，便生出無數小皇帝來，像現在各省的督軍師長和北京的總統總長，都是小皇帝。那些武人官僚，都是大清帝國留下來的，只知道做官，他們的思想，純粹是做皇帝的舊思想。他們有了兵，便胡行亂為，像袁世凱，擁兵最多，便自己稱皇帝。如果擁兵較少的，雖然不敢自己做皇帝，只要有了三五千兵，便想反叛民國，恢復舊制度。那些恢復舊制度的行為，就是實行專制，就是專制時代小皇帝的行為。所以說到民國以來，

我們革命黨只推翻大皇帝，那些小皇帝還沒有推翻；故民國徒有民國之名，仍受專制之實。這個毛病是在中國革命不澈底，不能像俄國一樣，不能把那舊皇室的官僚武人，一概肅清。俄國這次革命，經過了六年，現在已經大功告成。他們的人民，希望可以享幸福，我們的人民，究竟不知道何時才能享幸福，爲甚麼原因呢？是因爲革命功夫還沒有做妥當，還沒有做完全！好像我們想拆一間舊屋，另外做一間新屋，舊屋有瓦蓋圍牆，都已經推倒了；但是由舊屋留下來的磚瓦木石，還堆積在原地，沒有完全掃清，所以想做新屋，便無從下手。這便是中國今日的景象。此刻人民處此景象，受無屋可住的痛苦！諸君想想：是何人的責任呢？大家都知道民國是革命黨造成的，是由革命黨在武昌起義以後，便有民國。在武昌起義以前，廣州也有辛亥年三月廿九日的起義，犧牲了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試想起義的時候，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犧牲精神，是怎麼樣大呢？因爲他們在當時有那樣大的決心，和那樣大的勇氣，故以後的志士，便前仆後起，和滿人奮鬥，推翻滿清。但是滿清雖然推翻，由他留下來的餘毒，還沒有肅清，革命黨本來不能辭這個責任！但是民國是全體國民都有份的；民國成立以後，人民對於國事，都不知道自己去治，自己去理。因爲大家都不理，所以那些小皇帝，便乘隙而入，每日招兵買馬，來霸佔民國，弄到真正的民國，至今還無從建設。我們要建設真正民國，諸君也是

國民的一份子，應該要擔負這個責任！

諸君是廣州市的商團，知道民國十三年以來，廣州是處何等地位呢？廣州在這十三年之內，當然比清朝不同。今年的廣州，當然比從前的廣州更不同。再過幾日，我們便要在廣州開一個革命黨全國代表大會。爲甚麼要在廣州開革命黨全國代表大會呢？因爲十三年以前，我們都是用廣州做革命的起點；廣州是革命黨的發源地，是很光榮的。我們想從新再造民國，還要拿這個有光榮的地方做起點。好比做新屋一樣，必要選定一個好屋基。廣州市就是我們創造新民國的好屋基！中華民國雖然經過了十三年，但是從前都沒有建設好。這次在廣州來開革命黨全國代表大會，便是想籌備一個新方法，再來建設中華民國，爲中華民國開一個新紀元！這是中華民國國民的大希望，廣州歷史上的大光榮！用廣州和武昌比較，可說武昌是創造中華民國開始的地方，廣州是建設中華民國成功的地方！

諸君是商團，今天同警察在一處聯歡。以後商團同警察，要同力合作，維持廣州的治安。警察是政府的機關，商團是人民的機關。今天商團同警察，是正式見面的第一日，也就是政府與人民結合的第一日（鼓掌）諸君在革命政府之地，彼此應該開誠相見（鼓掌）革命黨現在用廣州做策源地，

從新建設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必要同力合作。故廣州市的人民，必要同政府合作，同心協力，先把廣州市的政府建設起來；這個責任，當然是要諸君擔負的。從今以後，商團和警察能不能夠永久合作呢？有甚麼條件可以做得到呢？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兩個條件：第一條是要諸君明白革命主義。第二條是要諸君信仰革命能夠最後成功。有此二條件，才可以永久結合。如果不然，便是今日一時的結合，不是永久的結合。何以要諸君信仰革命到底能夠成功呢？要諸君信仰，便是要諸君有決心。廣州歷次變亂，商團總是守中立。從前龍濟光到廣州來稱王，商團守中立。陸榮廷莫榮新到廣州來專制，商團守中立。陳炯明掛革命的假招牌，到廣州來造反，商團守中立。這次滇軍仗義討賊，到廣州來打陳炯明，商團也守中立。如果陳炯明再打回廣州，試問商團諸君將何以自處呢？就以往的歷史說：我想諸君一定是把從前的舊文章，再抄他一次，還是要守中立。今天人民與政府結合之後，便不可再守中立。所以第二條件，要諸君有決心，要請諸君對於革命有信仰。革命事業，不但是在中華民國一定成功，就是無論在那一國，只要革命發生以後，縱然一時不能成功，或者失敗幾十次幾十年，像法國有八年，美國有八年，俄國有六年，革命到最後總是成功。就古今中外的歷史看來，一個國家由貧弱變到富強，由痛苦變成安樂，沒有不是由革命而成的。因為不革命，人民的痛苦，便不能解除！

（鼓掌）人類何以要革命呢？是要求進步。人類的思想，總是望進步的。要人類進步，便不能不除去反對進步的障礙物。除去障礙物，便是革命！所以我們要人類和國家進步，便不能不革命。要諸君信仰革命，能得最後的成功。外國的歷史，剛才已經講過了；講到中國歷史，革命也沒有不成功的。像馮武革命，人人都說他們是順乎天，應乎人，當然是成功。不過我們中國的革命，多半是英雄崛起，成功之後，便做皇帝，施行政治，代代相傳，都是專制。成功的幸福，是皇帝一個人獨享，人民總是痛苦。我們今日的革命，是建設民國。成功之後，是請諸君來做民國的主人翁，做公司的股東。所以這次革命，可說是推翻專制，去替諸君謀幸福！諸君對於這種善舉，一定要有信仰。有了信仰，便不必存成敗之見。我們的革命，不是這一次可以決計必成的。或者廣州政府，明日便被陳炯明推翻，也未可知。那麼，諸君要究竟如何信仰呢？是要相信我們革命，縱然一時失敗，還是可以捲土重來！（鼓掌）相信我們革命，最後一定成功！

第一條件，要諸君明白革命主義，先要諸君明白革命是一件甚麼事？簡單的說：革命是救國救民的事；是消除自己災害，爲自己謀幸福的事；爲四萬萬人謀幸福的事！這個道理，便是革命道理。這個革命的道理，是天經地義，萬古不變的。從前專制，是以人民爲奴隸。現在覺悟了，知道大家都是人，

大家應該平等。國家是人人國家，世界是人人世界。明白這個道理，便知道用革命來求平等，是大家的事，不是政府的事，也不專是革命黨的事。諸君是商團，是有槍階級，也應該擔負革命的事。明白此理，以後便不可再守中立。從前爲甚麼守中立呢？在諸君的眼光，或者是怕人繳槍。如果守中立，便可保守那幾枝槍，避禍求福。依我看起來，若是守中立，便不能邀禍求福。譬如這次滇軍仗義執言來打陳炯明，爲國討賊。滇軍各將領都有革命思想，到廣州來，是弔民伐罪，和人民表同情的。假若當時，諸君同滇軍合作，訂一個條約，不許客軍入境。諸君擔任肅清廣州市內陳炯明的亂黨，要滇軍前進，肅清東江。我想滇軍決不至入廣州市。那麼，現在廣州應該是甚麼景象呢？如果滇軍不入廣州，廣州各商家便沒有軍隊的騷擾，便很治安。但是你們商團一定要守中立，不敢打陳炯明。我是一定要打陳炯明的；所以滇軍便入城，別種散軍也隨之而入。後來，又有陳炯明的叛軍，去投降滇軍。當中許多壞人教滇軍賣烟開賭，所以弄成今日之廣州，烏煙瘴氣。推究此中原因，商團不能辭其責任！諸君，沒有宗旨，兵來從兵，賊來從賊，現在所受的痛苦，是免不了的。此後商團和警察要守望相助，同心協力來維持廣州治安，便要諸君明白革命主義，信仰革命。最後一定成功。我們的勝敗是常事；去年失敗，今年可以成功。今年失敗，明年可以成功。一年兩年失敗，十年百年總是可以成功。革命是人類

的覺悟，人人知道自己要救自己，所以造成這種大力！有了這種大力，便無大力可以阻止。好比有一塊大石頭，從白雲山頂滾到山脚，在中途的時候，試問諸君有沒有力量可以阻止呢？革命之成功，就像大石頭從白雲山頂滾到山脚一樣，一經發動，斷沒有中途停止的。我在三十年前，便提倡革命，當中失敗，總不下二十次。但每失敗一次，勢力便加大一次。此次在廣州來革命，諸君如果問我，可不可以成功，我的答覆是：『不知。』但是我不以不知，便不奮鬥。我總是抱定我的宗旨，向前去做。諸君現在不必問我，這次革命能不能成功。我要問諸君：革命到底能不能成功？諸君要有明白的答覆：成功是人民的事，於我沒有關係！我不過是革命的發起人，要人民來贊成，如果多數人贊成革命，便可成功！（鼓掌）少數人贊成革命，自然難得成功。我為革命，始終奮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鼓掌）至成功與不成功，是人民的責任。諸君是人民，當然要擔負這個責任！（鼓掌）自今日起，我希望政府和人民，始終同力合作！（鼓掌）廣州市的人民，都來贊成革命！（鼓掌）

救國救民之責任在革命軍

湘軍將領兵士諸君，本大元帥今天在這地和大家相見，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並且可以和大家講話，更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本大元帥今天來對湘軍兵士講話，是希望湘軍從今天以後，都能變成「革命軍」。諸君聽了這次講話之後，便全體變成「革命軍」，那才不負革命黨全體同志的大希望！

甚麼是叫做「革命軍」呢？「革命軍」和尋常軍有甚麼不同呢？不同的地方，小而言之：「革命軍」的一個人，常常能夠打一百個人；至少也能夠打十個人。大而言之：用我軍的一千人，可以打破敵人一萬人；用我軍的一萬人，可以打破敵人十萬人。像這樣，以少數常常能夠打破多數，訓練很純熟，武器很精良的軍人，才叫做「革命軍」。大家都知道十三年以前，我們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受滿洲人統治，被滿清政府征服了兩百多年。到了十三年前，有革命黨起，用手槍炸彈，推翻滿清皇帝，打破專制政體，建設共和國家，所以十三年以來，中國的名義上，才有中華民國之稱，表現於世界上。那次推翻滿清，成立中華民國，便是革命事業。講到當時的革命黨，人數是很少的。滿政府在各省都練得有很多的新兵，在各險要的地方，又有滿洲的駐防軍。革命黨推翻滿政府，究竟是靠甚麼本領呢？簡單的說，就是靠一個人能夠打幾百個人！那時候的革命黨，因為有那樣大的膽量和犧牲精

神，所以能夠成那樣大的事業。本大元帥今天來同你們湘軍講話，要發生甚麼效果，才可以副人民的希望呢？希望發生的效果，就是要你們全部湘軍，都變成「革命軍」，步革命黨的後塵。爲甚麼我們在十三年前，能夠推翻滿清，但是在這十三年之內，不能成立真正民國呢？大原因，就是在推翻滿清之後，沒有「革命軍」繼續革命黨的志願！所以從前的破壞成功，建設還不能成功。以後要建設成功，便要有「革命軍」發生。如果沒有「革命軍」發生，就是再過十三年，真正民國，還是不能建設成功！湘軍各將士：這次到廣東，是爲主義而來的，是爲革命來奮鬥的。諸將士要能夠爲革命去奮鬥，便先要變成「革命軍」。甚麼是叫做「革命軍」？我剛才已經說過了：能夠以一千人打破一萬人的軍隊，才可以說是「革命軍」。現在廣東有十多萬兵，都不能說是「革命軍」。因爲他們都是用一個人去打一個人的。如果我軍一萬人遇到敵人一萬人，才敢去對陣，若是遇到了兩萬敵人，便不敢前進；像這樣的軍隊，有甚麼用呢？怎麼可以說是「革命軍」呢？至於本大元帥今天所講的「革命軍」，是一千人能夠敵一萬人，像有這樣大力量的軍隊，在諸位軍事家看起來，或者以爲不可能的事。大概照尋常的軍事經驗講：我軍無論練得如何精良，總要用幾倍人去打敵人，才可以操勝算。譬如用三萬人去打一萬人，才可以說是有把握。如果敵人有三萬人，我軍祇二萬人，便不能說是

有把握。至於敵人有一萬人，我軍也祇一萬人，更不能說是有把握。像這樣的軍隊，是尋常軍，不是非常的「革命軍」。世界上有非常的時機，就能夠做非常的事業，便要非常的「革命軍」才可以做成功。諸位將士不信，祇考察十三年以前的革命歷史，革命黨和清兵奮鬥，沒有那一次不是以一敵百的。用一個革命黨打一百個清兵，是很平常的事。如果不然，便不能算是好革命黨！諸位將士是湘軍，是從湖南來的。湖南老革命黨最著名的有黃克強。他有一次，自安南入欽廉起義，當時到欽廉來抵抗革命黨的清兵，有兩萬多人。黃克強帶的「革命軍」不過兩百人，所有的武器不過兩百枝槍。用那樣少的人，和那樣多的清兵，打兩個多月仗；到後來彈盡而援不至，還可安全退出。照這一次戰事說，「革命軍」就是去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像這樣的戰鬥，是非常的戰鬥，不可以常理論。像這件不可以常理論的事，還是你們湖南人做出來的！所以本大元帥要大家以後能夠打勝仗，做非常的事，便要變成非常的「革命軍」。像黃克強那次在欽廉打仗一樣，如果不然，就是槍好彈多，還是送把敵人，自己沒有用處！

講到戰時，以一可以當百的道理，是要各位兵士先有奮鬥的精神。何以要先有奮鬥的精神呢？有了奮鬥精神，才能夠犧牲，才不怕死！軍人到了不怕死，還怕不能打勝仗嗎？奮鬥精神是從何而生？

呢？是從主義而生！兵士要發生精神，便先要有主義。先有了革命主義，才有革命目標。有了革命目標，才發生奮鬥精神。革命目標，到底是甚麼事呢？甚麼是叫做革命目標呢？大家都知道革命黨是拿「三民主義」來改造中國的。甚麼是「三民主義」呢？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我們要明白了這三種主義，才能夠幹革命事業！

大家都知道中國從前被滿洲人征服過了兩百多年，我們祖宗都是做滿洲人的奴隸，習故安常，忘其恥辱。後來我們爲甚麼能夠推翻滿清呢？就是因爲明白了「三民主義」，知道自己都是漢人，總數有四萬萬。在明朝末年的時候，被滿清征服了，壓迫了兩百多年，不能做主人，總是做奴隸。我們祖宗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對於滿清反歌功頌德，說清朝有深仁厚澤。到了後來，全國之內，不但受滿清的壓迫，并且受英法德俄美國日本諸列強的壓迫。便有先知先覺的人，發明了「民族主義」，推究滿漢的界限，爲甚麼以少數的滿洲人，來統治四萬萬漢族呢？爲甚麼四萬萬漢族總是應該處於壓迫的地位，做滿洲人的奴隸呢？便發生極不平的思想，漸漸宣傳，推廣到全國，四萬萬人都知道這是很不平的。古人說：「不平則鳴。」所以全國便要把這個不平來打平他，用極大的犧牲精神趕走滿人。由這樣講來，便知道「民族主義」是對外國打不平的！如果外國人和中國人的地位

有不平，中國人便應該革外國人的命。專就滿漢而論：因為全國人明白了滿漢的界限，知道滿人和漢人的地位太不公平，所以發起辛亥年的革命。後來革命成功，便是「民族主義」達到目的。

甚麼是叫做「民權主義」呢？這個主義的道理，和「民族主義」是一樣的。「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國內有甚麼不平的大事呢？就是有了皇帝或者軍閥官僚的專制，四萬萬人還是不能管國事，還是做他們少數人的奴隸。像這樣壓迫的不平，和外國人來壓迫也是一樣；所以對國內的專制打不平，便要應用「民權主義」，提倡人民的權利。提倡人民的權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道理是相反的。天下為公，人人的權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權利便有不平。這種不平的專制，和外族來專制是一樣。所以對外族的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義」；對國內的打不平，便提倡「民權主義」。

「民生主義」又是甚麼道理呢？這種主義，是近來發生的。五十年前，不但中國人沒有講到這個道理，就是外國人也不明白這個道理，也沒有講過這種話。現在世界上最進步的國家，像法國、美國，都是從革命而來的。國外無外族的壓迫，國內無皇帝的專制。他們的政治，都是很修明的；國家又富庶又強盛。在幾十年以前，人民都是很享幸福的。但是近幾十年以來，工業發達太過，一切工作都

是用機器代手工。譬如耕田織布和一切製造，沒有不是用機器去做的。像大家由湖南到廣東的韶關，都是走路。再由韶關到廣州，不是走路，是坐火車。火車就是走路的機器，也就是運輸的機器。用一個火車頭，可以運幾千人，可以運幾十萬斤行李。那些行李，用很多的人，都難得挑動。如果專用人力去挑，非用幾千人和十多日，不能挑到。但是用火車，祇要一日便可以運到。所以火車便是挑東西的機器！火車就是一個大挑夫，一個火車頭所運的東西，可以替代幾千個挑夫。耕田是這一樣，織布也是這一樣。一個機器做的工，可以代幾百人。機器越多，出的物件越多，賺的錢也越多。所以有機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富；沒有機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窮。因為機器的生產，故生出貧富極大的不平等。由於這種不平等，便發生「民生主義」。從前說「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對誰去打不平呢？是對資本家打不平的！因為有了機器，生出了極大的資本家，國內無論甚麼事，都被資本家壟斷。富人無所不為，窮人找飯吃的方法都沒有，故發生「民生主義」。為貧富的不平等，要把他們打到平等！這種主義，近來在外國很盛行，漸漸傳到中國。

諸位將士聽到這裏，便知革命黨所主張的三民主義，是很容易明白的。這三種主義可以一貫起來，一貫的道理，都是打不平等的。「革命軍」的責任，是要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能夠明

白打不平等的「三民主義」才可以做「革命軍」。「革命軍」是爲「三民主義」去奮鬥的，爲「三民主義」去犧牲的！「革命軍」爲甚麼要爲「三民主義」去犧牲呢？「三民主義」成功了，造成一個甚麼國家呢？大家要知道我們將來可以造成一個甚麼國家，便先要知道現在的中國，是處於甚麼地位？大家生在中國的這塊地方，舉目一看，是一個甚麼世界？簡直的說：中國現在是一個民窮財盡的世界，是一個很痛苦的世界！無論那一種人，在這個世界之內，都不能享人生的幸福。現在中國之內，這種痛苦，日日增進，這種煩惱，天天加多。我們看到這種痛苦世界，應該有悲天憫人之心，發生大慈大悲，去超度這種世界。把不好的地方，改變到好的地方；把這種舊世界，改造成新世界。要達到這種種目的，其責任就是在我們「革命軍」！我們「革命軍」實行這種責任，把「三民主義」完全達到目的，中國便可成爲一個安樂世界。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文明頂進步的國家，是英國、美國。他們國富民強，人民所享的幸福，比中國好得多。但是他們國內還有貧富的不平等，所以普通人民還要革命。他們革命是用甚麼主義呢？所用的就是「民生主義」！因爲「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在他們國內已經成功。除英國、美國的革命現在醞釀還沒有爆發以外，現在已經爆發了，是俄國、革命。發生於六年之前，現在已經完全成功。就是「三民主義」在俄國已經完

全達到目的！

「三民主義」在中國完全達到目的之後，將來變成一個甚麼世界？我們突然一想，或者不容易見到；但是把俄國現在是一個甚麼景象來一看，便可以知道。七八年以前，俄國人民也是很痛苦的。當歐戰的時候，全國加入協商國一方面去打德國，歐戰沒有終局，國內發生革命，便是要實行「三民主義」。對外不幫助協商國去打同盟國，對內推翻專制的俄皇。對於貧富的關係，反對世界上一切資本制度。因此列強當時便不去打德國，反移師來打俄國。故俄國革命，不但是皇帝的壓迫要反對，就是列強的壓迫也要反對，和全世界資本制度的壓迫都一齊反對。當時「革命軍」竭全力奮鬥，把所有的壓迫都打破了；於是組織一個新國家，叫做蘇維埃共和國。現已得英國意國承認了。所以俄國革命，可以說是完全成功。推究俄國革命的發起人，是由於三種人，叫做農、工、兵。故俄國現時的政府，又叫做農工兵政府，是由於農、工、兵三界人民派代表所組織而成的。所以他們的政府，所持的政策，對於這三種人民便特別優待。要知道我們革命成功的將來詳細情形，更可用俄國人民現在怎樣享幸福的情形，再說一說。俄國人民所享國家的利益，譬如從小孩子初生的時候講起：自幼長至成人，以至於年老，是受國家甚麼待遇呢？譬如一個窮人家生了小孩子，父母不能養活，報告

到政府，國家便有撫育費，發給到父母去養活他，到了年紀稍大，可以入學校的時候，國家便辦得有
很完全的幼稚園、小學、中學以及大學，照他年齡的長進，可以依次進學校，受很完全的教育；國家不
收費用。若是父母有不教子女進學校的，政府更是懲罰父母，強迫子女去讀書。此所謂強迫教育，要
全國的青年，人人都可以讀書，人人都受國家栽培，不要父母擔憂。至於窮人的子女，沒有衣穿，沒有
屋住，沒有飯吃，國家都是完全代謀，不必要父母去自謀。像我們中國的小孩子，大多數有沒有能力
去讀書呢？像諸位將士由湖南走到廣東，沿途所見的小孩子，有多少讀過了書呢？再像現在演說場
中這些放牛的小孩子，有沒有機會去讀書呢？故中國小孩子，多半沒有機會讀書，都是很痛苦的！長
到成人以後，謀生無路，更是痛苦！再到老年，便更不了！故中國人做小孩子的時候，苦，長到成人的時
候，苦，到年紀老了的的時候也苦。一生從幼至老，天天都是痛苦！不是少數人痛苦，是多數人痛苦。如果
和現在的俄國人比較，是甚麼情形呢？俄國人在幼年的時候，有機會可以讀書。在壯年的時候，有田
可耕，有工可做，不愁沒有事業。到年紀老了的的時候，國家便有養老費。像俄國的人民，可說是自幼而
老，一生無憂無慮。推究他們這種幸福，是由於革命而來的，是由於行「三民主義」用革命方法造
成功的！在英美的政治社會，至今還有貧富的階級；在現在的俄國，甚麼階級都沒有。他們把全國變

成了大公司，在那個公司之內，人人都可以分紅利。像這樣好的國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從前反對我的，是滿清皇帝；現在反對我國的，是滿清留下來的武人官僚。這些武人官僚的專制，就是小皇帝的行爲。從前有諸先烈前仆後起的奮鬥，便推翻了那個大皇帝。我們現在要繼續先烈的志願，推翻曹錕、吳佩孚這些小皇帝。曹錕、吳佩孚和各省專制的督軍巡閱使，都是共和的障礙；有了他們，我們的新世界便造不成，大家便永遠沒有機會享人生的幸福。諸位將士要自己解甲歸田之後，可以享幸福，子子孫孫永遠可以享幸福，便要擔負推翻這些小皇帝的責任！把全軍變成「革命軍」，把現在痛苦的世界，改造成一個安樂世界；這種責任，是救國救民的責任。國家改造好了，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不是一代可以享幸福，是代代可以享幸福的！這種責任，要怎麼樣才可以做得到呢？要擔負這種大責任，便先要有奮鬥精神，明白「三民主義」！有了奮鬥精神，明白「三民主義」，便能爲主義去奮鬥。我們要擔負這樣的大責任，做成這樣的大事業，非有大志願、大膽量、和大決心不可！故本大元帥今天和湘軍講話，要大家變成「革命軍」，便先要大家有大志氣、和大膽量，變成用一可以敵百的「革命軍」。然後我們的「三民主義」才能夠完全實行，中國將來才能夠變成安樂國家！這個能不能，沒有別的問題，祇問諸位將士今天聽了這次講話之後，有沒有決心？故本大元帥今

天來要求諸位將士的，是要諸位將士在今天立一個決心，變成「革命軍」，共同去擔負救國救民的責任！

革命成功始得享國民幸福

對滇軍演說詞 民國十三年三月廿四日

滇軍將領兵士諸君：滇軍在這兩三年中，爲甚麼來廣東呢？說到源起，是由於民國十年，本大元帥到桂林，預備北伐。當時顧總司令在雲南，很有志氣，想爲國家出力，便把雲南的地盤不要，讓到別人去維持，自己一心一德，帶同你們這些滇軍，跟隨本大元帥北伐，去替國家做一番事業。顧總司令當時要北伐，他的用心，是和普通人不同的。普通人的用心，都是想升官發財。他本來是雲南的總司令，如果他在那個時候，專想升官，有了總司令，官是升到很高的。再想發財，有了雲南的地盤，種烟開賭，搜括民財，隨便就可以發幾千萬財。顧總司令不要雲南的地盤，立志北伐，就是不要升官，就是不想發財。當他正在出師的時候，唐繼堯便回雲南。唐繼堯回雲南的目的，是在甚麼地方呢？就是在升官發財。唐繼堯從前在雲南有好幾年，專爲升官發財，弄到部下不擁戴，所以逃走出外。到了香港之

後，沒有人理他。本大元帥以爲他在雲南多年，總有多少見識能力，還可以做一番事業，便把他接到廣州，想用大義感化他，是要從新替國家做事。但是他心目中的成見，專在升官發財和我談話之後，知道了我是爲主義來犧牲受苦，冒險奮鬥，要做福國利民的事業的，他便不願意，便不贊成。在廣州沒有住幾日，遂回香港，運動雲南的土匪去擁戴他。當他經過廣西的時候，桂林柳州有一部分滇軍，不明大義，也跟他回雲南，弄到雲南成一個土匪世界。顧總司令的性命不保，這都是唐繼堯想升官發財，爭權奪利，不顧朋友不顧國家的罪惡。顧總司令雖然是死了，但各位將領還是很明大義，顧繼

顧總司令未完的志氣，是在離開雲南去北伐，所以諸君便離開雲南，來到廣東。諸君由雲南出發，經過貴州，廣西瘴氣極深之地，才到廣東，沿途是很辛苦的。諸君到廣東來，不過是一年多，自雲南出發以後，沿途也走了一年多。爲甚麼要走那樣久的時間呢？就是因爲從前北伐，不但是顧總司令中途遇到了變亂，就是本大元帥在桂林，也遇到了艱難。當顧總司令在雲南出發的時候，本大元帥在桂林也是出發，忽然有趙恆惕和陳炯明聯絡，阻止北伐軍假道湖南。當時的北伐路程，最近是由湖南到武漢。趙恆惕一面通北，破壞北伐的計畫；一面用假話來騙我，要北伐軍改道出江西。并說如果北伐軍能夠出江西，湖南也可以出兵打江西。我們北伐的目標，本來是要打北方，不情願南方自己相

衝突，所以便改道北伐。北伐軍自桂林出發，不到一月，便集中韶關，進到贛邊。自開始攻擊之日起，不過三日，便在大庾嶺打一個大勝仗，攻破梅關。北伐軍完全進到江西，不過三星期，便取得贛州。贛州是江西極險要的名城，歷代用兵，都沒有入攻破過的。北京政府以爲那樣險要的贛州，北伐軍都容易打破；那麼，以後無險可守的地方，當勢如破竹，長驅直入，要到南昌、南京，都是很容易的。於是大起恐慌，一面發表宣言，贊成護法；一面買通陳炯明，在後方造反。所以陳炯明便在廣州半夜起兵，開砲打觀音山。當時守觀音山的人，只有我的幾十名衛士，抵抗了一日一夜，打死了很多的敵人，敵人便不敢進觀音山。我在他們起事幾點鐘之先，已經上了兵船；那隻兵船叫做楚豫，便在兵船上開砲，又打死了很多的敵人。後來開到黃埔，與敵對抗。敵人又佔據長洲砲台，和我們的兵船對打；我便督率永豐兵船，衝進白鵝潭，和敵人打了四十天仗。連在黃埔打仗的日期，總算起來，一共有五十六天。在那個時期之內，駐在廣東的軍隊，都是亂黨。我們的北伐軍，都進了贛州，下到吉安。在廣州省城之內，沒有一點力量，和敵人抵抗。只聽到說你們這一部分的北伐軍，已經到了柳州，便非常的歡喜。極盼望你們滇軍，速到廣州來，先平內亂。如果你們在那個時候，能夠趕到廣州，便可以減少在廣西的艱難辛苦。中間因爲彼此消息不通，你們只聽到說陳炯明已經佔了廣東，不容易攻下，便在廣西勾

留了大半年。後來我們江西的北伐軍，知道了陳炯明造反，就回師來討陳炯明。在韶關打了二十多天仗，因為餉彈兩項，沒有補充，消息又隔絕；同時陳炯明又運動江西的北兵，從後面夾攻。前後受敵，無路可走，便退回贛南，打進福建，趕走李厚基。把李厚基在福州十多年所存的槍枝子彈，都拿出來補充；於是北伐軍的勢力，又再變雄厚。後來我在上海，又聽到你們在廣西的滇軍，還是想東下，便派人通消息，歡迎你們到廣東。當時駐防梧州的軍隊，都是陳炯明的部下，一共有四五萬人。各位將領便很懷疑，以為自己只有七八千人，怎麼能夠打破那樣多的敵人呢？延遲復延遲，總不敢輕於發動。後來各位將領明白大義，知道了要將來能夠北伐，還是非先打破陳炯明不可；所以決心發動，冒險東下，沿途遇到了許多友軍歡迎，不費大力，便收復廣州。到今日已經有了一年零兩個月。諸君在這個時間之內，究竟做過了些甚麼事呢？諸君這次在廣東，所遇到最大的事，就是沈鴻英造反！沈鴻英本來是同滇軍到廣東來討陳炯明的，他為甚麼再要造反呢？因為他暗中通北，他為甚麼要通北呢？因為他不是仁義之師，是專想升官發財的。得了北京政府的錢，便見利忘義！所以本大元帥去年沒有到廣東之先，便發生「江防會議」之變。到廣東以後，不上三個月，他便從白雲山兵工廠來攻廣州，打到小北門和農林試驗場，我們幾幾乎被他銷滅。因為有你們滇軍極大的犧牲，和他奮鬥，才把

他們打敗沈鴻英敗了不久，又勾結北兵，從北江來打廣州，打到花縣新街，你們滇軍又把他打退了。北江的敵人打退了不久，陳炯明又在東江造反，我們又去應付東江。東江的敵人沒有完全肅清，北江的敵人再又來攻，滇軍便竭力去應付北江，把敵人打退到始興南雄以北。東江的敵人又再從石龍增城來攻廣州，打到石牌沙河，廣州幾乎失敗，幸得滇軍將士同心協力去抵抗，才把陳炯明打退。現在陳炯明的叛軍，離石龍增城還不甚遠，本大元帥還要諸君把他們完全肅清。現在又把湘軍的全部，加入東江，已經集中前線，佈置完備，不出十天，便可以進攻惠州潮梅。這次肅清東江，一定可以收最後的成功，統一廣東。廣東統一了以後，還要做甚麼事呢？可不可以在廣東從此安享太平呢？如果要存這種心理，江西的敵人，一定從北江來寇；陳炯明的餘毒，一定從東江來犯；陸榮廷的土匪，一定從西江來攻。現在北京政府催趙恆惕同陸榮廷合作，湖南同廣西一齊來打廣東，各處敵人又散佈謠言，說北京政府預備很多的錢，到廣東來收買滇軍。這就是北京政府的計畫，這就是眼前的事實！如果我們受北京政府的金錢運動，兵士得幾十元，下級官長得幾百元，中級官長得幾千元，推到高級官長得幾萬元，各人都發一筆橫財，到底是好不好呢？從前滇軍有兩個姓楊的師長，投降北京以後，便有許多旅長團長，到香港去接頭，商量幫助北方。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做呢？因爲他們都想

升官發財！像他們這樣不講道理，投降北方，就是升了官，發了財，將來可不可以長久呢？像他們投降北方，不講人格，只要有官有錢，便去賣身；世人知道了，是不是一種臭名呢？將來載之史書，留傳千古，萬世之後，是不是被人痛罵呢？所以這種不正當的升官發財，雖然可以徼倖一時，到底都是天人不容不好的人，總是沒有好結果的。因為這個道理，我們處在這種艱難困苦之中，操守便要正定。諸君這次到廣東，是爲大義而來的。從前顧總司令爲大義討賊，不要性命，本是想報効國家，做一件福國利民的大事。我們南方革命，不知道犧牲了多少性命，流了多少鮮血。這是爲甚麼呢？無非想是革命成功，造成一個很安樂的國家，讓人民可以享受幸福。抱這種宗旨去奮鬥的軍隊，才是仁義之師。滇軍這次到廣東來，繼續顧總司令的志氣，爲革命奮鬥，費了很大的犧牲，真是仁義之師！所做的大事，可算是一半成功。如果再去北伐，收復江西，統一中國，便是要做的大事，完全成功！

我們這次北伐，得到了江西，再去統一中國，是很容易的。因爲北方的「革命軍」和仁人義士，現在派了許多代表到廣東來，要求我們北伐。只要我們的軍隊得了江西，他們便可以響應。將來響應的情形，和十三年前的革命，差不多相同。當辛亥年革命的時候，革命黨無論在那一省，都沒有正式軍隊。滿清在各省都練得有很好的新軍，並且他們的政令是很統一的。各省人民都很服從滿清。

的政令。革命黨只在武昌起義，各省便同時獨立。響應武昌。譬如你們雲南的新軍。當時聽到了革命黨在武昌起義，便掛起白旗，趕走滿清官吏，成立革命的都督府。和武昌響應。其餘各省，像江西、湖南、四川、貴州、廣東、廣西、福建、浙江、山西、陝西、甘肅、新疆和東三省的革命黨，都是不費一兵，不折一矢，來響應武昌。只有江蘇革命，趕走張勳，圍在南京打了幾仗。但是不久，便攻破南京。各省仁人義士，便在城內組織政府，選舉本大元帥爲臨時大總統，成立中華民國，銷滅滿清帝國。所以十二年前的革命，革命黨只在武昌登高一呼，便有各省響應，並沒有離開武昌一步去打仗。後來武昌的「革命軍」不但不能離開武昌去打仗，反被北京派到湖北的清兵，攻破附近的漢口。漢陽。漢口好像廣州的河南，漢陽好像廣州的花地，三市鼎足而時，只隔一水。當時清兵和「革命軍」打仗，不到三星期，便得漢口。不到三個月，便得漢陽。革命黨只守武昌一個孤城，對江都是敵人。清兵每日轟擊武昌，槍彈砲彈，像下雨一樣。他們隨時可以破武昌，隨時可以銷滅武昌的革命黨。弄到結局，武昌的革命黨爲甚麼不失敗呢？就是因爲有各省的仁人義士同心同德去響應，所以那次的革命能夠成功，所以民國能夠成立！但是民國成立以後，管理國家的政權，人民還沒有爭到手，還是在軍閥官僚之手。那般軍閥官僚做事，名爲共和，實在是專制。都是想做皇帝。像袁世凱不過四年，便自稱洪憲皇帝。隨後張勳

又圖復辟。所以北方政府，天天都是夢想用武力統一中國，銷滅人民的力量，推翻共和，恢復帝制，把人民做他們的奴隸。現在全國人民很有覺悟，明白了他們這種思想和這種行爲，將來一定是靠不住的；大家都想趕快推翻北方政府，銷滅將來的禍害。因爲這個原故，所以在北方各省的軍隊，知道他是從前沒有加入革命黨，去反抗北方政府，是上了北方政府的當。現在便一天覺悟一天，想變成「革命軍」。就是北京城內的軍隊，也有許多部分，都贊成來革命。他們爲甚麼發生這種新覺悟呢？就是因爲看透了那般老官僚，都是自私自利，并不是真爲共和。不過假借共和的招牌，取得政權，以便再去恢復帝制。由於這種道理，所以北方的許多學生軍人，都盼望我們趕快北伐。如果我們北伐，他們便可以在北方響應，拆北方政府的後台。從前我們的北伐軍，剛剛到贛州，曹錕吳佩孚便宣言「護法」。「護法」本是我們南方要革命的道理，北方軍閥爲甚麼也拿這個道理去宣言呢？就是因爲他們知道了內部，有許多人都是贊成我們護法的，所以他們不得不那樣言言，緩和內部的風潮，免去內部響應我們來革命。北方軍閥贊成了「護法」以後，又做了些甚麼事呢？他們所做的大事，就是花很多的錢，買通一般豬仔議員，舉曹錕做大總統。曹錕做了大總統之後，甚麼福國利民的事，一點都不知道去做，還是想達到武力統一的夢想，教一般軍閥橫行國中。譬如用楊森打四川，用

孫傳芳打福建，用陸榮廷、馬濟打湖南、廣西，用沈鴻英、陳炯明打廣東。弄到四川、湖南、福建、廣西、廣東這幾省的人民，日日不安，日日受兵災的痛苦。在北京城內，便用孫寶琦一個極老的官僚，做內閣總理。事事要復古，還是想恢復專制，還是想做皇帝。北方人民看見他們這種舉動，中國前途更是危險，日日總是望南方趕早去北伐，讓他們在北方，也有機會，可以做一番救國救民的大事。像這樣看起來，想推翻北方的軍閥官僚，統一中國，想把中國變成很強盛的文明國家，不只南方革命黨有這種思想，就是北方軍隊、學生和一般有覺悟的人民，都有這種思想！這就是全國人民現在的心理，這就是全國人民現在要做的大事！我們在廣東住了一年多，不去北伐，北方的人心便很失望，對於我們有很不好的批評，說我們得了廣東，便割據一方，長享安樂，再不去奮鬥，做國家的大事，這真是沒有志氣！因為他們不知道我們的內部艱難，所以有這種失望，所以生這種懷疑。我們現在對於東江，不到十天便可以進攻。收復了東江以後，便可以統一廣東。統一廣東以後，不到兩個月，便可以北伐。到北伐的時候，還使各位將領和兵士，盡力去奮鬥。大家都知道大凡做一件事，總不可半途而廢，當中停頓。如果當中停頓，便沒有結果。極小的事，都是一樣。譬如燒火煮飯吃，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如果把火燒燃了，米也洗好了，柴、米、水、火，都預備到很完全。正在鍋竈之內，燒火煮飯，忽然半途停頓，不去

添柴燒火，鍋內的飯能不能夠煮熟呢？我們有沒有飯吃呢？若是我們要急於吃飯，趕快把飯煮熟，便要趕快去燒火，中途不可停頓。大小事的道理，都是相通的。滇軍的初志，本是北伐，想要做成一件大事。如果此刻駐在廣東，再不前進，大事便歸失敗。失敗了以後，要成一個甚麼景象呢？將官便要逃散，兵士便要銷滅！銷滅的情形，不是死在戰場，便是跑到四方。像你們滇軍現在這樣耀武揚威的局面，便不能夠保守，便要完全化為烏有。這便是停頓和不北伐的結果！諸君明白了這種不好的結果，要免去這種危險，便不能停頓，便要去北伐。過五嶺，出長江，和北方的同志聯絡。我們到了長江以後，長江以北的事，可以交北方同志去做，我們可以不必麻煩。如果有大志氣的人，就是參加北方同志，更去奮鬥，也可以隨諸君的便。總而言之：我們南方「革命軍」的辛苦，南方「革命軍」的任務，只要到長江。達到長江以後，北方的同志便可以響應。我們不到長江，他們便不敢發動。所以全國人民現在的希望，只在我們出長江！

我們革命，本來是想做一件大事。要革命成功，才可以享幸福。如果不成功，以前做的事，便是徒勞無功。我們革命做成功，究竟有甚麼好處呢？這也是要大家想清楚的。普通人可以想得到的好處，只是升官發財，達到了目的，便心滿意足。這不是革命成功的好處。革命成功的好處，是造一

個好國家！用造成好國家和升官發財，兩件事比較起來：那一件是更好呢？我們要知道升官發財是好不好，便要知道已經升了官發了財的人，是甚麼情形？已經升了官發了財的人，南方有龍濟光，北方有李純、李純和龍濟光，至今個人有甚麼好處呢？他們對於國家有甚麼益處呢？我們把他們這種人看作是甚麼東西呢？世界上的人，又把他們看作是那一種人呢？所以升官發財，對於國家沒有益處，對於個人也是不好。如果把國家改造好了，中國是一個甚麼國家呢？我們是一種甚麼國民呢？中國革命，至今有了十三年，只得到一個空名，是中華民國。說到民國的事實，一點都沒有。所以從前的革命是失敗，不是成功。十三年以來，都沒有成功！說到成功了以後，究竟有甚麼好處？此刻不容易說出。就是說出來，大家還是看不見。中國革命，沒有成功；外國革命，有許多是成功的。離我們最近的，就有日本。日本維新，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維新事業和革命事業是相同的，維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那一種人是最榮耀呢？遠地方看不見，最近的是白鵝潭，諸君可以一眼看見的。這次我們爭關餘，外國派了二十幾隻兵船，到白鵝潭來示威。派兵船最多的國家，有英國、法國、美國，都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另外還有日本。日本爲甚麼也能夠來示威呢？因爲他也是強國！日本的國際地位，是五大強國之一。他們的國民，到處都有人恭敬。我們中國人沒有人恭敬呢？外國人那一個不

輕視我們呢？那一個不罵我們是亡國奴呢？現在列強都想拿中國來共管，把中國的領土，做他們的屬地，把中國的人民做他們的奴隸！這次派兵船來示威，就是看我們能不能夠發奮爲雄，能不能夠革命成功！我們革命如果能成功，他們的兵船便開回去；如果不能成功，他們就要把我們當安南緬甸一樣看待。你們滇軍有老兵，有新兵。新兵是在廣東補充的，老兵都是從雲南來的。諸君如果真是從雲南來的，便知道雲南的西邊有緬甸，東邊有安南。緬甸、安南和從前的日本是一樣。日本革命成功，所以能夠同英國、法國、美國一齊來示威。現在安南、緬甸革命不成功，所以不能像日本一齊來示威。不但是不能在白鵝潭示威，并且安南要做法國的奴隸，緬甸要做英國的奴隸。安南和日本比較，土地更大，人民差不多一樣多。因爲安南從前不知道革命，所以亡國，做法國的奴隸。因爲日本從前知道了革命，所以變成強國，和英美並駕齊驅。英美派兵船來示威，日本也派兵船來示威。諸君走到街上，若是遇見了日本人和安南人，是怎麼樣待遇呢？如果說是日本人，馬上便要恭敬他；如果說是安南人，便要說他是亡國奴。我們革命不成功，中國便要亡國，雲南就要亡省，大家都是亡國奴！所以我們的革命，不能不做成功。因爲這個原故，我們此刻在廣東，一定要北伐。中國的存亡，就在我們能不能北伐！如果能夠北伐，革命便可以成功，中國便可以長存。如果不能北伐，革命便要失敗，中國

便要亡國。我們便要變成緬甸人，安南人做外國人的奴隸，到了做亡國奴，就是升了官，發了財，也不榮耀，也很恥辱。諸君此刻在廣東，要回雲南，最方便的路程，是經過安南海防。到了安南以後，便知道安南有一個最著名的大官，住在河內，叫做黃高啓。從前安南沒有亡國的時候，他做過了宰相的，以他是升過了大官，發過了大財的。因為他很有錢，所以他置在河內的產業，便非常之多；家中的花園，也非常之大。但是安南現在亡了，他就是做過了大官，發過了大財，還是要做法國的奴隸。國家亡了，要做外國人的奴隸，就是升官像黃高啓，發財也像黃高啓，無人不罵他是亡國奴。他還有甚麼榮耀呢？國家之存亡，和我們人民有很大的關係！如果國家是強盛，大家便榮耀；國家是衰弱，大家便恥辱。國家能夠革命，像日本維新，變成強盛，就是國民的個人不好，到處還有人恭敬，人人都稱道他是大國民。如果不然，就是個人很好，也到處被人輕視，到處被人虐待。譬如用日本人和中國人比較：日本人自然要比中國人尊貴得多！這種尊貴究竟有多少，不能用尺寸去度量，可以用一件小事來比較。中國人的地位，和日本人的地位究竟差多少呢？大家知道在南洋爪哇做生意的，大多數都是中國人，在那個地方家當最大的也是中國人。中國人在那個地方，有幾百萬和幾千萬的非常之多，南洋發大財的華僑，多住在爪哇。爪哇是荷蘭的領土，住在爪哇的中國富翁，是佔甚麼地位呢？我們要

知道中國富翁在爪哇是佔甚麼地位，便要知道華僑住在爪哇，是受荷蘭政府的甚麼待遇！爪哇華僑受荷蘭政府最不好的虐待，就是行動不自由。甚麼是行動不自由呢？譬如我們由黃沙到大沙頭，或者由黃沙到長堤，都要護照。那種護照，又分作兩種：在白天有日照，在晚間有夜照，並且有夜燈。夜裏的夜照夜燈，比較日照，更是要緊。華僑在街上來往，都要帶到那種護照，巡捕才放行。若是沒有那種護照，便不准通過，便要帶進巡捕房，不是罰錢，就要坐牢。這就是華僑住在爪哇，所受荷蘭政府的待遇，所受不自由的痛苦。我們華僑在爪哇所受這種不自由的故事，是很多的！有一段最可恥的故事，可以證明中國人和日本人有地位，究竟是差多少。就是有一位朋友對我說：爪哇有一位發財過了一千萬的中國富翁，在一天下午，到他的朋友地方去談天。那位朋友是學校內的教書先生，所以中國富翁那一次是在學校內談天。談得很高興，對談了好幾點鐘，到了夜深，那位富翁還沒有記起回家的事。忽然覺得時間很晚，想要回家。到了動身的時候，又想起來沒有帶夜照夜燈。如果不帶夜照夜燈，隨便回家，又恐怕巡捕查獲，送到巡捕房去，不是罰錢，便要坐牢。那位富翁又不敢冒這種危險。但是那位富翁總是想回家，想到無法可設，便到門外一望，看到四圍都有巡捕，更是無路可走。忽然看見離門前不遠，有一個日本娼寮，他就對那位教書先生說：我有方法回家了。便向教書先生告

辭，一直跑進日本的妓館，給一塊錢叫一個日本妓女，要日本妓女陪他游。日本的窮妓女得了一塊錢，自然很情願，便同那位富翁游街。兩個人同在一處走，一走便走到那位富翁家內的門口，於是中國富翁便教日本妓女回家，他也回到自己家內。中國富翁在那夜，假若沒有一個日本妓女，他便不能回家。因為有一個日本妓女同在一路走，荷蘭的巡捕以為是日本妓女的客人，便不敢問，所以他能夠安然回家。由此便可見一千萬的中國富翁，還不如一個日本妓女！日本妓女雖然是很窮，但是他的國家很強盛，所以他到處都自由，他的國際地位便很高。中國人雖然是很富，發了一千萬財，但是他的國家不強盛，所以走路也不自由，國際地位便不如日本的一個娼妓！中國人現在都想發財，如果國家亡了，我們到處都要受氣。不但是自己受氣，子子孫孫都要受氣。諸君不信：到了回雲南的時候，可以在安南過細看看，便可以知道亡國奴的情形，究竟是怎麼樣！

革命成功了，中國要到甚麼地位呢？現在有了十三年，還沒有成功，將來成功究竟是甚麼情形，雖然不能說出，但世界上革命成功的國家，像法國、美國，都是現在最富強的國家，他們的國民是享甚麼幸福呢？譬如和雲南東邊交界的地方是安南，安南就是法國領土。在八九年以前，當歐戰的時候，法蘭西本國以北的許多地方，都被德國軍隊侵入，人民的產業化為烏有，房屋也打破了。在那個

地方，兩軍相持三四年，不但是房屋沒有，就是一草一木都找不出來，成了不毛之地。這是甚麼原故呢？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打仗，是用子彈分勝負，每打一次仗，一日要用幾十萬或幾百萬子彈。歐美現在打仗，不用子彈分勝負，要用砲彈分勝負；每日所用的砲彈，總是以幾千萬計。我們現在的戰爭，在他們看起來，是那破命的戰爭，是幾百年以前的戰爭。他們現在的戰爭是甚麼情形呢？在戰線以內的人，不能在地面上走，要在地底下走。在戰線之內，挖了許多隧道。要前方勤務的人，都走那些隧道，去接濟前方的補充。他們現在用砲，好比我們用槍一樣。我們打勝了仗，是說繳槍；他們便不說繳鎗，要說繳砲。每次最多的時候，要繳五六萬砲，要繳十幾萬機關槍。當時法國北方的人民，受了那種大災害，又因為戰爭的勝負不能決定，便要求政府撫卹。法國政府是用甚麼計畫去答覆人民呢？政府所定的計畫，根本原理是要北方的人民和全國的人民，受相同的待遇，要全國沒有受災害的人民，去賠償北方人民的損失。因為北方各處的損失，不是本地的關係，是全國的關係。因為全國和敵人打仗，那個地方才有那種損失。所以政府便要去賠償，把那個地方的人民，和全國沒有受災害的人民，當作一樣看待。這是人為的損失，國家便有這樣的待遇。如果人民忽然受了水旱天災，國家又怎樣待遇呢？也是一樣的撫卹，一樣的賠償。這種賠償的情形是怎麼樣，可用安南從前受水災的一

段故事來證明安南現在雖然是亡國，法國待他們是奴隸；但是安南人民所享的幸福，比較中國人還要好。我從前到安南，有一位商人對我說：有一次紅河水漲，紅河岸旁有一個市鎮，叫做安拜，都被水沖了。中國人在那裏做生意的，都受很大的損失。法國政府派人去調查情形，中國商家莫明其妙，便大起恐慌，以為平時沒有水災，已經納過了很重的稅，現在受了大水災，還要來調查營業狀況，損失情形，因為怕以後多納稅，所以從前的資本是多少，損失是多少，便不敢實在報告。譬如損失一萬的商店，都只敢報五千；損失五萬的商店，最多不過報兩萬。後來不過兩個月，法國政府便照從前各家報告的損失，如數賠償；於是中國商家便大懊悔，恨從前所報告的損失太少了。這就是法國政府對於人民受了天災人禍，是怎麼樣的保護情形。文明國保護人民的財產，好比保險公司一樣；有了災害損失，政府便要賠償。人民生了子女，國家便有教養。壯年沒有職業的人，報告政府，政府便要代他找工做。老年沒有養活的人，國家便有養老費。這種養老制度，中國從前也有；古書所謂無告窮民，國家便要贍養，就是這種制度。所以文明國家對於人民，應該有的負擔：幼年便要教育，壯年便要職業，老年便要養活。文明國的人民，自幼到老，一生都受國家的恩惠。我們現在革命，是要做甚麼事呢？就是要國家強盛，要把中國變成文明國家，好像法國、美國，是一個大公司一樣，要在這個大公司的

國民都有好處，都可以分紅利。國家文明了，變成一個大公司，發很大的財，和個人的一時微俸，升官發財，兩件事比較起來，是那一件的利益更大呢？如果國家變成大公司，就是勝過發很大的財，不但我們自己可以享幸福，我們的子子孫孫，和四萬萬人的子孫，都可以永遠的享幸福！把這種大事業做成功，比一個人發一十萬財，要好萬萬倍。中國改造好了，我們的子子孫孫，在這個國家之內，升官也成，發財也成。說到這種成功，是由於我們革命而來的，我們便是國家永遠的功臣！各位將士爲國立了大功，就可以吃長糧，不是說今天要各位打仗，明天便要解散。如果失敗，大家都要分散。如果成功，把中國改造好了，中國便是大家之家！所以古時有大志想做皇帝的人，都說化家爲國。但是革命成功，大家做中國大公司內的股東，就是化國爲家。現在法國美國人民，所享的幸福，便是這一樣。我們革命成功，就可以享美國人法國人那一樣的幸福，也就可以享日本人這一樣的榮耀！因爲我們的土地廣，人民多，中國人天生的聰明才力，比較西洋人、東洋人，都要好得多。我們國家改造好了，中國強盛，還要駕乎他們之上。中國人所享的幸福，也當然在西洋人和東洋人之上。要達到這種目的，便要大家有大志氣，不可有小志氣。個人升官發財，是小志氣；大家爲國奮鬥，造成世界上第一個好國家，才是大志氣！本大元帥今天在這地和大家講話，希望大家從今天起，要立這種大志氣！

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

對陸軍軍官學校開學訓詞 十三年六月十六日

來賓教員學生諸君：今天是本學校開學的日期。我們爲甚麼有了這個學校呢？爲甚麼一定要開這個學校呢？諸君要知道中國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現在得到的結果，祇有民國之年號，沒有民國之事實。像這樣看來：中國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祇得到一個空名！所以中國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敗。就是到今天，也還是失敗。至於世界上的革命，在我們以後發生的情形，是怎麼樣呢？六年之前，有一個鄰國，和中國毗連有一萬多里，跨歐亞兩洲來立國，比中國還要大。在歐戰之前，是世界上頭一個強國。當歐戰期內，便發生革命。他們的革命，後過我們六年。這個鄰國是誰呢？就是俄國！俄國革命，雖然是在中國革命的六年之後，但是說到結果，他們的是澈底成功。我們拿兩國的歷史來比較，就對內一方面說：中國從前革命，是對外來的滿洲人。滿清皇帝的威權，到我們革命的等候，已經是很薄弱，政治也是很腐敗。當那個時候，滿清的國勢，是世界上最衰微的國家。比較俄國對他們皇帝革命時候的情形，是怎麼樣呢？俄皇是本國人，又是俄國的教主，在國內的威權是第一。當沒有革

命內時候，俄羅斯的國勢，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像這樣比較，可以說：中國是對權勢很薄弱的皇帝來革命，俄國是對權勢很強盛的皇帝來革命。所以就對內這一方面講，中國革命是很容易的，俄國革命是很艱難的。就對外一方面說，俄國革命之後，所遇到的障礙是很大的，中國革命之後，毫沒有人干涉。在革命之前，外國人雖然有八分中國的言論，我們也怕到革命的時候，受列強的干涉，但是發生了革命之後，列強毫無有理會。俄國發生了革命之後，遇到外國人的障礙，不只是言論，并且實受兵力的干涉。各國軍隊侵進俄國境內的，有英國、法國、美國、日本和意大利，以及他各小國的軍隊。外國人集合全世界的力量來干涉俄國。像這樣看來，我們革命，只在內對付一個很衰弱的政府。俄國革命，在內要對付一個威權很大的政府，在外還要對付全世界的列強。所以更就對外那一方面講，中國革命也是很容易的，俄國革命也是很艱難的。為甚麼俄國遭了那樣大的艱難，遇了那樣多的敵人，還能夠在六年之內，把所有的障礙都一概打消，革命是澈底的成功？我們革命的時期，比較俄國要長一半，所遇的障礙又不及俄國的大，弄到至今，革命還是不能成功呢？由中國和俄國革命的結果不同，推求當中原因，便是我們的一個大教訓。因為知道了這個教訓，所以有今天這個開學的日期。這個教訓是甚麼呢？就是俄國發生革命的時候，雖然是一般革命黨員做先鋒，去同俄皇

奮鬥；但是革命一經成功，便馬上組織「革命軍」！後來因為有了「革命軍」，做革命黨の後援，繼續去奮鬥，所以就是遇到了許多大障礙，還是能夠在短時間之內，大告成功。中國當革命之時，在廣東奮鬥的黨員，最著名的有七十二烈士，在各省舍身奮鬥的黨員，也是不少。因為有了那些先烈的奮鬥，所以武昌一經起義，便有各省響應，推倒滿清，成立民國。我們的革命，便有一部分的成功。但是後來沒有「革命軍」，繼續革命黨的志願，所以雖然有一部分的成功，到了今天，一般官僚軍閥，不敢明目彰膽，更改中華民國的正朔；至於說到民國的基礎，一點都沒有。這個原因，簡單的說，就是由於我們革命，祇有革命黨的奮鬥，沒有「革命軍」的奮鬥。因為沒有「革命軍」的奮鬥，所以一般官僚軍閥，便把持民國，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們今天要開這個學校，是有甚麼希望呢？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來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學生，都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有了這種好骨幹，成了「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事業，便可以成功。如果沒有好「革命軍」，中國的革命，永遠還是要失敗！所以今天在這地開這個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

甚麼東西叫做「革命軍」呢？諸君到這個學校來求學，要怎麼樣立志，才可以做「革命軍」

呢？要有甚麼資格才叫做「革命軍」呢？我們要知道怎麼樣可以做「革命軍」，便要拿先烈做模範。要拿先烈做模範，就是要學革命黨，要學革命黨的奮鬥，有和革命黨的奮鬥相同的軍隊，才叫做「革命軍」。中國革命，雖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軍隊，沒有一種是和革命黨的奮鬥相同的。我敢講一句話：中國在這十三年之中，沒有一種軍隊是「革命軍」。現在在廣東同我們革命黨奮鬥的軍隊，本來不少；我都不敢說他們是「革命軍」。他們這些軍隊，既是來同我們革命黨共事，爲甚麼我還不叫他做「革命軍」呢？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軍」的名號，加之於這些軍隊之上的理由，就是因爲他們內部的分子，過於複雜，沒有經過革命的訓練，沒有革命的基礎，甚麼是叫做革命的基礎呢？就是要有革命先烈那一樣的行爲。有了那一樣的行爲，才叫做革命的基礎。至於現在廣東的這些兵士，對先烈的那些行爲，還是莫明其妙。而且中國此刻是民窮財盡，一般都是謀生無路。那些人在沒有得志之先，因爲生計困難，受了室家之累，都是說要來革命。到了後來稍爲得志，便將所服從的甚麼革命主義，都置之九霄雲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號稱革命同志的陳炯明軍，砲攻觀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從前叫做「革命軍」，同在一個革命政府之下的軍隊，因爲利害不同，竟會倒戈相向，做敵人所做不到的行爲。因此知道不明白革命主義的軍隊，究竟不能除

却自私自利的觀念，如果和他們本身的利害相反，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們的革命，總是失敗！我今天到此地來和諸君講話，是要把以往的成敗，當作一場大夢，一概不要回顧他。要從今天起，重新來創造革命的基礎，另外成立一種理想上的「革命軍」。諸君不遠千里或者數千里的道路，來此校求學。既是已經明白了我們的宗旨，要造成一種「革命軍」，一定是富有這種志願，來做革命的事業。要做革命事業，是從甚麼地方做起呢？就是要從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和性質，像獸性罪惡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質，都一概革除。所以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先要從自己的心中革起。自己能夠在心理上革命，將來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這樣設備完全的軍官學校之內，研究軍事學，將來還是不能成「革命軍」。做「革命軍」的事業。所以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氣！此時有了革命的志氣，將來便可以當「革命軍」的將領。我們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從今天起，立一個志願，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一心一意的來革命，才可以達到革命的目的。如果不然，就是諸君將來成立軍隊，打許多勝仗，得許多土地，各人都能夠擴充到幾萬人，還是不能夠叫做「革命軍」的！

中國現在不好的軍人，可以分成兩派：一派是在革命黨內的軍人。這一派軍人口頭贊成革命，行動都是反對革命；所謂口是心非。一派是在革命黨外的軍人。這派軍人，完全反對革命，祇知道升官發財，時時刻刻都想推翻共和，恢復專制。諸君要將來維持共和，銷滅這種軍人，現在便要立志，要存心將來成功之後，不做自私自利的師長旅長和一般橫暴無道的軍閥。諸君有了這種志氣，才可以入革命的第二層門徑。甚麼是革命的第二層門徑呢？就是要學革命先烈的行爲！革命先烈的行爲，沒有別的長處，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爲國來奮鬥。從前的奮鬥是甚麼情形呢？大多數都是憑着赤手空拳，有了手槍炸彈的，便以爲是很好的武器。每次起義，總用很少的這種武器，去和清兵奮鬥。當時全國的清兵有多少呢？從前有旗下綠營水師和巡防營，後來又有新兵，總共不下一百萬。譬如辛亥年三月廿九日，在黃州城的，便有李準所帶的水師，張鳴岐所帶的陸師，和燕塘的許多新兵，及滿洲的駐防軍，總計不下五六萬人。當時革命黨的人數，不過是幾百人。經過那次革命之後，死了的有七十二人，沒有死的，當然是很多。當時做衝鋒隊的人才有武器，有武器的不過三百人，所打的敵人，不止三萬人。革命黨祇用三百人，便敢打三萬多敵人，這就是革命黨的見識！革命黨的見識，都是敢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的。此刻在這地聽話的，多是軍事教員同軍官學生。試問諸位

教員研究軍事學，在戰術中有沒有這個道理呢？有沒有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的成例呢？依我看起來，無論古今中外，都沒有這種戰術。普通的戰術，用一個人去打一個人，便以爲了不得。古時的兵法，都說是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近時的兵法，用一個打一個人，非守卽退。像這樣的兵法，古今才叫做正當的戰術。至於廣州十三年前的革命，不但是用一個人去打一個人，並且坐守廣州的敵人，都有長槍大砲進攻，廣州的革命黨，只有手槍炸彈。戰到結果，革命黨死了七十二人，後人以爲是失敗。但是革命黨攻進制台衙門，趕走兩廣總督，我們以戰論戰，當日廣州城內之戰，可以說是成功。至於後來失敗的原因，完全是由於預約的援軍不至！就是推到那次衝鋒隊的三百人，武器還是不精良。如果人人有精良的武器，那次革命，或者可以成功，並不是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我們事後將敵我的情形，過細比較：那次革命之不成功，並不是三萬敵人，能夠打敗三百個革命黨；實在是由於革命黨內部的計畫不周全。如果在起義之先，計畫很周全，那次革命，也不是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

◎辛亥年革命，在廣州起義之後，又有武昌起義。武昌起義，結果是成功。推到當時的情形，是怎麼樣呢？當在武昌漢口的革命黨，總共還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黨不過是幾千人；所有的槍，都沒有子彈，臨時到處搜索，只得到兩盒子彈，一共不過五十顆。革命黨分到了五十顆子彈，便在城內的工程

營中發難；城外的砲兵營，立時響應，便拉兩門砲進城，遙攻總督衙門，趕走瑞徵，佔領武昌。至於當時駐在武昌的清兵，有第八鎮的新兵，有長江的海軍，又有巡防營的舊陸師，總共不下兩萬多人。革命黨祇用幾十個人，去打兩萬多人，可以說是用一個人打五百個人。廣州起義，用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結果是失敗。武昌起義，用一個人打五百個人，結果是成功。都是以極少數的人，打極多數的人。在廣州是失敗，在武昌便成功。所以革命的奮鬥，不能一概而論。這種奮鬥，是古今中外各國兵法中所沒有的；只有革命歷史中，才有這種創例。我們繼續來革命，按步就班，便不能說用少數不能勝多數。諸位教員有從外國學來的，有從保定學來的。從前各國在陸軍學校所教授的學問，都是尋常的軍事學。此刻學成的先生，再教授學生，一定也是從前所學的普通軍事學。所以諸位學生，在這個學校內所學的學問，大概都是極尋常和極有規矩的普通軍事學。諸君專拿這種學問，不可做「革命軍」呢？做「革命軍」的學問，不是專從學問中求出來的，是從立志中發揚出來的。諸君在求學的時候，當然要聽先生的指教，服從長官的命令。先生教了多少，便要明白多少。如果有絕頂聰明的人，或者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就是沒有絕頂聰明，只要把先生所教的學問，澈底了解，將來也有大用處。用諸君現在的情形，和從前的革命黨比較。從前的革命黨，都沒有受過很多的軍事教育，諸君現

在這個學校之內，至少還有六個月的訓練。從前的革命黨，只有手槍；諸君現在都有很好的長槍。從前革命黨發難，集合在一處地方的，最多不過是兩三百人；現在這個學校，已經有了五百人。以諸君這樣好的根本，如果是真有革命志氣，只用這五百人和五百枝槍，便可以做一件很大的革命事業！

軍隊之能不能夠革命，是在乎各位將士之有沒有革命志氣；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沒有革命志氣，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滿清末年所練的新軍、陸軍，都有很精良的長槍大砲，海軍有很堅固的戰艦和魚雷艇，總不能發揚革命事業。到了武昌起義之後，便都歸革命黨所用。總而言之：革命是非常的事業！非常的事業，不可以常理論。從前留學日本和歐美各國的海陸軍學生，我們總是設法運動，要他們加入革命黨；但是有許多學生，總是不肯加入，始終反對革命。他們那些反對革命的有知識軍人，是甚麼心理呢？過細考查，就是他們都有一種成見，自以為是軍事專家。在我們革命黨主張用一個人打一百人，用一百人打一萬人，在他們受過軍事教育的人看起來，以為這是古今中外戰術中沒有的道理，如何可以成功呢？這個道理，我們不必深辯，只要看後來中國革命推翻滿清，是誰造成呢？成功的時候，固然是有許多軍事家的贊助，但是窮脈溯源，說起原動力，還是由於極少數的革命黨所發起的！推到當時一般有智識的軍人，以為用極少數打敗極多數，是戰術中決

不能成功的定案。因爲不贊成這個道理，便不贊成革命。因爲那些軍人，便不贊成革命；所以從前革命黨，真有軍事知識的人，還是很少。辛亥年革命之所以大告成功，是由於全國已經發生了革命之後，段祺瑞便結合一般軍人，聯名通電贊成共和，才能夠達到推翻滿清的目的。革命黨因爲降格相從，容納他們的意見，收羅這一般軍人，以後才收軍事上的順利。所以辛亥年革命之成功，實在沒有真正軍事學識的軍人！大家總要記得革命是非常事業，不是尋常事業。非常事業，決不可以尋常的道理，一概而論。現在求學的時代，能夠學得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如果沒有革命精神，就是一生學到老，死記得滿腹的學問，總是沒有用處。我們現在才到這地開辦這個軍官學校；北方的官僚軍閥，老早便辦得有保定軍官學校和北京陸軍大學。用我們這個學校和他們的學校比較：他們學校之成立的時間很久，人數很多，器械又完全；我們這個學校所處的種種地位，都是比他們的差得遠。如果專就物質一方面來比較，又照常理論：我們怎麼能夠改造中國呢？不過北方的將領和兵士，集合在一處，成立軍隊，不是爲升官發財，就是爲吃飯穿衣，毫沒有救國救民的思想，和革命的志氣。在從前滿清的時候，是這一種將士；現在遺留到曹錕吳佩孚的，也是這一種將士。我們沒有軍事學識的革命黨，從前既是能夠銷滅滿清，將來富有軍事學識的「革命軍」

更是能夠銷滅曹錕吳佩孚。不過以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要能夠銷滅曹錕吳佩孚，根本上還要有革命的精神！若是沒有革命的精神，他們的人多械足，我們不但是不能夠銷滅他們，恐怕反要被他們銷滅。俄國在六年之前，一經發動革命，便同時組織「革命軍」，以後着着進行，所以能夠銷滅舊黨和外來的敵人，大告成功。我們現在開辦這個學校，就是做效俄國。中國革命，有了十三年，到今天還要辦這種學校，組織「革命軍」，可見大凡建設一個新國家，「革命軍」是萬不可少的！

諸君到這個學校來求學，又聽過了今天我這一番的講話，自然立志要做「革命軍」。立志做「革命軍」，先要有甚麼根本呢？要有高深學問做根本！有了高深學問，才有大膽量，有了大膽量，才可以做「革命軍」。所以做「革命軍」的根本，還是在高深學問。要造就高深學問，是用甚麼方法呢？造就高深學問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講堂之內，要學先生所教的學問，還要舉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廣。在講堂之外，更須注重自修的工夫，把關於軍事學和革命道理的各種書籍及一切雜誌報章，都要參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後，一旦融會貫通，自然可以發揚革命的精神，繼續先烈的志願，舍身流血，造成中華民國的基礎。使「三民主義」完全實現，革命大告成功，像俄國一樣。我們中國才可以同世界各國，並駕齊驅，中國的民族，才可以永遠的生存於人類。假若革命不能成功，中國

便要亡，四萬萬人便要滅種！國亡種滅，都是諸君自身的利害，這是不能不挽救的。要挽救這種危亡，只有「革命軍」！所以我們一定要開這個學校，要造成「革命軍」。「革命軍」是救國救民的軍人！諸君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都擔負得救國救民的責任！既是有救國救民的責任，便要從今天起，先在學問上加倍去奮鬥。將來畢業之後，組織「革命軍」，對於共和的障礙，更是要同他們拚命，要能夠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這種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的本領，是靠甚麼為主呢？當「革命軍」的資格，是要用甚麼人做標準呢？簡單的說，就是要用先烈做標準！要學先烈的行爲，像他們一樣舍身成仁，犧牲一切權利，專心去救國，像這個樣子，才能夠變成一個不怕死的革命軍人！革命黨的資格，就是「不怕死」。要用甚麼方法，才可以不怕死呢？這種方法，說來說去，還是要學先烈！我今天在這地同諸君講話，便是一個後死的革命黨。從前每次革命的時候，我常常參加，總沒有一次貪生怕死。但是每次流血，都沒有流到我的身上。所以今天還能夠同諸君講話，把不怕死的道理，口傳到諸君。我敢有革命黨的精神，沒有別的秘訣，秘訣就在不怕死！要能夠有這種大勇氣，在心理中就是視死如歸。以人生隨時不可以死，要死了之後，便能夠成仁取義。明白了這種道理，便能夠說死是我們所歡迎的。遇到了敵人的槍砲子彈，能夠速死，更是我們所歡迎的。有了這種大勇氣和大決

心，我們便能夠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因為敵人的觀念，要生才以爲是享幸福；我們的觀念，要死才以爲是享幸福，一死便得其所。生死的觀念，在敵我兩方面的精神，過於懸殊，自然不能對敵，自然是我們有勝無敗。

這種以死爲幸福，要求速死的道理，並不是憑空理想，完全是事實。像從前日本有一位中國留學生，叫做陳天華。他發揚了革命的精神，還沒有到革命的時機，求死不得，便在日本投海而死，以死報中國。英國又有一位留學生，叫做楊篤生。也是因爲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沒有革命的時機，不能做革命的事業，看到中國太腐敗，要以速死爲享幸福，便在英國投海而死，以死報中國。像陳天華、楊篤生，他們是甚麼人呢？他們就是革命黨，就是熱心血性的真革命黨！他們都是由於求死而不得，所以迫到投海，實在是可惜。但是由陳天華、楊篤生兩個人投海的道理，便可以證明一般人，只要感受了革命的精神，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可以視死如歸，以爲革命而死是很高尚，很難得和很快樂的事。如果在戰場上，遇到了自己主義上的敵人，受敵人槍砲的子彈而死，當然更以爲是死得其所了。從前的真革命黨，因爲都有這種樂死的性質，所以敢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所以敢於屢次發難來革命，所以革命能夠成功。這種先例是古今中外兵書中所沒有的；只有革命史中，才有這種成

例。這種成例，是非常的例子。我們要學這種非常的成例，便要有非常的志氣。有了非常的志氣，便能夠看破生死關頭，以死爲幸福。如果人人都能夠以死爲幸福，便能夠一百人打一萬人，用一萬人打一百萬人。假若我們現在有一萬人的「革命軍」，馬上便可以定中國。因爲此刻反對革命的全國軍隊，總共不過一百萬人。因爲此刻我們沒有一萬人的「革命軍」，所以那般貪暴無道的軍閥，便敢於橫行全國，無惡不作，事事要害國，天天要推翻共和。我因爲要維持共和，銷滅這般貪暴無道的軍閥，所以要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後塵。更要用這五百人做基礎，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軍」！有了這種理想上的「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國便可以挽救，四萬萬人便不至滅亡！所以革命事業，就是救國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擔負這種責任。諸君都到這個學校內來求學，我要求諸君，便從今天起，共同擔負這種責任！

第二編 對學工界

知難行易

對桂林學界歡迎會演說詞 民國十年十二月九日

學界諸君：今天諸君在此開這個盛大的歡迎會，本大總統是很感謝的，是很歡喜的。本大總統藉此能夠和桂林學界諸君談話，是個很難得的機會，所以今天特地平日對於求學的意見，貢獻到諸君。諸君是學界中人，要知道人類為甚麼原故要求學呢？求學的意思便是求知識。因為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道理，都是我們所不知道的。又因為世界的文明，要有知識才能夠進步；有了知識，那個進步才很快。我們人類是求文明進步的，所以人類便要求知識。

諸君都知道世界上文明的發達，是在近來二百多年。最快的時期，是近來五六十年。以後人類的知識越發達，文明的進步當然是越快。中國兩千多年以前，都有很好的文化，而且文化的進步也是很快的。近二千多年以來，沒有甚麼文化。現在的文化，不如唐虞，不如秦漢。近人的知識，不如古人。所以中國人崇拜古人的心思，比那一國人都要利害些。

為甚麼近來二千多年沒有進步呢？推究這個原因，詳細的說，可分作兩項：第一項是政治上的關係。從前政府做事，是很寬大的。譬如「公天下」的時候，竟把天下讓到舜，舜把天下讓到禹。政府把天下的政權，都可以讓到別人；其餘對於人民的事情，該是何等寬宏大量呢？就是「家天下」的時候，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弔民伐罪」，也都是求人民的幸福；所以人民便能夠自由去

發展思想，便有思想去求文化的進步。到了後來，政府一天專制一天，不是「焚書坑儒」便是「興文字獄」，想種種方法去束縛人民的思想，人民那裏能夠自由去求文化的進步呢？第二項是古今人求進步的方法不同。二三十年以前，求進步的方法，專靠實行。古人知道宇宙以內的事情，應該去做，便實行去做；所謂見義勇爲。到了成功，更再去，所以更進步。譬如后稷知道人民饑餓，非有適用的農業方法，產生五穀不可；便親自去教民稼穡。禹見到人民受洪水的痛苦，非用相當的治水方法，洩去高地之水不可；便親自去疏通九河。其餘像燧人發明火，試問他不去鑽木，怎麼能取出火來呢？神農氏發明醫藥，試問他不去嘗百草，怎麼能知道藥的性質呢？到了後來，不是「好讀書不求甚解」，便是「述而不作」，「坐而論道」，把古人言行的文字，死讀死記。另外來解釋一次，或把古人的解釋，再來解釋一次。你一解釋過去，我一解釋過來，好像炒陳飯一樣，怎麼能夠有進步呢？

照以上那兩個理由來看：古人進步最大的理由，是在能實行。能實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進步。從前中國人因爲能實行，所以進化的文學、哲理、道德等學，不但是現在中國人不知道，就是外國人也有不知道的。當中外沒有交通以前，外國人看不起中國人，以爲中國人是與非洲、南洋等處的人一樣，沒有一點兒文化。但是現在都漸漸明白了，很多佩服中國的，也有要去研究中國文化的。

並且知道中國的文化，有許多地方，現在外國還有不如的。外國的文化，是自羅馬發源的。後來羅馬被歐洲野蠻人征服了，因之他們以後的文化，便沒有進步。到了元朝，有一個外國人，叫做馬哥波羅來做了中國底官。後來把中國的文化，著了一本書，告訴他們外國人，說中國底文化好的了不得。別的不講，單就燒火而論，中國人燒火不用柴，不用油，祇用一種黑石頭，外國人便不相信，便很以為奇怪。那種黑石頭就是煤，在近來外國工業極發達底國家，是最少不得底東西。他們當元朝底時候，說到中國燒黑石頭，便很以為奇怪；可見那個時候以前，他們還不知道煤。我們元朝底時候，便早燒了煤；可見中國底工業，那個時候，便已不壞。從前中國人到外國留過了學的，回到國內說：外國人可在數百里或數千里以外通消息，中國人也不相信，也很以為奇怪。這種通消息底東西，就是電報電話。現在中國無論那一個大城市，都有了。照這樣說來：有時候中國不信外國，外國不信中國，這是因為各有各的文明。諸君聽到這裏，知道中國現在底文明，一則不如外國，二則不如古人。中國古時底文明，進步很快。那種進步，為甚麼能夠快呢？這就是我們學者應該要留心的！從前中國人說：「士為四民之首，」可見學者底力量，在社會上是很大的。詳細底說：學者是先覺先知，一舉一動，是能夠轉移社會上的風氣。社會對於學者，也是極尊敬的。如果學者有了主張，社會都是要服從。所以學者對

於社會對於國家負擔有一種責任。現在學者底責任，是在要中國進步（鼓掌）

歐美底文明不過是二百多年底事，最好底文明，尤在近來幾十年。再拿日本來說：五十年以前，他們底文明是很黑暗的；近來四五十年，便進步得很快。又拿暹羅來說：近二十年來，文明的進步，中國也是趕不上。中國的文明，古時進步很快；歐美底文明，近來進步很快。日本和暹羅的文明，也是近來進步很快。推求這個進步很快的原因，都是一樣的；都是因為有正當的學術，有正當的思想。中國近二千多年，文明不進步的原因，便是在學術的思想不正當。不正當的地方，簡單的說，便是大家以為行是很難的，知是很易的。這種思想，便誤了中國，便誤了學者！

就中國近來的情形說：一般學者在家讀書的時候，十年窗下，辛辛苦苦，便覺得艱難到了不得。到了有點成功，出而應世，到實行的時候，遇到社會上的人，都說知是容易的，行是艱難的。這兩句話，真是誤了學者不淺（鼓掌）！怎麼說誤了學者不淺呢？因為求學的時候，十年窗下，費盡腦力，耗盡心血，所求的學問，是很不容易成功的。若是有一點兒成功，出去實行，便有人說：『哼，你求學的時候難，實行的時候更難呵！』大家聽了這句話，便嚇怕了，便不敢去行，不去行，便無法可以證明所求的學問是對與不對，不去行，於是所求的學問沒有用處。到了以為學問沒有用處，試問那一個還再情願

去求學呢？就中國從前的情形說：周朝以前的進步，是很快的；到了周朝之後，文化便很老大。由於老大的結果，便生出怕事的心理。怕事究竟是好不好呢？從好的一方面來講，是老成持重，從不好的一方面來講，是志行薄弱。總而言之：人到了怕事，便遇事畏難，不去做艱難的事，祇找容易的事去做。好像倒一盆水到地下，總是向沒有抵抗力的低下部分去流，是一樣的道理。人到了畏難，就不敢輕於嘗試，試問文化上怎麼能夠有進步呢？推究這個原因，根本上的錯處，便是在「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以難的爲不難，以不難的爲難，這個便是大錯。我們要除去這個大錯，歸到正面，便應該說「知是難的，行是不難的」。（鼓掌）但是我們中國人的心理，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以爲行是難的，知是不難的。把極容易做的事，視爲畏途，不去實行，求一點實際的結果。把極難知的事，看到太容易，不去深求。所以二千多年來，對於一切人情物理，都不能知到登峯造極。至於科學知識極豐富的歐美人，便沒有這個心理。譬如本大總統，從前和朋友正在研究「知難行易」的時候，有一個美國工學博士進房內來，他說他在美國學校的時候，有一天，一個美國先生告訴他，說知是難的，行是不難的。這位工學博士是中國人，早有中國學說之「知易行難」的老成見在心，便很懷疑，和美國先生辯論起來。那位美國先生說：「你不要和我爭，我告訴你一段故事，自然可以明白。我記得從前有一個人家的

自來水管壞了，那個人家的主人，請一個工人去修理；那個人稍爲動一動手，就修好了。主人便向工人說：「你要多少錢呢？」工人說：「五十元零幾毫。」主人說：「你稍爲動一動手，便修好了，像這樣容易的工，何以要許多錢呢？且你不要五十元或者五十一元，何以單要五十元零幾毫呢？這個工價數目，真是奇怪得很呀！」工人對主人說：「你看到我修好了之後，這個工作是很容易的；但是你從前何以不自己去修理呢？你從前自己不去修理，要請我來修理，自然是由於你不曉得怎樣修理的原故。我曉得怎麼樣修理，所以一動手便修好了。這個曉得怎麼樣修理的知識，是很難的，所以我多要一點價值，那五十元便是我知識的價值。至於動手去實行修理，是很容易的，所以我少要一點工錢，那幾毫便是我動手的工錢。」主人聽了這番話之後，便一面點頭，一面對工人說：「你所講的話很有道理呀，我給你五十元零幾毫罷。」照這件故事看來，就可證明「知是艱難的，行是容易的。」中國人的思想就錯在這裏，所以中國的文化，幾千年都不進步。這裏不進步的錯處，可以說是「南轅北轍。」所以中國人的錯，便是走錯了路！

諸君今天歡迎本大總統，要歡迎本大總統的性質！（鼓掌）本大總統的性質，生平是愛革命的！（鼓掌）諸君要歡迎本大總統的革命的性質！（鼓掌）本大總統想要中國進步，不但是對於政治

主張要革命，就是對於學問也主張要革命（鼓掌）要把全國人幾千年走錯了的路都來改正，所以主張學問和思想都要經過一番革命（鼓掌）就中國革命的歷史說，湯武是主張革命最早的，人人都說是『順乎天，應乎人』。本大總統從前主張革命的時候，人人都說是『造反』。說到學問思想上，要去推翻他，就是要把思想反過來（鼓掌）所以古人說：『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本大總統便要說：『行之非艱，知之維艱』（鼓掌）諸君如果贊成本大總統學理上的革命，都應該說：『知之維艱，行之非艱』（鼓掌）就知和行的難易之先後說：凡百事情知了之後，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道要去行，當中必走許多「之字路」，經過很多的錯誤，是很艱難的。爲甚麼不避去那種錯誤的艱難呢？因爲知是很難的！如果要等到知了才行，那麼，行的時候，便非在幾百年幾千年之後不可，恐怕沒有定期了。所以我們人類有時候不知也要去行。譬如點燈的電和傳電報的電與及說電話的電，我們中國人現在有幾個能知道他是甚麼東西呢？但是我們中國的大城市，現在沒有那一家不用他的。這個用他便是行，可見行是容易的。又像中國的指南針，也有電的道理，用過了的時代和數目，不知有多少了。這個東西，有的說是黃帝發明的，有的說是周公發明的，無論是那一個發明的，都是在外國人發明電之先。外國向來沒有的，中國便老早的行了，試問中國人究竟知不知道電呢？學者

爲四民導師，中國的社會是很崇拜的，普通人有不知道的事情，要告訴他們去行才好。

諸君現在都知道「知難行易」的學說了。這個學說，究竟是怎麼應用呢？主席剛才說桂林學界現在遇有困難，不能開學。我們對於這個困難，應該怎麼去解決呢？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第一層要知道這個困難的原因。第二層要知道開學的重要和方法。如果把這兩層道理都知得很清楚，這個問題便容易解決了。本大總統這次經過桂林的目的，是在北伐，掃除政治上的障礙，統一中國。因爲這個原因，所以帶了許多的軍隊，在這個地方把你們的學校佔住了許多。就第一層道理說：你們不能開學的最大困難，或者是這個原因。諸君要曉得中國的現狀，是四分五裂，亂到了不得。一般腐敗官僚武人，搜括錢財，佔據學校，不能開學的事實，不是你們桂林一處。譬如北京自大學以下，所有的學校，今年一整年之中，都沒有開過一次好學。武昌的高等師範，也是不能開學。安徽的學校，不但是不開，并且打死學生。本大總統看他們北方學界，都是在這樣苦海之中，所以想要去超度他們。這個掃除政治上的障礙，超度北方學界的痛苦，便可說是撥亂反治。諸君要知道撥亂反治，是很大的責任，是要大家擔負的！（鼓掌）諸君要除去因爲軍隊不能開學的困難，便要大家擔負責任，人民與軍隊一體同心協力，讓軍隊趕快出發！（鼓掌）

講到第二層道理，開學的重要和方法：淺近一點說：便是要教育少年。那班少年受了教時，十多年之後，便成有用的人才，可以繼續你們前輩去辦事。如果他們失了教育，你們以後的人才，便新舊不相接，以後的事業，便沒有人辦。加深一點說：便是建設廣西最緊要的一件事！因為民國的人民，人人都是主人翁，人人都要替國家做事的。所以建設一個新地方，首先在辦教育。要辦普及的教育，令普通人民都可以得到教育，然後人人知道替國家去做事。就桂林的現狀說：恐怕沒有教育的很多。而民國的教育，又要普及；所以本大總統希望諸君令桂林周圍的人民，無論貧富，凡是在十歲以下底兒童，都要給教育把他們（鼓掌）至於詳細辦法，你們現在求學的人，都要改變從前底舊行為。無論是先生或學生，各盡各底能力，擔負責任，來同心協力去調查四鄉底戶口，多辦義務學校，讓一般沒有錢底人都可以去讀書（鼓掌）首從桂林起，再推廣到各縣各鄉。先辦幼稚園，次辦小學，再辦中學，然後才可以辦大學。本大總統這次到桂林的時候，有許多同志都說：桂林現在應該辦一個小學。這是很不容易做到底，因為此地現在沒有很多的好先生，就令有了好先生，試問到那裏去找那些合格的學生呢？現在中國是民國，是要人人都有教育的；要人人都有教育，你們廣西有幾百萬人，不是幾個人能夠教得成的，也不是空口說空話，可以算得事的。必要人人各盡各的力量，有一分能

力去做一分事情，大家都去實行（鼓掌）！如果照這樣做去，讓人人都能夠讀書，才可說是普及教育制度。若是不然，便是貴族制度，便是資本制度。諸君既知道了教育的重要和辦法，那末現在的學校，雖然被軍隊佔了，不能開學，不能在學校內教書讀書，便容易另外想簡單的方法去教書讀書。譬如從前北京大學，政府不給錢把他們開學，他們的先生和學生在校外，或者是辦義務學校，或者是辦露天學校，當街講演，是不是在學校內教書讀書呢？

再就廣西現在不開學的原因講：在桂林城內的人說，是在沒有學校；在各縣各鄉的人說，學校是有的，是在沒有錢。從前本大總統說中國的舊學問思想，要請諸君打破他；這個沒有錢的觀念，也要請諸君打破他。譬如我們最初革命的時候，那裏有錢呢？我們奔走二三十年，設盡種種方法，努力奮鬥，終之把極有錢的滿清政府，還是推翻了。可見有方法能奮鬥，甚麼事是可以做成功的！（鼓掌）

就錢的外觀來說：現在廣西人所用的，完全是商務印書館所印的紙，不是錢。本大總統這次到廣西來，帶了許多銀，自梧州到桂林，沿路用的時候，鄉下人都不不要；究竟那種錢有沒有力量呢？你們廣西銀行發行的紙，聽到說陸榮廷尚有八百萬，存在上海商務印書館，預備運到廣西來用。如果你們還要用他的紙，豈不是還要貢奉陸榮廷？廣東人要用銀，所以銀行發行紙，便要有銀做基本金，預

備人民隨時可以兌匯現銀。外國人要用時，如英國用金磅，美國用金元。你們廣西人現在愛用紙，是已經打破了金銀的觀念；如果再進一步，打破紙的觀念，豈不是脫離人類普通金錢的束縛麼？換一句話說：現在廣西人已經脫離了金錢的苦海，爲甚麼不再超度一步，連紙的苦海也脫離去呢？再就錢的本質說：學問家都說是一種的貨物，用來通有無的。可見貨物的價值，是高過錢；如果有錢沒有貨物，錢還是沒有用的。譬如這次歐戰，各國每日所用的戰費，都是幾千萬，像英國每日是八千多萬。如果各國都要用金錢，試問那裏得到那些金屬呢？所以不能不用紙！但是紙的數目，越出越多；紙的價值，便越減越少。好比德國的馬克：從前中國半元可值一馬克，現在一元可值七八十馬克。照這樣說來，紙便不值錢。廣西銀行的紙，從前每元值銀一元，現在祇值五毫。這種紙是陸榮廷所發行，用來吸收你們現金的。原來他的總數是二千萬，後來奸商又假造了二千萬，前後共四千萬。這四千萬中，有一半是假的，人民不能分別，政府不能不收用，所以把原來的價值，更減低了一半。現在陸榮廷還有八百萬存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將來運到廣西來，你們紙的價值更要減低。諸君要防備這種危險，應該趕快打電報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去反對！（鼓掌）如果不然，陸榮廷在上海，使源源不絕，把那種紙運到廣西來用，他便是永遠做你們的督軍！就錢的外觀情形和他的本質道理合起來講：錢可以

說是一種籌碼，用來記貨物價值之數的。譬如賭錢的人，不必用錢去賭，用瓜子作籌碼，可以代表錢；用火柴作籌碼，也可以代表錢。簡單的說，錢不過是貨物的代表。所以錢不是萬能的，貨物的能力是更大的。如果貨物不能流通，錢的價值便要低。好比德國當歐戰的時代，被各國封鎖了，他們國內的貨物便減少，所以馬克不值錢。錢既是代表貨物的，究竟貨物是甚麼呢？是人工做出來的！譬如這個講台上的紙花，是人工做的；這個講台，也是人工做的。紙花是一種貨物，講台也是一種貨物。照這樣來講，可以說是人工生貨物，貨物生金錢，好比父子，子生孫的道理是一樣的。我們推求孫的來脈，便應該有父子二代的關係；推求錢的來源，也應該有人工與貨物兩步的關係。我們現在祇說錢，便忘記了錢是代表貨物的，貨物是代表人工的兩步關係；因為這個原故，一般普通人便不知道錢的道理，便爲錢所束縛。要打破他的束縛，便要多有貨物。要多有貨物，就在要我們多做工（鼓掌）

再就貨物來說：古人沒有發明錢的時候，彼此來通貨物的有無，都是「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這種交易的情形，好像你們廣西現在的大城小墟，每月中三、六、九，或二、五、八的「墟日」一樣。因爲貨物是由人工做成的，貨物有大小長短輕重的不同，所費的人工便有多少的不同，要恰恰報酬那種人工的多少，因之貨物的價值，便應該有多少的分別。當那個時候，各人「以其所有，易

其所無。」而貨物的價值，有多有少，不能彼此恰恰相等，彼此來交易，必然生出許多爭論，許多麻煩。譬如木匠去賣棹子和椅子，他的棹子每張是值二元，椅子每把是值五毫。裁縫去賣衣裳，每件不是值八毫的，便是值一元七毫的。裁縫不能不要棹子和椅子用，木匠不能不要衣裳穿；所以木匠和裁縫彼此便不能不交易。但是他們的貨物的價值，都不是恰恰相等的，而彼此又一定要去交易，必然有一個人，不能恰恰滿足他的貨物之價值。所以那個木匠和裁縫彼此說價值交換貨物的時候，該是怎麼樣困難呢？後來有個聰明人發明錢的這個東西出來，就學術上的文話說：作百貨的「中準」，就淺近的俗話說：作交易的「媒介」。於是所費工人的多少不同，生出來的價值高低的分別，彼此交易不能恰恰報酬滿足各人的慾望及無謂的紛爭計算，種種困難，都可一掃而除之。照這樣看來：錢不過是用來作交易貨物的媒介！貨物又是人工的結果，貨物價值的高低，又是報酬人工之多少的；所以把錢、貨物、人工、三項東西的能力比較起來，實在可說貨物的能力大過錢，人工的能力大過貨物。

我們要革命的原故，因為是知道了種族的束縛，政權的束縛，經濟的束縛，種種不好的道理；所以要以拚死命去打破他們。諸君既是知道了錢的道理，請贊成本大總統革命的意思，把錢的束縛、

來打破他。如果能夠打破這個束縛，便可盡義務不要錢。若是不能打破，便要錢，便不能不多發紙幣。現在廣西的紙幣，已經是多到了不得；如果還要再發，你們將來怎麼負擔得起？諸君是學者，爲廣西四民之首，應該想一個極好的方法，趕快去補救（鼓掌）。如果能夠打破錢的束縛，不要錢去辦學。從前北京沒有錢辦學，各校學生到各處露天演講，便是一個極好的榜樣。諸君拿出義務心來擔負責任，到各城各墟去講演，把與利除害的事對一般平民說，也是一樁大好事。凡百事業不能做的原故，都是由於不知；如果知道了，行是很容易的。譬如你們廣西人叫苦連天，說沒有錢，不知道錢是從貨物來的。廣西省有沒有貨物呢？就本大總統這次出巡，從前到南寧，現在到桂林，沿途考察所得知的，地面上的金屬礦和煤礦到處皆有；地面上的水壤肥沃到了不得，無論甚麼植物都可以生長的。別的不說，單就你們桂林講：周圍的石山，該有多少呢？這種石頭，可以做「士敏土」的。如果做成了「士敏土」，每桶可值大洋五六元；換一句話說：就是每担可值大洋一元多。你們桂林的石頭有多少萬萬擔，就是你們桂林的錢有多少萬萬元！又如現在的農業出品，像甘蔗、糖、花生、馬蹄生果、五穀等等，每年該有多少？如果有好道路的交通，運到廣東去賣，都是很值錢的！但是現在沒有便利交通，不能運出去賣，祇能在本地賣；所以雖然有貨，還是不值錢。你們有這樣多的石頭、五金、煤炭等貨物，不

能換錢的原因，都是由於你們不知道他的用處和開採的方法。所以你們有幾百萬的人工，都不能製造貨物，都沒有用處。你們這樣多的農產貨物，不能多換錢的原因，都是出於沒有好交通！所以你們已經做了的工，換少了錢。要你們的人工，都有用處，都能夠製造礦產貨物，必要有知識；要有知識，就要有教育。要你們用人工製造的礦產貨物和天然生成的農產貨物，都能夠運出去賣，換很多的錢，必要有便利的交通，就在要有好道路。所以諸君今天歡迎本大總統，本大總統來貢獻到諸君的：第一要普及教育！（鼓掌）第二要修築道路！（鼓掌）這兩件事，就是本大總統要求你們去做的！（鼓掌）如果諸君做到了這兩件事，就是功德無量！（鼓掌）本大總統的貢獻，就是以功德無量的事來要求諸君！（鼓掌）諸君要把功德無量的事實行出來，（鼓掌）那才不負今天這個盛大的歡迎會！（鼓掌）

國民要以人格救國

對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說詞 十二年十月二十日

中國基督教青年會諸君：今天歡迎諸君，蒙諸君光臨，兄弟是很榮幸的。兄弟今天在廣州開這

個歡迎會，是用兩種資格：一種是代表西南諸省，用西南行政首長的資格；二種是代表中國國民黨，用國民黨領袖的資格；來歡迎中國青年會全體諸君（鼓掌）就你們青年會說：可以被歡迎之點極多，不是一言可以說得盡的。專拿青年會的宗旨講：是用「體育、智育、德育」三項標題來救國。就是這一件，便應該被人歡迎！所以青年會是我們想救國的黨人，所應該歡迎的（鼓掌）救國事業，從前用大多數的號召，在國內遊行的很少，只有國民黨全體主張舍身救國。民國成立十多年，沒有大團體表示來救國。用大團體表示來救國，在廣州開會，這是頭一次（鼓掌）所以國民黨對於這項表示是特別歡迎的（鼓掌）

我們人類的天職，是應該做些甚麼事呢？最重要的，就是要令人羣社會，天天進步。要人類天天進步的方法，當然是在合大家力量，用一種宗旨，互相勸勉，彼此身體力行，造成頂好的人格。人類的人格既好，社會當然進步。我們社會，經過古今許多人羣的改良，自草昧初開以至現在，已經進步了的很多。但是現在社會的道德範圍，還沒有進步到極點。就人類的來源講：基督教說世界人類，是上帝六日造成的。近來科學中的進化論家說：人類是由極簡單的動物，慢慢變成複雜的動物，以至於猩猩，更進而成人。由動物變到人類，至今還不甚久，所以人的本源，便是動物，所賦的天性，便有多少

動物性質。換一句話說，就是：人本來是獸，所以帶有多少獸性；人性很少。我們要人類進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類有高尚人格，就在減少獸性，增多人性。沒有獸性，自然不至於作惡。完全是人性，自然道德高尚。道德既高尚，所做的事情，當然是向軌道而行，日日求進步；所謂人爲萬物之靈。科學和宗教衝突之點，就在所見人類來源之不同。由這一點所見之不同，便生出科學與宗教之爭，至今還沒有止境。惟是人類的知識，是天天進步的。今日人類的知識，和古時大不相同。今日人類的知識，多是科學的知識。古時人類的知識，多是宗教的感覺。科學的知識，不服從迷信，對於一件事，須用觀察和實驗的方法，過細去研究。研究屢次不錯，始認定爲知識。宗教的感覺，專是服從古人的經傳。古人所說的話，不管他是對不對，總是服從，所以說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學比較起來：科學自然較優。譬如現在我們用眼光看遠方之物，多用千里鏡幫助，看得很清楚。千里鏡是近來科學發明的，古時沒有科學，所以沒有千里鏡，看遠方之物，當然不及現在看得清楚。這就是宗教不及科學。因爲這樣的原故，現在宗教知道專迷信古人經傳之不方便的地方很多，便有主張更改新舊約的推廣約中的文字範圍，以補古人所說之不足。至於宗教的優點，是講到人同神的關係或同天的關係，古人所謂天人一體。依進化的道理推測起來，人是由動物進化而成，既成人形，當從人形更進化而入於神聖。是

故欲造成人格，必當消滅獸性，發生神性，那麼才算是人類進步到了極點。

中國青年會，是美國人介紹過來的。現在各省很發達，中國會員有七八萬人，團結起來，已經成了一個很堅固的團體。兄弟在二三十年前，便和這個團體來往，這個團體中的朋友也很多。但那個時候一些朋友，如果講到國事，便說我們不問政治，所以不談國事。我們革命的人聽了，便很以為奇怪，便猜疑起來：究竟青年會所做的是些甚麼事呢？結合這個團體是甚麼用意呢？後來，我有一次到美國，遇到選舉總統的時候，看見無論那一界的人民，想知道對於某地某人運動總統，某地對於某人選舉票數的多少，種種新聞，每分鐘，每秒鐘，都是非常注意。其熱心選舉勝敗之狀態，真是舉國若狂；而青年會的會員，尤其熱心討論。討論選舉總統，是不是談政治呢？是不是想與聞國事呢？而介紹到中國來的青年會，便說不問政治，我也莫明其妙。

政治二字的意思，譯成英文是 Politics。英文 Politics 的意思很廣，用途很多。譬如我從前有一次在外國人家用晚飯，吃完之後，主婦對他的家人說：『No family politics to-night』（歡笑）這句話直繙譯過來，便是今晚不談家庭政治。就講話的意思繙譯過來，便是今晚不談家庭是非。故就 Politics 這個字講，有三個意思：一個是國政，就是政府中所行的國家大事。一個是黨爭，就

是政黨中彼此所用的詭謀。一個是說是非，就是像以前所舉的家庭是非之例。外國人普通把是非都說是 Politics，因為不想談人的是非，所以說 No Politics。我們中國留學生在外國，聽到說 No Politics 的話太多，不過細研究這個字用時的意思，一回到國內，便說外國人都不談政治，所以我們不問政治。試問外國人果真不問政治，爲甚麼歐戰期內，在中國的各國人，都回去舍身打仗呢？舍身打仗，是不是問政治呢？再者，在中國傳教的，有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他們的教堂雖然不同，他們所奉的神，都是耶穌上帝。所以他們本國之內，所奉的宗教，都是大概相同。到了開戰之後，各國教徒還是各衛其國，彼此殘殺。就這個情形說，是宗教爲重呢？還是政治爲重呢？宗教徒是不是問政治呢？宗教徒是問政治的！所以今晚兄弟也來同諸君談一談政治。

說到政治，便要講國家。國家的責任，是設立政府，爲人民謀幸福。政府這個東西，近來各國學者有的說是可以保護人民，代謀幸福，主張是應該有的。有的說是干涉人民的幸福，威權太大，應該把他減少。減少至於零，便主張不應該有，而成無政府。這項學說，在俄國頂發達，因爲他們從前的專制政府，過於暴虐，要打破他，便主張無政府。究竟政府在人類中，是有沒有用呢？在座諸君是主張改良人類來救國家的，自然不說政府是無用的。人民在國家之內，國家根基所以能穩固之理，便是在人

民的文明進步，互相團結，拱衛國家。人民的文明進步，在人民的自身，本來可以做得到。不過有了政府，加以提倡和輔助的工夫，進步得更快。所以我們要社會的文明很高，人類進步得很快，政府不是無用的。如果有了良政府，社會的文明便有進步，便進步得很快。若是有了不良政府，社會的文明，便進步得很慢，硬沒有進步。這種成例，古今中外極多。在我們中國，自有史四千餘年以來，社會極文明的時候，莫如周朝。那時候，種種哲學和科學的文物制度，外國到今日才有的，中國三千年以前便早有了。我們推究周朝何以有那麼好的文明呢？便是因為有文武成康的良政府！到了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政府便不良，文明便退化。弄到古時已經有了的文明，到後來幾幾乎絕跡。到了滿清政府，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幾幾乎有亡國滅種之憂！十二年前，許多志士，要救國保種，便去革命，推倒滿清，成立民國，想用人民自己的能力去挽救國家。但是民國成立了十二年以來，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滿清政府雖然已經推倒，滿清的餘毒還未肅清，所有留存下來的官僚武人，都把政府霸佔住了。所以民國還不是在人民之手，完全是在武人官僚之手（鼓掌）我們從前因為有革命志士的奮鬥，所以不亡於滿清政府之手；以後如果不繼續奮鬥，便要亡於滿清武人官僚之手。我們要那一般武人官僚不亡中國，便要請大家同心協力去奮鬥（鼓掌）青年會的宗旨，注重體育、智育、德育、三

項改良人類來救國，是全國所歡迎的！（鼓掌）國家是人類湊合而成，人人都有機會，可以造成一個好國家！（鼓掌）我們要造成一個好國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中國的團體中有好人格的，就是青年會！（鼓掌）所以青年會是造成好國家的好團體！（鼓掌）青年會的會員，已經有了七八萬人。這七八萬人中，不能說個個程度都齊，但我相信總有幾千人是有好人格的。因為這幾千人才的提倡，所以令青年會成了一個有人格的團體，所以令全國有志的青年，多喜入會造成好人格。我們要問政治的人，想中國改良成一個好國家，便是想得有一個機會，令四萬萬人都變成好人格！（鼓掌）這個方法，是在甚麼地方呢？要正本清源，自根本上做工夫，便是在改良人格來救國！（鼓掌）這便是以國家全體變成青年會！（鼓掌）然後，多數國民的人格，才能夠養成！（鼓掌）然後，四萬萬人才都有人格！（鼓掌）外國人到中國來，從前還沒有想到這着。諸君已經想到這着，并且做到這着，所以改良人格來救國這一說，當是中國的出產物！（鼓掌）

中國青年會，是美國傳來的。美國經過歐戰之後，是世界上第一個富強的國家。人民不必管國家的事情，不必代政府去奮鬥，便可享頭等國民資格的尊榮。所以美國人對於管國事的道理，不傳到中國來。但是美國有良政府，中國的政府不良。青年會在美國，便可學美國人一樣；至於在中國，

能不能學美國人一樣呢。諸君有已經到過美國的，都記得到美國境上岸的時候，無論所坐的船位是那一等，美國人便來解問：你是中國人呀？是日本人呢？如果是日本人，便可自由上岸；如果是中國人，便要入關檢查，必須麻煩好幾日，始可自由上岸。兄弟有一次到美國，在關內住過了三星期。但我還是很徼倖的；有不幸的，甚至空花旅費光陰和所受檢查的種種痛苦，見到美國而不能上岸，由原船送回中國。美國人主張智育、德育、體育，組織青年會來改良個人社會，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可專學美國人，只管自己，不管國事。因為他們和我們的地位，有大大的不相同。我們就是出外旅行，如果我們知道是中國人，就是像從前舊金山的大旅館，也不許我們住。上海從前的外國公園，便寫出招牌說：「狗同中國人，不許入。」像這樣一想，便知道中國人在世界上是甚麼地位！講到中國人口有四萬萬，文明有四千多年的歷史；為甚麼我們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呢？這就是因為我們中國人不自振作，所以墮落、墮落的原因，就是在不講人格！我們要恢復國際的地位，須要我們不墮落。要不墮落，便先要講人格！青年會在中國已經成立了二十餘年，會員的人格，固然不能說人人都好，或者有一部分不好。但是全體的人格，是已經養成了（鼓掌）全體的人格既經養成，究竟有甚麼用處呢？來做些甚麼事呢？你們應該做的事，簡單的說，就是你們所主張的「人格救國」（鼓掌）中國人的人格，

三官僚武人，只知道升官發財，自私自利，甚麼國事都不管，人格是不是墮落呢？我們他們要除去他們，不是一兩個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們不可專靠個人去救

協力去做，這就是應該以青年會的團體去救國（鼓掌）講到團體救

誠意去救國的黨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史堅如（鼓掌）陸浩東，史堅如是青年會的會員，又兼國民黨

國民黨的資格來犧牲的（鼓掌）但是青年會的會員，也有

陸浩東史堅如比較起來，人格是不是有天壤之別呢？

能做陸浩東史堅如呢？所以我們一生做事，萬不可

國都是被人歡迎的！國民黨的分子，雖然很複雜，

還要加入來救國。故在革命之前，他們的

有抄 民族的危險，只有升官發財的

最重要，問題就是要想方法

大會當中所討

但可以和你們青年會並駕齊驅（鼓掌）

她對於青年會是有很大希望的。此時在廣州開會，討論的問題自然很多，萬不可徒托空言，散會之後便不理他。必須各回各的地方，實行用青年會所提倡的人格去救國（鼓掌）到底青年會沒有這項能力呢？就我三十多年革命的經驗看來，青年會實在有這項能力（鼓掌）諸君不可把自己的能力看輕了，實在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諸君的能力，究竟在甚麼地方呢？就青年會的歷史說，成立已經有了二十多年，至今始提倡救國，不知我們國民黨做革命救國事業，已經有了二十多年，至今也還沒有成功。但是諸君如果自今天發起來救國，還不爲遲，且正合其時。因爲現在的情形和從前大不相同。譬如就城市的交通講，我們從前革命的時候，廣州只有轎子，沒有汽車；現在便有了汽車。我們要在一處地方，是坐轎子快些呀，還是坐汽車快些呢？坐汽車當然是快些！現在無論做甚麼事，都是容易些、快些。所以諸君現在來救國，成功極快，好比是坐汽車（鼓掌）我們國民黨坐轎子，用二十年走的路，還沒有走到；你們坐汽車，一下便可以走到（鼓掌）至如我們國民黨從前革命，各省響應，把滿清政府已經消滅了，而滿清留下來的官僚武人，還沒有消滅，所以弄到民國，至今有名無實。國民黨所主張的民國，還沒有做成功。現在四川在國民黨手內，湖南也在國民黨手內，兩廣更不必說。就是其他各省，歡迎「三民主義」的也是很多。像這樣說國民黨的武力雖然失敗，國民

黨的主義還沒有失敗。然而仍未大功告成者，其原因究竟在甚麼地方呢？這個原因，簡單的說，便是在全國大多數人民，還小十分明白革命的道理。人民不明白革命道理的原因，便是在沒有普遍的宣傳。如果國民黨有青年會的完全組織，到處宣傳革命的道理，使人民十分了解，人民自然歡迎我們的主義，來建設民國，當老早成功了。貴會在二十二行省之內，都有很完備的機關，宣傳你們的主義，使全國青年子弟明白你們救國的道理；這就是你們救國的能力。我們革命的總機關，從前設在日本東京，當時有一萬多人，發起救國，提倡革命的風潮。這萬餘人不久便回到國內，分散各省，宣傳我們的主義。那時候犧牲的精神很大，所以一經武漢發起，便把滿清政府推翻。到革命之後，犧牲的精神漸漸消滅，所以我們的能力漸漸減少。而且做國民黨員是要殺頭的，做青年會員是不怕殺頭的；因之我們想補充黨員，比你們增加會員，不知道難幾多倍。至於現在國民黨範圍之內的各省，做國民黨員雖然不至殺頭，但是人人都以入黨為做官的終南捷徑，所以分子更複雜（鼓掌）以青年會容易擴充會員之情形說：如果大家合力奮鬥去救國，是很有希望的。不過要想救國，必須把自己的長處，用在適當的地方去做，然後才有好成績。若是用之不當，就是以你們現在這樣大的能力，到十年二十年之後，恐怕沒有好成績。從前莊子說：「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泔澆

統爲事。客聞之，請置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泮澣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破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泮澣統，則所用之異也。」這幾句話的意思，就是保護手在冬天不至破裂的那種藥，宋人用之不適當，世世僅供漂布後塗手之用；吳人用之適當，便供水兵冬天耐戰之用，而得一個國家。你們青年會這樣大的能力，如果用得其當，便可以救國，便可以用青年會的全體來救國！（鼓掌）

兄弟今天對於諸君有一個貢獻：諸君在沒有聽到這個貢獻之先，勿以爲我是國民黨的領袖。國民黨向來革命，是用手槍炸彈的，即以爲我貢獻到諸君的，也是要諸君去用手槍炸彈（歡笑）那便錯了；這個方法，我們已經做過了（鼓掌）諸君都知道改良社會可以分作破壞和建設兩部分：破壞的事，我們國民黨已經做過；建設的事，還一點兒都沒有做。過細分起來，千頭萬緒，不過當中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我們要知道這件最重要的是甚麼事，須先要明白我們的國情。現在北京城內，是曹錕做中華民國的大總統了。中華民國這個名詞，是兄弟從前創稱的，這個名詞到底是甚麼東西呢？諸君自然知道中華民國和中華帝國不同。帝國是以皇帝一個人爲主，民國是以四萬萬人爲主。我們要想是真正以人民爲主，造成一個駕乎萬國之上的國家，必須要國家的政治，做成一個一全民

政治。『世界上把』全民政治』說到最完全最簡單的，莫過於美國大總統林肯所說的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這個意思，譯成中文，便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我們現在國情和這三層意思解釋起來：自推翻滿清政府，成立民國以來，可以說是『民有』一層已經做到了。十二年以來，政府之內，都是武人官僚把持，人民不但是不能管國事，並且日日受兵災之禍，流離失所，何能夠說到『民治』、『民享』呢？真正的『全民政治』，必須先要有『民治』，然後才能夠說真是『民有』，真是『民享』。最近北京政府所頒布的偽憲法，第一條載明中華民國主權：為國民全體所有，這還是抄襲我從前在南京頒布的臨時約法。至於國家的行政，都是由曹錕、吳佩孚任用滿清的官僚和豬仔議員去辦理，人民不能夠治，不能夠享呢？所以現在的中華民國，還是官治，政客治，武人治！（鼓掌）不是民治！（鼓掌）現在國民黨的黨員，都集中廣東來打仗，便是因為武人專制，反對『民治』。廣東十幾年來，總是受一般武人官僚的專制，不能施行『民治』。我們要打破他，所以連年用兵；因此人民便連年受兵災的痛苦，不能建設，對於政府便生出極怨恨的心理。我們想求真正『民治』，一勞永逸，故不得不讓人民暫時受這種痛苦。至於一般普通人民和滿清留下來的官僚，程度太低，眼光太小，求苟且儉安之計，以為暫享目前太平，便算『

「民治」那便完全錯了！真正「民治」是要兄弟所主張的「民權主義」能夠極端做到，可以讓人民在本地方自治，那才完事！現在「民權主義」能不能有一點兒可以實行呢？是不能的！不能實行「民權主義」便不能說是「民治」。不是「民治」怎麼可以說是民國呢？諸君講「人格救國」我相信諸君團體的人格，是很充分的。拿充分的團體人格來做救國的事業，兄弟所要貢獻到諸君的方法，就是「地方自治」。（鼓掌）兄弟所主張的「地方自治」是在兵事完結之後，把全國一千六百多縣都畫分開，將地方上的事情，讓本地方人民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干涉，但十餘年來，總沒有這個機會，可以辦到。現在廣東有了這個機會，難處是在人才不足。（鼓掌）兄弟所希望於諸君的，是要諸君轉教全國的人民，怎麼樣分縣自治。如果一千六百多縣，縣縣都可以自治，中華民國便自然成立！（鼓掌）如果全國的人民不能自治，總是要靠官治，中華民國便永遠不能成立！（鼓掌）現在北京許多官僚，以為要救國治國，非做總理總長不可。現在做過總理總長的已經不少了，那一個能夠救國治國呢？就是兄弟個人在開國的時候，便做總統，以後更做總裁總統，都沒有做到很多治國的事情。所以我現在相信建設民國，不是完全從上面可以做得到的。以後建設民國，還是要從下面做起來！（鼓掌）中國人普通的心理，以為無論甚麼事，都是要從上做起。譬如造房子，下面沒有掘土，沒

有做牆基，便老早搭一個空架子，先要上樑。（歡笑）上了樑之後，然後再來做下部，是不是做事自上而下呢？外國人就不然；要做房子，先要從下做起。兄弟有一次看見一個鄉下人到上海的洋街上玩，他看見許多工人，在一處空地挖土，挖到很深。他便奇怪起來，問旁邊的人說：「怎麼在這樣熱鬧的街上挖魚塘呢？」旁邊上海人說：「他們不是挖魚塘呵！他們是築屋基來做洋房呵！」（大笑）可見中國普通人，只知道做房子，是先要從上起；不知道外國人做大房子，是先要築一層很堅固的屋基，從下做起，然後一層加一層，便做成一所高大的洋房。諸君想救國，現在已經知道「地方自治」的方法，又有青年會團體的能力，那麼去實行「地方自治」，還缺少甚麼呢？簡單的說：就是要懂「地方自治」中一切細微目節的人才！譬如廣州在這兩三年軍事期內，組織市政廳，做廣州市自治的事情，因為懂辦市政的人才不少，所以近來的成績，凡是遊過廣州市的外國人，沒有一個不驚奇的。倘若國家太平，更求進步，成績當更有可觀。現在不過是用廣州市來試驗試驗罷了。諸君在青年會、研究體育、智育、德育之外，喜歡做地方事情的人，還要組織一個地方自治研究會，或辦一個地方自治學校，來造就這項專門人才！（鼓掌）如果辦到一年，便可得不少的人才；至多辦到三年，一定可以造就很多的人才。倘若人才造成了，到我這裏來投效，只要我像現在在廣東一樣，有權用你們，我一定給一

縣或者兩三縣，讓你們去試驗試驗。有了成績，再推廣到全省，以至於全國；那麼中華民國，便可以大治。諸君要想救國，便要先學治國。如果不知道治國，就是諸君得了一塊土地，也不知道從那裏治起！

中國現在四分五裂，實在不成一個國家。吳佩孚想用武力來統一，究竟可不可以成功呢？就中國歷史看起來：一定是不成功的！譬如楚漢相爭的時候，項羽的兵力，本來比劉邦大的多。但是後來結果，項羽何以失敗呢？劉邦何以成功呢？最簡單的原因，就是項羽專靠武力，劉邦入關之後，便約法三章，事事總是寬宏大量，以得民心為主。就是最近袁世凱的兵力，又何等大呢？爲甚麼洪憲帝國，只有八十三日便沒有了呢？可見武力是不可靠的！再用歷史來證明：諸君都知道「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用七十里和百里這樣小的土地來做根本，何以能統一中國呢？就是因爲成湯和文王，都有很好的政治。諸君想救國，拿很小的地方來施行良政治，廣東浪可以給你們幾縣做試驗品。這個方法，我們國民黨老早已經想到了；因爲沒有多少人才，所以沒有施行。青年會已經有了這些人才，想來救國，必須要存一種文王百里而王的心思，才可以治中國（鼓掌）諸君學成了的人，再去教普通人民以自治的知識，須要學教士傳教的方法，慢慢做去。我想用青年會的組織，這樣做去，全國人民的自治能力，是一定可以培養成功的。全國人民有了自治能力，便是全國人民有了

民國的國民資格。國家也好像是一個大青年會，必須要全國的人民，都要有體育、智育、德育的人格才好。諸君今天聽見的這番話，萬萬不可隨便忘記了，必須要決定去實行。兄弟今天歡迎中國基督教青年會諸君，就是這些貢獻。千萬希望諸君採納這些貢獻，去實行救國！如果諸君都做到了這些貢獻，那便不算是空開了這個歡迎會，兄弟便恭祝諸君「人格救國」成功（鼓掌）。

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

對嶺南學生歡迎演說詞 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諸君：兄弟今日得來此地，到嶺南大學學生會，有機會和諸君相見，我是很喜歡的。因為諸君是中華民國後起之秀，將來繼續建設民國的責任，我對於諸君是很有希望的。中華民國自開創以至今日，已經有了十二年，這十二年內，無日不是在紛亂之中。從前有南北的分裂，現在有各省和各部分的分裂，干戈相見，糜爛不堪。這個原因，是承滿清政府之後，對於舊國家破壞的事業，還未成功；所以新國家便無從建設。將來破壞成功之後，繼續建設成一個新民國，還要希望後起的諸君，擔負那個大責任！

今天對諸君，如果專講國家大事，那麼千頭萬緒，不是一兩點鐘，可以說得完的。惟就我今天到嶺南大學來，看見這個學校之內，規模宏大，條理整齊，便生有很大的感觸。現在就拿這個感觸，和諸君談談。嶺南大學是在廣東省，諸君在此用功，知道這個學校的規模宏大，條理整齊，教育良善，和其餘的學校比較起來，不但是在廣東，可以說是第一；就是在中國西南各省，也可算是獨一無二。爲甚麼廣東只有一個好嶺南大學，沒有別的好學校呢？就是西南各省，也沒有第二個學校，和嶺南大學一樣呢？因爲這個大學是美國人經營的，諸君在此所受的教育，是美國的教育。諸君住在這個學校之內，和在美國本國的學校，沒有分別。我們推測爲甚麼美國有這樣好的學校，中國沒有呢？中國何以不能自己創辦呢？因爲歐美的文明，近二百年來非常發達，美國近幾十年來尤其進步。他們國內的情形，不但是教育辦得好，就是工業商業和一切社會事業，都比中國進步的多。中國的一切事業，到了今日，可說是腐敗到了極點。腐敗的原因，是在人民過於墮落。就歷史上陳迹看起來，中國向來是不是都不如外國呢？從前有幾朝，中國都是比外國好的。所以這個墮落的現象，不過是近來才有的。再就中國現在青年受教育的情形說，全國之內，到處用兵，普通人民救死之不暇，有多少人還能夠有力量送子弟去讀書呢？就是青年在學校讀書的，又有多少人能夠像諸君有這樣好的機會，

在這樣好的學校受高等外國教育呢？單就廣東的戶口講：人數號稱三千萬，如果提十分之一，也有三百萬青年，應該像諸君都有受這種教育的機會。而現在只有諸君的一千幾百人，才有這個機會。諸君想想：自己的機會，該是何等好呢？現在民國，人民受教育，是大家都要有平等機會的。就今日情形看來：他們不能受高等教育的是沒有平等的機會！諸君現在受這樣高等教育，是諸君機會比他們好！諸君現在所享的幸福，比他們也好！將來學成之後，應該有一種貢獻，改良社會，讓他們以後能夠得到平等的機會才對。

諸君現在受教育的時候，預想將來學成之後，有一種貢獻到社會上，究竟應該做些甚麼事呢？諸君現在還未畢業，知識不大發達，學問沒有成就，自然不能責備諸君，一定要做些甚麼事。但是在沒有做事之先，應該有甚麼預備呢？應該要注意些甚麼事呢？依我看來：在這個時期之內，第一件是要立志，立志是讀書人最要緊的一件事。中國人讀書的思想，都以爲士爲四民之首，比農工商賈幾種人都要高一些。二三十年以前的學生，他們有一種立志，就是在閉戶自讀的時候，總想入學，中舉，點翰林，以後還要做大官。我今天希望諸君的，不是那種舊思想的立志，是比那入學，中舉，點翰林，做大官的志，還要更大。中國幾千年以來，有志的人本不少，但是他們那種立志的舊思想，專注重發達

個人爲個人謀幸福，和近代的思想，大不相合。近代人類立志的思想，是注重發達人羣，爲大家謀幸福。用事實說：我們中國青年應該有的志願，是在甚麼地方呢？是要把中華民國重新建設起來，讓將來民國的文明，和各國並駕齊驅。我們現在的文明，都是從外國輸入進來的，全靠外國人提倡。這是幾千年以來從古沒有的大恥辱！如果我們立志改良國家，萬衆一心，協力奮鬥，還是可以追蹤歐美。若不然，中國使事事落在人後，永遠不能自己發達，永遠沒有進步。推其極端，中國便非淪於滅亡不可。所以現在的青年，便應該以國家爲己任，把建設將來社會事業的責任，擔負起來。這種志願，究竟是如何立法呢？我讀古今中外的歷史，知道世界上極有名的人，不全是從政治事業一方面做成功的。有在政權上一時極有勢力的人，後來并不知名的。有極知名的人，完全是在政治範圍之外的。簡單的說：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業成功。如果一件事業能夠成功，便能夠享大名。所以我勸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甚麼是叫做大事呢？大概的說：無論那一件事，只要從頭至尾，澈底做成功，便是大事。譬如從前有個法國人叫做柏斯多，專用心力，考察普通人眼所不能見的東西。那種東西極微渺，極無用處，爲通常人目力之所不及。在普通人看起來，必以爲算不得一回甚麼事，何必枉費工夫去研究他呢？但

是柏斯多把他的構造性質，和對於別種東西的關係，自頭至尾，研究出來，成一種有系統的結果；把這種東西便叫做微生物。由研究這種微生物，便發生微生物對於各種動植物的妨害極大，必須要把他撲滅才好。現在世界人類知道撲滅這種微生物的益處，不知道有多少。譬如從前的人，不知道蠶有受病的，所以常常有許多蠶吐絲不多，所獲的利益極微。現在知道蠶也有受病的，蠶受了病，便不能吐絲。考察蠶受病的原因，是由於有一種微生物消滅這種微生物，便可醫好蠶的病，乃可多吐絲。現在廣東每年所出絲加多幾千萬，但許多還有不知道醫蠶病的。如果都知道消滅害蠶的微生物，更可增加無限的收入，那種利益該是何等大呢？現在全世界上由於知道消滅害蠶的微生物，所得的總利益，又是何等大呢？但是當柏斯多立志研究微生物的時候，他也不知道有這樣大的利益。用這件故事證明的意思，便是說：微生物本是極微渺極小的東西；但是研究他關係於動植物的利害，有一種具體結果，貢獻到人類，便是一件很大的事。柏斯多立志研究的東西，雖然說是很小，但是他徹底得了結果，便是成了大事，所以他在歷史上便享大名。我們中國從前的人，都不知道像柏斯多這樣的立志，只知道立志要入學，中舉，點狀元，做宰相，并且還有要做皇帝的（歡笑）譬如秦始皇出遊的時候，劉邦、項羽都看見了，便各自嘆氣，表示自己的志願。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之！」劉邦

說：「大丈夫當如是也！」他兩個人的口氣，雖然不同，但是他們的志願，毫沒有分別。換句話說：都是想做皇帝！這種思想，久而久之，便傳播到普通人羣中。所以從此以後，中國人都想做皇帝。（歡笑）便不想做別的事。自民國成立以來，不是像袁世凱想做皇帝，便是像一般軍閥想做督軍巡閱使。那也是錯了！因為要達到那種地位，是很不容易的，障礙物是很多的。因為他們立志，一定要達到那種地位，所以弄得殺人放火，殘賊人類，亦所不惜。諸君想想：那種志願，是好是不好呢？一定是不好的！所以我們必須要消滅那種志願。至於學生立志，注重之點，萬不可想要達到甚麼地位；必須要想做成一件甚麼事。因為地位是關係於個人的，達到了甚麼地位，只能為個人謀幸福。事業是關係於羣衆的，做成了甚麼事，便能為大家謀幸福。近代人類的思想，是注重謀大家的幸福，我從前已經說過了。大家又知道，許多做大事成功的人，不盡是在學校讀過了書的，也有向來沒有進過學校，能夠做成大事業的。不過那種人是天生的長處，普通人要所做的事不錯，必要取法古人的長處才好。所以我們要進學校讀書，取古今中外人的智識才學，來幫助我，做一件大事。然後那件大事，便容易成功。

諸君又勿謂現在進農科，學耕田的學問，將來學成之後，只是一個農夫。不知道耕田也是一件大事！從前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因為稼穡是一件很有益於人民的事，他不怕勞動，去教導百姓。

後來百姓感恩戴德，他便做了皇帝。說起出身來，后稷還是一個耕田佬呀！（歡笑）那個耕田佬也做過了皇帝呀！（歡笑）古時做皇帝的人，該有多少呢？現在世人都把他們的姓名忘記了，只有后稷做過耕田佬，所以世人至今還不忘記他。（歡笑）現在科學進步，外國新發明的農科器具，比舊時好的多，事半功倍，只用一人之耕，可得幾千人之食。諸君現在學農科的，學到成功之後，就是像外國的農夫，能夠一人耕而有幾千人之食，也不可以爲到了止境。必要再用更新的科學道理，改良耕田的方法，以至用一人耕，能夠有幾萬人食，或幾百萬人食，那才算是有志之士！總而言之：諸君現在學校求學，無論是那一門科學，像文學、物理、化學、農學，只要是自己性之所近，便拿那一門來反覆研究。把其餘關係於那一門的科學，也去過細參考，借用他們的道理和方法，來幫助那一門科學的發展，徹底考察，以求一個成功的結果。那麼，就是像中國的后稷教民耕田，法國柏斯多發明微生物對於動植物的利害，都是功德無量的大事！

我再舉一件故事說：從前有個英國人，叫做達爾文。他起初專拿螞蟻和許多小蟲來玩，後來更考察一切動物，過細推測，便推出進化的道理。現在擴充這個道理，不但是一切動物變化的道理包括在內；就是社會、政治、教育、倫理等種種哲理，都不能逃出他的範圍之外。所以達爾文的功勞，比世

界上許多皇帝的功勞，還要大些。世界上的皇帝該有多少呢？諸君多有不知道他們姓名的；現在諸君總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達爾文的。所以達爾文的功，實在是駕乎皇帝之上。由這樣講來：無論甚麼事，只要能夠澈底做成功，便算是大事。所以由考察微生物得來的知道是大事；由玩螞蟻得來的道理，也是大事。不過我們讀書的時候，必須用自己的本能做去才好。甚麼是本能呢？就是自己喜歡要做的事，就自己喜歡所做的事，澈底做去，以求最後的成功。中途不要喜新厭舊，見異思遷，那便是立志。立志不可有今日立一種甚麼志，明日便要到一个甚麼地位。從前做皇帝的思想，是過去的陳迹；要根本的打破他。立志是拿一件事，澈底的成功，為世界上的新發明。如果有了新發明，世界上的地位多得很，諸君不愁不能自佔一席！

我們立志，還要合乎中國國情。像四十多年前，中國派許多學生到外國去留學，尤其以派到美國的為最早。他們到了美國之後，不管中國為甚麼要派留學生，學成了以後，究竟於中國有甚麼用處。以為到了美國，只要學成美國人一樣便夠了。所以他們在外國的時候，便自稱為甚麼「佐治」、「維廉」、「查理」連中國的姓名也不要！（大笑）回國之後，不徒是和中國的飲食起居不能合宜；就是中國的話，也不會講（歡笑）所以住不許久，便厭棄中國，仍然回到美國。當中也有立志稍

爲高尚一點的，回到美國之後，仍然有繼續研究學問的。不過那一種學生，對於中國的飲食起居和人情物理，一點兒也不知，所有的思想行爲，和美國人絲毫沒有分別。所以他們不能算是中國人，只可說是美國人。（笑）至於下一等的，回到美國，便每日遊手好閑，無所事事。因爲不是學生，取消了官費或家庭接濟，弄到後來，甚至個人的生活，都不能維持。於是爲非作歹，無所不做，便完全變成一種無賴的地痞（歡笑）以中國的留學生，不回來做中國的國民，偏要去做美國的地痞，那有甚麼好處呢？（大笑）甚至有在美國的時候，連中國人住的地方，都不敢去。逢人說起國籍來，總不承認是中國人。試問這種學生，究竟是何居心呢？這種學生，可以說是無志，只知道學人，不知道學成了想自己來做事！

諸君現在嶺南大學，受美國人的教育多，受中國人的教育少。環顧學校之內，四圍有花草樹木的風景，洋房馬路的建築。這一種繁華文明的氣象，比較學校以外，像大塘康樂等處的荒野景象，真是有天壤之別呀！我們中國人現在的痛苦，每日生活，至少總有三萬萬人，朝不保夕，愁了早餐愁晚餐，所以中國是世界上最窮弱的國家！諸君享這樣的安樂幸福，想到國民同胞的痛苦，應該有一種惻隱憐愛之心！孟子所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這是諸君所固有的良知。諸君應該立志，想一種

甚麼方法來救貧救弱。這種志願，是人人應該要立的！要大家擔負救貧救弱的責任，去超度同胞。如果大家都有這種志願，將來的中國，便可轉弱爲強，化貧爲富。許多外國留學生回來，都說外國現在有這樣文明的原故，是由於他們有一種特長。說這樣話的人，是自己甘居下流，沒有讀過中國歷史，不知道中國幾千年都是文物之邦，從前總是富強，現在才是貧弱。就這項觀念，和外區比較起來：現在的中國，不但是最貧弱的國家，並且是最愚蠢的國家！事事都要派人到外國去學，這還不是件恥辱的大事嗎？中國派學生到外國去留學，最先的是到美國，次是到歐洲各國。最多的是在日本；極盛的時候，人數有三萬多。因爲世界上無論那一國，沒有在同時派往到一國的學生，有這樣多的人數，我當時便很以爲奇怪！因爲這個問題，遂考查以往的歷史，於無意中查得唐朝建都西安的時候，京城內的外國留學生，也同時有三萬多人。這三萬多人中，日本派了一萬多人，其餘有波斯人，羅馬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及其他歐洲人。由此可見唐朝的時候，世界上以中國人爲最有智識，所以各國都派人到中國來留學。日本人學了之後，把自己國內的制度都改成中國制度，就是現在的宮室，衣服，和一切典章文物制度，和中國的還沒有分別；那都是唐朝的舊制度。那時候，中國的領土，差不多統一亞洲大陸，西邊到了裏海。由這樣講來：我們的祖宗是很富強的，爲甚麼現在貧弱一至於此呢？

爲甚麼沒有方法變成像外國一樣的富強呢？推究這個原因，是由於現在的人不能振作；不能振作，便是墮落。墮落是很不好的性質，我們必要消滅他才好。至於說到中國人固有的聰明才智，現在留學美國的學生，都和美國人同班。在全美國之內，無論那個學校內的那一班學生，每學期成績的平均分數，中國的學生都是比美國的學生還要更好些；這是美國人共同承認的。用歷史證明：中國是富強的時候多，貧弱的時候少。用民族的性格證明：中國人實在是比外國人優。弄到現在，國勢像這樣的衰微，自然不能不歸咎於我們的墮落。因爲墮落，所以不能振作。怎麼樣去圖國家的富強？我們要圖國家富強，必須要自己振作精神，大家團結起來，共同向前去奮鬥。萬不可自私自利，只知道要自己到甚麼地位，不知道要國家到甚麼地位。我們有了這項志氣，便是國民志氣。中國二百多年以前，亡國過一次，被滿洲人征服了，統治二百多年。事事壓制，摧殘民氣，弄到全國人民俯首下心，不敢振作。我們近來墮落的原因，根本上就在乎此！十二年以前，我們革命黨才把滿人的政府推翻，不受滿人的束縛；但是還受許多外國人的束縛。因爲當滿清政府的末年，他們知道自己不能有爲，恐怕天下失到漢人的手內，所以他們主張「富贈朋友，不送家奴」，把中國的領土主權，都送到許多外國人。我們漢族光復之後，本可以成獨立國；但是因爲滿清政府送領土主權到外國人手內的契

約還沒有拿回來，所以至今還不能獨立。大家知道高麗亡到日本，安南亡到法國，高麗安南都是亡國，高麗人安南人都是很痛苦的！我們中國的地位是怎麼樣呢？簡直比高麗安南的地位還要低！因為高麗只做日本的奴隸，安南只做法國的奴隸，他們雖然亡了國，但只做一國的奴隸。我們領土主權的契約，現在都押在各國人的手內，被各國人所束縛；我們此刻實在是做各國人的奴隸！請問諸君：是做一人的奴隸痛苦些？還是做衆人的奴隸痛苦些呢？當然是做衆人的奴隸痛苦些！因為做一人的奴隸，只要搖尾乞憐，靡承意旨，便可得主人的歡心。做衆人的奴隸，便有俗話說：『順得姑來失嫂意』的困難，你們看如何應付一切呢？所以我們的地位，比高麗人的安南人的還要低！如果高麗安南有了水旱天災，日本法國去救濟，他們視爲義務上應該做的。好像從前美國南方幾省，蓄黑奴的制度，黑奴有應該受主人衣食居三種的好處。現在中國如果有了水旱天災，外國人捐到二三百萬，他們不以爲是應盡的義務，還以爲是極大的慈善。日本法國待高麗安南，他們不以爲是慈善呀！所以我們現在做許多外國人的奴隸，只有奉承他們的義務，不能享他們的權利！

現在白鵝潭，到了十幾隻外國兵船，他們的來意，完全是對於我們示威的。這種大恥辱，我們祖宗向來沒有受過的。今日兵臨城下，諸君是學者，爲四民之首，是先覺先知，担負國家責任，應該有一

種甚麼辦法，可以雪此大恥辱呢？可以挽救中國呢？諸君現在求學時代，應該從學問着手，拿學問來救中國，究竟要用甚麼方法呢？諸君現在學美國的學問，考美國歷史，美國之所以興，是由於革命而來。美國當脫離英國的時候，人民只有四百萬，土地只有十三省，完全爲荒野之地。就人數說，不過中國現在的百分之一；中國現在有四萬萬人，土地有二十二行省，物產又非常豐富。如果能步美國革命的後塵，美國用那樣小的根本，尙能成今日的大功業。中國人多物富，將來的結果，當然比美國更好。美國用百分之一的人數，開闢荒土，弄到國家富強，經過了一百多年。用比例的道理說來：我們用百倍的人數，整頓已經開闢的土地，要國家富強，只要十年！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諸君立國家的大志！學美國從前革命時候的人一樣，大家同心協力去奮鬥！但是諸君學美國，切不可像從前的美國留學生，只要自己變成美國人，不管國家必須利用美國的學問，把中國化成美國。因爲國家的大事，不是一個人單獨能夠做成功的，必須要有很多的人才，大家同心做去，那才容易。要有很多的人才，那麼造就人才的好學校，不可只有一個嶺南大學。廣東省必要幾十個嶺南大學，中國必要幾百個嶺南大學，造成幾十萬或幾百萬好學生，那才於中國有大利益！如果只要自己學成美國人，便心滿意足，不管國家是怎樣，我們走到外國，他們還是笑我們是卑劣的中國人呀！因爲專就個人而

論：中國人面黃，美國人面白。無論諸君怎麼學法，我們的面怎麼樣可以變顏色呢？諸君又再有甚麼方法去學呢？（歡笑）我們要好，須要全國的人大眾都好。只要把國家變成富強，是世界上的頭等國。那麼，我們面色雖然是黃的。走到外國，自己承認是中國人，還不失為頭等國民的尊榮！

諸君今天歡迎我來演講，我貢獻到諸君的，就是要諸君立志。要有國民的大志氣，專心做一件事，幫助國家，變成富強。這個要中國富強的事務，就是諸君的責任。要諸君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的希望！

中國工人所受不平等條約之害

民國十三年勞動紀念日對各工團演說詞

各工團代表諸君：諸君今天在此地開這個盛會，是效各國的工人，來慶祝世界各國通行的「勞動節」。世界各國的工人，為甚麼要紀念今天的這一天呢？就是因為美國工人在三十九年以前的今天，結合了許多的大工團，在各城市巡行，要求資本家准工人工作八點鐘，休息八點鐘，教育八點鐘，打破從前勞動無度的虐待。後來這種要求勝利了，全美國工人，便把每年的今天，作為「勞動

節，「人人來紀念。隨後傳到了歐洲，各國的工人，對於本國的資本家，也是照美國工人一樣的要求，也是一樣的勝利。這個「勞動節」便由此推行到歐洲，推行到全世界。相傳至今，便成了世界各國工人通行的一個紀念日。所以今天的這個紀念日，是世界各國工人戰勝了資本家的一日。這是我們工人全體是應該來慶祝的！

我們中國工人，今天也來跟隨世界各國的人，同世界各國的工人合作，來慶祝這個紀念日。最要緊的是甚麼事呢？第一先要知道中國工人現在所處的是甚麼地位？要知道中國工人現在所處的是甚麼地位，便先要知道中國國家現在所處的是甚麼地位？中國現在是世界中最貧最弱的國家，受各國的種種壓迫。所處的地位，是奴隸的地位！中國現在所處這種奴隸地位，比較各國殖民地的地位，還要低得多！比方高麗是日本的殖民地，安南是法國的殖民地。高麗安南在國際之中，沒有地位呢？簡直沒有他們的地位！各國都是把他們當作奴隸。像高麗是做日本的奴隸。安南是做法國的奴隸。但是高麗安南雖然是做外國的奴隸，他們只做一個強國的奴隸。我們中國現在是做世界列強的奴隸；凡是和中國有約通商的國家，都是中國的主人。這個原因是由於從前滿清沒有錢用，借了許多外債，和列強立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把我們主權都送了外國人。這就是滿清把我們

常奴隸，要借外國的錢用，便拿我們去賣身。他們所立的那些條約，就是我們的賣身契一樣！十三年前革命，推翻了滿清，是脫了滿清一重的奴隸。但是賣身契還沒有收回，所以現在還要做各國的奴隸。從前是做二重的奴隸，現在還要做一重的奴隸。我們現在雖然只做一重的奴隸，但是主人有十幾個。不比高麗的主人，只有一個日本；安南的主人，只有一個法國。大家想想：是時候一個人容易些呀？還是時候許多主人容易些呢？做奴隸的人，只得一個主人的歡心，當然是很容易；要得許多人的歡心，當然是難得多。所以俗話說：『順得姑來失嫂意，』故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很困難的。比較高麗、安南的地位，還要難得多！還要低一等！國家的地位，既然是很低，我們人民的地位，自然也是低；做工人地位，當然是更低！

今天諸君跟隨文明國家的勞動團體，在這個勞動紀念日，來開這個工人大會，要怎麼樣，這個大會才不是空開的呢？依我看起來：要從今日起，立一個志願，組織一個工人大團體！現在文明各國的人，都有很大的團體；我們近來發生工人的風潮，都是由各國傳進來的。就是今天開這個大會，當然也做效各國工人的。各國工人現在是甚麼情形呢？他們所處的是甚麼地位呢？各國工人現在都有團體！國家也設立特別法律，保護這種團體的利益。不過這種利益，只是文明國家才有；如果是專

制國家，便沒有這種利益。文明國家的工人，成立了團體，是做一些甚麼事呢？他們所做的是，目的就是在同資本家爭地位。工人既是要同資本家爭地位，那麼就是在文明國家之內，工人和資本家的地位，當然還是不平等的。現在文明國的資本家，還是很虐待工人。工人要不受資本家的虐待，所以工人同資本家之中，便發生大問題。現在世界上不只一國有這種問題，就是各國都有這種問題。所以現在世界各國的工人，都要聯合起來，去和資本家抵抗！

外國之所以發生大資本家，是由於經過了實業革命。那種革命，是把各種生產的方法，不用手工來製造，專用機器來製造。因為機器的製造很快，工廠的規模又大，出品很多，所以有機器的人便發大財，便生出了許多大資本家。大資本家有了多錢，於是無惡不作。先壓制本國的工人，後來勢力膨漲，更壓制外國的工人。中國工人和外國工人不同的地方，是外國工人只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不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如果有外國資本家來壓迫，政府便去抵抗。就是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政府也是想方法來保護。所以外國工人一方面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一方面得政府的幫助。至於中國的實業，還沒有發達，機器的生產，還沒有盛行，所以中國還沒有像外國一樣的大資本家。外國有了機器生產之後，發生了大資本家，一般工人便受資本家的大害。中國工人，現在還不受本國資本

家的害，本國還沒有大資本家來壓迫工人。自從發生了工團風潮以後，那些小實業反要受工人的害，被工人來壓迫。那麼，中國的工人，到底有沒有受壓迫呢？是受誰的壓迫呢？中國工人是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外國工人是受本國資本家壓迫，不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中國工人恰恰是相反，不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要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這就是中外工人不同的情形！

我們中國工人，要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從甚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普通工人，因為看不出來，所以不覺得大痛苦。外國資本家用甚麼東西來壓迫中國工人呢？他們是用貨物來壓迫中國工人！他們的貨物，怎麼樣可以來壓迫中國工人呢？是借國家保護的力量，來壓迫中國工人！外國工人受別國貨物的壓迫，政府便想方法來保護。中國政府不但是不保護中國工人，並且反去保護外國的貨物。直接保護外國的貨物，就是去保護外國的資本家！從甚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從海關便可以看得出來！從前中國和外國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給了外國許多的特別權利。其中有一件最重大的，就是把海關撥歸外國人管理。進出口貨物的稅，都是由外國人收。他們收多少，就是多少；我們中國人不能過問。至於外國設立海關，是用來保護本國貨物的。凡是有進口貨物，便收重稅；出口貨物，便不收稅。像這樣收稅的用意，就是要進口貨物的價貴，在國內不能暢銷。要本國所出的貨物

價賤，到處可以銷行。像這樣收稅的辦法，便可以抵制外國的貨物，保護本國貨物。直接保護本國的貨物，間接就是保護本國工人。我們現在失去的海關，就是失去了保護種種實業的門戶！因為門戶大開，所以洋貨源源而入，運到各省內地，用很便宜的價錢發賣。普通人因為愛便宜，所以不用土貨，要用洋貨。因為土貨沒有人買，洋貨總是暢銷，所以土貨就被洋貨打敗！因為土貨打敗，全國都不出貨，所以中國工人，便沒有工做。從前閉關自守的時代，中國工人還可以自耕而食，自織而衣，自己本來可以供給自己。到了外國人來叩關，打破我們的門戶，和我們通商以後，自己便不能供給自己。土貨銷滅於無形，洋貨充斥於市面。不但是洋貨充斥於市面，就是外國銀行發行的紙幣，也是通行於各地。中國的紙幣，也是被外國的紙幣打敗了！所以中國人民就謀生一方面的經濟說，完全是處在外國的經濟壓迫之下！中國國家表面上雖是獨立國，現在成了外國的殖民地。因為成了外國的殖民地，受了外國這樣大的經濟壓迫，所以中國工人便謀生無路！

通商本來是以有易無，是兩利的事。但是中國和外國通商後，把中國所無的洋貨運進，把所有的土貨運出。此中一進一出的比較，每年進口貨超過出口貨的數目，要在五萬萬以上。這就是外國多用五萬萬元的貨，來換了中國五萬萬元的錢。中國多被外國換去了五萬萬元的錢，就是中國由

於和外國通商，每年要損失五萬萬。中國每年有五萬萬的損失，就是中國對於外國，每年有五萬萬元的進貢！中國工人本來不直接做外國人的工，不受直接的虐待。但是因為通商，多銷洋貨，每年的進貢，有了五萬萬元。這是中國工人每年要損失五萬萬元的工錢！這種五萬萬元的損失，不是年年都是一定的。在十年之前，只有二萬萬；到現在便增加到五萬萬。再過十年，一定要加到十萬萬。現在的中國人，每年只損失五萬萬，已經是日日怕窮，叫苦連天；再過十年的損失，要加一倍多，至少也有十萬萬。到了那個時候，專就經濟壓迫一項的難關，我們又是怎麼樣可以打得通呢？

外國工人只受本國資本的壓迫；中國工人要受外國經濟的壓迫，間接的要做外國資本家的奴隸。大家想想：中國工人的地位，比較外國的工人，是不是差得多呢？現在中國不只工人要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就是讀書的人、耕田的人、做生意的人，都是受外國經濟的壓迫！

諸君在這個世界各國的「勞動節」來開這個大會，要用甚麼方法，才可以打破這種壓迫，來維持自己的地位和各界人民的地位呢？要步外國工人的後塵，維持自己的地位，是從甚麼地方着眼呢？外國工人生在文明的國家，政府有很完備的法律，來保護工人，所以事事都不要工人來擔憂。因為政府有保護工人的法律，所以工人的地位是很高。就是生在不文明的國家，工人自己也能夠

組合團體：提高自己的地位。譬如俄國工人在幾年以前，結成大團體，推倒專制的俄皇，改革政體，弄成工人的獨裁政治。無論甚麼資本家，都不許執政權；只有工人才可以管國事。英國工人的地位，是怎麼樣呢？英國現在由工黨組織內閣，一切政權都是在工人的掌握之中。英國工人的地位，又是怎麼樣呢？其他各國工人的勢力，都是一日擴張一日。他們的地位，都是一日抬高一日。所以他們在本國之內，便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我們中國工人，如果專學外國工人，組織大團體，來解決國內的問題，推倒初發生的資本家，實在是很容易的！但是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對於外國經濟壓迫問題，可不可以一齊來解決呢？我們每年所受五萬萬的損失，可不可以挽回來呢？都是不可能的！

我們本國的資本家，實在沒有壓迫工人的大能力。現在中國工人所受的最大痛苦，是由於外國的經濟壓迫。所以諸君今天有這樣的盛氣，結成這樣的大團體，做這樣的示威運動，應該想一個方法，來抵抗外國經濟的壓迫。中國工人現在不但是不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並且反想種種方法，來壓迫本國資本家。因為這個情形，所以中國工人常常和本國資本家發生交涉。交涉勝利了之後，是不是解決了所有的經濟問題呢？要解決所有的經濟問題，就應該打消一切經濟的壓迫。中國工人所處的地位，是駕乎本國資本家之上。為甚麼不能打消一切經濟的壓迫呢？因為中國工人現在

所受的毛病，由於本國資本家的壓迫小，所受最大的壓迫，還是外國的資本家。我們每年損失了五萬萬，就是外國每年來搶了五萬萬！我們要把這種搶劫的五萬萬，不許外國人偷過關卡，運回本國去，便先要爭回海關的管理權。中國海關，交到外國人去管理，是在從前那些中外不平等的條約之中載明過的；所以我們要爭回海關的管理權，便要和外國交涉，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要達到這個目的，工人不可以做得到呢？要達到這個大目的，便要有大團體！中國現在有團體的，除了讀書的人以外，只有工人才有團體。商人的團體是很小的，耕田的人，簡直沒有團體。所以現在的士農工商界的人，可說是農商兩級的人沒有團體。只有士工兩界的人，才有團體。工人既有了團體，要廢除中外不平等的條約，便可以做全國的指導，作國民的先鋒，在最前的陣線上去奮鬥！

諸君是工人，是民國的一份子。要抬高工人的地位，便要先抬高國家的地位！如果專從一方面去做，是做不通的。像這樣講：工人不但是對於本團體之中有責任，在本團體之外，還有更重大的責任。這是甚麼責任呢？就是國民的責任！諸君結成了大團體，要擔任甚麼責任呢？就是要擔任抬高國家地位的責任！如果不能擔任這個責任，諸君便要做外國的奴隸。若是能夠擔任這個責任，把中國變成世界上頭一等的強國，諸君便是世界上頭一等的工人，和頭一等的國民！要抬高中國國家的

地位，便先要中國脫離了外國經濟的壓迫，也是對資本家宣戰。現在中外的工人，都是一樣的作戰；所向的目標，都是一樣的敵人。所以中外的工人，應該聯成一氣。中國工人聯絡了外國工人，對外國資本家去宣戰。便要學辛亥的革命志士，同心協力，一往向前，抱定破釜沉舟的大勇氣。諸君有了這種團體和這種的勇氣，便可以打破外國的經濟壓迫，解除條約上的束縛。做到了這個地步，中國的國際地位，才可以同各國平等。現在中國同各國不平等的原故，是由於國際上的束縛。譬如：政治經濟種種的壓迫太多，要解除這種束縛，在工人一方面，並不是難事。英國俄國的工人，便是中國工人的好榜樣。不過要像英國俄國的工人，擔負國家的大責任，根本上還要有一種辦法。就是我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諸君能夠服從我的主義，奉行我的辦法，就可以和英國俄國的工人一樣，在社會上佔最高的地位。由此看來，中國工人不只是反對本國資本家，要求減時間，加工價，完全是吃飯問題；最大的還是政治問題。要實行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就要奉行「三民主義」贊助我的革命。諸君能夠奉行「三民主義」贊助我的革命，才不是空開了這個慶祝大會！

世界道德之新潮流

對嶺南大學黃花崗紀念會演說詞 民國十三年

學生諸君：諸君今晚在嶺南大學，盛設筵席，開黃花崗的紀念會。我對於諸君，是有無窮希望的！諸君現在求學時代，便知道紀念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此時的志向，當然是很遠大。推到將來畢業之後，替國家做事，建功立業，前程更當然是無可限量！何以由於這個紀念會，便知道諸君的前程是很遠大呢？諸君今晚為甚麼要來紀念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呢？就當時的事業說：七十二烈士所做的是失敗的，不是成功的。十四年前的今日，是七十二烈士為國流血的一日，是革命黨慘淡悲歌的一日；所以這個三月二十九日，就是七十二烈士為革命事業失敗的一日！這個日期，既是七十二烈士失敗的一日，我們還要來紀念，所紀念的是在那一點呢？不是要紀念他們的失敗呢？失敗還有甚麼價值可以紀念呢？我們現在所紀念之一點，不是在於他們當時事業的成敗，是在那一般烈士當時所立的志氣！

七十二烈士在當時立了甚麼志氣呢？我們雖然不能立刻知道他們的志氣，但是他們由於失敗，便斷頭流血，犧牲性命，由此便可以知道他們的志氣，最少的限度，是不惜身家性命，不管權利幸禍，要做一件失敗的事。當時起義的情形，是各省革命同志，約了幾百人，集中到廣州。想用那幾百人，

能夠攻破關台衙門和水師行台，佔領廣州，做革命策源地，再和滿清去奮鬥。至於敵人的軍隊，有新軍，有滿洲的駐防軍，有提督所統帶的水陸軍，總共有幾萬人。革命黨不過是幾百人。用幾百人去打幾萬人，那般烈士知道要得甚麼結果呢？就當時敵衆我寡過於懸殊的情形相比較：那般烈士在事前，明知道是很危險的！既是明知道那件事極危險，他們還是決心去做；可見他們的用心是很苦的，立志是很深的。他們爲甚麼用心要這樣的苦呢？因爲看見了當時的四萬萬人，處在滿清專制之下，總是說滿清的皇恩浩蕩，深仁厚澤，毫不知道被滿清征服了兩百多年，做了兩百多年的奴隸，人都是醉生夢死；這些人民的前途之生存，是更危險的。因爲看見了這種種族危險，所以明知結果是失敗，還要去。所存的希望是甚麼呢？就是以身殉國，來喚醒一般醉生夢死的人民！要四萬萬人由於他們的犧牲，便可以自己覺悟，大家醒起來，爲自己謀幸福。所以七十二烈士，爲國犧牲，以死報國，所立的志氣，就是要死後喚醒中國全體的國民！由於他們所立的這種志氣，便可以知道他們在當時想做那番事業的心思，就是要爲四萬萬人服務。他們在專制政體之下，昏天黑地之中，存心想爲四萬萬人服務，沒有別的方法，可以達到目的。想到無可如何之時，便以死來感動四萬萬人，爲四萬萬人來服務。故革命事業，在七十二烈士雖然是失敗；但是他們死得其所，在我們後死的人看起

來，還可以說是成功。所以我們今天來紀念，就是紀念他們當時的志氣！紀念他們以死喚醒國民，爲國服務的志氣！七十二烈士在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想喚醒國民，爲國服務，雖然是死了；但是由於他們死了之後，不到五個月，便發動武昌起義，推倒滿清，打破專制，解除四萬萬人的奴隸地位。這就是七十二烈士以死喚醒國民，爲國服務的志氣，達到了目的！

我們今天來紀念他們，便應該學他們的志氣，更加擴充，爲國家，爲人民，爲社會，爲世界來服務！諸君是學者，是有知識階級，知道人類的道德觀念，現在進步到了甚麼程度？古時極有聰明能幹的人，多是用他的聰明能力，去欺負無聰明能力的人，所以由此便造成專制和各種不平等的階級。現在文明進化的人類，覺悟起來，發生一種新道德。這種新道德，就是有聰明能力的人，應該要替衆人來服務。這種替衆人來服務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七十二烈士有許多是有本領學問的人，他們捨身救國，視死如歸，爲人類來服務的那種道德觀念，就是感受了這種新道德的潮流。諸君今晚來紀念七十二烈士，要知道不是空空的來紀念。要學他們的志氣，尤其要學他們的道德觀念！

諸君要學他們的道德觀念，是從甚麼地方學起呢？簡直的說，就是要從學問上去學起！諸君現

在求學的時候，便應該從今晚學起，愛惜光陰發奮讀書，研究爲人類服務的各種學問。有了學問之後，便要立志爲國家服務。爲社會服務，像七十二烈士一樣，雖至犧牲生命，亦所不惜。切不可用自己的聰明能力去欺負人類，破壞國家，像那些無道德的官僚軍閥之行爲，並且要步七十二烈士的後塵，竭力去剷除這些防止國家社會中新道德之進步的大障礙，才是黃花岡的真紀念，並望諸君把這個紀念，記在心頭，永遠的勿忘！

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

對廣東女子師範學校演說詞 民國十三年四月四日

校長諸君：今天是廣東女子師範開十七周年紀念會。這十七年之中，是甚麼時候呢？你們學生知不知道呢？現在是民國十三年，大家知道爲甚麼事叫做民國呢？在十三年前，中國不叫做民國，叫做大清帝國。中國在那個時候有皇帝，做皇帝的是滿洲人；現在民國沒有皇帝，滿洲人從前做中國的皇帝，有了二百六十多年，那是中國的甚麼時候呢？就是亡國的時候！滿人做了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皇帝，就是中國亡了二百六十多年！在十三年前，才推翻大清帝國，創造中華民國。那次推翻

大清帝國是我們漢人在近來幾百年中的一件大事。我們中國亡國了幾百年，做人的奴隸也有幾百年。在十三年前，才推翻帝國，光復漢人的山河，脫離做奴隸的身分，所以那是我們漢人一件很大的事！

諸君畢業之後，是去教人的，是為國家培養人才的。培養人才，就是學師範者的任務。諸君要能夠達到這種任務，便先要知道自己是生在甚麼時候，在這個時候是應該做些甚麼事業？諸君都是生在光復以後的時候，不必做外國人的奴隸。大家從此以後，都有希望做主人，自己可以管國事。學師範的人，本來是教少年男女的，是教少年男女去做人的。做人的最大事情，是甚麼呢？就是要知道怎麼樣愛國，怎麼樣可以管國事！中國人從前做滿人的奴隸，被滿人壓制，不許問國事。因為那個時候的中國，是滿人的國家，我們沒有份。從今以後，不是滿人的國家，中國便是大家的國家。你們都有一個家，家和國有甚麼關係呢？家庭要靠甚麼才可生活呢？各個家庭都要靠國，才可以生活。國是集合幾千萬的家庭而成，就是大眾的一個大家庭。學生受先生的教育，知道對於學校，有尊敬師長，愛護學校的責任。對於家庭，有孝順父母，親愛家庭的責任。對於國家也有一種責任。這種責任是更重大的，是四萬萬人應該有的責任。諸君在學校內求學，便應該學得對於國家的責任。現在我們的國

家是甚麼景象呢？從光復以後，成立了中華民國，這個民國，便是我們的國家！當中的國民有四萬萬，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就是四萬萬人之中，有二萬萬是女人。從前滿人做中國皇帝的時候，不但女子不能問國事，就是男子對於國事，也不能過問。經過革命以後，才大家都有份，大家都可以問國事。推究大家可以問國事的來歷，還是由於我們主張「三民主義」實行革命的原故。所以大家要問國事，便要明白「三民主義」和實行「三民主義」明白「三民主義」和實行「三民主義」，便是諸君對於國家應該負的責任！

甚麼是「三民主義」呢？第一個是「民族主義」。甚麼是「民族主義」呢？就是要中國和外國平等的主義。要中國和英國法國美國那些強盛國家，都是一律平等的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漢人在十三年前做滿洲人的奴隸，我們當那個時候沒有國家，不能和別人講平等。滿人的國家很弱，不能自立，總是受外國的壓制，被英國法國美國日本和世界上這許多國的侵略，失去了疆土，拋棄了主權。滿人總是受各國人的束縛，做英國法國美國俄國和日本那些強國的奴隸，我們漢人又做滿人的奴隸。所以在十三年前，我們是奴隸中的奴隸，叫做雙重奴隸！推翻滿清以後，脫離一重奴隸，還要做各國的奴隸。因為滿清借許多外債，和外國立了很多不平等的條約，至今還沒有廢棄，還

是受各國條約的束縛。那是一些甚麼條約呢？就是滿人把我們的主權土地，押到外國的條約！那些條約，好比是主人窮，借別人的錢用，把奴隸押把別人，所寫的身契一樣，那個奴隸就是賣了身，便不能自由。所以我們至今受各國條約的束縛，至今還是做各國的奴隸！我們革命黨主張「民族主義」，本想中國和各國平等；但是中國從前衰弱，不能和各國平等。創造民國，把國家變強盛；國家強盛了，才可以和各國平等。大家請歷史，都知道在中國附近最著名的是日本。日本在六十年前，和高麗、安南、緬甸是一樣。高麗、安南、緬甸，因為不知道革命，所以亡國，做外國的奴隸。日本因為知道革命，革命能夠成功，所以變成世界上的頭等強國，各國都不敢輕視。日本在沒有強國之先，和外國也寫過了身契，立過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但是強盛以後，便廢除了那些條約，不受各國的束縛，和外國是立於平等地位。日本之所以能夠和外國平等的原故，就是因為日本人知道「民族主義」，能夠實行「民族主義」。我們從前提倡革命，主張「民族主義」，不許外國人侵略中國，不做外國人的奴隸。許多人都明白，所以總是不能達到目的。到了革命風潮發生以後，才知道做外國人的奴隸是很恥辱，才不肯做滿人的奴隸。故實行革命，趕走自外國來的滿人，推翻清朝的皇帝，至今有了十三年，不能夠馬上強盛。雖然脫離了滿人的束縛，不做滿人的奴隸，還要做各國人的奴隸。我們要以後

不做各國人的奴隸，要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便更要發奮有爲，實行「民族主義」。這就是做人的做學生的和做一般國民的，對於「民族主義」應該有的責任！

第二個是「民權主義」。在十三年前，國家的大事，只有皇帝一個人管，百姓都不能過問。好像一個東家生意，全店的事情，都是東家一個人管理，別人不能過問。店中夥伴，只是聽命做工，不得兼涉店事一樣。滿清皇帝專制的時候，也是這一樣。到了辛亥年，推翻滿清皇帝以後，我們才是主。現在是民國，是以民爲主的，國家的大事，人人都可以過問。這就是把國家變成大公司，人人都是這個公司內的股東，公司內的無論甚麼事，大家都有權去管理。這便是「民權主義」的意義！

第三個是「民生主義」。甚麼是「民生主義」呢？諸君讀歷史地理，都知道中國人民是很多的，疆土是很大的，并且是很肥美的。所出的農產是很多的，所有的鑛藏是很豐富的。中外沒有通商以前，洋貨沒有進口，中國是很富的。那個時候，中國人雖然做滿洲人的奴隸，但是全國的工業農業極發達，人民都有衣食，所謂家給人足。現在是甚麼景象呢？成了民窮財盡的世界，人民日日有患貧之憂，受貧窮的痛苦。推到我们國家的土地有這樣大，鑛藏有這樣富，農產有這樣多，爲甚麼還弄到民窮財盡，人民日日受貧窮的痛苦呢？最大的原因，是受外國經濟壓迫！外國從前用洋槍大砲，海陸

軍兵力，打開我們中國的門戶，要和我們通商。通商本來是兩利的事；但是中國工業不及外國進步，所以中外通商以後，洋貨進口便日日加多。詳細原因是由於外國洋貨都是用很大的工廠，極大的規模，很多的機器做出來的，不是用手工做出來的。我們的土貨都是用手工做出來的。用手工做出來的價錢很昂貴，用機器做出來的價錢很便宜。因為人人愛便宜，所以土貨不能和洋貨競爭。所以洋貨的銷行便多過土貨。譬如大家手內用的，身上穿的，家內所需要的，沒有那一件東西不是洋貨。通商的事，是以中國所無的運進，以所有的運出，所謂以有易無。但是中國的交通不好，沿海面的省分，還有火船來往，到了內地，不能行船，又沒有鐵路，所出的土產，都不能運出。他們外國的交通很便利，在本國有鐵路，在海面有大洋船，他們的洋貨，很容易輸進。所以運進來的洋貨便很多，運出去的土貨便很少。洋貨進口換錢出去，土貨出口換錢進來，這兩筆帳比較起來：進口洋貨換的錢，比出口土貨換的錢，每年要多過五萬萬元。這就是我們每年要送五萬萬到外國去！用五萬萬錢的數目，分配到四萬萬人，就是中國人平均：每個人要用一塊多錢的洋貨。以一個學生所用的洋貨計算，不只一塊多錢。譬如一件洋布衣，便值幾塊錢；一本洋書，也要值幾塊錢；一枝自來水筆，也要值幾塊錢。不過交通不便利的各省分，像甘肅、新疆、四川、貴州，那些內地人民所用的洋貨要少些。交通很便利的

一種是資本家，一種是工人。在這兩種階級的中間，不窮不富的人很少。這種現象不是好現象；這就是社會上的毛病！我們革命成功，民國統一之後，要建設成一個新國家，一定是要開礦，設工廠，謀國家富足。現在是民國十三年，再過十三年，到民國二十六年，中國或者不窮，也是像英國、美國一樣的富足。社會上也是像英國、美國一樣，生出兩種階級的人：一級是大富人，一級是大窮人，中間沒有第三級的人民，那便是不均。我們現在是患貧，貧窮就是我們的痛苦。英國、美國的毛病，不是患貧，是患不均。全國的財富，人民沒有分均勻；所以富人的財產，常常到幾萬萬；窮人連麵包都難得找到。富人因為有了那樣多的財產，便壟斷國家的大事，無惡不作。窮人因為沒有生活，便不得不去做富人的牛馬奴隸。那種發大財的富人是少數，做奴隸的窮人是多數。在一個國家之內，只少數人有錢，是假富；要多數人有錢，才是真富。我們現在沒有大富人，多數人都是窮。要革命成功以後，不受英國、美國現在的毛病，多數人都有錢，把全國的財富分得很均勻；便要實行「民生主義」！把全國大礦業、大工業、大商業、大交通，都由國家經營。國家辦理那些大實業，發了財之後，所得的利益，讓全國人民都可以均分。好像中國的「宗族主義」，用祖宗的公產，舉可靠的家長，去經營實業。發了大財之後，子孫可以同分其利；有貧窮無告的，都可以利益均沾一樣。總而言之：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做全

國大生利的事，要中國像英國、美國一樣的富足，所得富足的利益，不歸少數人，有窮人富人的大分別。要歸多數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到了那個時候，國家究竟是做一些甚麼事呢？就是要辦教育！國家有了多錢，便移作教育經費。中國現在的歲入，約計自二萬萬到三萬萬；日本有十幾萬萬；美國有幾十萬萬。這些經費，都是歸國家用去辦理教育、海陸軍和一切行政的。國家的歲入，在日本有十幾萬萬，中國要大過日本十幾倍，國家建設好了，至少可以收一百多萬萬。那樣多的歲入，應該定作什麼用途呢？要由國家撥十幾萬萬，專作教育經費。有了這樣多的教育經費，中國人便不怕沒有書讀；做小孩子的，都可以讀書。現在廣東辦了不少的平民學校，窮家的小孩子，像水上的兒童和鄉村的兒童，能不能夠都到平民學校內去讀書呢？平民學校不收學費，並且發給書籍，窮家小孩子本可以去讀書。但是鄉下的小孩子要去放牛，每年要賺幾塊錢；水上的小孩子要去划船，每日要賺兩毫錢；因為他們不賺錢，使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到了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就令有平民學校，不收學費，他們怎麼能夠去讀書呢？要那些窮家小孩子都能夠讀書，不但是學校內不收學費，有書籍給他們讀；還要那些讀書的小孩子，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要那些小孩子自出世以後，自小長成人，國家都有教育養，不要小孩子的父母擔憂；那些窮家父母，才能安心送小孩子去讀書。現在窮家的父母，總是

日日爲小孩子的衣食居担憂；所以雖然辦了許多平民學校，鄉下的小孩子還是要放牛，城市的小孩子還是要做工。現在廣州市的小孩子，自八歲到十歲，都要做工；那些做工的小孩子，該有多少呢？那些窮小孩子，未必沒有很聰明的，也是有極大聰明的。如果能讀書，或者也可成聖賢，也可以造就成很好的人才。但是現在無力去讀書，不能上進，國家便減少了很多的人才！我們實行「民生主義」，國家發了大財，將來不但是要那一般平民能夠讀書，並且要那一般平民都有養活。壯年沒有工做的，國家便多辦工廠，要人人都有事業。老年不能做工的，又沒有子女親戚養活的，所謂鰥、寡、孤、獨四種無告的人民，國家便有養老費，國家的大作用，就是設官分治，替人民謀幸福的！

像我們革命黨主張「民生主義」，造成這樣的國家，才真是替人民謀幸福，才真是爲人民的幸福來打算！人民有了這樣的好國家，一生自幼到老，才可以無憂無慮，才可以得安樂。我們現在的中國人，沒有那一個是長年可以得安樂的，沒有那一個不是憂愁的。如果不憂愁，能夠過安樂的日子，便是沒有長成人，不知道有世界上艱難辛苦的事。若是成人之後，年紀大了，便有憂愁。諸君不信，可以回家去，問問老父老母和兄長姑嫂，一年到頭，處心積慮，是一個甚麼樣子？我想他們的長年思慮，若是家內窮的，不是愁每月的油鹽柴米和房租家用，沒有着落，就是愁兒女的衣食學費，沒有辦

法就是家內富的，不是憂子孫的書讀不好，就是憂子孫沒有事做，沒有職業，並且憂自己老了之後，家當靠不住，子子孫孫不能長享幸福。無論富人窮人，祇要是稍為有閱歷的人，便一年到頭，總是有憂愁，總是不安樂。他們為甚麼要這樣憂愁呢？有憂愁，就是受痛苦，因為以前的國家不好，人民真是受痛苦，所以才這樣憂愁。我們革命黨在十三年前革命，推翻滿清，創造民國。現在革命，建設民國，是為甚麼呢？就是要除去人民的那些憂愁，替人民謀幸福。要四萬萬人都可以享幸福，把中國變成一個安樂國家，和一個快活世界！在這個國家之內，我們四萬萬人不是一代可以享幸福的，是代代可以享幸福的。這是甚麼國家呢？這就是將來的中華民國！現在的中華民國有了十三年，在這十三年之中，人民享了多少福呢？諸君回到家內去問父母，到底在這十三年中，是享過了多少福？我想諸君的父母一定答應說：在這十三年以來，沒有享過一點福！在十三年以前，只是怕窮，但是沒有兵災，可以享太平福。民國十三年以來，沒有那一年沒有兵災，像廣東在這幾年之中，無日不是戰爭，各省都是一樣。最近又要發生南北戰爭，為甚麼到了民國以來，人民反要加一種痛苦呢？大家做學生的，是有知識階級，要明白當中的道理。本來在沒有革命以前，人民雖然是窮，但是還有清茶淡飯，可以過安樂日子。現在受兵災，連清茶淡飯都沒有吃的，這是甚麼原故呢？不明白道理的人，都是說革命不

好，從前有皇帝，所以有太平日子過。現在把皇帝推翻了，沒有真命之主，所以天下不太平。因為這個原故，許多人還是想復辟，希望真命天子出世。諸位學生聽到他們說這些話，到底是有沒有道理呢？就他們這些話去推測，豈不是民國反不如從前的舊國家嗎？民國既是不如從前的舊國家，我們爲甚麼要成立民國呢？爲甚麼要大家贊成民國呢？爲甚麼要大家對於民國來盡心職務，建設這個新國家呢？大家又爲甚麼承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不承認是大清帝國的遺民呢？諸君是女子師範學生，畢了業之後，是要去教人的。要教別人怎麼樣可以明白這些道理，便要自己先明白這些道理！諸君現在學校內求學，到底明白不明白這些道理呢？要明白這些道理，先從甚麼地方研究起呢？要研究這些道理，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要把民國和帝國的兩件事，研究清楚。把民國和帝國兩件事的好歹，研究清楚了，自然可以明白這些道理。自然容易教別人，也明白這些道理！

我們從前推翻專制帝國，造成平等自由的民國，本意是打破不好的舊世界，改造成一個很好的新世界。要人人在這個新世界中，都可以安樂，都可以快活。現在不但是不快活，不安樂，並且反加憂愁，反加痛苦。這個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要怎麼樣才可以明白這個道理？可以用我們講話的這間房屋來做比喻：從前沒有見過外國洋樓的人，不知道新式洋樓是怎麼好，一見這間大房屋，一定

是很心滿意足的。但是見過洋樓之後，知道新式房屋有許多層，上下各樓有升降機，不必用氣力走上走下，一進機內，只要司機人的手一動，要到那一層，便是那一層。用水不要人挑，全屋都裝得有自來水，一轉啓閉塞，要用熱水便是熱水，要用冷水便是冷水。用燈不要火點，滿屋都裝得有電燈，一轉接電鈕，便滿屋輝煌，光耀奪目。再回想到這間屋，一定是很不滿意的！我們中國人沒有到過外國，沒有住慣過文明屋，現在住到這間屋內，一定覺得是很好。若是住慣了文明屋的人，再來住這間屋，便覺得很不衛生。譬如在今天這樣冷的天氣，便沒有方法禦寒；到夏天炎熱的時候，又沒有方法解熱；知道這間屋是很不適用的。文明屋的每間房子內，都掛的有寒暑表，房內的冷熱，隨時可以知道。如果房內太冷了，像今天的天氣一樣，便開熱水管或者電爐，馬上就可以把房內的溫度變熱。如果房內太熱了，像廣東的夏天，便開電氣風扇。最新的住屋，在夏天是用冷空氣，馬上就可以把房內的溫度變冷。那種文明屋內的溫度，可以任意變更，我們要他是多少度，便可以變成多少度。大概在夏天總是不不得高過華氏八十度，冬天總是不不要低過華氏七十度。一年四季的房內溫度，都是很平均的，都是很衛生的。所以外國人在冬天出街，才穿大外套；在家內都是穿單衣，女子們更是穿很薄的亮紗。我們中國人在冬天要吃火鍋，他們外國人在冬天反要吃雪糕。我們要像外國人那一樣的衛生，

必要有那種文明屋的設備，才可以成功。像這間舊式的房屋，我們要怎麼樣變熱，怎麼樣變冷，可不可以做得到呢？大家沒有住慣外國文明屋的人，中國的這種舊屋，是怎樣不衛生，外國的那種新屋，是怎樣很衛生，或者還不甚知道。但是住慣了外國文明屋的人，一定很感覺這種舊屋不衛生的不便！我們在中國要想所住的房屋，都是像外國房屋一樣的衛生，便要拆去這種不文明的舊房屋，在這一塊地基，另外造一所很文明的新洋樓。我們對於國家，也是一樣的道理。因為先知先覺的人，知道中國從前不文明的舊國家，專制太過，人民過於痛苦，所以發起革命，想建設一個像英國美國很文明的新國家，讓國民得安居樂業，過很快樂的日子。從前推倒大清帝國，改造中華民國，就是打破不文明的舊國家，改造成文明的新國家。好比拆去不文明的舊屋，另造很文明的新屋一樣。現在滿清的專制舊政府已經推倒了；民國的共和新政府，建設成功沒有呢？毫沒有建設成功！中國現在的時勢，正是青黃不接，好比舊屋已經拆去了，新洋樓還沒有做好一樣。因為新洋樓還沒有做好，所以任在這間舊屋內的人，忽然遇到風雨的災害，便無地藏身，便要受痛苦。現在民國十三年，全國人民不能安居，還要受各種災害的痛苦，就是這個道理。我們要免去這種痛苦，所以還要做一番建國的工夫。在這種工夫沒有做完之先，國家當然還是很淒慘，人民當然還是很痛苦。我們要想住將來很

文明的洋樓，過很衛生的日子，此時所受的痛苦，便不能不忍耐！

以上所講的道理，如果諸君還不甚明白，諸君可以再看看貴校背後的觀音山，是一個甚麼景象？從前的觀音山，有很多樓臺亭閣，樹木花草，站在廣州市的北邊很高，風景是很好的。此刻市政廳要把他闢作公園，所以把那些舊房屋都拆去了。我有一個朋友，從前也遊過了觀音山的，也見過那些樓臺亭閣的。近來他又去遊玩過一次，回來對我說：『爲甚麼把觀音山的那些舊房屋都拆去了呢？爲甚麼要弄到這樣荒涼淒慘呢？這真是可惜得很呵！』我回他說：『這是市政廳的新計畫，要把那個全山，闢作很好的新公園，所以把他暫時變成荒涼的景象，這沒有甚麼可惜。請你明年再去遊觀音山罷，便可以知道將來是一番甚麼新景象！』改造國家的情形，也是和這一樣。不過改造國家不是像改造公園，在一二年之內便可以做成功的。好像今天，是貴校第十七週年的紀念日。貴校的學生畢業過了許多次數，貴校的陳設和一切功課，是經過了十七年的預備，十七年的改良，和十七年的擴充，才有今日這樣的大規模！

我們要創造一個新國家，不是像做一間普通的新屋，只要開闢地基，要像做很高大的洋樓，要把地基挖得很深，屋基築得很堅固，然後在這個屋基之上，做成洋樓，才是很堅固，才不致倒塌。民國

至今，有了十三年，當中倒了幾次呢？諸君知不知道呢？民國四年，袁世凱自己做皇帝，把中華民國改成洪憲帝國，這是民國倒過了的第一次。民國六年，張勳復辟，請宣統再出來做皇帝，又把中華民國改成大清帝國，這是民國倒過了的第二次。現在曹錕拿錢買總統做，利用吳佩孚的武力統一中國，事事要恢復專制，這又是拆民國的台，民國又要再倒。民國成立以來，不過十三年，爲甚麼被人拆台，就倒過了兩三次呢？就是由於國基不穩固，從前的國基挖得不深，做得不堅固，便要在那個基礎上建築民國。好像屋基挖得不深，沒有做堅固，便要在那個基礎上建築高大洋樓，那裏有長久不倒的道理呢？我們要國家鞏固，永遠不倒，是用甚麼做基礎呢？要用人心做基礎，要用人人的方寸之地做基礎，人人的心內都贊成民國，傾向民國，然後民國才不致倒，才可以鞏固。在十三年前，推倒滿清，成立民國，一般武人官僚，表面贊成民國，心內何嘗有民國呢？因爲他們的心內都不贊成民國，所以不但是袁世凱在北京做皇帝，就是龍濟光在廣東也稱龍王。如果此後再沒有國基，將來一定又有人做皇帝，諸君便要做奴隸。中國不但是不能強盛，和外國並駕齊驅，外國一定要來亡中國！現在列強對於中國，主張共管，說中國人沒有自治能力。從前很野蠻的滿洲人，都可以治中國，都把中國治得很久。此後還不太平，還不能想法則去自治，他們那些文明國家，便要來代我們治中國，便要來共管！

共管就是和從前瓜分一樣的口調；中國到了被列強共管，就是亡國。中國人不久便要滅種。

諸君回到家內，遇着家人反對民國，便要把以前所講的道理對他們詳細解釋。說民國還沒有造好，我們人民眼前不能不犧牲，不能不忍耐，等到國家澈底改造好了，我們便永遠的得安樂。國家要怎麼樣才可以改造好呢？要有立國基礎，才可以造好。立國基礎就是萬衆一心，歡迎民國！到了人人都歡迎民國，不反對民國，民國便可以永遠不致搖動。諸君畢業之後，便要去教人。中國有二萬萬女人，是不是歡迎民國，都要靠你們去宣傳！貴校辦了十七年，在十三年前的帝國時代，是別人辦理，到了民國時代，廖校長才來接辦。廖校長是民國的新教育家，是宣傳民國新福音的人！我想他平日把這些道理，一定對你們是講得很多的；你們對於這些道理，或者是已經懂得很明白的。你們都是師範學生，畢業之後，就要做人師長。如果做師長的人，都不明白民國的道理，我們便永遠沒有希望，造成民國的國基。

今天廖校長請我來講演，是有甚麼希望呢？我是一個革命黨，是愛提倡革命的道理的。今日到貴校來講話，希望大家聽了我的話之後，都變成革命黨，宣傳「三民主義」，要中國富強，和英國、美國並駕齊驅！

諸君所用的宣傳方法，就對人而論：應該由近及遠。先對父母、兄弟、姊妹和一切家人說明，再對親戚、朋友和一般普通人說明。就措詞而論：所說的話，應該親切有味。選擇人人所知道的材料。譬如宣傳「民族主義」，就要說這種主義，是用來對外國人打不平等的。像從前滿人做中國的皇帝，到處都是滿人做官，管我們的事情，我們總是做他們的奴隸。漢人和滿人是很不平等的，我們要「民族」平等，所以便要排滿。現在雖然是脫離了做滿人的奴隸，還要做外國人的奴隸。中國事事都是受外國人干涉，受外國人管理。譬如廣東的郵政局和海關，就是由外國人管理，這也是很平等的。我們要除去這種不平等，便要提倡「民族主義」，贊成「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用來對國內打不平等的。中國在十三年以前有皇帝，皇帝之下有公侯伯子男許多階級，他們都是高高在上，人民總是處在很低下的地位，那是很不平等的事情。我們主張「民權」革命，便剷平那些階級，要政治上人人都是平等，就是男女也是平等。所以我們革命之後，便實行男女平權。廣東的省議會，便有女議員！女人能夠和男人一樣的做法，與聞國家大事，地位該是何等高尚呢？該是何等榮耀呢？諸君都知道近來外國女子爭參政權，不知道費了多少能力，犧牲了多少心血，還有許多國家爭不到手。中國革命之後，不要女子來爭，便給女子參政權。議會之中，設立女議員。但是一般女子，都

不熱心這種參政權；就是做議員的女子，沒有做很久，便心灰意懶，不繼續去奮鬥。廣東不是這樣，別省更可以知！所以二萬萬女子，至今還不明白民國，還不能理國事。大家從此以後，要把我們「民權主義」中所包括男女平等的道理，對二萬萬女子去宣傳！在女子一方面，建設民國的國基，要他們都知道從前的地位是很低，現在的地位是很高。這個女子地位抬高的原因，就是由於我們主張了「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是甚麼用法呢？是用來對大富人打不平的！國家太平了，開闢財源，所得的利益，不許少數人獨享，要歸多數人共享。國家利益，大家可以均沾。少年的人有教育，壯年的人有職業，老年的人有發活，全國男女，無論老小，都可以享安樂。這就是「三民主義」的用法！更以簡單言之：「民族主義」是對外國人爭平等的，不許外國人欺負中國人。「民權主義」是對本國人爭平等的，不許有軍閥官僚的特別階級，要全國男女的政治地位，都是一律的平等。「民生主義」是對貧富爭平等的，不許全國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窮人的分別，要人人都能夠做事，人人都有飯吃。這就是「三民主義」的大意，諸君要詳細研究。現在對於這三種主義，還要印成專書，以後可以隨時取閱。大家明白了這「三民主義」才知道中國是一個甚麼民國！現在的中華民國，就是大家的家產，大家都是這個家產的主人。如果做師長的女子，都不明白理家事，這個家產的前途，便沒有

希望，所以你們的責任是很重大的！大家除了明白「三民主義」之外，根本上還要明白我們始終革命，是甚麼用意？我們革命黨的目標，始終都是要國家富強的。要達到這個目標，還要大家來贊成！贊成的方法，是在明白「三民主義」鞏固民國的基礎。要民國的基礎怎麼鞏固？就是在把「三民主義」的道理，注射到人心內，要人人的心理上都傾向共和，人人的心理上，都傾向共和，中國才再不發生皇帝，中國才可以富強，法國、美國之所以永遠富強，就是由於沒有皇帝。俄國在六年之前，推倒了皇帝，成立共和。六年以來，一般人民很明白共和的道理，俄國以後當然沒有人做皇帝，俄國便可以望富強。中國成立共和，至今不過十三年，當中倒過了兩三次，總是有人做皇帝，就是因為國基不鞏固，人人的心理還不歡迎共和。今天我到貴校來講話，就是希望大家先明白共和，自己明白了之後，還要去宣傳，要諸君的父兄、家人和一切親戚朋友都明白，都來贊成共和，都來歡迎共和！

革命成功個人不能有自由 團體要有自由

對黃埔軍官學校告別詞 十三年十一月三日

諸君：諸君今天在這地聽講的，有文學生，又有武學生。我今天到黃埔來講話，是暫時和黃埔的

學生辭別。辭別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要到北京去。這回北京事變沒有發生以前的五六個月，便有幾位同志從北京來許多信，催我先到天津去等候，說不久他們便可在北京發起中央革命。籌畫這回事變的人數很少，真是本黨同志的不上十個人。他們的見解，以為本黨革命二十多年，總是不成功。就是辛亥年推翻滿清，成立民國，還不算本黨的主張完全成功。推究此中原因，就是由於從前革命，都是在各省，效力很小；要在首都革命，那個效力才大。所以他們在二三年前，便在北京宣傳主義，佈置一切。到五六個月以前，便來了一個很詳細的報告，說進行的成績很好，軍人表同情的很多。應該集合各省有力的同志，在北京附近進行，祇要幾個月便可成功。當時各省有力的同志，都是在本省奮鬥，沒有人能夠到北京附近去進行。而且當時北京表面很安寧，一講到首都革命，在幾個月之後便可成功，真是沒有一個人敢信。就是我自己也看到很渺茫，也不敢相信。到江浙戰事發生之後，他們又來催促，要我趕快放棄廣東，到天津去等。說首都革命很有把握，發動的時期，就在目前。這個時期，是千載一時的機會，萬不可失。如果就廣東的計畫，由韶關進兵，先得江西，再取武漢，然後才想方法去定北京，那是很迂緩，很艱難的。假若放棄廣東，一直到天津去發動一個中央革命，成功是很容易的。我在當時，以為要北京有事變發生，才可以去。如果放棄廣東的軍隊不用，先到天津

去等候，恐怕空費時間，不大合算。所以約定他們，祇要北京有事變發生之後，我馬上便可以到北方去。并且一面把廣東的軍隊，集合到韶關，我也親自到韶關，督率各軍前進，收復江西。我們已經有了一部份的軍隊，進到萬安吉安了。現在大家都知道，北京發生了事變。當這次事變最初發生的時候，很像一個中央革命。我們對於以前的情況不明瞭，現在就發生事變時候的情形而論，可以決定是我們同志的籌畫。但是最近中央的大力量，不是在革命黨之手，還是在一般官僚軍人之手。拿這次變動的结果看，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這次變動，毫沒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既是沒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我何以還要到北京去呢？我因為踐成約起見，所以不能不去。他們在北京奮鬥，費了許多大力，才有這次的變化。變化之後，對於本黨表同情的，祇有幾個師長、旅長，普通兵士都是莫明其妙。以少數的師長、旅長來做極重大的中央革命，一定是很難成功的。就是在事變發生之初，我便進京同他們合作，想造成一個宏大的中央革命，也不容易做到。不過經過這次事變之後，可信北京首都之地的確是有軍隊來歡迎「革命主義」的。從今以後，祇有人在北京籌畫中央革命，一定可以望天天進步。這次雖然不能造成一個中央革命，以後進步，可以望造成一個大規模的中央革命。并且知道北方的軍隊和人民，也有天良與愛國心。有了天良與愛國心，就可以受革命黨的感化。我們從前看到

北方的空氣醞釀，官僚卑下，武人野蠻，人民沒有知識，以爲那些人用革命主義的力量，不能夠感化。但是在今天看起來，從前的觀察，實在是錯誤！北京，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造成一個革命的基礎。現在的事變，雖然不是完全的革命舉動，不能說將來便不能再起革命。只要此時用功去做，以後或者可以得好結果。就是不能得好結果，此時不能預先知道；但是可以推測澈底的革命，一定可以在北京發生。因爲有這種希望，所以我爲答北方同志的歡迎起見，決定去北京。我這次到北京，不但本黨同志歡迎，就是各省的反直派，也是很歡迎的；我相信一定可以自由行動。將來自由行動的結果，究竟是怎麼樣，雖然不能逆料；但爲前途發展起見，此時也不能不去。大家又不可以爲我到北京之後，馬上就能發起一個中央革命，不過借這個機會，可以做宣傳的工夫，聯絡各省同志，成立一個國民黨部。從黨部之內，成立革命基礎。不能夠達到這個目的，預先固然不能斷定；但是只要有革命的方法，便可以進行。今天到此地來聽講的，有文學生，又有武學生，便可以借這個機會，研究革命的方法。我也可以借這個機會，把革命的方法拿來和諸君談談。諸君現在都負得有革命的責任，在外面奮鬥，應該用甚麼方法才可以成功呢？要革命成功，中外古今在中央進行的，當然是很容易。就是在各地方進行，也有成功的，地方革命也算是一種辦法。所以研究革命方法，要除去空間問題，

另外從旁方面着想。

近二三十年來，革命風潮是從甚麼地方發生呢？是從甚麼地方傳進中國來的呢？中國感受這種風潮，是些甚麼人呢？革命的這種風潮，是歐美近來傳進中國來的。中國人感受這種風潮，都是愛國志士，有悲天憫人的心理，不忍國亡種滅，所以感受歐美的革命思想，要在中國來革命！但是歐美的革命思想，一傳到中國來，便把中國的舊思想打破。試看近二三十年來，中國革命黨在各地奮鬥，成功的機會，該有多少？而每次成功之後，又再失敗，原因是在甚麼地方呢？我們的革命失敗，是被甚麼東西打破的呢？大家知不知道呢？是不是敵人的大武力打破的呢？是不是舊官僚的陰謀打破的呢？又是不是中國的舊思想打破的呢？這都不是的，究竟是甚麼東西打破的呢？大家做學生的，大概都不知道。依我看起來，就是歐美的新思想打破的！中國的革命思想，本來是由歐美的新思想發生的，爲甚麼歐美的新思想，發生了中國的革命，又能夠打破中國的革命呢？這個理由，非常幽微奧妙，不是詳細研究，很難得明白。歐美的革命思想是甚麼呢？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自由」「平等」。「自由」「平等」是歐美近一百多年來最大的兩個革命思想。在法國革命的時候，另外加了一個口號，叫做「博愛」。由於「自由」「平等」與「博愛」的思想，便發生法國革命。中國近來

也。感受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所以也起了革命。革命成了事實之後，又被這種思想打破，故革命常常失敗。我們革命之失敗，并不是被官僚武人打破的，完全是被「平等」「自由」這兩個思想打破的。革命思想既是由於「平等」「自由」才發生，何以又再被「平等」「自由」來打破呢？這個道理從前毫不明白，由於近十幾年來所發生的事實，便可以證明。大家知道革命本是政治的變動。說到政治究竟是做些甚麼事呢？就政治兩個字講：政者，衆人之事也；治者，管理衆人之事也。管理衆人的事，就是政治。換而言之：管理衆人的事，就是管理國家的事。這個道理，許多軍人多不明白。譬如這次北方發生事變，本是少數軍人的舉動。這種事變，本來就是革命。他們發動了革命，就是發生了政治變動。他們在事前儲蓄得有這種大動力，能夠發生政治變動。政治變動已經發生了，而他們通電，還是說不懂政治。這好比是一架發電機，能夠發生大電力的部份就是磨打。如果一個大磨打能發生幾萬匹馬力的電，用這樣大的電力去行船，每小時便可走幾十英里。用這樣大的電力去做工，便可運動很多機器，製造很多貨物。用這樣大的電力去發光，便可裝成無數電燈，照很大的城市。像這樣磨打，如果能夠知道他所發生電力的用處，又用之得當，便可以做種種有利益的事業。若是不知道他所發生電力的用處，或者是用之失常，便要殺人，到處都是很危險。現在北京有政

治原動力的軍人，已經發生了政治變動，尙且說不懂政治。這好比是磨打自己發生了電力之後，不知道用處，當然是有極大的危險。至於有大原動力的軍人，日日在政治範圍中活動，而沒有政治的知識；那種對於衆人的危險，比較磨打，當然是更大，又更利害！大家現在如果還不明白這個道理，可以讀我的「民權主義」，便能夠了解。

中國革命之所以失敗，是誤於錯解「平等」「自由」。革命本來是政治事業，如果當軍人的說不懂政治，又好比是常人說不懂食飯、穿衣、睡覺一樣。食飯、穿衣、睡覺，都是做人的常事，是人人應該有的事；試問一個人可不可以不知道的人的常事呢？無論那一個人，都是應該要知道做人的常事！大家都能夠知道做人的常事，就是政治。大家能夠公共團結起來做人，便是在政治上有本領的人民。有本領的人民，組織成強有力的國家，便是列強。沒有本領的人民所組織成的國家，便是弱小。弱小都是被列強壓迫的！無論那一個國家，不管他是不是強有力，祇要號稱國家，都是政治團體。有了國家，沒有政治，國家便不能運用。有了政治，沒有國家，政治便無從實行。政治是運用國家的，國家是實行政治的；可說國家是體，政治是用。根據這個解釋，便知道政治的道理，簡而易明，并非是很奧妙的東西。大家結合起來，改革公共的事業，便是革命。所以說革命，就是政治事業。中國近來何以

要革命呢？就是因為從前的政治團體不好，國家處在貧弱的地位，愛國之士，總想要改良不好的舊團體，變成富強的地位。這種改良，要在短時間或者是一朝一夕之內成功，便是革命。我們發生了革命，為甚麼又被「平等」「自由」的思想打破呢？因為做人的事，在普通社會中，有「平等」「自由」；在政治團體中，便不能有「平等」「自由」。政治團體中的分子有「平等」「自由」，便打破政治的力量，分散了政治團體。所以民國十三年來，革命不能成功，就是由於「平等」「自由」的思想衝破了政治團體。就政治團體的範圍講，或者是國家，或者是政黨，就「平等」「自由」的界限說，或者是本國與外國相競爭，或者是本黨與他黨相競爭，都應該有「平等」「自由」。不能說在本國之內，或者是在本黨之內，人人都要「平等」「自由」。我們中國人講「平等」「自由」，恰恰是相反。無論甚麼人在那一種團體之中，不管團體先有沒有「平等」「自由」，總是要自己個人有「平等」「自由」。這種念頭，最初是由學生衝動。一現成事實之初，不知道拿到別的地方去用，先便拿到自己家內用，去發生家庭革命，反對父兄，脫離家庭。再拿到學校內去用，鬧起學潮來。這種事實，在大家當然是見得很多，做得也很多。大家要鬧學潮，或者自己以為很有理由，所持的理由，總不外乎說先生管理不好，侵犯學生的「平等」「自由」。學生要自己的「平等」「自由」。

不被先生侵犯，要爭回來歸自己保留。所以才開會演說，通電罷課，驅逐先生。拿這個理由來鬧風潮，口口聲聲總是說革命實在不知道革命究竟是一回甚麼事，不過拿學校做自己的試驗場，用先生供自己的試驗品罷了！我們革命黨內之情形，也是這一樣。革命的始意，本來是為人民在政治上爭「平等」「自由」。殊不知所爭的是團體和外界的「平等」「自由」，不是個人自己的「平等」「自由」。中國現在革命，都是爭個人的「平等」「自由」，不是爭團體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總是失敗。中國革命風潮發生最早的地方，是在日本東京。當時都是以留學生為基礎，留學生最盛的時代，有兩萬多人。那些留學生，都是初由中國各縣到日本東京，頭腦極新鮮，容易感受革命的思想。一感受了革命思想之後，便集會結社，要爭「平等」「自由」。但是他們那種爭「平等」「自由」的目的，都不知道為團體去用，只知道為自己個人來用。所以當時結成的團體，雖然是風起雲湧，有百十之多。但是不久，所有的團體，便剝消雲散。團體存在最久的，不過是一兩年。短時間的，都祇有幾個月，便無形消滅。那些團體為甚麼那樣容易消滅呢？我以為很奇怪，便過細考查那些團體的內容。始知道那些團體，當初結合，並沒有甚麼特別主張，只知道爭個人的「平等」「自由」。甚至於在團體之中，並沒有甚麼詳細章程，凡事都是雜亂無章，由各人自己意氣用事，

想要怎樣做，便是怎樣去做；所謂人自爲戰，真是強有力的人，或者能夠做成一兩件事，大多數都是一事無成，只開一個成立會，大家到會說些爭「平等」、「自由」的空話，便已了事。因爲大家都是爲個人爭「自由」、「平等」，不爲團體去爭「自由」、「平等」，只有個人的行動，沒有團體的行動；所以團體便爲思想所打破，不久就無形消滅。學生在求學的時代，便是這種行動。到了後來爲國家做事，一切行動，不問可知。更有許多無路可走的學生，不知道政治、社會的道理，及中國的國情，又想在社會上出風頭，便驚奇立異，探歐美沒有根據的新學說，主張革命，要無政府，自稱爲「無政府黨」。殊不知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個好政府。他們這種主張，在政治原理上自相矛盾，真是可笑已極！推到無政府的學說之來源，是發生於俄國。俄國學者之所以要主張無政府，就是因爲從前俄國的舊政府太專制，爲萬惡之源。人民痛苦難堪，所以社會上便發生無政府學說的反抗。俄國創造無政府學說的祖宗，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巴枯寧。其後又有一個王子，叫做克魯泡特金，用科學的道理，把無政府的學說，推到極端。這種無政府的學說，在俄國可算是極發達。從前俄國應用這種學說來革命，許久都不能成功。俄國發生這種革命，是繼法國革命之後，有了一百多年，都不能成功。到七年之前，再發生一種革命，一經發動，便大功告成。我們中國革命，以前的不講，祇說最近的，到

今日也有了十三年。這十三年的革命，還是不成功。推到俄國，從前一百多年的革命，不能成功。我們中國，近十三年的革命，也是不成功。俄國七年前的革命，便澈底成功，這個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簡而言之：俄國近來革命之所以成功的道理，就是由於打消無政府的主張，把極端「平等」、「自由」的學說，完全消滅。因為俄國有這種好主張，所以他們近來革命的效果，比較美國法國一百多年以前的革命之効力，還要宏大，成績還要圓滿。他們之所以能夠有這種美滿成績的原因，就是由於俄國出了一個革命聖人。這個聖人，便是大家所知道的列寧！他組織了一個革命黨，主張要革命黨有自由，不要革命黨員有自由。各位革命黨員都贊成他的主張，便把各位個人的自由，都貢獻到黨內，絕對服從革命黨的命令。革命黨因為集合許多黨員的力量，能夠全體一致，自由行動，所以發生的効力便極大。俄國革命的成功便極快。俄國的這種革命方法，就是我們的好模範。中國革命，十三年來都是不成功。你們黃埔的武學生，都是從各省不遠數百里，或者是數千里而來，到這個革命學校來求學，對於革命，都是有很大希望，很大抱負的。廣大的文學生，今日也是不遠數十里到黃埔來聽革命的演說，研究革命的方法，對於革命前途，也當然是很希望成功的。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貢獻到革命黨內來。

凡是黨內的紀律，大家都要遵守。黨內的命令，大家都要服從。全黨運動，一致進行，只全黨有「自由」，一個人不能「自由」；然後我們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如果不然，像這次北京發生事變之後，有了好機會，當初我以為少數同志發動，便可以成功；但是他們不知道革命的道理和方法，所以雖得機會，亦恐空白錯過了。假若在這次北京事變發生以前，大家早向北方去活動，或者可以做成成功的。到現在已經成了沒有希望，以後要革命成功，還要另外研究方法，從前革命之失敗，是由於各位同志講錯了「平等」、「自由」。從今而後，要革命成功，便要各位同志改正從前的錯誤，結成一個大團體，犧牲個人的「平等」、「自由」，才能夠達到目的！現在想要造成這種團體，便要有好黨員。諸位文學生同武學生，都是有知識的階級，都應該明白這個道理。

中國把社會上的人，分作士、農、工、商四大類。商人居於最末級地位，知識極簡單，他們獨一無二。的慾望，總是惟利是圖，想組織大公司，賺多錢。但是股東一投資之後，不能就說要分紅利。商人在當初組織公司，參加合股的時候，就想要分紅利，要達到賺錢的目的，是決計沒有的事。無論甚麼愚蠢的商人，先也知道要拿本錢去附股，附股之後，究竟可以賺多少錢，也不能預先決定，不過希望要將來能夠要錢，現在就不能不投資。希望要將來能夠賺多錢，現在就不能不多投資。我們革命黨都是

有知識階級的，都是聰明過商人，結成一個團體來革命，是不是應該先就要把本錢拿出來呢？這個道理，不必詳細講，諸君當然可以明白。商人做生意的資本是錢，我們革命的資本，是甚麼東西呢？商人附股是拿出錢來，我們參加革命黨，要貢獻甚麼東西呢？我們參加革命黨，要貢獻的東西，就是自己的「平等」、「自由」。把自己所有的「平等」、「自由」都貢獻到黨內，讓黨中有全權處理；然後全黨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全黨革命成功之後，自己便可以享「自由」、「平等」的權利。中國發大財的實業，有漢冶萍公司，有開灤公司，有招商局。他們那些公司，在組織之初，各股東都是有很大的犧牲，投了很大資本的，好像革命黨要先拿出個人的「平等」、「自由」一樣。假若那些資本家不先拿出多本錢，現在何以能夠多分紅利呢？他們因為想到了要現在多分紅利，所以從前便多投資本，犧牲一切。革命的道理，不管大家知道不知道，祇要能夠學商人，便能夠成功。商人本是多財善賈，根本上還是要有本錢才成。沒有本錢，甚麼生意都不能做。許多革命黨，不肯犧牲個人的「平等」、「自由」，就是沒有本錢。他們以為一參加革命，就爭為爭自己眼前的「平等」、「自由」。商人要分紅利，必須有時間問題。以商人的思想簡單，尚知道有時間問題，尚知道要等候；難道我們有知識的階級，尚且不如商人嗎？黨員在黨內不能任意「平等」、「自由」，好像股東在公司之內，不

能任意收回本錢一樣。大家要來參加革命，頭一步的方法，就是要學商人，拿出大本錢來。我今天到此地講話，是要離開廣東、北上，臨別贈言，沒有別的話，就是要大家拿出本錢來，犧牲自己的「平等」和「自由」！更把自己的聰明才力，都貢獻到黨內來，革命來，爲全黨奮鬥！大家能夠不負我的希望，革命便可以指日成功！

第四編 對農商界

耕者要有其田

對農民運動講習所訓詞 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學生諸君：你們這次畢業，到各鄉村去聯絡農民，這是我們國民黨做農民運動所辦的第一件事。我們從前做革命事業，農民參加進來的很少，就是因爲他們知識程度太低，不知道有國家大事；所以對於國家很冷淡，不來管國事。你們畢業之後，到各鄉村去聯絡農民，首先便要一般農民知道：對於國家有甚麼責任？農民所仰望於國家的有甚麼利益？這個革命政府，是想要做成一個人民爲主體的國家。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來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

基礎。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用農民來做基礎。要農民來做本黨革命的基礎，就是大家的責任！大家能夠擔負這個責任，聯絡一般農民，都是同政府一致行動，不顧成敗利鈍，來做國家的大事業。這便是我們的基礎可以鞏固，我們的革命便可以成功。如果這種基礎不能鞏固，我們的革命便要失敗！

諸君在這地學了幾個月，知道我們革命，是要根據「三民主義」。大家到各鄉村去宣傳，便要把「三民主義」傳到一般農民都覺悟。農民在中國是佔人民的最大多數，所以農民就是中國的一個極大階級。要這個極大階級都能夠覺悟，都能明白「三民主義」，實行「三民主義」。我們的革命才是澈底。如果這個極大階級不能覺悟，未實行「三民主義」，就是我們的革命在一時成了功，還不能說是澈底。

大家到鄉村去宣傳，有甚麼方法可以講明白「三民主義」？令一般農民都覺悟呢？要一般農民都容易覺悟，便先要講農民本體的利益！講農民本體的利益，農民才注意。如果開口就是講國家大事，無知識的農民，怎麼能夠起感覺呢？先要講農民本體有甚麼利益？國家有甚麼利益？農民負起責任來，把國家整頓好了，國家對於農民又有甚麼利益？然後農民才容易感覺，才有興味來管國事。

大家都知道中國把社會上的人，是分成士農工商四種。這四種人比較起來：最辛苦的是農民，享利益最少的是農民，担負國家義務最重的也是農民。在農民自己想起來，以為受這種辛苦，盡這種義務。這是份內應該有的事。這種應該有的事，是天經地義，子子孫孫不能改變的。祖宗業農，受了這種辛苦，子孫也應該承繼，來受這種辛苦，要世世代代都是一樣。這種思想，是從前的舊思想。我們現在用政治力量來提倡農民，就來用國家的力量來打破這種思想。就是要一般農民，不要從前的舊思想，要有國家的新思想。有了國家的新思想，才可以脫離舊痛苦。要一般農民都有新思想，都能夠自己來救自己的痛苦，還是要農民自己先有覺悟。現在許多人都說中國的農業社會，和俄國不同。從前俄國有大地主和農奴，地主和農奴的財產，過於不平均。現在中國沒有大地主，祇有小地主和一般農民。這般小地主和農民的財產，同俄國地主和農奴的情形比較起來，還算是很平均的。就片面的情形講，這是講得過去的。但是切實調查起來，用中國現在的情形和俄國從前的情形比較來說，是中國的農民享幸福些呀？還是俄國的農奴享幸福些呢？是中國的小地主專制些呀？還是俄國的大地主專制些呢？我看起來，從前俄國大地主所有的土地，都是幾百萬方里，甚至於幾千萬方里。那些大地主對於許多農奴，自然不能精神貫注。因為精神貫注不到，待遇農奴自然是很寬大。我們

這些小地主，總是孳孳爲利，收起租來，一升一勺，一文一毫，都是要計算。隨時隨地，都是要刻薄。農民所受的這些情形，到底是不是的確，還是等到你們再去調查。就我個人的心理比較，從前俄國農奴所受的痛苦要少，現在中國農民所受的痛苦要利害得多！

現在俄國改良農業政治之後，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國的田土，都分到一般農民，讓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祇對於國家納稅，另外便沒有地主來收租錢，這是一種最公平的辦法。我們現在革命，要仿效俄國這種公平辦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澈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沒有田地，每年還是要納田租，那還是不澈底的革命。中國的人民，本來是分作：士、農、工、商四種。這四種人中，除農民以外，都是小地主。如果我們沒有預備，就做效俄國的急進辦法，把所有的田地，馬上拿來充公，分給農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來反抗的。就是我們的革命，一時成功，將來那些小地主，還免不了再來革命。我們此時實行「民生主義」，如果馬上就要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田都拿來交到農民。受地的農民，固然是可以得利益；失地的地主，便要受損失。但是受損失的地主，現在都是稍爲明白事體的人，對於國家大事，都很有覺悟。而一般農民全無覺悟。如果地主和農民發生衝突，農民便不能抵抗。我們要免去現在的衝突，要農民將來能夠抵抗，大家此時便要對農民去宣傳。把農民的痛苦講得

很清楚，讓一般農民都知道。農民祇要知道了痛苦，便一定有覺悟。農民有了覺悟，自然要來向政府求救，解除他們的痛苦。好像近來我們在香山舉行農民運動，要解除農民的痛苦，便有許多農民向政府說：政府既是要解除我們的痛苦，爲甚麼政府反而我們加抽沙田捐呢？這豈不是加重我們的痛苦嗎？像這個樣子，我們農民的痛苦，究竟要怎麼樣才可以救呢？如果遇到了這種問話，一時便不容易答覆！

再者現在這個革命政府，有很多軍隊。我們要維持目前這樣多的軍餉，便不能不多抽稅。這種稅源，都是從窮人來的；富人所受的負擔很少。如果不講明白，農民還不知道。若是現在講明白了，農民都知道很痛苦，他們一定來要求免去這種痛苦。所以你們在宣傳的時候，一定生出許多情形，是自相矛盾的。對於這種矛盾，要用甚麼方法去解決呢？就是要農民全體都有覺悟！如果全體農民都能夠覺悟，便有方法可以解決。譬如廣州一府的農民，能夠全體覺悟起來，便可以聯絡成一個團體。廣州的農民，都可以聯絡起來，便可以解除廣州府農民的痛苦。推到廣東全省農民的情形，也是一樣。所以當宣傳的時候，有了以前所講的矛盾，發生了那種衝突，獨一無二的解決方法，便是先勸農民結團體。農民是多數，地主是少數，實在的權力，還是在農民的手內。如果由一省的農民推到全國

的農民，都能夠聯絡起來，有很好的團體。農民要解除痛苦，便有好辦法。政府便可以靠農民做基礎，對於地主要解決農民問題，便可以照地價去抽重稅。如果地主不納稅，便可以把他田地拿來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不至納租到私人，要納稅到公家。像這樣的辦法，馬上就拿來實行，一定要生出大反動力。所以此時大家去宣傳，一定要很謹慎，祇能夠說農民的痛苦，教他們聯絡的方法。先自一鄉一縣聯起，然後再聯到一府一省，以至於全國。當聯絡的時候，還是要農民自己去出力。不過要怎麼樣出力的方法，就要你們指導！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農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損失，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我們要能夠這樣和平解決，根本上還是要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

我們解決農民的痛苦，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這個意思，就是要農民得到自己勞苦的結果，要這種勞苦的結果，不令別人奪去了。現在農民的勞動結果，在農民自己祇能分四成，地主得了六成。政府所抽的捐，都是由農民出的，不是由地主出的。像這種情形，是很不公平的，我們從前沒有工夫，做發現這種不公平的宣傳，這回的宣傳，是第一次。諸君去實行宣傳的人，居心要誠懇，服務要勤勞，要真是為農民謀幸福。要在最快的時間之內，用極好的聯絡方法，先把廣東全省的農民，都聯絡起

來，同政府合作，才有辦法。此時農民沒有聯絡之先，便要暫時忍耐，將來才可以享幸福！要農民將來可以享幸福，便要望諸君趕快去宣傳聯絡。農民都聯絡了之後，我們的革命，才可以成功！

政府所扣留的不是槍械是私運軍火的丹麥船

對廣州商團代表演說詞 十三年八月十四日

諸君：你們今天請願的意思，我剛才和各位代表講話，已經明白了。你們想得回這些槍枝，是很心急的。但是這件事，你們不必擔憂，政府一定是給還你們的。剛才我和各位代表商量，要你們與政府定一個辦法，要甚麼時候可以給還，要經過甚麼手續，能夠給還，這都是要大家相商量的。以後你們的代表和我派的代表，商量一次或者二次，商量妥當之後，對於這個問題解決了，那便可以。把這些槍枝給還你們。現在你們要知道爲甚麼原因政府要扣留你們的槍枝呢？你們現在很心急，以爲很艱難辛苦，費許多錢財，才得這些槍枝，聞得被政府扣留，得不到手，便慌得不得了，要明日罷市，交涉這批槍枝，這便是你們不講道理，這不是正當辦法！罷市這件事，是你們商人很吃虧的，是不得已之後，才可以做的舉動。今日你們來請願，我親自出來見你們，和你們商量辦法，你們又何必耍心急。

呢？又何須乎罷市呢？這件事，本來應該要你們團長來講話，才可以明白的。但是你們團長不到，所以你們要明白爲甚麼政府要扣留你們槍枝的道理。你們聽了我的話，明白了這件事的道理之後，回去講到大家知道，都要心平氣和，來互相攷究這個問題。決不可感情用事，從中鼓噪，擾亂大家的治安！

政府對於這批槍枝的疑點。第一是你們團長前幾日到軍政部領一張護照，聲明這幫槍枝，最快也要四十日之後，才可以到廣州。所以那張護照的用場，當然要四十日才生效力。現在這些槍枝，忽然在四十日之內便到了。領護照的時候，你們團長並且聲明裝槍的船，才在外國動身，現只有四日便到了。槍到的時候，又鬼鬼祟祟，私下和李福林交涉，許他二百枝駁殼做酬勞，叫他替你們起槍。李福林不肯私相授受，沒有答應你們。又私向江防司令部交涉，拜託滇軍，要滇軍用寶璧兵輪去替你們起槍。政府事前毫不知道，所以便制止寶璧的行動。依我看來：你們既然領了軍政部的護照，是很正式的，爲甚麼要暗中到處拜託人，給人家槍枝，想私自起卸呢？這件事，不能不令政府懷疑。我想你們團長的用心，一定是以爲這些槍枝，如果這次能私自起卸，便不用軍政部的護照，而且對你們也要蒙騙，說那些槍枝還沒有到廣州。等到四十天之後，第二批槍枝到了，然後才用軍政部的護照，

才對你們說槍枝是到了。他們這次所運的槍，就是頂包。現在頂包，已經是穿了；因為這個原故，政府便要查究。第二是你們所買的槍之外，更有其他許多槍，究竟是甚麼人的呢？政府現在扣留那隻船，是要查明甚麼人來偷運這麼多的槍枝。這樣多的槍枝，究竟是甚麼來歷？還有第三個疑點：就是你們現在要領槍枝的商團軍，只有一千多人；這次所買的槍，有八九千枝。這樣多的槍，又有甚麼用處呢？還要交到甚麼人呢？現在你們急於要槍，如果槍不能到手，便想罷市，來要挾政府。若是真做這件事，便是你們上了當，便是你們不明白道理！你們大家知道要這批槍枝是頂包偷運，現在被政府查出扣留，你們應該要責問這件事的經手人！槍枝的護照，既然聲明四十日後方能夠到廣州，現在祇有四日便到了；你們代表說是不知道運船開行的時期。但是一百多萬元的槍枝，不是小事，那有事前不知道到廣州時期的道理呢？其中顯然是另外有人，借你們商團的招牌，來偷運槍枝了！現在偷運不成，槍枝已經是被政府扣留；他們又想借你們商團來恐嚇政府。你們知道人民裏頭有士農工商，都是擁戴政府；現在你們商人不許政府有一點機會來查究，便要罷市。這便是野蠻不講道理！只是對於這種偷運槍枝，一定是要查究的。將來查明之後，水落石出，如果真是你們的，便交還你們。如果外國另外再有一幫槍枝運來，那批槍枝才真正是你們的，那麼現在不是你們的槍枝，政府自

然要沒收。剛才你們代表對於護照上時間的解釋，說船行的快慢，沒有一定；所以到廣州的日期，便不能一定。但是相差太遠了，恐怕說不過去！

況且對於第二層：在你們所定的槍枝之外，還有甚麼人的槍枝，便不能不查究。究竟這些多出來的槍枝，是不是吳佩孚私運的，或者是陳炯明私運的呢？抑或是土匪私運的呢？所以對於第一層護照的時期和槍枝到岸的時期，不相符合的疑案。第二層，你們商團所買的槍枝之外，另有許多槍枝的疑案，政府都是非查明不可。要查究這件事，不是一天可以得結果的；將來查明妥當之後，便把你們的槍枝交還，不是一定要沒收的。你們大家要安心等候。總而言之：這件疑案，經政府查明之後，如果知道你們不是要利用這些槍來打政府，政府一定把槍交還你們。如果知道你們利用這些槍枝來打政府，那麼政府爲自衛計，便不能把槍枝交還你們，祇有和你們決一場勝負了。本大元帥很想和你們商團聯絡的，很想要你們做手足的，今日你們大家來請願，我非常的歡迎。而且得到這個機會來與你們大家講話，我更加歡喜。如果你們的首領，沒有野心，不來和政府作對；你們便要和政府合作，一致行動，來維持廣州的治安。但是你們領袖是很有野心的，恐怕你們和政府合作，總是從中作祟。這些種種黑幕，我都知道。所以今日運槍的黑幕，我更要查究！你們不要以爲今日不得槍，

明日就要罷市。總之：政府查究這件疑案，或者要三日，或者是五日，或者是一兩個禮拜，都不一定必要等到查明之後，才能夠把這些槍枝交還你們。你們和各位商人，總要安靜等候！不必憂政府把你們的槍枝拿去了。不必庸人自擾，鼓噪暴動。你們要明白，經手買槍人鬼祟，他總是想拿你們商團來利用。政府將來一定有很詳細的宣言，把這件事的來歷，說得很明白，讓你們都知道他的鬼祟！現在正當查究的時候，對於這次連槍的疑案，如果查明之後，真是沒有別的好情，有道理來宣佈，讓大家都知道這件事的原委。但是沒有交還槍枝以前，你們總要給政府以時間的機會，讓政府來調查。你們購運這批大宗軍火，事前毫不報告政府，這就是你們商人在手續上已經錯了！

你們知道辦軍火是政府的特權。如果商人可以隨意辦軍火，工人可以隨意辦軍火，農人可以隨意辦軍火，土匪也可以隨意辦軍火，廣東不但是現在要亂，將來更要大亂不止！你們能夠和政府同力合作，一致進行，廣東的亂事，便很快可以解決。如果你們商團還要再來生亂，廣東的亂事，是沒有止境的！從前因為陳炯明造反作亂，便有客軍到廣東來專橫；如果商人另外作亂，就是商人變成客軍。所以你們回去，還是要安心樂業，等政府把這件事調查清楚。到那個時候，政府或者准你們罷市，你們才可以罷市。如果不等政府查明，現在便去罷市，那便是居心要反對政府，政府便不能隨便

了事。你們聽了我這番話之後，決不可心急，一定要安份等候。如果有不明白的事情，很可以派代表來講；最好是派團長來講。你們團長現在忽然辭職，這是很可疑的。本來團長替你們買槍，在手續上不合，被政府扣留，照俗話說：『搵豬要問豬脚。』你們應該追問團長！

現在團長忽然辭職，這是顯然心虛！如果不是心虛，又何以不親自來和政府商量呢？現在的政府，是講道理的政府，是文明的政府，不是野蠻的政府，像李準、張鳴岐、龍濟光、莫榮新、陳炯明一樣。平心而論：你們是不是還受歡迎龍濟光、莫榮新、陳炯明的政府呢？試問龍濟光、莫榮新、陳炯明的時候，你們去請願，他們出來見你們不見你們呢？就這一件事說，你們便應該信仰這個政府，便知道這個政府是很講道理的。這些槍，將來查明之後，如無別情，定是要交還你們的。但是你們現在決不可心急，不要魯莽滅裂來害自己。大家知道罷市之後，你們便不能做生意；這是於你們自己有損，於政府沒有關係的。你們應該要責成團長，爲甚麼辦事這樣糊塗？追究他的心事，究竟甚麼用意？如果團長有黑幕，你們便不可聽他的話。現在的政府，是隨時見你們的，有甚麼事都可以商量。政府很希望你們商團能夠發達，想培植你們做民治的中堅。今日所扣留的不是槍，是那條船，是扣留丹麥國私運軍火的船！要等到這條船的問題解決了，槍的問題才可以解決。祇要查明這些槍沒有別的黑幕，

一定是照數交還你們；此時不必憂心這幾千槍，就要被政府搶去。此時政府不但想搶你們的槍，如果你們有幾萬商團，政府還可以給你們幾萬槍。像現在廣東兵工廠，天天造槍，政府已經下得命令，教他定價，賣給民團。可見現在政府的用意，是保衛人民的。但是你們如果聽一兩個野心家來利用，來反抗政府，政府當然有政府的辦法。你們當謹慎，不可受人煽動，上人家的大當！

銀行最高的信用是「兌現」

對中央銀行開幕訓詞 十三年八月十六日

諸君：今日是中央銀行成立的第一日。中央銀行又是革命政府第一次開辦的一個銀行，所以今日是革命政府第一次開辦銀行的第一日。今日政府要開辦這個銀行，就是政府要經營商業，所以今日又是政府第一次經營商業的第一日！

大家知道這個政府在廣東，現在有許多軍隊，軍餉都是不足。政府因為擔負這樣多的軍餉，財政很困難的。在這樣財政困難情形的時候，政府怎麼樣還能夠發起開辦這個銀行呢？這個銀行之所以能夠開辦，就是因為借了外國資本一千萬。因為有了一千萬的外國資本，這個銀行才能夠

成立。我在這個銀行成立的日子，對於軍界和政界，有一種訓詞。今日的軍界和政界，都是很窮。譬如就軍界而言：在前方的許多兵士，都是沒有衣穿，沒有飯吃。就是有了疾病死亡，一切醫藥埋葬等費，都是很艱難的。再就政界而言：如果籌到一宗款項，便拉作軍餉。不但是一切未來的行政事業，因為經費無着，不能夠發展；就是政府的現狀，尚不容易維持。在這個軍政兩費極拮据的時候，政府還有方法借得外資一千萬，開辦這個銀行；一般軍官和行政官吏，對於這件事，有甚麼感想呢？在一般軍官想起來，以為前方的兵士，沒有衣穿，沒有飯吃，政府還有一千萬來開辦這個銀行，何以不拿這宗款項來支軍餉，救眼前之急呢？在一般行政官吏想起來，以為現在行政經費無着，職員不能枵腹從公，何以不通挪這宗款項來維持政府的現狀呢？這兩種感想，都是不能夠有的！今天開辦這個銀行，本大元帥在這個開辦的日子，對於這兩種感想，有一種訓詞來解釋。這個解釋，是怎麼樣說法呢？比方前方的兵士沒有錢發餉，想拿這批錢去發軍餉；要說明這種感想，我便有兩個比喻，可以引用來對大家講一講。當幾百年前，新大陸才發明之後，美國有幾位教士到南美洲去傳教，在一處地方發現一種野蠻人。那種野蠻人還是在漁獵時代，謀生活的方法，沒有到游牧時代，不知道怎麼樣從事畜牧。也沒有到耕種時代，不知道怎麼樣樹藝五穀。更是沒有到工商業時代，像我們現在的從事製

造，用金錢來交換貨物。他們獨一無二的生活，祇是打魚獵獸。用魚肉做食料。但是他們的性質很馴良，很講禮貌，一見了那些教士，便優禮相待，非常的親熱。至於那些教士，是怎麼樣待遇那種野蠻人呢？那種野蠻人是很窮的，又都是很餓的。那些教士沒有別的頂好方法去待遇他們，只有請他們吃飯。那種野蠻人一嘗到飯的味道，便覺得好極了，比魚肉好吃得多，更覺得很高興。就有許多野蠻人都想要吃飯，問那些教士要飯吃。於是那些教士便把船上帶去的米，都運上岸，送把那種野蠻人。他們得到了米之後，自己都不知道怎麼樣煮，也不知道怎麼樣單獨去吃。那些教士又教他們怎麼樣燒火煮飯，於是他們便把生米煮成熟飯的辦法，都學到了，吃得也是很有味道了。那些教士又問他們說：究竟魚肉和米飯，到底是那一種好吃些呢？他們都答應說：米飯是好吃得多，專吃魚肉是沒有味道的。那些教士說：米是由穀分出來的，你們既是愛吃米飯，便應該知道耕田，怎麼樣去種穀。於是更教他們怎麼樣下種，怎麼樣耕田，怎麼樣栽秧，怎麼樣生禾結穀和收成的方法。并說：我們現在給你們幾包穀種，你們照這種方法去耕種。現在用這幾包穀，在幾個月收成之後，便可以得幾千包穀。便有很多的飯吃。教士給了那幾包穀種之後，便開船他去。那種野蠻人得了那幾包穀種之後，以為先要耕田播種，然後才能生禾結穀，要等到穀成熟了之後，然後才能夠收穀製成白米，再然後才可

以煮成飯吃。像這個樣子，非幾個月不成功。要有幾個月，怎麼可以等得到呢？於是他們不用那幾包穀做種子，再去耕田，生出很多的穀，便直接把那幾包穀種製米，煮成飯吃了。那些教士在幾個月之後回來，以為原來給那種野蠻人的穀種，此時可以長成幾千包穀，有很多的飯吃了。那裏曉得一回，到原地方，到處都是荒野之地，並沒有耕種過。便問那種野蠻人說：「穀種到甚麼地方去了呢？」他們答應說：「我們老早把他吃完了。我們中國也有句俗話說：『吃雞蛋，不吃雞糞。』」這句話的意，就是說雞糞還可以生很多蛋，要是一次把他吃完了，以後便沒有很多的蛋吃。這個中央銀行一千萬的資本，就是穀種，也就是一個雞糞。如果把這個雞糞一次吃完了，以後便沒有很多的蛋吃。把這包穀種一次吃盡了，以後便沒有很多的米吃。我們都是聰明人，我們的聰明無論如何，總要高過南美洲的野蠻人，一定明白吃穀種和吃雞糞的害處。如果不吃穀種和雞糞，不用這一千萬，以後才可以賺幾千萬，或者一萬萬，所謂一本萬利。能夠保全這包穀種和這個雞糞，以後的利息，是無窮的。大家都是軍界政界有力量分子，能夠保護這個中央銀行，就是保全種子。此時能夠保全這一千萬的種子，將來的發達便未可限量！用這兩件比喻，便是我今日對軍界和政界的訓詞。諸位軍官和一切行政官吏，都是很文明的人，切不可學南美洲的野蠻人。要培植穀種長成許多米，要保護雞糞生出許多

蛋，我們以後便一生吃不盡。如果軍官總是想這個銀行的資本去發餉，民政官吏總想提這個銀行的資本去做行政經費，那便是一次吃完，以後便再沒有希望！

本來銀行事業對於社會上的經濟關係是很大的。此時中國的銀行事業，對於中外經濟上的關係，尤其是很大。現在一般中國人所辦的銀行事業，都是開小錢店。如果在中國各省，或者是中國對於各國，一次有十萬元的款項，便匯劃不通。好像廣州西關的銀號，本來是很多。假若有錢匯到香港、上海、天津，或者是倫敦、紐約，試問有那一家能夠接收一張單，一次能夠匯通十萬元呢？現在市面上凡是關於大宗款項的匯兌，都是靠外國銀行。外國銀行要許多的匯水和折扣，我們中國人去匯兌，是很吃虧的。我們所辦的這個中央銀行，便與普通的銀號不同。這個銀行，在今日雖然是開始營業，但是已經辦好了一種債票，財政部還沒有印成。等到財政部把那種債票印成了之後，寄到倫敦，這個銀行和倫敦匯兌，每次不但是可以匯十萬，並且可以匯幾十萬，或者是幾百萬。有了這個匯兌機關，便是中國的銀業界別開生面。有了這個銀行來做匯兌機關，凡是我們在廣東的錢，無論是有多少，要匯到上海、天津、漢口，或者外國的各大商埠，都可以不必經外國銀行的手，便可以不吃外國銀行所定的高匯水和大折扣的虧。並且中國人同中國人交易，利權不致外溢，事事都要方便。這是

我們軍界政界和一切農工商界，都是不可不知道的！

我還有第三層意思：就是這個銀行的資本，固然是不小。至於辦理和營業，尤其是很謹慎，都是照極好的銀行規則來進行。并且這個銀行受了政府一種特權，可以發行紙幣。這種紙幣的基本金，有一千萬，和從前政府銀行所發行的紙幣不同。外國銀行在中國發行紙幣，有的固然也是有基本金，但是他們所發行的紙幣之數目，至少也是四倍於基本金。我們這個銀行所發行的紙幣，定章不是四倍於基本金，是照基本金的數目去發行。至於發行的方法，不是直接支軍餉，作行政費，先拿紙幣到市面使用。那末，我們的紙幣，究竟是怎麼樣發行呢？大家知道外國銀行的紙幣之所以有信用，就是因為兌現。普通發行紙幣的方法，就是銀行先拿紙幣到市面使用，然後人民拿一百元紙幣到銀行兌一百元現銀，毫不折扣。這種辦法，就叫做兌現。紙幣因為兌現，所以才有信用。我們這個銀行所發行紙幣的信用，還要高過兌現。這是甚麼說法呢？因為我們發行紙幣的方法，不是「兌現」，是「現兌」。外面普通銀行的辦法，是人民先有一百元紙幣，才到銀行兌回一百元現錢。這個銀行的辦法，是人民要用一百元現錢，必須先買一百元紙幣。所以這種紙幣，祇要是在外面通行的，有紙幣便有現錢的抵押，便隨時可以兌現。故這個銀行發行紙幣的方法，是先有現，然後才兌，所以說是「

現兌。」因爲是「現兌」，並且又有大宗基本金，所以這種紙幣的信用，一定是很高的；一定沒有從前省立廣東銀行紙幣的毛病！

要維持這種紙幣的信用，便要商界、工界、農界、和政界、軍界、同力來合作，來培植這種鷄鹵和穀種的發達，便可以生出許多鷄蛋和新穀。這種鷄蛋和新穀，又再可以做種子，再生出鷄鹵來生蛋，再長成新穀來做米。這種叢生不絕的生長，是毫無止境的，是毫無限量的。到了那個時候，軍界和政界，便不怕窮；工商界和一切人民，便不怕沒有資本。這個銀行，更是利益無窮！

社會上既是知道這個銀行發行紙幣的辦法是「現兌」，政府又極力保護這個銀行，和提倡這個銀行，大家便應該同心協力來維持這個銀行。如果大家都來維持這個銀行，這個銀行的經濟力便可以大發展。中國商場上的經濟力，便不至爲外國銀行所操縱。所以這個銀行之成立，關係中外經濟權力的成敗！大家既是明白了政府開辦這個銀行的意思，便應該維持這個銀行去進行。維持這個銀行去進行，就是維持政府去進行；維持政府去進行，就是維持革命來成功！維持革命成功，就是令貧弱的中國，變成富強！

第五編 對最近時局之主張

大亞洲主義

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講演詞

(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在神戶高等女學校)

諸君：今天蒙諸君這樣熱誠的歡迎，我實在是非常的感激！今天大家定了一個問題，請我來講演，這個問題是「大亞洲主義」。我們要講這個問題，便先要看清楚我們亞洲是一個甚麼地方？我想我們亞洲就是最古文化的發祥地；在幾千年以前，我們亞洲人便已經得到了很高的文化。就是歐洲最古的國家，像希臘羅馬那些古國的文化，都是從亞洲傳過去的。我們亞洲從前有哲學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倫理的文化，和工業的文化。這些文化，都是亘古以來，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推到近代世界上最新的種種文化，都是由於我們這種老文化發生出來的。到近幾百年以來，我們亞洲各民族，才漸漸萎靡；亞洲各國家，才漸漸衰弱；歐洲各民族，才漸漸發揚；歐洲各國家，才漸漸強盛起來。到了歐洲的各民族發揚，和各國家強盛之後，他們的勢力更漸漸侵入東洋，把我們亞洲的各民族和

各國家，不是一個一個的銷滅，便是一個一個的壓制起來。一直到三十年以前，我們亞洲全部，可以說是沒有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到那個時候，可以說是世界的潮流，走到了極端！

但是否極泰來，物極必反，亞洲衰弱，走到了這個極端，便另外發生一個轉機。那個轉機，就是亞洲復興的起點！亞洲衰弱，到三十年以前，又再復興；那個要點是在甚麼地方呢？就是在日本當三十年以前，廢除了和外國所立的一些不平等條約！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那一天，就是我們全亞洲民族復興的一天！日本自從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之後，便成了亞洲的頭一個獨立國家，其他亞洲的有名國家，像中國，印度，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土耳其，都不是獨立的國家。都是由歐洲任意宰割，做歐洲的殖民地。在三十年以前，日本也是歐洲的一個殖民地。但是日本的國民有先見之明，知道民族和國家之何以強盛與衰弱的關鍵，便發奮為雄，同歐洲人奮鬥，廢除所有不平等的條約，把日本變成一個獨立國家。自日本在東亞獨立了之後，於是亞洲全部的各國家和各民族，便另外生出一個大希望。以為日本可以廢除條約來獨立，他們也當然可以照樣。便從此發生膽量，做種種獨立運動，要脫離歐洲人的束縛，不做歐洲的殖民地，要做亞洲的主人翁。這種思想，是近三十年以來的思想，是很樂觀的思想！

說到三十年以前，我們亞洲全部的民族思想，便大不相同。以爲歐洲的文化，是那樣的進步，科學是那樣的進步，工業上的製造也是那樣的進步，武器又精良，兵力又雄厚；我們亞洲別無他長，以爲亞洲一定不能抵抗歐洲，一定不能離脫歐洲的壓迫，要永遠做歐洲的奴隸。這種思想，是三十年以前的思想，是很悲觀的思想。就是從日本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之後，在日本雖然成了一個獨立國家，和日本很接近的民族和國家，雖然要受大影響；但是那種影響，還不能一時傳達到全亞洲，亞洲全部的民族，還沒有受大震動。再經過十年之後，便發生日俄一戰，日本便戰勝俄國，日本人戰勝俄國人，是亞洲民族在最近幾百年中頭一次戰勝歐洲人。這次戰爭的影響，便馬上傳達到全亞洲，亞洲全部的民族便驚天喜地，發生一個極大的希望。這是我親眼所見的事，現在可以和諸君略爲談談。當日俄戰爭開始的那一年，我正在歐洲的一日，聽到東鄉大將打敗俄國的海軍，把俄國新由歐洲調到海參衛的艦隊，在日本海打得全軍覆沒。這個消息傳到歐洲，歐洲全部人民爲之悲憂，如喪考妣。英國雖然是和日本同盟，而英國人士一聽到了這個消息，大多數也都是搖首緬眉，以爲日本得了這個大勝利，終非白人之福。這正是英國談話說：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 的觀念。不久我由歐洲坐船回亞洲，經過蘇彝士運河的時候，便有許多土人來見我。那些土人，大概是阿拉伯人，他

們看見了我是黃色人，便現出很歡喜的急忙的樣子來問我說：你是不是日本人呀？我答應說：不是的，我是中國人。你們有甚麼事情呢？你們爲甚麼現出這樣的高興呢？他們答應說：我們新得了一個極好的消息，聽到說日本銷滅了俄國新由歐洲調去的海軍，不知道這個消息是不是確呢？而且我們住在運河的兩邊，總是看見俄國的傷兵，由一船一船的運回歐洲去，這一定是俄國打了大敗仗的景況。從前我們東方有色的民族，總是被西方民族的壓迫，總是受痛苦，以爲沒有出頭的日子；這次日本打敗俄國，我們當作是東方民族打敗西方民族。日本人打勝仗，我們當作是自己打勝仗一樣，這是一種應該歡天喜地的事，所以我們便這樣高興，便這樣喜歡！像這個樣子看起來，日本戰勝俄國，是不是影響到亞洲全部的民族呢？那個影響，是不是很大呢？至於那次日本戰勝俄國的消息，在東方的亞洲人聽到了，或者以爲不大重要，不極高興。但是在西方的亞洲人和歐洲人毗連，朝夕相見，天天受他們的壓迫，天天覺得痛苦。他們所受的壓迫，比較東方人更大；所受的痛苦，比較東方人更深，所以他們聽到了那次戰勝的消息，所現出的高興，更比較我們東方人尤甚！

從日本戰勝俄國之日起，亞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歐洲，便發生獨立的運動。所以埃及有獨立的運動，波斯、土耳其有獨立的運動，阿富汗、阿拉伯，有獨立的運動，印度人也從此生出獨立的運動。

所以日本戰勝俄國的結果，便生出亞洲民族獨立的大希望。這種希望從發生之日起，一直到今日，不過二十年，埃及的獨立，便成了事實，土耳其的完全獨立，也成了事實。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的獨立，也成了事實。說是最近印度的獨立運動，也是天天發達。這種獨立的事實，便是亞洲民族思想在最近進步的表示！這種進步的思想發達，到了極點，然後亞洲全部的民族才可聯合起來。然後亞洲全部民族的獨立運動，才可以成功。近來在亞洲西部的各民族，彼此都有很親密的交際，很誠懇的感情，他們都可以聯合起來。在亞洲東部最大的民族，是中國與日本。中國同日本，就是這種運動的原動力！這種原動力發生了結果之後，我們中國人此刻不知道，你們日本人此刻也是不知道。所以中國同日本，現在還沒有大聯絡。將來潮流所趨，我們在亞洲東方的各民族，也是一定要聯絡的！東西兩方民族之所以發生這種潮流，和要實現這種事實的原故，就是要恢復我們亞洲從前的地位！

這種潮流，在歐美人看得是很清楚的，所以美國便有一位學者，曾做一本書，專討論有色人種的興起。這本書的內容，是說日本打敗俄國，就是黃人打敗白人。將來白種潮流擴張之後，有色人種都可以聯絡起來，和白人爲難，這便是白人的禍害，白人應該要思患預防。他後來更做了一本書，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業的運動，都是反叛文化的運動。照他的主張，在歐洲的民衆解放運動，固然

是當作文化的反叛；至於亞洲的民衆解放運動，更是應該當作反叛事業。這種思想，在歐美一切特殊階級的人士，都是相同的。所以他們用少數人，想來壓制了本洲和本國的多數人，更把那種流毒推廣到亞洲，來壓制我們九萬萬民族。要我們九萬萬的大多數，做他們少數人的奴隸，這真是非常的慘酷，真是可惡已極！而這位美國學者的論調，還以爲亞洲民族有了感覺，便是對於世界文化的反叛。由此，便可見歐洲人自視爲傳授文化的正統，自以文化的主人翁自居。在歐洲人以外的，有了文化發生，有了獨立的思想，便視爲反叛。所以用歐洲的文化和東洋的文化相比較，他們自然是以歐洲的文化，是合乎正義人道的文化；以亞洲的文化，是不合乎正義人道的文化。

專就最近幾百年的文化講：歐洲的物質文明極發達，我們東洋的這種文明不進步。從表面的觀瞻比較起來：歐洲自然好於亞洲，但是從根本上解剖起來：歐洲近百年是甚麼文化呢？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這種文化，應用到人類社會，只見物質文明，只有飛機炸彈，只有洋槍大砲，專是一種武力的文化。歐洲人近有專用這種武力的文化來壓迫我們亞洲，所以我們亞洲便不能進步。這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用我們中國的古話說，就是行霸道。所以歐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們東洋向來輕視霸道的文化，還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一

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話就說是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自歐洲的物質文明發達，霸道大行之後，世界各國的道德，便天天退步。就是亞洲，也有好幾個國家的道德，也是很退步。近來歐美學者稍爲留心東洋文化，也漸漸知道東洋的物質文明，雖然不如西方，但是，東洋的道德，便比西方高得多。

用霸道的文化和王道的文化比較起來說：究竟是那一種有益於正義和人道？那一種是有利於民族和國家？諸君可以自己證明，我也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譬如從五百年以前以至兩千年以前，當中有一千多年，中國在世界上是頂強的國家。國家的地位，好像現在的英國、美國一樣。英國、美國現在的強盛，還是列強；中國從前的強盛，是獨強！中國當獨強的時候，對於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國家，怎麼樣呢？當時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國家，對於中國，又是怎麼樣呢？當時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國家，都是拜中國爲上邦，要到中國來朝貢，要中國收他們爲藩屬。以能夠到中國來朝貢的爲榮耀，不能到中國朝貢的是恥辱。當時來朝貢中國的，不但是亞洲各國，就是歐洲西方各國，也有不怕遠路而來的。中國從前能夠要那樣多的國家和那樣遠的民族來朝貢，是用甚麼方法呢？是不是用海

陸軍的霸道，強迫他們來朝貢呢？不是的！中國完全是用王道感化他們！他們是懷中國的德，甘心情願，自己來朝貢的。他們一受了中國王道的感化，不只是到中國來朝貢一次，並且子子孫孫都要到中國來朝貢。這種事實，到最近還有證據。譬如在印度的北方，有兩個小國：一個叫做布丹，一個叫做尼泊爾。那兩個國家雖然是小，但是民族很強盛，又很凶悍，勇敢善戰。尼泊爾的民族，叫做廓爾喀，尤其是勇敢善戰。現在英國治印度，常常到尼泊爾去招廓爾喀人當兵，來壓服印度。英國能夠滅很大的印度，把印度做殖民地，但是不敢輕視尼泊爾，每年還要津貼尼泊爾許多錢，才能派一個考查政治的駐紮官。像英國是現在世界上頂強的國家，尚且是這樣恭敬尼泊爾，可見尼泊爾是亞洲的一個強國。尼泊爾這個強國對於英國是怎麼樣呢？英國強了一百多年，英國滅印度也要到一百多年，尼泊爾和英國的殖民地，密邇連接有這樣的久，不但是不到英國去進貢，反要受英國的津貼。至於尼泊爾對於中國是怎麼樣呢？中國的國家地位，現在一落千丈，還趕不上英國一個殖民地。離尼泊爾又極遠，當中還要隔一個很大的西藏，尼泊爾至今還是拜中國爲上邦。在民國元年，還走西藏到中國來進貢。後來走到四川邊境，因爲交通不方便，所以沒有再來。就尼泊爾對於中國和英國的區別，諸君看是奇怪不奇怪呢？專拿尼泊爾民族對於中國和英國的態度說，便可以比較中國的東方

文明和英國的西方文明。中國國勢雖然是衰了幾百年，但是文化尚存，尼泊爾還要視爲上邦。英國現在雖然是很強盛，有很好的物質的文明，但是尼泊爾不理會。由此使可知尼泊爾真是受了中國的感化，尼泊爾視中國的文化，才是真文化。視英國的物質文明，不當作文化，只當作霸道。

我們現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這個地步，究竟是甚麼問題呢？簡而言之：就是文化問題！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和衝突問題！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砲來壓迫人。受了感化的人，就是上國衰了幾百年，還是不能忘記，還像尼泊爾至今是甘心情願，要拜中國爲上邦。受了壓迫的人，就是上國當是很強盛，還是時時想脫離，像英國征服了埃及，滅了印度，就是英國極強盛，埃及印度還是時時刻刻要脫離英國，時時刻刻做獨立的運動。不過處於英國大武力壓制之下，所以一時不能成功。假若英國一時衰弱了，埃及印度不要等到五年，他們馬上就要推翻英國政府，來恢復自己的獨立地位。諸君聽到這裏，當然知道東西文化的優劣。我們現在處於這個新世界，要造成我們的「大亞洲主義」，應該用甚麼做基礎呢？就應該用我們同有的文化做基礎，要講「道德」說「仁義」，「仁義道德」就是我們「大亞洲主

「義」的好基礎！我們有了這種好基礎，另外還要學歐洲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改良武器，不過我們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來學歐洲，並不是學歐洲來銷滅別的國家，壓迫別的民族的，我們是學來自衛的。

近來亞洲國家學歐洲武功文化，以日本算最完全。日本的海軍製造，海軍駕駛，不必靠歐洲人。日本的陸軍製造，陸軍運用，也可以自己作主。所以日本是亞洲東方一個完全的獨立國家。我們亞洲還有個國家，當歐戰的時候，曾加入同盟國的一方面，一敗塗地，已經被人瓜分了。在歐戰之後，又把歐洲人趕走了，現在也成了一個完全獨立國家，這個國家就是土耳其。現在亞洲只有兩個頂大的獨立國家：東邊是日本，西邊是土耳其。日本和土耳其，就是亞洲東西兩個大屏障。現在波斯、阿富汗、阿拉伯也起來學歐洲，也經營了很好的武備，歐洲人也是不敢輕視那些民族的。至於尼泊爾的民族，英國人尚且不敢輕視，自然也有很好的武備。中國現在有很多的武備，統一之後，便極有勢力。我們要講「大亞洲主義」，恢復亞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義道德」做基礎，聯合各部的民族，亞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勢力！

不過對於歐洲人，只用「仁義」去感化他們，要請在亞洲的歐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們的權利；那就像與虎謀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們要完全收回我們的權利，便要訴諸武力，再說到武力，

日本老早有了很完備的武力，土耳其最近也有了很完備的武力，其他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廓爾喀各民族，都是向來善戰的。我們中國人數有四萬萬，向來雖然愛和平，但是爲生死的關頭，也當然是要奮鬥的，當然有很大的武力。如果亞洲民族全聯合起來，用這樣固有的武力，去和歐洲人講武，一定是勝無敗的。更就歐洲和亞洲的人數來比較：中國有四萬萬人，印度有三萬萬五千萬，緬甸安南、木蘭由共起來有幾千萬，日本一國有幾千萬，其他各弱小民族有幾千萬。我們亞洲人數佔全世界的人數要過四分之一，歐洲人數不過是四萬萬，我們亞洲全部的人數有九萬萬。用四萬萬人的少數來壓迫九萬萬人的多數，這是和正義人道大不相容的。反乎正義人道的行爲，終久是要失敗的。而且在他們四萬萬人之中，近來也有被我們感化了的。所以現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國、美國，有少數人提倡「仁義道德」。至於在其他各野蠻之邦，也是有這種提倡。由此可見西方之「功利強權」的文化，便要服從東方之「仁義道德」的文化。這便是霸道要服從王道；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趨於光明！

現在歐洲有一個新國家，這個國家是歐洲全部白人所排斥的。歐洲人都視他爲毒蛇猛獸，不是人類，不敢和他相接近。我們亞洲也有許多人，都是這一樣的眼光。這個國家是誰呢？就是俄國。

國現在要和歐洲的白人分家。他爲甚麼要這樣做呢？就是因爲他主張王道，不主張霸道。他要講「仁義道德」，不願講「功利強權」。他極力主持公道，不贊成用少數壓迫多數。像這個情形，俄國最近的新文化，便極合我們東方的舊文化；所以他便要來和東方攜手，要和西方分家。歐洲人因爲俄國的新主張，不和他們同調，恐怕他的這種主張成功，打破了他們的霸道；故不說俄國是「仁義正道」，反誣他是世界的反叛。

我們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結果，究竟要解決甚麼問題呢？就是爲亞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麼樣才可以抵抗歐洲強盛民族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要爲被壓迫的民族來打不平的問題。受壓迫的民族，不但是在亞洲專有的；就是在歐洲境內，也是有的。行霸道的國家，不只是壓迫外洲同外國的民族；就是在本洲本國之內，也是一樣壓迫的。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爲基礎，是爲打不平。美國學者對於一切民衆解放的運動，視爲文化的反叛；所以我們現在所提出來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衆和平解放的文化。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

對神戶各團體歡迎宴會演說詞（十一月廿八日在神戶東方飯店）

神戶商業會議所日華實業協會我們中國領事和華僑諸君今晚蒙諸君這樣熱誠的招待，兄弟實在是感激無量！我這回繞道神戶，蒙日本各界人士一致熱誠歡迎，就這種偶然經過的情形看，便可以知道中日兩國國民是很親善的！照中國同日本的關係說，無論講到那一方面，兩國國民都是應該要攜手協力進行，共謀兩國前途的發展。譬如兄弟這次出來，是由南中國到北中國，就是由我的家內南邊走到我的家內北邊，繞道神戶，就像經過一個日本人的家庭一樣。只由我的家內南邊走到北邊，便要經過你們日本人的家庭，專就交通一項說，中國同日本便有這樣的密切。其他種種關係，都是很密切的！我們兩國國民向來的口頭禪，都說中國同日本是同種同文的國家，是兄弟之邦，兩國國民應該要攜手。從前日本的維新元老，在維新沒有成功的時候，本有中日兩國攜手的提倡。現在日本維新已經成了功，但是中日兩國國民的口頭禪，還沒有達到目的。這是爲甚麼原因呢？就是由於我們中國從前睡了覺，當中經過日本維新的幾十年，中國是在夢中，毫不知道。經過近

來世界的大變遷和歐美勢力東侵來壓迫中國，中國也是在夢中，也是不知道。到十三年之前，中國才有革命。中國發生革命，是少數先知先覺的提倡，要把政治改良，要把國民喚醒，要把國家的地位恢復到和從前一樣，所以才有革命。

不過中國這次革命所處的時機，和日本從前維新的時機，便大不相同。當日日本維新的時候，歐美勢力還沒有完全東來，在東亞又沒有別的障礙。日本整軍經武，刷新政治，都不受牽制，都是由所以日本維新，便能夠完全成功。當我們中國十三年前革命的時候，歐美大勢力老早侵入了東亞，中國四圍都是強國，四圍都是障礙。要做一件事，便要經過種種困難，就是經過了困難之後，還不能達到目的。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沒有成功。我們革命黨在中國這十幾年以來，本來已經推翻了滿清的舊皇帝，銷滅了袁世凱的新皇帝，掃除了種種障礙。就是最近曹吳的大軍閥，也被我們推倒了。在國內對於革命的障礙，都被我們銷滅完了。我們在國內，沒有革命的障礙。既是沒有革命的障礙，革命便應該可以成功，爲甚麼還說不能成功，還不能達到圓滿目的呢？因爲還有國外的障礙，沒有打破這種國外的障礙，便是中國從前和外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

從那些條約的字面說，是很容易明白的。至於講到內容，不但是中國人自己不明白，就是日本

旁觀的人，也不容易明白。大概講起來：那些條約的來源，是從前中國和十幾個外國所訂立的。外國在中國定了那些條件，便和中國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使用來壓迫中國，享種種特別權利。經過這次歐戰之後，德國和奧國廢除了那種條約，德國和奧國現在中國不能享特別權利。德國和奧國之所以廢除了那種條約，原故，是因為他們是打敗了的國家，被我們中國要求廢除了的。近來俄國也廢除了那種條約。俄國之所以要廢除的原故，是因為俄國革命之後，很主張公道，知道那種條約太不平等，對於中國太不講道理，所以他們自己甘心情願要廢除那種條約，要送回俄國在中國所享的特別權利。那種不平等的條約，現在一共有三國是已經廢除了。另外還有十幾個國沒有廢除，還是握我們中國的主權！

那種不平等的條約，究竟是一件甚麼東西呢？老實說就是從前中國政府把我們國民押到了外國人所寫的一些賣身契！現在拿到這種賣身契的，還有十幾個國，就是我們還有十幾個主人；我們現在是做十幾個國的奴隸，是十幾個國的殖民地！做一國的殖民地很容易，做到十幾個國的殖民地便很痛苦。譬如澳洲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加拿大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南非洲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紐西蘭也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英國平時對於那些殖民地所享的權利很少，而所負的義務很

大，那些殖民地的人民，對於母國反要享很大的權利。我們中國做十幾國的殖民地，那十幾國只到中國來享特別權利，只來虐待中國人，毫不盡義務。所以我們中國人做人的奴隸，沾不到一點主人的恩惠，只是受虐待，只見有痛苦。逼得在中國之內，無路可走，甯可跑到外國，去做一國的奴隸；好像廣東人就近便跑到香港，遠一點便跑到南洋羣島和南北美洲一樣。他們那些人跑到了外國之後，都是不想歸家鄉，自然是覺得做一國奴隸，比做十幾國的奴隸，要愉快得多。中國現在是做十幾國的殖民地，不是一個獨立國家。中國的地位，比較殖民地還要低一級，可以叫做次殖民地。說到我們的領土，要大過美國；我們的人民有四萬萬，要多過美國。美國是現在世界上頂富頂強的國家；我們中國有這樣大的領土，和這樣衆的民族，還不能成一個獨立國家。推到這個原因，雖然是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受那些不平等條約的壓迫！我們現在不是一個獨立國，是十幾國的殖民地，中國人自己還不知道，我看日本人也不知道！

日本現在在東亞最強的獨立國家，也是全世界列強之一。如果日本真是知道了中國是十幾國的殖民地，用一個獨立國家要來和殖民地相親善，我看這是做不到的事。要明白這個道理，我有一段好故事，可以用來說明。我們廣東從前有甲乙兩個朋友：甲是廣州人，在廣州很有勢力，很有地

位，可以說是一個紳士。乙是一個鄉下的世僕。（粵俗家庭中永久的奴僕的名稱，與北方老奴僕的名稱相似。）還沒有脫離奴隸的地位，後來到廣州做生意，發了大財，也是很有勢力。因為朋友的介紹，便認識甲，便和甲做朋友。有一日，那位甲的朋友請乙去吃飯，兩個人都是很闊綽，搖搖擺擺，去上酒店館。正在街上走到得意的時候，忽然遇到了乙的主人。那位乙的主人是一個鄉下佬，正從鄉下上街來，沒有穿甚麼好衣，又沒有穿鞋，手內只拿一把大傘，走路很遠，身體極疲倦。忽然遇到了乙。因為乙是他的世僕，因此他便不客氣，便馬上問乙說：「我許久不見你了，你是怎麼樣變到這樣闊綽呢？你今天穿得這樣好看，是到甚麼地方去呢？我走路疲倦得很，你替我拿這把大傘，跟我來聽差罷。」乙因為是那位鄉下佬的世僕，所以便不敢推辭，只得替他的主人去拿傘，同他的主人一路走。乙因為要替他的主人去拿傘，便不能同他的朋友甲去吃飯，因此甲要請他的朋友乙去吃飯的目的，便不能夠達到。我們中國和世界各國，立了許多利益均沾的條約，日本自己還不覺得是中國的主人，日日反要提倡中日親善。這好比是甲要請他的朋友乙去吃飯一樣，在路上忽然遇到了乙的主人，那位主人要乙去拿傘，甲當然是不能同乙去吃飯。中國現在就是一個世僕，不是一個自由人，有十幾個主人。日本要來和我們親善，要請我們吃飯，中國和日本同在一路走，不遇到中國的第一個

主人，便要遇到中國的第二個主人。不遇到第三個主人，便要遇到第四個主人，以至於第十幾個主人。那些主人和中國人，是決計沒有錯過之機會的。中國人一遇到了那些主人，便要和他們拿傘，就是日本人很有請中國人吃飯的誠心誠意，也是請不成，也是不能達到目的。中國因此便不能和日本親善。若是日本真有誠意來和中國親善，便先要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的條約，爭回主人的地位，讓中國人得到自由身分，中國才可以同日本來親善。照我們的口頭禪，中國同日本是同種同文的國家，是兄弟之邦。就幾千年的歷史和地位講起來：中國是兄，日本是弟。現在講到要兄弟聚會，在一家和睦，便要你們日本做弟的人，知道你們的兄已經做了十幾國的奴隸，向來是很痛苦，現在還是很痛苦。這種痛苦的原動力，便是不平等的條約。還要你們做弟的人替兄擔憂，助兄奮鬥，廢除不平等的條約，脫離奴隸的地位。然後中國同日本，才可以再來做兄弟！

中國內亂之因

對東京大阪神戶國民黨歡迎會演說詞 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神戶東方飯店

各同志：我們國民黨就是革命黨！民國的名稱，是革命黨推翻了滿清之後才有的。不過十三年

以來，徒有民國之名，沒有民國之實。這種名不符實，就是我們革命沒有成功！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是由於反革命的力量太大。反革命的力量過大，抵抗革命，所以革命一時不能成功。革命究竟是甚麼事呢？是求進步的事！這種求進步的力量，無論在那一個民族或者那一個國家，都是很大的。所以革命的力量，無論在古今中外的那一國，一經發動之後，不走到底，不做成功，都是沒有止境的。不只是十三年，或者二十三年，三十三年，就是四十三年，五十三年，革命一日不成功，革命的力量便一日不能阻止！要革命完全成功之後，革命的力量才有止境。所以法國革命有八十年，大功告成之後，然後才有止境，然後法國才定。我們中國革命十三年，每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所以不能進行，做到澈底成功。這種反革命的力量，就是軍閥！爲甚麼軍閥有這個大力量呢？因爲軍閥背後，有帝國主義的援助。這種力量，向來都沒有，人知道要打破，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還不能成功。

這回北京發生政治上的大變化，這回變化之中，有一部分是革命黨的力量。革命黨何以要到北京去革命呢？因爲十三年以前的革命，都是在各省舉行。所以在兩三年前，便有幾位同志說：我們以後革命，如果還是專在各省進行，力量還是很小，必要舉行中央革命，力量才是很大。由於這個理由，拿幾位同志便到北京去進行。到這次變化發生之前六個月，他們便有報告說：中央革命很有希

望北京軍人贊成的很多，不久便要發動。他們在六個月之前，便要我放棄廣東，到天津去等候，參加中央革命。我在那個時候，看到很渺茫，不大相信，便答應他們說：要有事實發生後，我才可以去。到了江浙戰事起了之後，他們催促更急，主張要我一定放棄廣東，趕快到天津。當時我在韶關，督率北伐軍出發江西，要北伐軍完全離開廣東，進到江西之後，才可以離開廣州。若是我離開廣州太早，北伐便不容易進行。到了江浙戰事發生變化，江西贊成北伐軍的同志，不敢來歸；在韶關的北伐軍，也因之搖動，不能迅速前進。不上十日，北京就發生這次變化，外間的新聞傳到了，我們同志的報告也同時到了。他們既是發動了這種事實，我爲踐成約起見，便不能不往北京去。當北京初次變化的時候，國民軍的行動，好像真有革命的色彩。後來我由韶關到廣州，由廣州到上海，看到北京的情況，便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了別種勢力的牽涉，不像革命的運動。到上海住幾日之後，北京情況更爲之一變；但是還有許多人催我趕快到北方去的。像天津的段祺瑞，奉軍領袖的張作霖，不是派代表，就是用電報，總是要我趕快北上。我也因爲要到北京去看看近來的真情況，所以便決定北上。又因爲由上海直接往天津，不但是在最近數日之內無船位，就是在十五日之內，也無船位，所以才繞道日本來神戶。在神戶等船，比在上海等船還要快，而且路過日本，可以看看日本的舊朋友，及觀察日本國

民最近對於中國的感情。至於北京這次的變化，雖然不是完全的革命舉動，但是他們歡迎我去，便是給我們以極好的宣傳機會！

此時各方人民，都是希望中國趕快和平統一。說到和平統一，是我在數年前發起的主張；不過那些軍閥，都不贊成，所以總是不能實行這種主張。這次我到北方去，能夠做成和平統一，也未可知。不過要以後真是和平統一，還是要軍閥絕種！要軍閥絕種，便要打破串通軍閥來作惡的帝國主義！要打破帝國主義，必須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我這次到北京去的任務，就是要廢除中外不平等的條約。我這次路過日本，在上海動身，及到長崎和神戶三處地方，就有很多日本新聞記者來見我，要我公開發表對於中國時局的主張，我都是主張要中國和平統一，便要廢除中國和外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我現在神戶，沒有工夫來看日本全國的報紙，不知道日本國民對於我這種主張的感想是怎麼樣？或者有表同情的，或者有反對的，不過我這兩日所見日本的舊朋友，都是表同情的多。我的這幾個朋友，雖然不能代表日本的輿論，但是可以擔負在日本宣傳我的主張的任務！

中國要和平統一，為甚麼我要主張廢除不平等的條約呢？和平統一是一內政問題，廢除條約是外交問題；我們正講內政問題，為甚麼要牽涉外交問題呢？因為中國國內種種力量，都沒有革命黨

的力量大。中國現在最大的力量，就是革命黨。諸君如果有不知道的，只查吳佩孚的歷史，吳佩孚是袁世凱以後最大的軍閥。吳佩孚這個軍閥，究竟是從何而起呢？他在民國五六年以前，是一個無名秀才，沒有人知道。就是帶兵到湖南衡州，來打南方的時候，也不過是一個旅長。當時南方政府是總裁制，本總理也是幾位總裁當中之。我們南方政府教吳佩孚不要出兵，給他六十萬塊錢。並說北方政府賣國，教他回師去打北方。他得了我們南方的大批軍餉，便回師武漢，進佔洛陽。當時北京政府是段祺瑞當國，他便攻擊段祺瑞，始而打電報，繼而用武力，把段祺瑞推倒了。他推倒了段祺瑞之後，口頭上雖然以民黨自居，總是說北京政府腐敗，要開國民會議來解決國事；心理上還是想做袁世凱第二。外國人考查到了他的這種真相，以為可以利用，便視為奇貨可居，事事便幫助他，自己從中取利。吳佩孚以為外國人都是這樣幫助，天下還有甚麼事不能做，所以便越發大膽，用武力橫行於中國，弄到全國人民，就是不能安居樂業。我們革命黨因為要救國救民，所以便聯絡各方面有實力的人，共同推倒他。諸君聽到這裏，便知道吳佩孚的成功，是由於民黨。吳佩孚的失敗，也是由於民黨。吳佩孚的起家 and 失敗，完全是由於民黨的力量。革命黨的力量，當然要大過吳佩孚。至於吳佩孚在這幾年中，以軍閥自居，專用武力，壓服民衆，我們民黨也是受他的壓迫的原故，是由於吳佩孚。

得了外力帝國主義的幫助。所以此刻在中國，只有帝國主義的力量，才是大過革命黨。我們革命黨要中國從此以後，不再發生軍閥，國民能夠自由來解決國事，中國永久是和平統一；根本上便要在中國搗亂的帝國主義不能活動，便要銷滅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因為要銷滅在中國搗亂的帝國主義，所以講內政問題，便牽涉到外交問題，要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

外國人在中國活動的，像教書的，傳教的，和許多做生意的人，都是很安分守己的分子；至於不安分的，只有少數流氓。這些流氓，在外國不過是小有手段，都是不能生活。一到中國，不上幾年，稍為知道中國內情，便結交官僚，逢迎軍閥。一逢迎到了軍閥，便無惡不作，就是在不平等的條約之中，所沒有記載的事，他們都是包辦一切，好像小皇帝一樣。所以這幾年來，無論那一個軍閥做事，背後總有幾個外國政客的幫助。譬如廣州商團，購槍自衛，向來都是很自愛的，對於政府都是很安分的。廣州政府，無論是民黨或者非民黨，同商團相處，都是安然無事。這兩年來，有幾個英國人不喜歡國民黨，不願意國民黨的政府發展，便煽動陳廉伯運動商團全體，在廣州內部，反對國民黨的政府。陳廉伯原來是一個匯豐銀行的買辦，本來是個安分的商人，沒有甚麼野心。因為他做匯豐銀行的買辦，所以那幾位反對國民黨的英國人便認識他，便日日運動他反對政府。說：『如果你能夠運動商團，

反對政府，我們英國便幫助你組織商人政府，你陳廉伯就是中國的華盛頓。陳廉伯當初雖然沒有野心，但是受了英國人的這種運動，既可以得到英國的幫助，自己又住在沙面，得英國人的保護，安然無恙。於是他的胆量便雄壯起來，便發生野心。他便住在沙面，對於本黨政府作種種的反抗運動。他當初所有的死黨，不過是幾個人，運動成熟了的商團軍士，也不過是三五十個人，羽毛還不豐滿。要反抗廣州的革民政府，還是沒有辦法。他於是又聽英國人的話，向外國另外辦軍火，想另外組織軍隊。他所辦的頭一批軍火，是用一隻叫做哈佛的丹麥船，運進廣州。當那隻軍火船一到廣州的時，便被我們政府查出來了，政府便一面扣留那隻軍火船，一面派人調查那船軍火的來歷，才知道那船軍火是用商團名義運進來的。在那隻船進口之前五日，陳廉伯也曾利用商團的名義，向政府領過了一張護照。不過陳廉伯領那張護照的時候，曾聲明在四十日之後才發生效力。由四十日之後起，另外到五十日止，那張護照都是有用處。陳廉伯當初所以有些聲明的意思，就是他對於丹麥船運來的這批軍火，已經想到了種種偷漏的方法，以爲不必用到那張護照，便可以偷過。他所領的護照，是預備第二批軍火到的時候才用的。後來果然有第二批軍火，由歐洲放洋，只因第一批的在廣州失敗，所以第二批的便不知道運到甚麼地方去了。所以陳廉伯才要所領的那張護照，就是在九

十日之內都有效力，而這船軍火運進廣州的日期，和那張護照相差，只有五日，便生出一個大疑點。更查這隻軍火船，是屬於丹麥商人的。丹麥在廣州的領事，是一個英國人代理。而那位代理的英國人，又不在廣州，是以我們便和英國領事交涉。英國領事和我們的私交很好，便將陳廉伯買軍火的原委，告訴我們說：你們還不知道陳廉伯的行動嗎？香港和上海的外國報紙，老早就說陳廉伯要運動商團，反對你們政府。你們還沒有留心那種新聞嗎？我老實告訴你罷：有幾個英國人，許久便教陳廉伯買軍火，練軍隊，反對廣州政府。這不過是頭一批軍火，以後還有二批三批！至於這種主張，只是幾個英國人的事，我可以報告我們公使，懲辦他們。你們可以辦你們的商團，對付陳廉伯。我知道了這種詳細情形之後，便把那船軍火完全扣留。當時許多明大義的商團，也承認由政府辦理，沒有甚麼舉動。但是陳廉伯在沙面受了英國人的鼓動，便煽動一般無知識的商團，要求政府發還扣留的軍火；如果政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便煽動廣州全體商人罷市，抵制政府。所以有一日，便有一千多商團，穿起軍服，整隊到河南大本營請願，要發還槍枝。若是不發還槍枝，第二日便罷市。我當那一日正在大本營，便親出接見那一千多商團，對他們演說商團買槍的護照。就日期講，陳廉伯已經聲明在四十天之後才有效，這批槍枝只在領護照後五日之內，便到廣州，是一個疑點。就槍數講，護照上

載明的長短槍數，與這隻船所載的槍數不符，是兩個疑點。專就護照說，便有這兩個疑點。有了這兩個疑點，那末這批軍火，不是私運，便是頂包，并且把英國領事對我所說陳廉伯要運動商團，和另外買槍練兵，來反對政府的情形，詳細告訴他們。演說了一點多鐘，他們聽明白了之後，當時便很滿足。第二日也沒有罷市。以後我把陳廉伯的叛跡，更是查得水落石出，便老實告訴商團。但是在手續上，我還沒有用公文，只用私械，對商團各代表說：陳廉伯反叛政府的詭謀，我已經查清楚了。你們商團不是同謀的人，我自然不理；若是同謀的人，我一定要辦幾個，以懲儆尤。那些陳廉伯的黨羽，便鼓動全體商團，要求政府寬大，不能多牽連。政府便答應他們的要求，不但是沒有牽連，并且沒有重辦一個同謀的人。陳廉伯看見政府很柔軟，更鼓動商團罷市，還是要求政府發還所有扣留的槍枝。政府也答應他們的要求，承允把護照上所載槍枝的數目，分批發還，在國慶日便一批發還長短槍四千枝，子彈一二十萬。陳廉伯那些人看見政府一步讓一步，很容易欺負，於是更鼓動商團在國慶日收回槍枝的時候，對於政府武裝示威，開槍打死許多慶祝雙十節的農團軍、工團軍、和文武學生。因為陳廉伯已經預備了在國慶日收回槍枝之後便造反，所以預先便在西關，招了兩三千土匪。假充商團。最奇的是那些假充商團的土匪，在國慶日不但是打死人，并且把打死了的人，刨肝剖肺，割頭斷

脚，把那些死屍分成無數部分，拿到沿街示衆，慘無人道。當日政府也沒有把商團有甚麼處分，商團的不良分子，便從此以後，目無政府，專唯陳廉伯之命是聽，把廣州全市商團的槍枝，都集中到西關。在西關架天橋，築砲台，用鐵柵門分鎖各街道，儼然把廣州市，分成了兩部分。城內屬於政府範圍，西關屬於商團範圍。凡是商團範圍以內，都是由商團發號施令。在商團發號施令的範圍以內，不但是沒有政府的警察，就是政府人員路過，只要被他們知道了，就馬上有性命的危險。當時西關和城內，完全成了一個交戰區域。那幾日，英國人的在香港英文報紙上挑戰，說廣州的實在勢力，已經到了商團之手，政府沒有力量，行使職權。政府人員，馬上便要逃走。其實政府還是想調和，但是西關的那些土匪，頑強抵抗，無論政府是怎麼樣調和，都不能得結果。到了十月十四日晚，凡是近政府各機關的高當舖，都收藏得有幾十團兵，居高臨下，開槍打政府，一夜打到天明。到天明的時候，政府爲求自衛起見，才下令還槍。到了政府還槍之後，稍明事理的商團份子，便極願繳槍了結，以免糜爛市場。而陳廉伯的死黨，還是在西關散布謠言，不說是東江陳炯明的援兵就到了，就說是白鵝潭的英國兵船馬上便要開砲，打退政府，只要商團多抵抗幾點鐘，便可以勝利。

當商團事變沒有發生以前的十幾日，英國領事本告訴了我們政府說：在白鵝潭的英國兵船，

已經奉到了他們海軍提督的命令，如果廣州政府開砲打西關，英國兵船便開砲打廣州政府。我得了這個通知，便用很正當的宣言，通告英倫政府和世界各國。英倫政府也自己知道無理，便制止他們海軍提督，所以到後來政府和商團衝突的時候，英國兵船，到底是守中立。從互相衝突之後，不上四點鐘，各武裝商團便繳械了事。於是香港英國的報紙，更以為是反對廣州政府的好材料，便無中生有，亂造謠言，把廣東政府罵得不值半分錢。其實廣州政府和商團，原來本是相安無事，因為有幾個英國流氓，居中離間，所以便弄得不和。到了不和之後，也可以用和平手段了結，因為那幾個英國流氓又從中挑撥，所以便弄得殺人繳槍，以致商團受英國人的大騙。諸君不信，只看前幾個月香港的英文報紙，許多都是恭維陳廉伯是中國的華盛頓，廣州不久便有商人政府發現的論調，便可以知道英國人的居心。幸而英國人和陳廉伯的這次陰謀，沒有成功。如果真是成功了，廣東便變成了第二個印度！我們廣東這次沒有亡省，雖然是天幸，但是已經阻止了北伐軍的進行，擾亂了廣州市的商場，弄到全省不太平，都是外國人的力量，在廣東暗中搗亂。就是推到全國的情形，也是這一樣。因為這些理由，所以我們才要防止外國人的力量，再來中國搗亂。防止了外國人在中國搗亂的力量，中國才可以永久的和平。要防止外國人在中國搗亂，便先要外國人在中國沒有活動的力量。要

外國人在中國沒有活動的力量，還是在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廢除了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才可以收回租界海關和領事裁判權，中國才可以脫離外國的束縛，才可以還我們原來的自由！

用極淺近的道理說：諸君知道那些不平等的條約，究竟是甚麼東西呢？簡而言之：就是我們大家的賣身契！中國和外國立了許多喪失權利的條約，就是把我們國民押把外國人，替我國寫了許多賣身的字據一樣。中國國民賣身，不只是賣把一國，已經賣把了十幾國。我們國民賣了身，究竟國家的地位，墮落到甚麼樣子呢？有許多人都說中國現在是半殖民地，不承認是全殖民地。存這樣見解的人，不是自己安慰自己，就是不知道中國現在的國情。如果說中國是半殖民地，中國的地位，自然是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高。依我看起來，中國現在不是半殖民地，也不是全殖民地，但是國家的地位，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還要低！這個道理，很容易明白。譬如香港完全割歸英國，由英國人管理，是英國的全殖民地。上海還是中國的領土，不過暫時租把外國，可以說是半殖民地。就字面講：香港既是全殖民地，上海是半殖民地，上海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當然比香港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要高。但是事實上是怎麼樣呢？香港割歸了英國，英國政府便派一個總督來管理。那個總督為管理香港起見，設立了一個香港政廳，另外又設立一個立法局，所有關於管理香港土地人民的法律，都是由那

個立法局頒布出來的。在那個立法局裏頭，還有幾個中國人，那幾個中國人在立法局裏頭，還有很大的發言權，還可以議訂法律來管理香港。上海是我們中國的領土，在租界之內，大多數做生意的是中國人，納稅的是中國人，勞動的也是中國人，試問中國有沒有在上海工部局裏頭能夠有大發言權呢？中國人不能夠在上海工部局裏頭，議訂法律來管理上海呢？我們在上海是主人，他們由外國來的都是客人，他們居然反客為主，在中國的領土之中，組織一個政府，來加乎我們之上，我們人民不敢過問，政府不能管理！用香港和上海比較，究竟是在香港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高呀？還是在上海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高呢？不但是上海是如此，凡是外國人在中國所到的地方，他們便無法無天，爲所欲爲。所以中國現在不只是全殖民地，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還要低一級！我就這個情形，創立一個新名詞，叫中國是一次殖民地。再就全殖民地的情形講，凡是一個殖民地的人民，只做一國的奴隸，對於母國總可以享多少權利。我們現在做十幾國的奴隸，沒有一點權利之可言。譬如澳洲是英國的殖民地，加拿大是英國的殖民地，和南非洲許多地方也都是英國的殖民地。所有澳洲、非洲和加拿大所設立的政府，對於母國新進口的人民，都有主權可以檢查；由母國運來的貨物，那些殖民地的政府，都可以自由抽稅。英國人進那些殖民地之後，只可以做普通買賣的商業，不能

濫發紙幣，擾亂那些殖民地的金融。英國人在那些殖民地犯了罪，要由那些殖民地的法庭裁判，英國不能另外設立法庭去裁判。試問英國人進中國的口岸，中國政府有沒有權力去檢查呢？英國貨物到中國來，中國有沒有海關去自由抽稅呢？英國在中國的所有通商口岸，開設銀行，濫發紙幣，中國政府有沒有權力去稽查禁止呢？英國人寄居中國各地，若是犯了罪，中國法庭能不能夠去裁判他們呢？英國人的這些行動，在本國的殖民地是怎麼樣呢？再在他們的祖國三島之內，又是怎麼樣呢？不止是英國人在中國是這樣橫行，就是其他各外國人，都是一樣。所以中國人不只是做一國的奴隸，實在是做十幾國的奴隸！國家的地位，真是一落千丈；比亡國奴的地位還要低！好比高麗亡把日本，安南亡把法國，高麗人只做日本一國的奴隸，安南人只做法國一國的奴隸。高麗人和安南人的地位，比中國人還要高！我們不用外國的領土來比，就是同是中國的土地，只要完全亡把了外國的，便和在中國沒有亡的，大不相同。好比香港的公園，無論甚麼中國人，都可以進裏面休息；上海的黃浦灘和北四川路那兩個公園，我們中國人至今都是不能進去。從前在那些公園的門口，并掛一塊牌說：『狗同中國人，不許入。』現在雖然是取消了那塊牌，還沒有取消那個禁例。在香港之內，無論是甚麼地方，中國人都可以進去；在上海便有許多地方，中國人不能去。好像在上海的英國會館，

中國人便不許進去。就是有英國人的朋友住在裏面，中國人只要進去看看朋友，都是不能破例。至如在香港的英國會館，中國人還可以進去看朋友，還可以進去吃飯。我們中國人的地位，墮落到了這個地步，如果還不想振作國民的精神，同心協力，爭回租界海關和領事裁判權，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我們中國便不是世界上的國家，我們中國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國民！

現在北京有了大變化，我可以自由到北京去；我一到北京之後，便要開國民會議。這個會議不能夠馬上開得成，此刻固然沒有把握。假若開得成，我首先要提出來的就是兩件事：一件是改良國民生計，一件是改良中外不平等的條約。若是國民會議開不成，我們就是想要做這兩件事，便做不成功。要把這兩件事做成功，還是要開國民會議。要能夠開國民會議，還是要大家先出來提倡。至於國民會議的組織法，因為全國人數的調查不的確，不容易由人民直接派代表，所以我在宣言裏頭，便主張用全國已經有了組織的團體派代表，共同到北京來組織國民會議。至於宣言中所列入的團體，遺漏了的還是很多，譬如報界便沒有列入，所以我在上海，便主張加入報界團體。你們在海外的華僑團體，也沒有列入；為解決華僑在海外所受的種種壓迫起見，華僑團體也應該要加入。要全體國民都是一致力爭，要全國有組織的團體，都是一齊加入，然後這個國民會議才可以開得成。

然後這個國民會議才是有很大的力量！因為要得到國民全體的主張，然後對內要改良國民生計的問題，才可以根本解決；對外要改良中外不平等的條約，才可以動世界各國人民的視聽。現在中國搗亂的外國人，不過是少數無賴的流氓；至於在外國許多主張公道的外國人，都不知道這些詳細情形。假若那些很公平的外國人，都知道了中國同他們所立的那些不平等條約，實在是很壞。他們一定出來仗義執言，爲我們打不平，要幫助我們要求他們本國政府，廢除那些不平等的條約。好比美國南方人從前虐待黑奴，北方主張公道的人，便出來打不平，發生「南北戰爭」，一定要解放黑奴一樣。因爲這個道理，所以我們這次到北京所召集的國民會議，必須全國有組織的團體都一齊加入，才有大力量，才可以動各國主張公道，民衆的注意，然後乃可動世界的公忿，他們一定要來和我們表同情。到了各國主張公道的人，都和我們表同情，那還愁甚麼不平等的條約不能夠廢除呢？

我們做國民的，要將來達到這種大目的，此刻必要向北京和全國去力爭。要全體國民都打電報，一致去爭國民爲爭這種國家大事，打到了幾百張和幾千張電報，便可以當幾千兵和幾萬兵。假若我得到了國民的一萬張電報，都是要開國民會議，我在北京便可以拿那一萬張電報，向軍閥去

力爭，用一萬張電報去爭，這種和平的爭法，勝過十萬兵！所以要廢除中外不平等的條約，還是要開國民會議。要開國民會議，還是要做國民的大家奮鬥，一致去要求！今晚在這裏開會的人，都是本黨在日本各地的同志，散會之後，要實行本黨的主張，便要寫信發電到各方的朋友和中國的家庭，去解釋國民會議的重要。要各人所有的親戚朋友，都是一致贊成，要開國民會議。國民會議開得成，中國便可以和平統一，大家便可以得太平幸福。國民會議開不成，中國便還要大亂不已，大家便還要受兵災的禍害。所以大家要以後所得到的是禍是福，還是在大家自己去求。今晚各同志來歡迎我，我便希望各同志在散會之後，對於國民會議，要努力去奮鬥！

國民會議爲解決中國內亂之法

在上海招待新聞記者演說詞 十一月十九日在莫利愛路廿九號

諸君：兄弟向來是主張和平統一的人，曹錕吳佩孚都是主張武力統一的人。這回曹吳的武力統一，被國民軍推翻了，兄弟以爲到了講和平統一的機會，所以離開西南，到上海來。兄弟這次到西南有二年之久，雖然因種種障礙，未有成就；但是對於反對曹吳的武力統一，很有計畫，很有籌備。近

來籌備將及成功，忽然遇到國民軍推翻曹吳，我在西南所做的兩年工夫，可以不用。所籌備反對武力的計畫，可以放棄。不但是放棄反對武力的計畫，并且放棄西南的地盤，單騎來上海，再過幾日，就往北京。這次單騎到北京，就是以極誠懇的意思，去同全國人民謀和平統一。至於要達到這個目的，還要有辦法。這個辦法的頭一步，就要靠報界諸君鼓吹，來指導民衆！

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爲主，要人民都能夠講話的，確是有發言權。像這個情形，才是真民國；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國！我們中國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實在是一個假民國！這兩三年來，曹吳更想用武力來征服民衆，統一中國。他們這種妄想，到近日便完全失敗。這個失敗事實發生了之後，就是我們人民講話的極好機會，我們人民應該不可錯過這個機會，放棄這種權利。若是我們放棄這種權利，便難怪他們武人講話，霸佔這種權利。我這次決心到北方去，就是想下失去這個機會。至於所有的辦法，已經在宣言中發表過了。大概講起來，是要開一個國民會議，用全國已成的團體做基礎，派出代表來共同組織會議，在會議席上公開的來解決全國大事。說到中國人數，向來都是號稱四萬萬，但是真正戶口冊總沒有調查清楚，如果用的確人數做基礎，不是短時間辦得到的事。在短時間內辦不到，便失去了這個機會。我們國民

若還要失去這個機會，還不講話，便是放棄主人翁的權利，以後再沒有機會，便不能怪別人了。我從前因爲沒有這個機會，所以籌謀計畫，反抗武力，來造成這個機會。現在已經得到了這個機會，從前的籌謀，都沒有用處；所以拋棄一切，親到上海來同諸君相見。今天在這地同諸君講話，是用人民的資格，是處於國民的地位。你們報界諸君，在野指導社會，也是一樣。諸君都是先覺先知，應該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盡自己的能力爲國民的嚮導。我主張組織國民會議的團體，已經列入宣言之中，一共有九種。這九種團體，都是現在已經有了的大團體；另外沒有列入的團體，還是很多。譬如新聞界的團體，便沒有列入。現在各處新聞界的團體，內容組織，是不是完全，還要諸君仔細去調查。如果調查之後，認定是很完全，當然可以參加會議，討論一切大問題。但是，不管新聞界是不是參加會議，都負得有指導民衆的責任，都要竭力宣傳，令民衆知道自己的地位，中國現在要和平統一的重要，以盡自己的責任。諸君此刻宣傳國民會議，或者一時未能普遍傳入全國民衆之中，但是可以傳入有知識的各種大團體，好像學會、商會、教育會，以及農團、工團一樣。諸君在這個時期內，來講和平統一，是十三年以來一個最難得的機會！如果在這個機會還不講話，來推倒軍閥，那末，這次北方事變，便不能促成和平統一，或者要釀成大亂，也未可知！

我們在這個時機，要問是全國大亂的終結，還是和平統一的開始，就全靠我們國民。我們國民要想是和平統一，便應該萬衆一心，全國各團體，都派出代表來加入國民會議，研究現在時局的弊病，討論補救的方法。所有加入的團體，不論他是沒有軍隊，不管他是屬於那一界，都要照國民會議所決定的辦法，服從國民會議的主張！

我所發表的宣言，要能夠完全實行，固然要需種種籌備，但是要民衆贊成國民會議。首先便要民衆明白國民會議的性質，和國民會議的力量。如果這個會議可以解決國家的糾紛，諸君在新聞界便應該竭力鼓吹這個會議，俾民衆明白這個會議的性質，實行這個會議的辦法。從前國會之沒有用處，是由於根本上選舉議員的方法太草率，當時只要願意做人民代表的人，到各省四鄉去運動，人民因爲不知道國會的重大，便不問想做代表人的學問道德如何，便舉他們做議員，成立第一次國會。從前國會因爲議員的本體不好，復受外界武力的壓迫，所以在當時總是不能行使其職權。後來北方政府毀法，解散國會，國會更是沒有用處。西南政府護法，在廣州四川召集國會，以維法統而與武力相持。前年曹吳也贊成護法，召集議員到北京開會，但是那些議員，總是不顧民利，只顧私利，到北京之後，不做別事，只要有錢，便去賣身，造成曹錕的賄選。現在全國國民，對於那般議員，完

全失望。要解決國事，便不能靠那些議員，要靠我們國民自己！所以我才發起這個會議，要人民明白國家現有的地位，知道政治和人民利害的關係，用正派分子來維持中華民國。我們現在組織這個團體，普通人或者疑惑有力量的人不贊成，沒有力量的人徒托空言。殊不知我既是發起這個會議，自然要擔負這個責任，對於有力量的人，一定要他們贊成這個會議的主張。若是他們不贊成，我就明告於天下：說他們是以暴易暴！現在中國既是定名為民國，總要以人民為主，要讓人民來講話。如果是帝國才讓他們去講話。假若一天不改國號，他們一天總要聽人民的話！那些有十萬或者二十萬兵的人，我們不能把他當作特別偉人，只可以當作國民守門的巡捕。譬如我的門口，現在有兩個持槍的巡捕，來保護我家。上海凡是有錢的人，或者在各省做過了大官的，都用有巡捕守門。那些守門的巡捕，都是有槍階級，那些主人只能在物質上多給錢，決不能夠讓那些巡捕來管家事，反對主人。照道理講，那些有大兵權的人，所有的任務，就是和守門的巡捕一樣。不能以為他們是有槍階級，我們主人便放棄權利，連家中大事也讓他們來管。他們這次推翻曹錕、吳佩孚，固然是很有功勞，我們只可以在會議之中，特別設法酬謝。不能說會議的經國大事，便由他們把持。他們在帶兵的時候，一方面是軍人；但是在不帶兵的時候，一方面還是國民。用國民的資格，在會議席上本來可以講話，

如果用軍人的資格，在會議席上專橫，不讓大家公平討論，我便馬上出京，請他們直捷了當去做皇帝帶兵的人，只可以看作巡捕，不能看作皇帝。若是他們自己真要看作皇帝，這次會議開不成，國事還不能解決，中國還不能和平統一；那末，國家的大事，只可以暫時讓他們去胡行亂爲。這次推翻曹吳，他們極有功勞，我們國民不講話，他們當然可以講話。不過他們推翻了大武人，還更有小武人發生。大武人要作皇帝，小武人當然可以稱霸；所謂大者王，小者侯，以後中國的亂事，當更沒有止境，國民的痛苦，更不能解除。我們要現在解除國民的痛苦，以止中國的亂源，便要大家集合各團體，組織大機關，來對武人講話，求一個和平解決的辦法。若是武人還執迷不悟，我們國民只可以宣布他們的橫暴，等他們武人再互相推翻，或者總有覺悟之一日！這次北方的事變，是武人推翻武人，有大兵權的人，也可以打破，足見武人不足恃。有了這回事變，一般野心家看見了，或者可以斂跡。但是要我們力爭，他們才斂跡。如果目前無人力爭，他們便不顧是非，爲所欲爲，以後的亂事，便不知道要到一個甚麼地步了！

有了這次北方事變發生之後，究竟能不能夠收束？以後中國究竟是治，或者是亂？究竟是和平的開始，或者是大亂的開始？沒有別的辦法可以決定，只有開國民會議，用大家來解決之一法。若是

專由武人去解決，便由他們彼此瓜分防地，爭端沒有止境，好比從前的督軍團會議，各武人分爭巡閱使一樣。至於收束目前的軍事，全國軍隊如何改編，如何遣散，如何化兵爲工來開路，那都是將來會議中的條目。現在所應該注重的，大綱一共只有兩點：第一點是國內人民的生活，究竟要用甚麼方法可以救濟？第二點是中國受外國的種種壓迫，究竟要用甚麼方法可以挽救？就第一點說：大家常聽得說中國有四萬萬人，但照我按最近各國科學家同宗教家對於中國人口精確的調查，前二年只有三萬萬一千萬，去年不足三萬萬，在從前各國教士同科學家調查中國人口，確有四萬萬。何以從前的人數有四萬萬多，近年便減少到三萬萬一千萬，到去年便更形減少，連三萬萬的數目也是不足呢？何以在這十幾年中，便減少了一萬萬；在前年一年之中，便減少一千多萬呢？我們人口這樣減少，真是可驚可怕！這樣可驚可怕的事，是受甚麼大影響呢？依我看起來，最大的影響，是受國內的變亂！以後亂如再不停止，全國人口當更要減少！推到極端，真有亡國滅種之憂！這就是「民生主義」中的一個大問題。我們要中國前途不至亡國滅種，便要趕快解決這種民生問題！中國近來人口死亡，不止是在戰爭。在戰場中死亡的人數，最多不過十萬；其餘大多數的死亡，都是在戰場附近凍死餓死，或受他各種兵災的影響，生活不遂而死。我們要和乎統一，防止亂源，就是救亡的最重要

問題!

就第二點說是對外問題。中國從和外國通商以來，便立了許多條約。那些條約中所載的，極不平等；現在中國已失去國際的平等自由，已經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一般人都說是一個半殖民地；依我看，中國還趕不上半殖民地！好比高麗是日本的殖民地，菲律賓是美國的殖民地。中國若是半殖民地，照道理上講起來，中國比較高麗、安南和菲律賓，所待遇當然要好些；但事實上是怎麼呢？高麗做日本的殖民地，高麗所奉承的主人只有一個日本。日本做高麗的主人，所得到的權利，固然是很大；但是所盡的義務也不少。如果高麗有了水旱天災，日本設盡種種方法去賑濟，常常費到幾百萬，日本人都自以為是應該做的事。至於美國之待菲律賓，不但是急時賑濟災害，平時並且費很多的人工金錢，辦理教育、交通和一切善政。中國平時要改良社會，急時要賑濟水旱天災，有甚麼人來盡義務呢？只有幾位傳教的慈善家，本悲天憫人的心理來救濟。如果費了幾十萬，便到處宣傳，視為莫大的功德。而且高麗和菲律賓所奉承的主人，都只有一國的人，做奴隸的要得到一國主人的歡心，當然很容易。中國現在所奉承的主人，有十幾國。如果專得英國人的歡心，美國日本和其他各國人便不喜歡。若是專得日本和美國人的歡心，英國和其他各國人便不喜歡。正是俗話所說：

「順得姑來失嫂意。」要得到衆主人的歡心，是很艱難的！今日大陸報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叫做「條約神聖」。這篇論文所以發表的原因，大概是由於我在吳淞登岸的時候，有一位日本新聞記者見我說：「英國想抵制先生在上海登岸。」我說：「上海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我是這個領土的主人，他們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職權，在這個領土之內，想要怎麼樣便可以怎麼樣。我登岸之後，住在租界之內，只要不犯租界中的普通條例，無論甚麼政治運動，我都可以做。」那位日本記者昨日發表了我的這言論，所以該報今日便有這篇論文。大家知道不平等的條約，是甚麼東西呢？就是我們的賣身契！我這次到北京去，講到對外問題，一定要主張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租界和領事裁判權。廢除國際間的不平等條約，東亞有兩國已經行過了：一個是日本，一個是暹羅。東亞只有兩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就是日本、暹羅。日本、暹羅之所以能夠完全獨立，就是由於廢除從前和外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日本廢除條約，是用兵威。暹羅國小，沒有大武力，廢除條約，是用公理向各國力爭。所以國際間強大國家束縛弱小國家的不平等條約，是可以廢除的，不是不能廢除的，只看我們所用廢除的方法是怎麼樣罷了。我們常常笑高麗、安南是亡國奴，他們都只有一國的主人，做一國的亡國奴。我們和許多國家立了不平等的條約，有十幾個主人，做十幾個國的亡國奴！最近新發生

了一個俄國，自動的廢除了中俄一切不平等的條約，交回俄國從前在中國所得的特別權利，放棄主人的地位，不認我們是奴隸，認我們是朋友。除了俄國之外，還有德國、奧國，也廢除從前在中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交回一切特別權利。德國、奧國都是歐戰打敗了的國家。那些歐戰打勝了的國家，見得打敗了的國家，還可以放棄中國的特別權利，爲甚麼打勝了的國家，不可放棄呢？他們因爲研究到這個問題，自己問良心不過，所以便主張把從前束縛中國的不平等條約，要放鬆一點。因爲研究放鬆條約的辦法，所以才有華盛頓會議。但是他們一面會議，主張放鬆條約；又一面說中國常常內亂，不能隨便實行，總是口頭上的主張。外人在口頭上放鬆束縛中國的條約，不是從今日起的。譬如庚子年北京起了義和團之後，各國聯軍打到北京，趕走中國政府，逼成城下之盟。外國人在北京爲所欲爲，立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當時英國是世界上最強國，國內極文明，有許多人看到各國在中國太野蠻，太對中國人不住，便出來講公道話，主張要把英國所佔的特別權利，送回中國。英國政府在當時也贊成這種主張；但是又附帶了一個條件，必須各國一致退回在中國所佔的特別權利，然後英國才可以實行。所以英國一方面贊成那種公道的主張，又一方面使許多小國，像西班牙、葡萄牙來反對。弄到結果，彼此推諉，至今不能實行。這還是二十年以前的事。外國人在二十年以

前便有了這種動機，我們不爭，他們自己自然是不管。中國一般普通人的心理，以為外國人廢除不平等的條約，必須要中國有力量。如果中國一日沒有力量，那些舊約便一日不能廢除。這個道理，殊不盡然。要問外國能不能廢除舊條約，就問我們有沒有決心去力爭？如果大家決心去力爭，那些條約便可以廢除。好像最近的華盛頓會議，外國人便主張放鬆；從前的凱馬約契，外國人也主張實行。我們中國人都是不爭，都是不要。假若全國國民一致要求，這種目的，一定是可以達得到的。

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在軍閥和那援助軍閥的帝國。我們這次來解決中國問題，在國民會議席上，第一點就要打破軍閥，第二點就要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軍閥的禍害，是人人所深知的；至於帝國主義的禍害，在中國更是一言難盡。譬如就通商而論，這本是兩利的事。但是中外通商，每年進口貨極多，出口貨極少，進口貨總是不能抵消。據最近的海關報告：進口貨要超過出口貨五萬萬，這就是中國損失了五萬萬。換言之：就是中國由於通商，每年對於外國，要進貢五萬萬。就我們所住的租界而論：租界是甚麼人的主權呢？都是歸外國人管理的。中國人住在租界之內，每日納稅買貨以及繳種種保護費，又是多少錢呢？再就貨物在中國內地銷行的情形而論：外國貨物入口，先抽百分之五的海關稅，再運入內地，抽百

分之二。五的厘金抽過了百分之七。五之後的外國貨物，無論運到甚麼地方去賣，都不必再抽稅，都可以暢銷。如果有中國貨物由上海運到四川重慶去賣，先在上海要抽百分之五的海關稅，以後經過鎮江、南京、蕪湖、安慶、九江、漢口、沙市、宜昌、夔府等處，總有十多處厘金關卡，每經過一個關卡，就要抽一次的釐金。總算起來，經過這些關卡，商家該當納多少稅呢？中國商人因為要免除這種重稅，所以許多商人便請一個外國人出面運貨，說是外國的貨物，每批貨物只抽百分之七。五的稅，便可以了事。中國商人請外國人保護貨物的這種舉動，好比是請保鏢一樣。外國壓迫中國，除利用經濟勢力來直接干涉以外，另外更用種種方法，間接來吸收中國人的錢。不過中國最大的損失，還是進口貨的五萬萬！我們受這樣大的損失，在外國人美其名說是通商，就事實上論起來，何異強奪豪取！更就洋布洋紗而論：當歐戰的時候，本是中國商人最賺錢的生意。當時之所以賺錢，是由於洋貨不能入口，沒有洋貨來競爭。我這次進吳淞口的時候，沿途看見紗廠布廠的烟筒，多是不出烟，我便奇怪起來：問那些由上海來接我的人，他們都說：那些工廠在這幾年中極虧本，早已停工。虧本的原因，是由於和洋紗洋布相競爭。在上海所做的布和紗，都不能賺錢。當這個時候，假若海關是歸我們中國人管理，我們便可以把進口的洋布洋紗抽重稅。如果在中國所織的布，每疋是值五元的，

我們加抽洋布的稅，便要弄到他每疋的價錢，要高過五元，至少也要和中國布的價錢一樣；然後中國布才可以同洋布相競爭。這種抽稅的方法，是保護稅法，是用來保護本國貨物的。中國現在因為受國外壓迫，不能行這種保護稅法，所以上海紡出來的紗，織出來的布，便不能和洋布洋紗相競爭，便要虧本，紗廠便因此停工。工廠停工，工人自然是失業。當布紗生意極盛的時代，這種工廠在上海之內的工人，至少有十萬人。這十萬人現在因為停工失業，謀生無路，總有多少是餓死的。那些餓死的工人，就是間接受了不平等條約和國際經濟壓迫的影響！中國當革命之初，外國人不知道內情，以為中國人忽然知道共和，必然是程度很高，不可輕視；所以贊成中國統一。後來查得內情，知道中國的官僚軍閥，都是愛錢，不顧國家，所以便幫助軍閥，借錢給軍閥。軍閥有了多錢，於是摧殘民氣，無惡不作。像袁世凱借到了大批外債，便殺革命黨，做皇帝。吳佩孚借到了大批外債，便專用武力壓服民衆。吳佩孚這次在山海關打敗仗以後，退到天津，本是窮途末路，國民軍本可以一網打盡，戰事本可以結束。但是有某國人對吳佩孚說：『長江是我們的勢力，如果你再退到那裏，我們幫助你，你還是很有希望。』所以吳佩孚才再退回長江。我說這些話，不是空造的，的確是有證據的。大家不信，只看前幾個月某國人在香港的言論，大吹特吹，說陳廉伯是華盛頓，廣州不久便有法西斯蒂的政府。

發生。他們總是在新聞紙上挑戰，要商團打政府。說商團如果不打政府，政府便馬上實行共產。最近更助陳廉伯在香港發行兩百萬元的債票，由他們的銀行担保。像這種種舉動，無非要延長中國內亂，他們才可從中取利。像這樣的帝國主義，還不打倒，不但在北幫助吳佩孚，在南幫助陳廉伯；就是吳佩孚、陳廉伯以外的人，都可幫助中國的禍亂，便永遠沒有止境！外國人初次打敗中國，和中國通商以後，以為中國很野蠻，沒有用處，想自己來瓜分中國。及遇義和團之變，中國人竟用肉體和外國相關，外國雖用長槍大砲打敗了中國，但是見得中國的民氣還不可侮。以為外國就是一時用武力瓜分了中國，以後還不容易管理中國，所以現在便改變方針，想用中國人來瓜分中國。譬如在南方，便利用陳廉伯，在北方便利用吳佩孚。

我們這次解決中國問題，為衆一勞永逸起見，便同時斷絕這兩個禍根。這兩個禍根：一個是軍閥，一個是帝國主義。這兩個東西，和我們人民的福利，是永遠不能並立的。軍閥現在已經被我門打破了，所殘留的只有帝國主義。要打破這帝國主義，便要全國一致，在國民會議中去解決！諸君既是新聞記者，是國民發言的領袖，就一定要提倡國民會議。國民會議開得成，中國的亂事便可以終止；若是開不成，以後還要更亂，大亂便更無窮期！中國每次有大亂，我總是首當其衝。譬如從前的袁世

凱，現在的吳佩孚，都是身擁雄兵，氣蓋一時的人；我總是身先國民，與他們對抗。這次推倒了吳佩孚，我也放棄兩年的經營，隻身往北方去，以為和平統一的先導。我這次往北方去，所主張的辦法，一定是和他們的利益相衝突，大家可以料得我狠有危險。但是我為救全國同胞，求和平統一，開國民會議，去冒這種危險，大家做國民的人，便應該做我的後盾。中國以後之能不能夠統一，能不能夠和平統一，就在這個國民會議能不能夠開成！所以中國前途的一線生機，就在此一舉。如果這個會議能夠開得成，得一個圓滿結果，真是和平統一，全國人民便可以享共和的幸福。我的「三民主義」便可以實行，中國便可以造成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造成了這種國家，就是全國人民子子孫孫萬世的幸福！我因為要擔負這種責任，所以才主張國民會議。我今天招待諸位新聞記者，就是要借這個機會，請諸君分擔這個責任，來贊成國民會議，鼓吹國民會議！

學生須贊成國民會議

對長崎中國學生會演說詞 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九中

學生諸君：我這回路過日本到天津的原故，就是因為由上海到天津的船位已經定滿了，再過

十五日之後的船位，也是定滿了。所以在上海等船，還不如繞道日本。繞道日本的路程雖然是很遠，但是還比在上海等船快。我之所以要趕快到天津，是爲甚麼理由呢？就是因爲中國的大軍閥已經被奉軍和國民軍推倒了。國民軍近來和民黨是很表同情的，奉軍的領袖張作霖向來是同我一致，對付近來在中國想完全用武力壓服民衆，無惡不作的軍閥。所以全國有大實力的人，都是贊成聯絡起來，共同推倒他。現在他的實力已經被我們推倒了，以後解決國事，不必要再用武力。所以我放棄西南，隻身往北方去，提倡和平統一。我所主張和平統一的辦法，是開一個國民會議，用全國已經有組織的團體，舉出代表來出席國民會議，大家商量，解決國事。原來中國的人數是四萬萬，但是這個數目的調查，向來都是不的確。如果想用人民的數目做基礎，直接舉出代表來組織國民會議，一時辦不到。所以我們國民黨提倡的國民會議，主張用全國有組織的團體來做基礎，這是很容易辦得到的。甚麼是全國已經有了組織的團體呢？就是：（一）實業團體，（二）商會，（三）教育會，（四）大學，（五）各省學生聯合會，（六）工會，（七）農會，（八）反對曹吳各軍隊，（九）各政黨。這些團體現在中國都是已經有了，很好的組織，即時便可以舉出代表來。而且這些團體的份子，都是很有知識，很容易商量全國大事。其他各種團體，沒有列入的固然是很多，如到有必要的時候，也可以陸續參加。

我們組織國民會議的目的，是要解決兩個大問題。這兩個大問題：一個就是解決國內民生問題，二個是打破列強的侵略。要打破列強的侵略，就是要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收回海關、租界和領事裁判權。這種開國民會議的目的，就是我們國民黨最近的主張。這種主張，已經在我的宣言中發表過了；要這種主張能夠完全實行，就要全國有知識的階級來奮鬥！今天諸君來歡迎我，我借這個機會來同諸君講話，就要諸君本自己學生的地位，通信到神戶、橫濱、東京和日本各地的中國學生，在日本組織一個極有力的學生會。發電到中國與海外各處學生會，贊助國民會議。聯絡國內外學生會全體一致主張由國民會議來解決國內民生問題，和打破列強的侵略。我這次的行動，就是為求達到這個目的，去開國民會議。國民會議開得成，中國便可和平統一。國民會議開不成，中國便要大亂不已。所以中國前途一線的希望，就在這個國民會議能不能夠開得成！要國民會議開得成，根本上還是要全體國民一致去力爭。你們學生是有知識階級，尤其希望你們先出來提倡。如果你們通信到國內，聯絡國內的父兄親戚朋友，一致出來爭開國民會議。通信到國外各處，也是聯絡各處的親戚朋友，一致出來爭開國民會議。國內外的民氣，都是一致的主張，那些有力量的軍人，當然不敢過於反對民氣，當然要贊成國民的主張，來開國民會議。國民會議開成之後，對內就是解決

全國的民生問題，對外就是打破列強的侵略這兩件事。

我們在國民會議中爲甚麼要做這兩件事呢？就是因爲中國連年內亂的禍根，完全是由於這兩件事。這是甚麼說法呢？就第一件的民生問題說：中國之所以連年內亂，就是由於兵多。中國之所以能夠多兵的原因，就是由於國內人民都要當兵；如果不當兵，便沒有別的方法找吃飯。現在國內許多地方的人民，都是以當兵爲謀生之路。因爲許多人民生計不遂，都要當兵，所以中國現在便有兵多之患。因爲兵士太多，各種軍隊都不能養活，所以彼此便不能不爭，便不能不戰，便釀成中國今日的大亂。就第二件列強的侵略說：外國自從和中國通商以後，看中國人不起，又貪中國的土地財寶，所以總是想併吞中國。又因各國的勢力都是很大，列強又太多，當歐戰之前，有七八個強國，經過歐戰以後，還有四五個強國，彼此各不相下。一國併吞不成，所以便主張瓜分中國。但是要瓜分，仍難得平均。各國因爲恐怕瓜分不勻，自己發生戰爭，先傷自己的元氣，所以無論那一個強國，都不肯先居禍首來分割中國。由於這個原因，所以瓜分之說，提倡雖然是很久，但是還沒有實行。經過這次歐洲大戰以後，各國更是筋力疲倦，至今元氣都沒有恢復，當然沒有力量來分中國。現在外國經過歐戰，元氣略爲恢復的國家，只有一個俄國。但是俄國人最新革命之後，都是很主張公道的，不但是對

於國內，幫助自己，並且對於世界，幫助各弱小民族。美國同日本，雖然是加入了歐戰，但是沒有受歐戰之害。不過這兩個國家，此刻對外的政策不同。一個是走東，一個是走西，以後或者要聯絡起來，一致行動，也未可知。列強對於中國，從前瓜分不成，現在便主張共管。以後無論共管之說，是不是實行，但是中國的海關，已經早被外國人管了！中國金融之權，老早操於外國銀行之手！其他郵政、鐵路的，管理大權，都是在外國人掌握之中！所以中國現在的財產，交通一切實權，實在是由外國人共管，這是很可痛心的事！惟是中國的民氣，近來很發達；中國人的知識，近來很增加；將來總要想法收回那些外國人所管理的財政、交通各實權。外人在中國管理那些財政交通的實權，恐不長久；怕中國的民氣發達，中國人的知識增高。中國人現在自己還不知道，而外國人是很清楚的。他們因為怕中國人收回那些管理權，為謀永久管理那些實權，並擴大範圍起見，所以才明目張膽，提倡共管。這種共管的實在意義，和瓜分併吞，沒有一點分別。不過用我們中國人現在的程度與知識，不久便有收回那些管理權之望。諸君聽了這些話之後，不要害怕，只可當作外國人做夢。共管一說之所以發生，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做夢！他們所做的夢，至今還沒有醒，所以還是想侵略中國種種事業。我們的民氣，已經發達到了，收回那些管理權的極點，他們所做的夢，不久便要失敗，便要化為烏有！不過我要

他們趕快失敗，要我們早些收回那些管理權起見；所以便在目前奮鬥，力爭廢除不平等的條約，收回海關租界領事裁判權！

諸君現在在日本留學，當知日本在三十年前是甚麼景况？日本在三十年前所受的痛苦，完全和中國現在相同；因為經過許多奮鬥，才脫離外國的束縛，才有今日的自由。諸君在日本留學，和日本學生朝夕相接近，便要對日本人解釋，要日本人不要計及眼前對於中國的小權利。要知道日本自身在三十年前所受的痛苦，和我們中國現在是相同，要和中國表同情。如果日本人對於中國現在的景况，真是表同情，當要幫助中國來廢除不平等的條約，和收回海關租界與領事裁判權。日本能夠幫助中國做成這種大事業，便不是目前日本在中國的小權利，將來還更有大權利。日本此時幫助中國來做這些事，或者暫時不利；但是取得中國國民的歡心了之後，中國同日本一定可以親善，親善的程度，一定可以一日加高一日。如果中國國民真是表同情於日本，絲毫不懷疑日本，完全信託日本。以日本現在的實業科學和種種文化都是比中國高，中國同日本合作之後，中國固然可以進步，日本當然要更進步。再由此更進一步，謀中日的經濟同盟，中國貨可以自由運進日本，日本貨可以自由運進中國，彼此暢銷，中國同日本的國民，在經濟上便有無窮的大利。日本國民要享這種

大權利，要達到這種親善程度，便先要幫助中國廢除國際上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收回所有喪失的一切權利！所以中國同日本要真親善，便先要有親善的表示。要能夠有這種表示，便是你們留日學生的此刻應該做的事。諸君除了對日本人宣傳之外，還要對海外各處留學生聯絡，成立一個國外學生聯合總會，一致打電報來贊成國民會議。對國內的家屬朋友，也是一樣聯絡起來，全體一致打電報，力爭要開國民會議。假若國內外爲爭開國民會議，所打的電報有幾千張，幾萬張，這種和平的爭法，好過用武力的幾千兵和幾萬兵。軍閥見了這種民氣，當然贊成國民的主張，國民會議當然可以開得成。諸君今天來歡迎我，便應該贊成我的主張，向這條路去奮鬥！

對長崎新聞記者之談話

（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九中）

問：（日本新聞記者）

「現在中國國事，有全由段祺瑞處理之模樣，確否？」

答：（中山先生）

「有此趨勢。」

問：（日本新聞記者）

「現在外國對中國有強硬共管之說，能否成爲事實？」

答：（中山先生）

「決不能成事實。因中國國民更有強硬之抵抗，共管中國之說，是外國人做夢！」

問：（日本新聞記者）

「謠傳段祺瑞此次出山，向美國借款一萬萬，確否？」

答：（中山先生）

「我不清楚。」

問：（日本新聞記者）

「我們看現在處理中國時局，必須有外國財政上之援助，然否？」

答：（中山先生）

「我看不必。」

問：（日本新聞記者）

「先生對於中國財政，有無辦法？」

答：（中山先生）

「中國有辦法，不必借外債。」

問答至此，中山先生即下結論曰：「中國經此次大變以後，處理國事，當全由國民全體講話。日本人以後不要再誤會解決中國大事，還是任何軍人講話，或者任何外國人講話。我們這次來解決中國問題，對內是打破軍閥，對外要打破列強的干涉，完全由中國國民作主。」

問：（日本新聞記者）

「先生這種意見，究竟能否實行？」

答：（中山先生）

「當然可以實行。我從前革命，要推翻滿清，一般日本人不相信有這個能力。近來革命，要推翻軍閥，一般日本人也是不相信有這個能力。但是在辛亥年已經推翻了滿清，最近又推翻了吳佩孚的軍閥，更進一步，以後中國國民，當然有能力來解決全國一切大事。日本新聞記者，對於中國國民

的能力，應該有這種信仰，不可有絲毫的懷疑；這個信仰，是根本信仰。倘若中國國民無統一之能力，東亞便要大亂不已，世界便不能和平！」

問（日本新聞記者）

「先生要統一中國，是用甚麼方法呢？」

答（中山先生）

「第一步的方法是開國民會議，由全體國民自動的去解決國事。」

問（日本新聞記者）

「國民會議，是怎麼樣組織呢？」

答（中山先生）

「已經由我的宣言發表過了。」

問（日本新聞記者）

「外間宣傳廣東政府同俄國親善，將來中國制度，有改變沒有呢？」

答（中山先生）

「中國革命的目的，和俄國相同。俄國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國相同。中國同俄國革命，都是走一條路。所以中國同俄國不只是親善；照革命的關係，實在是一家。至於說到國家制度，中國有中國的制度，俄國有俄國的制度。因為中國同俄國的國情，彼此向來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

問（日本新聞記者）

「中國將來的制度，是怎麼樣呢？」

答（中山先生）

「中國將來是「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制度，可惜日本人還沒有留心。」

問（日本新聞記者）

「吳佩孚近來用兵，聽說背後有英國援助，然否？」

答（中山先生）

「確有此事。」

問答至此，中山先生又下一結論曰：「日本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中國革命，是日本維新的第二步。中國革命同日本維新，實在是一個意義！可惜日本人維新之後，得到了強盛，反忘却了中

國革命之失敗，所以中日感情日趨疏遠。近來俄國革命成功，還不忘中國革命之失敗，所以中國國民同俄國國民因革命之奮鬥，日加親善。」

對神戶新聞記者之談話

(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丸中)

問：(日本新聞記者)

「先生這次到日本，是爲何原因呢？」

答：(中山先生)

「我本是想由上海到天津，因爲上海沒有船位，就是在半個月之內，也沒有船位。由上海到天津的火車又不通，所以繞道日本到北京去。這是我來日本的第一個理由。第二個理由，是日本爲我舊遊之地，熟朋友很多，我借這個機會，來看看舊朋友。我現在到了貴國，既蒙這樣多數國民的歡迎，又誠心來聽我講話。我便借這個機會，把我的片心事說出，請諸君轉達到貴國全體國民。我們中國國民，想同日本國民聯絡一氣，用兩國國民的力量，共同維持東亞大局。要達到聯絡兩國國民的

目的，方法很多。不過現在已經有了這個目的，究竟是用甚麼好方法呢？請大家研究，請大家指教。並請指教日本國民現在對於中國國民的感想是怎麼樣？

答（東京朝日新聞社中國部長）

「我今日發言，並不是代表大家，只貢獻我個人的意見。我相信日本人大概的意見都是一樣。就第一點說：要達到維持東亞大局的目的，必須中日兩國國民，聯絡一致，同心協力，合成一個力去做，才可以成功。要分開成兩個力去做，一定是失敗，無論那一個都是失敗，我認定這是一個要點。至於要聯絡兩國國民的方法，必須互相提攜。不過兩國國民各有各的希望，各有各的責備，並且希望太過，所以責備也太周。弄到結果，各有各的困難，以致彼此都想聯絡，都不能實行。研究到這個地步，中日兩國國民，非互相了解不可。要互相了解，也就是聯絡之一法。好像在民國八年，日本民間常有許多人希望中國和平一統，便主張中日兩國國民，互相提攜。同時又有許多人認定這是對外太柔軟，但是現在已經了解，互相提攜，是中日兩國國民聯絡之必要。先生離日本很久，這次再來，必定見日本人對於中國的心理，和從前大不相同，一定有隔世之感。先生這次住日本的時期，雖然不久，但是一定可得到這種感想。就第二點說：日本人近來對於中國的感想，大概相同。日本人對於中國的

希望，每每都是很急。這種很急的希望，有利也有害。日本人近來最大的希望，就是要中國趕快統一，整頓內治，發展實業。這次中國發生事故，已經知道北京的軍閥勢力推倒了，政治勢力和從前大不相同。也知道段祺瑞要聽國民的公意，要聯絡孫先生來處理國事。此時日本人相信中國還是亂；不過同時又信段祺瑞聽國民的公意，和孫先生聯絡來處理中國國事，中國前途一定有希望。這是日本人大多數的心理，不過我這是用個人的意見發表罷了。」

答（中山先生）

「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日本人在中國不能做生意，間接也要受害。日本人熱誠的希望中國統一，這是我們中國人相信的。不過統一之可能與不可能，不關乎中國的內部問題。中國革命以來，連年大亂，所以不能統一的原因，並不是由於中國人自己的力量，完全是由於外國人的力量。為甚麼中國不能統一，其中的原動力，完全是由於外國人呢？這個原故，就是因為中國和外國，有了不平等的條約。每個外國人在中國，總是利用那些條約來享特別權利。近來西洋人在中國，不只利用不平等的條約來享特別權利，並且在那些特權之外，來妄用條約，濫用條約。這種外國人只顧自己的私利，不問良心，不顧道理，專在中國搗亂。現

在中國這種搗亂的外國人，實在不少。每一個人在中國，就是一個皇帝。這一個皇帝，就很可能利用一個大武人來聽他的話；或者是利用一部分的人來聽他的話。由於這種情形，外國人在中國，不是利用不平等的條約，並且濫用那些不平等的條約。外國政府和主張公道的人，在本國或者不知道他們這些人在中國的行動，因為他們本國不知道，便一意孤行，為所欲為，所以中國人便因此大受痛苦。」

問：（日本新聞記者）

「今天當面聽到先生的講話，及在報上讀先生離滬時的講話，已經明白了先生的意見。照先生的意見，以為中國內亂的原因，是在外國。外國之所以能夠致亂的理由，是因為有不平等的條約。不過那些不平等的條約，是有根據和歷史的。那些條約的根據，或者是由於借外債，或者是由於別種賠償，總有權利抵償的關係。我們日本人也希望中國能夠廢除那些條約，不過那些條約都是有歷史上的根據，先生有甚麼方法可以廢除呢？用普通人看起來，要廢除那些條約，是不可能的。因為那些條約，都是有權利抵償的關係。先生要廢除，他們便要討回權利；沒有權利給他們，便不能做到。先生一定要做到，是用甚麼方法呢？」

答（中山先生）

「那些不平等的條約，各國政府同人民，老早知道不公平，自己問良心不過，所以便有主張更改或廢除的。譬如在庚子年，中國一敗塗地，英國立有馬凱條約，還主張治外法權要改良，海關同租界要交回。由此可見外國人問良心不過，還是有很公平的主張。就是近來華盛頓會議，也主張放鬆束縛中國的條約。由此又可見凡是問良心不過的人，都有公平的主張，而且要世界真是和平，要各國在中國不致因權利相爭，更非廢除那些條約不可。要做這件事，沒有別的困難。困難是在外國的外國人，不能完全知道那些條約不公平，在中國的外國人，又非此不能生活。若是有那些條約，他們便可以驕侈淫逸。假若廢除那些條約，便斷絕他們的生路。他們因為要保全自己的生路，所以總是以那些條約為護身符，總是利用那些條約來擾亂中國，不許中國統一，因為怕中國統一了，便用公文向外國政府要求廢除。外國政府一廢除了，便斷絕他們在中國的生路。外國主張公道的人，一定是主張廢除的，不過那些在中國做官的，當偵探的，和做生意的許多外國人，為保全自己的生活，所以要以保全那些不平等的條約，所以借那些條約來搗亂。我們中國此刻能不能廢除那些條約，關鍵不在別國人，完全在日本的國民，能不能夠表同情？若是日本的國民能夠表同情，中國的條約，便馬

上可以廢除。倘若不能表同情，中國便一時不能廢除。依我看來，日本在三十年前，也受過了這種痛苦。如果有同情心，推己及人，自己受過了的苦，當然不願別人再受，當然要幫助中國廢除那些條約。中國只要得了日本的幫助，想要廢除條約，是不成問題的。就眼光很小的日本人看來，以為中國廢除了那些條約，日本要失去許多已往的權利。就拿自由增加海關稅一層論：日本的生意，目前便要受損失。但是用遠大的眼光看起來：這種損失，都是眼前的小權利。如果幫助中國廢除了不平等的條約，當然可以得中國的人心。日本完全得到了中國的人心，以後的大權利，便無可限量。譬如中國廢除了條約，要行保護稅法，自由增加關稅，日本自然要受損失。但是日本幫助中國，中國國民真是感激日本，中日兩國便可以合作互助，另外再立互助的條約。像德法同盟和攻守同盟那些互助的條約，都可以再定。假若中日兩國，真正做到了攻守同盟，日本所得的權利，當然要比現在所享的權利大過好幾百倍，或者是幾千倍。若真是有遠大眼光的人，要為將來幾百倍幾千倍的大利，當無不可犧牲。目前和以往的這種小權利，諸君今天歡迎我，我為貴國的將來大權利起見，所以勸貴國犧牲目前的小權利。」

對門司新聞記者之談話

(十二月一日在北嶺丸中)

問：(門司新聞記者)

「我們多年沒有見過先生，適逢先生路過門司的機會，所以特來問候，並請問先生這次經過日本的感想。」

答：(中山先生)

「我這次繞道貴國，蒙貴國朝野人士極熱誠的歡迎，我是十分滿足，十分感謝的！我到日本的目的，已經在日本各新聞紙上發表過了。我所發表的主張，最重要之一點，就是在求日本援助中國，廢除中國向外國所立的一些不平等條約。我們中國此刻所受不平等條約的痛苦，在日本三十年以前，也是曾經受過的。後來日本同歐美各國奮鬥，才除去那種痛苦。我現在希望你們日本，已立人，已達達人，擴充痛定思痛的同情心，援助我們中國來奮鬥！」

問：(門司新聞記者)

「近來我們得到北京許多電報，聽到說現在有許多人要選舉先生做大總統。如果能夠成事實，先生是甚麼態度呢？」

答：（中山先生）

「我的態度，是決計推辭。中國一日沒有完全獨立，我便一日不情願做總統。要中國完全獨立之後，我才可以承認國民的希望。照中國現在大多數的國民希望，要我做大總統，大概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中國現在是做十幾國的殖民地，有十幾國的主人，我們是十幾國的奴隸。如果我是做大總統，在政府之中，身當其衝，天天和十幾個主人來往，便隨時隨地，要和主人衝突。中國現在的地位，不能夠和主人有衝突，所以我現在不能夠做大總統。我先要處於國民的地位，同各國再交涉，廢除從前不平等的條約，脫離奴隸的地位。到那個時候，才再可以同國民說：做他們大總統的話。」

問：（門司新聞記者）

「先生這次到北京去，推甚麼人做總統呢？」

答：（中山先生）

「我現在日本，看不清楚，不能夠說出何人。」

問：（門司新聞記者）

「中國南北不調和，是過去的事實，以後還有沒有這種事實呢？」

答：（中山先生）

「這個關鍵，也是在不平等的條約。如果北方有膽量，能夠贊成南方的主張，廢除那些不平等的條約，於中國前途有大利益，南北才可以調和。若是北方沒有這個膽量，來贊成南方的主張，中國不能夠脫離奴隸的地位。就是南北一時調和，於中國前途，只有害而無利，南北又何必要調和，何必
要統一？這個理由，要另外有一個證據，才可以說明。諸君才可以懂得清楚。諸君知道我們中國在滿清的時代，南北是統一的，只有一個政府。從瓜分中國的論調發生了之後，各國都想在中國沿海口岸，先佔一個根據地，然後才由此發展，進佔中國內地。所以德國佔青島，俄國佔旅順、大連，法國佔廣州灣，英國佔香港、威海衛。此時香港的海軍當局，計劃香港的防守事宜，看見香港對面的九龍地方，有許多高地，對於香港，都是居高臨下，香港若是得不到那些高地的防衛，在軍事上便極不安全。英國人的這種思想，並不是怕中國人利用那些高地來打香港，是怕外國人佔領了中國之後，則用那

些高地來打香港；所以便想預先向中國取得那些高地。照英國人的原來計畫，是以那些高地的分水嶺爲界，只要水向香港流的地方，劃歸香港政府防衛。至於水向中國流的地方，都可劃歸中國政府防衛；香港便極安全。這個計劃定了之後，英國人便告訴駐北京的英國公使，和中國政府交涉。英國公使接到了那個計劃之後，打開香港的地圖一看，以爲香港的原來計畫，只要求中國割十幾方里，那個要求太小。他看到北京的政府很軟弱，很容易欺負，可以多要求；所以向中國政府提出來的，不要求只十幾方里，要中國割兩百多方里。當時北京的統一政府，非常的怕外國人，當然是聽外國人的話，准英國的要求。英國公使一接到了中國政府照准的公文之後，便通知香港的英國政府。於是香港政府便派兵進九龍內地，接收那些領土。在本地的土人，一遇到了英國兵，便和英國兵開戰，便打敗他們。於是英國兵就退回香港，又再打電報到北京的英國公使，向中國政府交涉。說我們原來要你和中國政府交涉，取得那些領土，就是不願意用武力，是想和平解決。現在我們去接那些領土，本地人民已經是和我們開戰，請你再向中國政府交涉罷。英國公使再又把香港的情形，向中國政府提出交涉。中國政府一得到了那個交涉，便打一個電報到兩廣總督，要兩廣總督執行，一定要把那些領土交到香港政府。兩廣總督一到了北京，統一政府的命令，當然是嚴厲執行，便馬上派五

千兵，去打退本地的人民，香港政府才是安全的。得到了那兩百多方里的領土。像這樣講起來：當時中國的北京政府，雖然是一個中國的統一政府，但是另外還有主人，要聽外國主人的話。對於本國的人民，就是殺人放火，也是要做。像這樣的政府，雖然在名義上是統一，但是在事實上對於南方人民，只有害而無利，又何貴乎有這種統一政府？假若在滿清的時候，中國政府不是統一，北京政府的壓力，不能達到南方。以南方的強悍，專就香港而言，便不致失去那些領土。所以我這次到北京去，不是執全國的政權，南北是不是統一，就在北方政府能不能夠贊成我們南方的主張，廢除不平等的條約，爭回主人的地位？從此以後，再不聽外國人的話，來殘害南方的人民；如果這一層做不到，南方人民還是因為北京政府怕外國人的關係，間接還是受外國人的害，南北又何必調和，何必要統一？我又怎麼情願去執政權？若是這一層能夠辦得到，中國可以完全自由，南方人民，再不間接受外國人的害。南北便可以調和，便可以統一。我也情願去執政權。」

問：（門司新聞記者）

「陳炯明何以反叛先生呢？」

答：（中山先生）

「因為圖個人的私利，勾通了吳佩孚、陳炯明，也不全是反叛我，是反叛我們國民黨。」

問：（門司新聞記者）

「先生要廢除中國同外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對於日本所希望的是廢除那幾種條約呢？」

答：（中山先生）

「如海關租界和治外法權的那些條約，只要是於中國有害的，便要廢除，要來收回我們固有的權利。」

問：（門司新聞記者）

「先生對於日本同中國所立的二十一條要求，是不是也要改良呢？」

答：（中山先生）

「所有中國同外國所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都是要改良，不只是日本所立的二十一條的要求。二十一條要求，也當然是在要改良之列。中國的古話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假若美國對於日本，也有二十一條的要求，你們日本是不是情願承受呢？當然是不情願的！既是自己不情願，拿出怨道心和公平的主張出來，當然不可以己所不情願的要求，來加之於中國。你們日本便應該首先

提倡改良！

問：（門司新聞記者）

「先生對於國外的問題，主張要廢除條約。對於國內的問題，是不是要主張廢督裁兵，中國之可以統一呢？」

答：（中山先生）

「對於國內的問題，也是要先廢除條約；因為中國近來的兵與督，都是外國條約造成的。」（餘從略）